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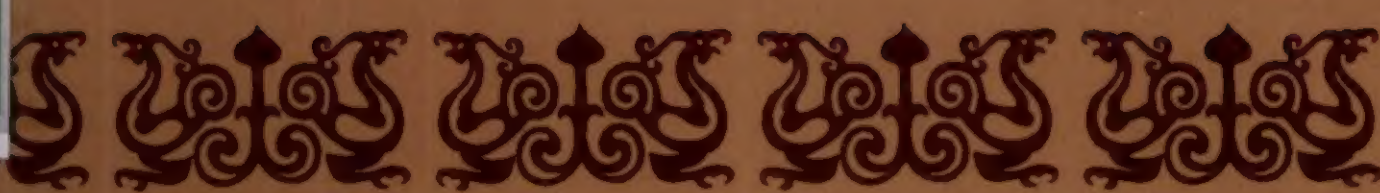
儒藏

史部

第七十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75)



儒藏



B222
30
(75)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二十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黃忠端公年譜續	明・莊起儔 編撰	一
孫夏峰先生年譜	明・孫奇逢 自撰	趙御衆等 編次	方苞 訂正
.....
呂明德先生年譜	明・施化遠等 編撰	三二九
鄭桐菴先生年譜	清・鄭敷教 自撰	徐雲祥等 續編
.....	七三五
朱舜水先生年譜	梁啓超 編撰	七六七



黃忠端公年譜卷二

受業莊起儔 編

後學蔡世遠 校

丁丑年五十三。春正月朔入朝。二月分校會試詩一
房得士二十一人。夏四月二十八日具疏乞休。凡
再上不允。五月陞諭德兼掌司經局。六月十三日
具疏辭職。自劾臣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之語。冬十



月、有申明掌故一疏畧云、司經名局、實無一書、東宮有日問、誰司局事者、何以對之。先臣丘濬嘗稱、我朝著作、聖祖極多、然當永樂時、召授東宮、惟文華寶鑑、聖學心法、廣昭鑑錄、務本之訓、四種書而已。今四書傳本甚少、可發內本、謄刷。由是推之、書中有二典、三謨、洪範、無逸、禮記之中有王制、月令、儒行、緇衣、坊記、表記、禮器、禮運、學記、樂記、易中有



乾坤、文言、上繫、下繫、詩中有二南、豳風、正雅、周頌。
擇此四經大篇鉅章不過五六十帙、講官六人、人
習十篇、錯於四書、以翼實訓、在約御博、不及二年、
而義類備舉矣。乞次第舉行。有旨、彙集進覽。冬十
二月、陞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管玉牒。復疏辭云、臣
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頂踵以報陛下。必不可
得、亦當有昌言顯行、裨益涓埃而去、決非爲改衣

換帶來也。今既十載、寂無一語、臣之學術、槩可知矣。如臣者、但守原職、料理經書、俟其修成、縱之巖壑、自謂過矣。乞改授蔣德璟、謝德溥二臣、使臣隄戶、稍完職業、不允。

戊寅年五十四。春二月、侍經筵。隨班召對、退而補牘云、臣承清問人才、臣言人才如樹木、霜雪摧殘之後、須勿折其萌芽。又譬養火、亦要積薪。臣以餘生



親見堯舜、無復一語可佐穢塵、則亦無用讀書爲矣。臣懲艾已深、捫舌日久、豈敢重干嚴旨以自取戾。然私計天下人才如鄭三俊、姚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皇上誠愛士、莫如愛已成之士、誠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當茲衆渙之時、幸引孚萃之旨。時十有二日也、至二十三日、旨下、以先生偏私。再疏、又以爲支飾。先生自知不容于朝矣。第以數書

未就、不欲遽去。乃復奏曰、臣生逢聖主、不能質直
自將、學求事君、又蹈迂疎之失。惶遽之下、追尋前
草、已自盡焚、不能復憶。惟憶所述失體、援筆莫措。
昔魏徵在帷幄十七載、奏疏數十萬言、無一忤旨、
亦未能比績。臯夔、真德秀立朝僅一月、條陳百餘
事、無一紕漏、亦未能差肩王魏。臣在詞林十七載、
已同魏徵之年、立朝十四月、更踰德秀之數。章未



十上、語乏萬言、而迷謬頻仍、瑕釁山積、欲以仰贊
高深、竊踪於古昔、良亦難矣。臣自揣草野之資、終
非法物、京身席藁、以待褫斥。倘念纂述未就、寬假
數月、是臣望外之恩、未敢自必。三月九日、得旨不
究。然先生繇是諸疏、草皆命曰焚草也。夏六月十
八日、又因隨眾召對、復補牘云、臣有感事三疏、阨
於時會、不能自達、死有餘恥。按先生三疏、一論推

督臣不拘守制、一論宣大督臣奪情、一論遼撫臣議欵。其論推督臣者、謂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殞、載道請近撫臣權攝、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輝氣、尙下詔引躬、明示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刑政所從出。而人臣以哀毀不



祥之身、決裂馳驟、玷陛下仁孝之治、是不宜使天下四夷聞且見之也。嗣昌在事二年、才智備覩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鳧指鼠、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其論督臣奪情、謂臣不知陳新甲爲何人、然聞其丁艱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卽甚無才、亦未宜移借及此也。凡論人才、觀其所

難。批龍鱗難於履虎尾、冒斧鉞難於冒鋒鏑。今諸
負氣直節、敢諫之臣、棄不錄矣、而欲使軟美容悅
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垂不世之業、豈可得
乎。臣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杆楯、均爲報
恩。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
棘負塗、被不祥以玷皇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
是爲燕分、八九月交當南斗口。是雖有道所不談、



然思慮豫防、聖人垂戒。新甲崎嶇秦蜀、載道赴宣、
度須半載。盧象昇以勞勞歸罪之身、待其遲遲援
琴之道、所謂乞河神而濡突火也。語曰、奔車無仲
尼、覆舟無伯亮。臣雖不才、受皇上殊恩、猶將安轡
奔車之間、振衣覆舟之下。其論遼撫臣議欵疏、臣
接得遼撫臣揭帖、援俺答故事議欵。臣不覺爲之
頓足、投牒於地。陛下勵精十餘年、思以堯舜之化

被四海而諸臣無能出一死以紓主憂此不待有志之士爲之關弓而鳴鼓也。且如遼撫之說謂款成卽可撤兵以討流寇。毋論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卽成矣久矣。以視寧錦、遵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者。方今上天告災。星象垂警。國家大事宜以實示羣情。毋以文稽衆論。樞邊諸臣欺罔詭闕。啟侮取羞。惟陛下慨然發樞邊諸疏。衆正其罪。毋使



事成禍積、異日不可復悔。三疏遂同封以進。時秋七月初三日也。至初五日、上持三疏不下、乃召閣臣、府部及先生同諸平章事曰、先生已注籍矣、以特召故往。上謂先生曰、朕幼失學、但聞經筵講論、有所爲而爲。是欲非理三疏、不先不後、在不點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曰、臣所爲者、綱常名教、不爲一己爵祿、是以自信其無所爲也。上曰、三疏不上、

有何時會爲阨。曰。臣以同鄉林蘭友。何楷有疏。恐涉嫌疑耳。上曰。如今便無嫌疑耶。曰。今日不言。後將無及。臣之有言。臣不得已也。且臣如緘默。亦可濫叨升斗。但所惜者。陛下之綱常名教。語未畢。楊嗣昌出言。臣請就綱常二字對衆明剖。所謂綱常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還在父子之前。臣父臣母。皆無所逃。臣又逃于何所。臣聞古人有言。禽



獸知母而不知父。今鄭鄖杖母禽獸不如。某又自謂不如鄭鄖。論綱常、蓋撫先生前疏有文章意氣、輒軻歷落、臣不如鄭鄖之語也。先生於是卽大體以正之曰、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出聽對、伏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辨、不容臣盡言者。嗣昌乃謝非體、請放歸里。上卽以溫語留之。先生亦自奏、臣素恥言人過、今與嗣昌角口、亦非

體臣爲陛下存人心而已。上曰、你無端詆毀大臣、又以大題目壓他、恐是別有所爲。曰、臣爲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朋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二十躬耕、四十喪親、負土成墳、畚鍤自荷、誠不忍見奪情之事。上曰、如此、又何云不如鄭鄮。曰、匡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亦謂文章不如鄭鄮。上曰、章子不得于公、豈鄭



鄮杖母之比。你說不如鄭鄮，是朋比耳。曰：衆惡必察，奈何迫於權勢，使皇上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甲諳練軍情，汝又言其走邪徑，豈督撫才。料朕一不知，只聽人競營耶。曰：凡人心正則行正，心邪則行邪。嗣昌以已奪情，又推陳新甲，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是亦今日之恥也。上曰：鄭鄮五倫俱絕，許驥言其罪狀甚明。小臣有公論，而大臣反無。

豈不可恥。曰。宋人惡李定。不丁母憂。故賜孝子徐積粟帛以風之。臣如要救鄭鄮。則攻嗣昌。非所以救鄭鄮也。上曰。向以汝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即賜環。將遂擢用。不圖如此偏激放肆。先生曰。臣今日不言。則臣負陛下。陛下殺臣。是陛下負臣。上乃曰。一生學問。只得佞口。遂著先生令起。先生於是叩頭而起。已還復跪。請再剖忠佞。夫人臣在



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阿諛順旨爲忠耶。敢爭
是非、辨邪正爲佞、豈容悅緘口爲忠耶。上曰、聞此
遁彼、非佞如何。若論紅牌支吾、當斬。聞者咋舌、先
生乃侃侃而退。嗣昌更請皇上優容某、可以教天
下臣子。上曰、近來人心澆薄、故特召諭、政所以正
人心。蓋上終以先生爲非無所爲也。乃後之論者、
謂當時皇上實心敬先生、但以時事孔棘、不得不

起二人用之。而面論先生則曰、暑天、勞頓之餘、能
成一篇文字、才亦可愛。蓋當先生與楊輔同日面
試、楊輔言畧而字潦草、先生灑灑詳盡而楷法端
謹、故上雖不用、猶爲留意也。然則皇上不可謂不
愛才、而先生於皇上未可云不知遇也。徒以號綱
揭常、聲責者大故、反以爲有所爲而激耳。嗚呼、不
激不奮、不憤不激、令以三緘膺特簡、吾知先生必

不願也。卽勿論不用、設用矣、而時事已去。吁、都、嘂、俞、細、大、必、爭、吾、又、知、綸、扉、雖、賁、不、足、紓、先、生、行、跡、也。天之置先生、固將別有以用之矣、誰復能與先生爭萬古者。故閣臣翌日擬詞、以爲朋串撓亂、降級調用、而在廷諸臣亦無更起而爭者、先生於是不得不行矣。乃取前所哀纂諸書上之、其疏畧曰、臣思古人身蹈不測、尙圖纂述、以贖殊辜、况臣受



命在先、豈得消藏、以滋罪戾。用將臣所纂完洪範二冊、月令二冊、儒行二冊、緇衣二冊、凡八冊四函、先呈進覽。八月、調江西布政司都事、臨行、更上乞休疏云、陛下憐臣孤苦、雖加創艾、猶畀俸錢、俾就一官、以圖報効。臣思此生祿養之榮、不及父母、頂踵之報、總爲君親。自賜環而賜謫、均非微臣之軀、由再死而再生、彌載如天之惠。然而寸心易竭、九



折難醫、自顧殘生、真無所用矣。臣素恥言貧病、又
每日計勞而食。自去冬迄今二百餘日、經寒涉暑、
手纂寫三十萬言、凡再易草、實無一刻之暇。不合
感事、發其狂癡。旬日以來、兩目就青、加以體羸、嘔
血盈掌、如此升斗、亦豈濫叨乎。臣通籍十七載、猶
然書生、立朝五百日、未酬犬馬、倘淹忽半途流播
他土、將使千古上下不知陛下忱恂之恩、仁閱之

澤懇乞還山、以就醫藥。苟殘喘之尙存、何餘年之足惜。惟陛下察其真病、真危、許其待痊、待補、不允。是月、出都、發潞河五百里、登泰山絕頂、作詩曰、何處尋天下、培塿視古今。已至岱頂、觀日、則曰、海國尋常望、中原特創觀。又曰、蕭然何所怪、自弄兩丸看。其胸中浩落、不知如何。是冬、至大滌、陳臥子、曹木上諸友、日奉杖履、捫高探深。嘗曰、大滌三洞、雖



不必異人是棲、然使漢武聞而舉裳、燕昭聽而抵掌、何詎過乎。又曰、謝傳棲遲此山五十餘年、捉鼻拂巾爲司馬主簿、使其時風鶴無靈、鞭流遂斷、蒼生之恨、東山之痛、豈可復滌耶。徘徊日久、坐臥朱李几案之下者久之。已復黯然思別、屈指歲暮、料理松楸、迅于飛鳥、乃以覆被餘夢、閑就六詩、錄存山中、曰、後有覽者、知出處聚散之會、未能無芥於

懷也將行矣。又爲諸友繫維三日。會倪鴻寶祭酒
來自山陰、持邊信相示、悚然警聽、未忍絕帆胥江、
長至後十日乃發。何義兆、曹木上送至嚴灘、登釣
臺。先生蕭然感歎、乃作詩曰、鳥墜魚驚風色緊、天
下無山可高隱。蘿裳荔帶荷葉冠、白日文螭化蚯蚓。
又曰、從此辭君各千載、故園門前千尺海。海中
疎島千高駝、記得投竿雙膝在。既書此爲別、併寫

雙臺八松以識分手。

已卯年五十五復還山守墓。以前疏批旨有朋串之

語、乃於石養山中、聖廬之下、別構數椽、以列大雅。

左曰十朋、軒軒不容憶、壁間位置曰管葛、管夷吾、

諸葛亮、曰鄭董、鄭國僑、鄭人。曰吳郭、吳季札、郭泰、介休人。

曰晏丙、晏嬰、濰人。曰張李、張良、禹州人。曰黃王、黃憲、

汝南人。王曰田羊、田叔、井陘人。曰疏魏、疏廣、嶧人。通龍門人。羊祐、新泰人。曰疏魏、魏舒、任城



人。

曰管陶、

管寧

臨人。

曰邴皇、

邴

原齊

人。曰

申、

阮申屠、

陳留人。

曰梅張、

梅福、

壽春人。

曰周、

沈

麟

士武康人。

凡二十六人。右曰九串閣、閣僅九

尺、壁間位置曰屈賈、

屈原、

郢人。

曰魯、

李魯仲連、

李白、

彰曰樂王、

樂毅、

靈壽人。

曰劉、

韓劉向、

彭城人。

曰汲、

魏汲黯、

濮陽人。

曰黃、

張黃霸、

陽夏人。

曰五、

馬

第五倫、

長陵人。

曰高、

蘇高

允、

蔣人。

曰謝、

李謝安、

馬

周荏平人。

曰高、

蘇高

允、

蔣人。

曰謝、

李謝安、

太康



人。李綱。曰王白。王羲之臨沂人。曰陸蘇。陸贄嘉興人。蘇軾眉

邵武人。曰宋范。宋璟南和人。曰裴韓。裴度閩喜人。曰

山。曰宋范。范仲淹吳縣人。曰裴韓。韓琦安陽人。曰

張趙。張九齡曲江人。曰李馬。李絳贊皇人。凡三十

人。皆異代同風韻實殊致。道鼎儕輩遞為賓師。趙

邠卿之壁縣四像。司空圖之壙引羣賓。聊有所契。

託于同人。各係之以贊焉。
庚辰年五十六。在北山守墓。一切謝絕客。誕日題門

日、殘生餘年、死不敢受弔、况受賀乎。客有自蒲至者、閤人輒辭去、唯諸同人至自漳、先生令人延之別館。迨晚出見客、乃共列坐石上、酣飲歡洽。先生手自疊三石而坐曰、吾今此坐雖安、亦危已。蓋是時薛國觀、蔡國用當國、而楊陳俱用事、故先生虞不免也。翌日、有異僧至、先生與坐對榻、僧一無所言。既退、倦然而歎。或疑僧有異、微言以諷之。僧曰、



正苦此事。毒火將動，不得藥線不發。今中旨已萌，不幸外疏及之，禍且不測耳。未幾，而江西巡撫解公諱學龍以薦剡聞，而逮命下矣。先生聞報，卽於五月二十三日辭墓就道。時緹騎尙在南昌，先生中夜出門，匍匐至水口，揮手作詩以謝同人。有曰：臣罪如傾河，當於何者起？親朋但道古，引涕便不是。至適中驛道，有詩曰：生平少屏語，臨難乃自遂。疾

雷破孤峰、要非物所碎。至南昌開逮、諸子依依不去、欲同北上。先生毅然麾之、作詩曰、生離死別、不可知、友道君恩已如此。又曰、天上魏神輕意氣、琴哀筑絃安所寘。斯文未喪應能來、湯花火花仍復開。至碭山、道中遇警、身先緹騎、得過壽張。接邸報、薛以罪死、蔡尋廢卒。先生乃於七月末旬至京、緹騎以聞、中旨未下、而計部主事葉公諱廷秀毅然上



疏請以身代罪。葉公者、濮州人也、登第後、以魏瓘故不出。既補冷曹、與先生未嘗有覲面之雅。聞先生就逮、號於曹署曰、吾輩稱冠進賢冠、今名賢罹厄、忍復坐視耶。呼一曹不應、又呼一曹。呼已、繼之以罵、又復罵、又復呼。如此徧呼六曹、畢、無一人應者。葉公乃挺身上疏、請自代先生。而八月杳下、先生與解公各杖八十、發西庫司問擬。越數日、而葉公

之疏亦下。旗校索葉公。葉公曰：吾待子來久矣，請入視吾居。有旗校隨入，見其左側置秘器一具，右陳全襲壽服。葉公曰：吾老母已終世，又無妻子貽累，今日惟須公輩來一了事耳。卽隨旗校同往拜杖。監杖者聞之曰：異哉！千古乃有如此人。葉公不行一銖一錢。諸執杖者皆愕眙，不忍下，乃反輕於他杖者。旣拜杖已，削籍回濮州。先生乃就床簣爲



詩以贈其行。有曰。鯁血得金腥。味骨得玉氣。又曰。乳血在君親。霜露不敢侵。總此未墜生。呱啼亦古今。實未嘗一識葉公也。而先生杖瘡亦發。幾不支。乃召醫傅藥。剗去惡肉。故在獄中作書與姪叔曰。古人於仁義爛時。自裹血肉。僕於血肉爛時。自裹仁義。悠悠命也。誰爲談者。蓋先生臥病八十餘日。抱足扶首。僅能起立。顧念白雲斗室如椰子大。不

見三光、自揣生平喜探幽窟、窮極之趣、呈於夢寐、
乃作沮洞之詩曰、鑿胸強作立奧窟、要使鬼谷傲
華閔。果然精魅爲都君、狐巢兔館來溫存。又曰、于
今歷歷成精怪、一竈一床不自在。日光漏線不肯
垂、飛鼠飛飛欲晝晦。作沮洞已復吟嚙、如答客嘲
者、於是有吟嚙之詩曰、洞壑精靈不捏怪、開襟揖
客了無碍。何處白雲起庫門、強捉人裾作芥蒂。又



曰、儘有通人納軒殿、如穿水竇負門扇。一尺席地、能精專、飛神越空騰青天。先生旣以清苦聞天下、諸獄役皆不敢有望於先生、惟日奉紙札丐先生書。先生時時爲書孝經以當役錢、凡手書孝經乙百二十本、皆爲役卒持去、散盡無餘。於是憂患備至、艱貞罔利、迴思幼喜易象、迨茲五十餘年矣、而天人憤悱、未能有明、九京可質、義文猶惘、自是臥

息成爻、食思擬象、乃研理極數、而著易象正。方開府、仁植與先生同在西庫、自言詮易三世、未畢此理。見先生所著片字落紙、輒觀玩不已、曰、吾雖不及次公、寧怖夕死、遂墜朝聞乎。時先生方草十二圖、未畢、忽錦衣着筐籃來徵先生。先生徐曰、吾畫一圖完、就逮耳。役人不可遽以先生去。諸圖象翻播床下。既去、方公更掇拾收藏之。故先生詩曰、筐



籃一日臨五門、風雨瞥天、雷霆尊。迴顧白雲不可見、經書化蝶皆驚翻。緬想方公食三歎、定謂此書終河漢。蓋是時太學生涂仲吉上書訟先生寃、故徵先生同對北寺也。比至北寺、械鞫四次、且拶且責、毒痛之下、指節纒續、又爲六十四象正、故又詩曰、右手貫鎖、左袖書、解鎖寫書、尙帶血。會有朱生永、明目難入北寺、爲先生櫛沐。朱生者、紹興諸生

也。薄遊京師，持百錢叩北寺門，將遺仲吉爲邏者，獲奏，遂同繫獄中。朱生入獄，拜先生於床下，請給侍左右。先生旣在北司，有二子爲侍，代執爨役，得一意著書，故又詩曰：淹留北寺五月餘，仰鑽亦已粗成書。二十萬言動指節，欲斷不斷形模殊。未幾復轉西庫，方公喜而索書，故又詩曰：此書方成未一夜，樞扭又過白雲下。方公含喜來叩門，萬翼未



施便欲借。然先生自以九折餘生、意言未愜、不欲
遽爲傳播。而諸中貴人竊因朱生以其間購先生
筆禮^①。故皇上亦於宮中時時見先生所書孝經、指
曰沽名。然所以得不死者、亦未必非念其名也。故
又詩曰、小臣叩首稱天恩、年來北寺誰能存。已甘
垂翼歸地火、何敢開眼談乾坤。蓋有慟于二周諸
公畢命之處矣。初、仲吉之上疏救先生也、通政施

公諱邦駁其疏曰、寬以俟之。仲吉又上、施公又駁曰、存此議論。仲吉猶持上不已、施公召謂之曰、吾與石齋先生交最厚、故不欲以過激債事、若奈何更欲速之乎。仲吉乃復出手疏、叅施公、施公遂併二疏封上、而令仲吉自取保質、否則宜在城司候旨。右堂馬公諱思以仲吉名家子、持名紙付司、令灑掃一室與仲吉。而仲吉道遇鄉人爲保質、實未



嘗在司獄也。旨下杖一百，併究詰同謀指使。施公以是落職回家，而馬公則逮付詔獄矣。乃又追論葉公廷秀，復逮至北寺。同日對簿，諸君子龔鼎然相望，司廷而未能相識。葉公乃前俯而揖，問誰爲黃老先生者。先生却就謂之曰：是其爲葉老先生矣。葉公乃以次鞠躬，身更揖曰：斯當爲解老先生乎。於是相與諦視唏噓，俱伏堂下聽質。蓋當時牽連

株送幾二十人。故先生詩曰：鷹巢逢落鳳，虎穴見
啼麟矣。而堂司乃備拷仲吉所繇指使狀。仲吉受
榜掠，無異辭。問何人指使，曰：某隻身萬里，攜孤心
以上叩九閭，何容別受他人指使。必欲究所爲指
使者，請剖臣肝以獻。語聞，上頗心動，然未肯遽釋
先生也。

辛巳年五十七。按先生有自西庫過請室逢除夕詩，



則先生庚辰臘月已在請室矣。舊例、鞠審雖在北司、而結案必繇刑部、故先生復移西庫。至十一月、刑部擬讞、先生乃上疏曰、今刑部定臣何罪、臣不敢辨、亦不敢知。然臣自計生平無門外交遊、無一介取與、鉛槧終年、不知馬足。卽如丁丑年冬至戊寅七月所進三十六卷書、皆手勒再易草、則臣之不暇朋從、可知已。十二月、又上疏云、臣自北司過

刑部又一伏臘矣、九鞠四拷、不敢言冤、誠感陛下
摧折懲艾之諭、許其自新、別圖報効也。臣生於海
隅、輕蹈狂瞽、然自戊寅降謫而外、未有過犯、直以
撫臣例薦、萬里逮杖。又以諸臣申救、嚴拷數番、事
出意表、非臣所料。惜臣曩昔召對平臺、惶遽之餘、
進不擇言、拊心何極。然至於撫賊和戎之說、遺禍
蒼生、望誤大計、臣猶自悔知之不盡、言之無力也。



臣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今垂老髀消、與囚對泣、卽欲沈骨滌髓、纂書自贖、誰肯信者。幸以螻蟻餘魂、及聞寬大之恩、蟄蟲俯草、欣欣更生、惟聖主仁憫、再加宥焉。是月、謫戍辰陽、而解公、葉公、馬公、與涂仲吉亦各分戍於閩、於楚、於辰州。

壬午年五十八。春二月、出京、將適楚、取道復至大滌。按、先生大滌三記云、予以解網至白下、買舟將出

長沙、值江北告警、桐筦騷然。又每倚杖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徘徊容與、與波相上下。念此暮年、筇屨垂絕、浸近崦嵫、何期復至大滌、與親朋談話。詢諸旅客、長年咸云、南出臨安、涉富春、沂信州、從貴溪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至長沙。省諸波濤風鶴之險。嗚呼、余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四月十五日、至西泠。二十五日、與錢去非等入禹航、



傲青山船入九鎮溪、鶴語堂舍依然未墜、而修篁
抽篠、蔭霽尤長矣。又兩日諸友先後至、剖析鷺鹿
疑義、稍稍與子靜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汎
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
牾、而元晦醇邃矣。拾級循牆、可至堂室、高者不造
頂無歸、深者不眩、崕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
元晦也。又云、周濂溪欲營湓江、結廬其下。旣而不

果謂潘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行其所學、如果不遂、與子盤桓論道、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著心便誤、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華嶽嵩少、俱爲豺狼之區、而大滌僅存數椽、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當西行、採蘭佩些、賈楊以爲顏、閔、景、宋以爲游、夏。不知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吾之於朱、李者。六月、至九江西林寺。病瘧初瘳、亟覓紙筆、取



易象正更定之曰。及吾在。不定此本。後世誰復定之者。蓋是書雖成于西庫。然先生每言及。輒有示璞見嗤之恨。料理三十餘日。將有次第。而環報適至。先生猶以是書未完。留滯江渚。已乃操小舸入蘆葦中。攜襪被。穿關至江口。乃以完本付陳彥升。而發疏謝病。其辭曰。臣自去歲臘月解網以來。槩於今歲仲春束裝就伍。自揣殘年。無可報主。得子

孫永世禦魑魅保州嵐足矣。酸楚間關躑躅載道、至六月始抵九江、西望辰陽、尙三千里。江楚間民以瘠下爲微疴、瘡痍爲小恙、而臣以摧殘老病之軀當之、瘠瘡頻仍、動數十日、遂至委頓、無復生理。中夜揮涕、謂臣廬墓十餘年、乃不死於北寺、而死於江楚、命也。栖遲數月、痊可無期、伏枕蕭寺、人跡盡絕。不圖十月朔日、有人從留都來、傳接出聖諭、



念其清操力學、尙堪策勵、特准赦罪還職。臣伏枕
墜床、恍惚如夢、起設香案、匍匐叩頭、隕越階下。念
自古人臣或以文才前席、或以直懇召還、未有迂
狂賈罪如臣、而得起于戍籍、申以華獎者也。臣少
孤貧、長而傭書、今年垂望六體、經九折、百病所侵、
一絲未絕。臣思漢臣馬援病臥土窟中、聞鼓角聲、
曳杖延頸數廢、見者哀之。又如宋臣范鎮、劉安世

屬纊之時、猶以天下爲念。今臣未卽死而委頓如此、智不如葵、忠不如曝、自古儒臣亦豈有匍匐而就鵠行、扶攜以酬馬骨者乎。臣幸逢盛世、遭明主、脫離罪罟、下就邱墓、繫壤偷陰、餘息幾何。惟願陛下力行仁義、使流氛早靖、宗社奠安、臣雖朝夕溘就草露、猶與九原父母銜結無窮。還至留都、聞解學龍、葉廷秀等未蒙寬宥、復上疏云、臣甫離盆盎、



不敢遽有籲呼。然廷秀病極、學龍垂老、皆以日爲
歲、度日如年。陛下旣以特旨赦臣、乞以特恩再沛
恩澤、悉赦諸坐臣株連者。疏上、已別有旨赦免。先
生亦以是月促裝回家。有附告朱、李二先生文云、
某以解網、得乞骸還山、欲再入大滌講論。而先是
夏五、盤桓講舍已三十餘日、策訪歸雲、杖折墜崖、
髀爲重創、不復能臨眺如常時。卽當歸設特羊、誓

誠先隴還酬里鼓以報鄉人示膚髮之不傷告兆
域之未絕也。何義兆送不肖至桐君山謹附數行
告兩先生並不使桐老嚴陵訾吾濡滯也。

校記

①筆禮：當作「筆札」，見前洪思編《洪子年譜》壬申年條、庚辰年條。

②沂：當作「泝」，見右引書壬午年條。

③繫壞：當作「擊壞」，見右引書壬午年條。



藏印

黃忠端公年譜卷三

受業莊起儔 編

後學蔡世遠 校

癸未年五十九。居北山。春三月，先生挈舟至蓬萊峽，將營講堂其間，有詩曰：但使同心人，共啜鴻濛髓。指顧六合間，一一平如砥。竹醉前一日，復同諸子汎舟於此。按先生記云：鄴侯山即漳艮嶽之陰，北



溪迸流、長橋東之、頷訝多奇、蓋蛟龍出沒、風濤崩
激、砂土已汰、石骨總出。舊稱蓬萊峽、里人名之曰
石仙。石仙者、指其蛻峙林立、飄然若登者也。石仙
十五六輩、褰裳欲渡、簇而告語、皆昂藏百餘尺、植
劍拄笏、以隊相命。計諸丈未出山時、皆毳覆其下、
不勝風雨。稍出戶庭、高蹠一動、遂見破綻。令呼諸
丈稍納足、復還故處、則猶然混沌也。嗚呼、信混沌、

吾安能從汝遊乎。予以癸未抵里。五月十日實始
啟疆。乃扶筇上下。點定其處。令諸友得命意匠焉。
未幾。復還北山守墓。秋八月朔。孝經集傳成。是日。
先生同諸弟子就北山草廬。具章服。北面望闕。五
拜三稽首。又向青原太老師墓前。四拜再稽首。乃
於堂中特祀管、夷諸葛、武侯、吳、季李、鄴四先生前。再
拜起立。置書案上。諸弟子各四拜受。卒業焉。按先



生自序曰、孝經之書、在戊寅秋月起草、已卯春畧
有次第、未經進呈。幸不中廢、乃於九江綜其遺緒。
癸未抵家、爰發敝笥、以示同人。冬十月、坊記、表記
集傳成。按、先生序云、宋淳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
記頒賜廷臣。今禮經備在學宮、而習者沿爲闕臺
遺言、無餘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畧舉
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以究其指歸。又云、是書

起草於己卯之春、中間危孫成於癸未之秋、未及進呈、統俟賢達訓討刪定、庶無乖戾焉。臘月、出江東、登逃雨巖、陞崖、卽事賦詩八章、因名崖曰捨身崖、又曰鳥道不絕風雲通。

甲申、年六十。春正月、有在山乞致仕疏、畧云、臣稟受窮奇、沉疴自頓。臣鄉又當寇攘、臣托身墓下、寄命松楸、一月數驚、未有動理。臘月、臣始決意出山、離



墓下至江東已百四十里。諸生相持登高臨遠，臣失足顛隕，層崖二十餘丈，適墜石灰中，頂踵幸全，而左腕右足困於庸醫，幾成廢疾。嗟哉命也。臣生逢盛時，位登華胄，進多狂瞽，則有斧鑕之虞；退可棲遲，又有溝壑之患。臣死於溝壑，伏於斧鑕，則重傷明主之心。斧鑕得生，溝壑不死，又莫塞孤臣之願。所餘者持身不審，寡過未能，德薄則不佑於鬼。

神、數、奇則取憎於造物。雖復招以弓旌、寵以綸綵、徒足生其災、青、覆其消、受也。惟冀皇上擴覆載之仁、旣以特恩全臣於溝壑之中、^①臣茹草飯糗、與穉子里婦、播天舞地、誦德無極。臣力疾具疏。先生旣久廬墓北山、而浦東舊居日就荒圯。浦諸弟子因請構爲講舍、所謂明誠堂也。時春三月庚子、明誠堂落成、門人張天維、林翰冲等爰先三句致簡同



人將以是日其升斯堂仰受傳習。郡司李曹公諱廣、
龍溪令劉公諱鴻嘉、漳浦令沈公諱光昌亦申斯約。而
先生以三月朔日祭埽渡江至十日乃歸。歸之前
一日、浦南渠魁初就俘馘、先生以餘孽未殄、恐不
遑於俎豆、而曹公、劉公已先一日至、諸及門誼不
敢辭。庚子、邑中諸先生亦至。是日也、天氣清和、春
風四敷、同郡孝廉至者十有六人、茂才遠近至者

八十一人觀者盡堵牆焉。先生謁先聖先賢畢，乃請公祖父母曰：子弟之不肖，瘡痍之未起，賴豈弟樂只之拾其文德也，以獲寧宇，敢不再拜。諸公祖父母西嚮，請諸先生曰：以宗祐之靈，蒼生之福，得從俎豆，以趨下風，敢不再拜。交拜畢，乃共更請先生。先生曰：業從諸老先生之後矣，敢辭。諸先生不可，亦皆再拜，環揖而入。先生敷長者之席，及諸經



論聽問之坐、稍後懸間鐘磬琴瑟各一。坐定、講史振聲讀誓誡、凡七條畢、乃講書、以東西問答相起也。問、今日明誠二字、的從中庸裡來、可是爲良知主敬者下鍼藥。曰、良知主敬、只是明誠。註子從誠生明、是良知從明歸誠、是主敬。先後賢初無兩路、亦自不用鍼藥。問、明誠雖有天人之分、畢竟只是一物。若看爲兩物、則金自不柔、木自不剛、火自不

涼、水自不熱。卽有氣質如何變化得來。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品物化生。一塊大地、風霆出入、初無土石之隔、豈性命存於形色之中、能有形色之礙耶。曰、天道人道、是人生而上不須說、只說一事一物、先明得過後、信得過。譬如一鏡、先要刮垢磨光、然後隨形映物、尚要刮垢磨光。切莫道鏡卽是光、光卽是鏡也。問、思誠明善、憤樂循環、



決不在愛敬義利笑夢中間忙討消息。又不在覩聞斷絕牆枯壁立處苦作工夫。畢竟如何。曰。聖人言誠要與天地合德。言明要與日月合明。此理實是探討不得。周公於此仰思。顏回於此竭才。雖道仲尼撒手拾得。聖人於此都有一番嘔心默體工夫。難爲大家誦說耳。做聖賢人。不喫便飯。問明明天上亦有日月星辰。白白江中亦有波瀾島嶼。孔

予生在東魯，再不說蜃氣樓臺。周公治於天中，亦不辨晷影長短。只餘他見明，所以信得過。亦餘信過，所以見得明。如憑空心硬說知貫，猶望海際云與天通，泛槎十年，終不到牛女之下也。看來至道待人，只是箇禮。禮自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相生，敦崇遞起。知者百世不知牆面。周公仰思仲尼發憤，皆爲此物。留與後人一再參觀。曰：禮樂只是



中和致中謂禮致和謂樂。易說大壯以非禮弗履、說豫以作樂崇德、兩卦皆電^②也。天地作用電爲大、人身作用怒爲大。風雨皆生於雷、哀樂皆生於怒。雷從健出、比於禮。雷從順出、比於樂。怒從健出、禮以止之。怒從順出、樂以平之。故先王爲禮樂以導中和、天地性情、居然可見。地雷曰復、天雷曰无妄。雷地曰豫、雷天曰大壯。禮樂中和、於是見像而誠。

明之義亦盡於此。講畢，請諸長者教誨，乞言。先生曰：「日中矣，勿多滉。長者爲乃召饗人爲食次，每席八簋，各視主者以定其客。先生親饋祭酒畢，乃就主人之位。酒初巡，歌者歌匏葉之詩。先生出致辭曰：「以長者之盛德訓誨諸子弟，又無以獻也，敢以匏葉先於兔首。諸賓客謝過當也。」就坐。酒六巡，歌出車之末二章。先生出獻。曹公曰：「以此春日，執訖



獲醜、雖有飛鵠、食樵變音、况倉庚乎。乃皆再拜。又歌六月之卒章。先生又獻曰、雖無孝友之朋、願分燕喜之慶。曹公曰、吉甫何當、張仲爲多矣。又皆再拜、乃退就坐。歌者歌南山之全篇。先生出獻劉公及沈公曰、以父母之光邦家也、以父母之德音也、南山紀壽、何足多乎。乃皆再拜。卒爵、磬作、就坐、歌菁莪之四章。酒七巡、又歌關雎之四章、及黍苗之

五章。贊者曰：賓主交相獻也。先生乃出，獻公祖父。母曰：今日喜見君子也。小人之於君子，猶黍苗之於陰雨，飲德而已，何報之有？乃皆再拜。先生又獻諸老先生曰：以往者之不愆，懼于咎災，爲諸先生憂。今幸旣見，菁莪隰桑，不是過也。願終教誨之。諸先生亦再拜曰：原隰將平，泉流將清，王心將寧，保艾異日，未有艾也。於是揖而飲，酬酢三反，乃復位。



酒再巡、講監立於縣間之左、誦抑戒之七章。講史立於縣右、誦賓筵之卒章。於是磬作、賓起、金奏、主人及諸友皆出、肅賓於道左、長少先後、禮儀笑語、無有違者。蓋自寧武、叔豹、韓厥、趙孟、子產、大叔而、下、踰三千年、未有與於此者矣。先是去歲王春、盜賊四起、諸弟子勸先生入就郡邑、先生以廬舍松楸、無復遠理。諸避難廬下者、又望北山爲歸。先生

以是偃臥、諸暴子亦相戒去三十里之外也。今春賊又大起、洶洶如前、先生又以懸崖折屐歸、眾愈益懼。先生曰、無畏、吾病百日瘥耳、蒼生與吾等病也。於是三月、諸賊又敗。或問先生何以知之、先生曰、吾得還浦、修一日之禮樂、則亦天也。天與吾禮樂、則不與吾干戈。吾之與浦、豈有二天哉。諸弟子亦藉是自信也。曰、凡是黎獻、皆遊於先生之天。先



生謝不敢曰、吾過矣、吾過矣。夏五月三日、先生以盛暑避跡於江東之鄴園、持襪被一具、脫粟四斛、枯魚鰕三五觔、束脯數片、擬作十日住蓬萊峰。居民以天中令節、值先生在江滸、集十餘船在水嬉者三日。而中丞張公諱肯堂。旣平漳寇、奏凱、以書約過鄴園、作一日談話、於是諸弟子至者凡五十三人。先一日、作張公奏凱序及詩、乃以九日會於三

近堂。三近堂者，先生之讌居也。時以南講舍未就，因集此堂爲初會焉。諸弟子迎張公入謁先聖先賢畢，乃於三近堂霑中祖道。先生持尊至前，命讀祝辭曰：天贊張公，削平漳寇，黎民旣安，克善厥後。懋德崇功，百祿是受。凡我明神，悉保護之。讀畢，再拜，各就坐。弟子講書畢，執遵豆，陳饋八簋，尊質約也。酒七巡，歌先生奏凱贈言一闕。賓出拜，致辭曰：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涼德何修、獲此拱璧。先生舉觴賀曰、用如不疑、功如不居。禹鼎倕鍾、湛以詩書。覆舉單辭、爲公慶頌。交再拜、復就坐。於是賓主舉爵者三、諸弟子以五爲行、皆出旅勸以燕賓。先生呼名而品敘之、張公亦賞吾海邦之多君子也。先生揖張公、進於石翁講臺、佇立以收諸勝而還。遂別。次日、郡司李曹公重證講約、是爲鄴山次會。諸

弟子維舟蔽江、尙未解去、得効駿奔、皆如故儀。因卽三近堂講仲尼好學、周公力行、伊尹知耻、因三聖作三近堂、抽繹酬酢、成禮而退。曹公復以書再申十問、詳大易剛柔磨盪之旨、語皆玄邃、不能盡錄也。越十餘日、而燕都三月十九日之變至、先生乃率諸弟子爲位於鄴園、袒髮而哭者三日。計大明之歷、自洪武戊申迄崇禎甲申二百七十五年、



從河圖之數、爲稼穡末際、同歷西周、先生于機象
之書已詳之、故曰、使詩書無徵、則卜洛無過矣。然
猶以造命之權懸於君相、諸臣泄泄、遂致悞國。故
當乙酉之春、覆命前事、而深慨欵議之不足恃也。
嘗有疏曰、去歲三月、賊至真保、諸臣猶偃然不敢
召兵、以謂堅壁清野、可坐却敵、紅旗摧戰、爲覆轍
怪事、四方援師、伏床不上。及賊至城下、猶使中貴

人講款、是以開門延寇、招此禍凶也。令當其時有李綱、种師道一二輩經營城守、持三五日以俟三協、宣雲之師亦豈遂崩裂至此哉。蓋自朝議以款餌邊、又思以撫餌賊、至于兩局俱敗、重臣自裁、先生聞之、愀然曰、毒瘡雖去、元氣削矣。蓋先生終以刻深少恩、非國之福、又况西庫請室、縉紳囚斃、恒百數十人乎。不能不還惻夫文綱之密也。故有詩



日、前車既覆、後車看、後人又發、前人嘆。火雲燒天、海水竭、龍虎自噉、立黃血。插刀入山、不可拔、空使壯士嗔啼、髮哀憫、聲慘、彼慟哭矣。嗟乎、君死社稷、臣死君上、正也。七尺可用、君子用之、況位隆鉉耳乎。故又詩曰、多寶閣前掩畫卷、偃月堂頭賦統扇。蟋蟀開籠不敢啼、丞相抱頤藏雞棲。蓋深惡夫台輔而不死者矣。至已不自死、人且死之、甚有求死

不得者。故又詩曰、丞相何爲朝不餐、短衣露裸稱
饑寒。兩卒夾草銜木丸、悔不剖腹納龍肝。于是乃
嘆倪施諸公從君以死之爲得其正也、然而未數
數矣。故又詩曰、世間幾箇爲君死、下壘嵇紹李若
水。又明朝頓有六十人、冰城雪窖行青春。年少諸
生何足論、眼光白晝開青燐。又按先生與友人書
云、蟄處天末、無殊聾瞶。五月二十七日、乃聞神州



陸沉鼎湖戰血、此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剖肝瀉髓、莫贖其辜。故于六月三日追惋時事、瀝爲詩章、舐血嚼齒、語肩世道、非徒山哀浦思、凄焉引歎矣。然前此五月十五日、南都諸臣已擁立福王之子、諱由崧卽皇帝位、以明年乙酉爲弘光元年。是時、馬士英爲首輔、因時望會推先生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先生聞報、乃于夏六月二十

有二日遣義男具疏云、臣以去臘墜崖乞休、不獲從諸臣號弓鼎湖、有覲視息、無地自容。誠欲亟詣靈武、則荒蹇難前、欲起義雍邱、則家徒四壁、竊意今日之事、類多伏莽、不設重臣、不能復馭。蓋以南都定鼎、則福建江右皆爲首藩、江右之有虔鎮、南撫肇廣、西揭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於鄱陽之外。福建之有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



玉鉛、水陸所奏、在於衢州。衢之北、虔鎮雖爲差弱、建旣之勢、虔衢相等、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於錢塘之外。誠以嶺南之餉、濟虔鎮、以嶺東之餉、濟福省、以兩省之事權、分注贛州、衢州、則臂指之形成、藩屏之義固矣。疏上、未能見之施行也。有司以朝命、敦趣就道、而鄴山書舍成。秋九月朔、日丙戌、同人消吉於鄴園講習。爰先二日、先生率

諸弟子告三堂之成于司土。其祝曰：維爾大樸，已
珣其質。爾尙葆珣，使樸不失。深谷高陵，世久欲變。
爾尙不變，有畔有岸。亦有舊田，亦有新畝。一曲豚
蹄，浦篝清車。往來行人，各安其家。桃杏李梅，秋實
春華。鐵雨育風，勿生咨嗟。何以報爾？蔬食羹瓜。越
茲朔之黎明，諸子弟從先生就禰堂之內，安列聖
先師，遂釋奠焉。堂曰與善。次迎郡祀主出外，堂曰



高景致晦翁直卿之位、從以翠渠、剡夫、梅雪、白石、鶴峯、仲先諸先生。牲醑告具、先生盥薦辭曰、^③念茲桑梓、爲紫陽過化之邦、瞻此雲泉、亦德星共聚之地。百里內有賢人、十步間多芳草。先覺之覺、後覺、文旣在茲、見知之知、聞知、道如有待。况斯樂山樂水之致、共爲分仁分知之宗。爰集十一先生、仝堂而修盥薦。何圖五百餘歲、應運以致威祥。後海先

河、粗陳俎豆、師梧友嶽、并藉蘋蘩。倘岸谷未更、千秋猶爲覲面。卽京原可作、半榻或與明心。主人黃某不勝瞻仰之至。莫已。諸公祖父母、學師長及諸鄉先生踵接而至。如禮謁先聖先儒畢、乃至講舍、序位交拜畢、諸弟子肅班行禮、膝相踐也。遂鳴鼓升樂性堂、先生敷座、衆賓坐。次第揖序之、衆賓率諸子弟請先生就臬。比於堂上。先生固辭、乃就主人



下位。庭前觀者如園橋從邁、無大小肅如也。講監唱誓戒及弟子職已、乃講書。例如明誠問答相起。問今日樂性堂中講論、不過說此中自有樂地。假如天地崩頽、生民塗炭、此時一身而外、全不得力。仁義禮智亦無消歸、不知所樂安在。曰、論命則有憂有樂、論性則無加無損。又能盡性、則仁義禮智是我本心、天下四海是我面背。學問事業皆自本

根本色做出、憂既不存、樂亦何有。縱令天地崩墮、生民塗炭、猶吾身已有時毀壞、爪甲皮髮有時損折、吾此性上白地明光、初無毀壞損折也。問孔門論仁、大要是有體有用、中心粹白耳。陳文子子文心不粹白、故說不得仁。管仲雖未粹白、却有體有用。有體者常生、有用者常不死。水火以有體常生、以有用常不死。故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人只爲



怕死、做致不仁、已做不仁、便無生理。有子說本立道生、分明是有體有用、不在面背塗抹。曰、既說有體有用、少不得是仁義禮智、以爲心根。天下四海、以爲面背。夫子與顏子克復、便說天下歸仁。管仲匡合、雖器量不大、已炤管得四五分。今人看王導、謝安、已在天半、如何敢小管仲。但如求赤、文子、子文之徒、亦各有數分體用、只是充擴不開、如些小

水火、不死不生、灼灼涓涓、終不能與日星河漢同行天上。人生精神要如河漢日星、與天地共轉、只爲人智小於身、遂使身小於天地。管仲行年七十、不爲長大。顏子行年三十、不爲天小。禹、稷做一代宗祖、細於路人。仲尼做樹下先生、尊於天地。此處看破、纔有克復源頭、不然劈頭便做禹、稷、亦是背面工夫、何況管樂、王謝之輩。問蜀漢一武侯、保有



四十年餘焰。靠將不如靠相。已是應驗舊方。只是
甘草與烏頭同咽不下耳。王充不召董卓。豈有曹
陽之辱。庾亮不召蘇峻。豈有石頭之禍。看來不義
不成爲仁。無禮不得爲智。以此空說知人愛人。不
如且放智仁。談樂山樂水去也。曰。仁義禮智。總亦
同根。凡國家鼎革之時。士民紳弁。政要探討此項
消息。仲尼一部春秋。主意是勤王討賊復仇。申包

芻乞師秦庭、千古苦心、春秋不載其事。臧孫紇乞師於楚、代齊取邑、仲尼以爲要君當路。君子平居不能安民定志、臨變不能逆折姦萌、雖有常山之蛇、成何首尾。就使貔貅成羣、終作犧牲不得。譬如齊襄復九世之讐、不保其身。長弘支已傾之天、徒碧其血。發憤一番、亦無用耳。如要實落三種事、只須牢靠四根心。若四字不明、卽做成掀揭事業、亦



無樂處。凡作人須於孔孟門首整頓衣冠。切莫向桓文部下提刀弄戟。要大家仔細相量也。講畢。磬三聲。各陳講義而退。乃命饗人以肆筵席。合四十九席。先生每席親饋而致其齒長。乃就主人之位。酒五巡。歌者歌小宛四章。繼歌汙水之篇。先生出獻諸公。祖曰。越在草莽。狎於鷗盟。忽覩蓼蕭龍光。有慚匏葉兔首。乃歌小宛邁征。汙水憂譏。得無

過乎。賓拜謝曰、乾坤改革、夙夜靡遑、無忝乃合所
生、念亂以風有位、敬聞先生之教也。獻酬畢、乃就
坐。酒七巡、歌下泉及鶴鳴。先生出獻諸父母曰、下
泉替而思其隆、所以貴父母孔邇也。攻玉憎而知
其美、能無云德音不瑕乎。敢祈秉斗、以詠濯罍。諸
賓拜謝曰、黍苗粒我蒸民、在先生飲之食之。鳴泉
蒸我髦士、自先生教之誨之。徒有斯聲、是可恥也。



安得絃歌遂其莞然。於是獻酬如前。復就坐。酒九巡。歌車攻之篇。又繼歌吉日以亂焉。先生出獻。眾賓致辭曰。周宣之車攻吉日。備而無患。維今之同仇敵愾。奮於有心。夷吾一匡。豈曰馬上得之。傳說三命。愈知師古力也。敢爲諸公頌。諸賓復謝曰。大成之慮。初終。天子之燕左右。初不在大平。務飾而在人人格心也。舉觴交再拜。先生洗爵。亞獻諸先

生亦致辭曰、明興歷合成周、德逾建武。臥東山而起者、君父義重華嵩。痛神州之沈者、詩書力維桑梓。後天下之樂有先知覺、先子弟之樂有賢父兄。諸先生亦交再拜、謝曰、獲覲講席方新、正值光華復旦、人心之有禮義干櫓、猶大阜之有車馬、菟獮也。想望太平、先生爲兆。日者安蒲旣戒、以慰蒼生、覆幬無偏、同依絳帳。吾鄉幸甚、天下幸甚。於是主



賓酬酢皆三反焉。酒再巡、告終筵、誦抑戒及賓筵如常儀、以底厥事。是日也、秋空明迥、江水漪瀾、計與新鄴山大會者、公祖父母八人、學師長四人、搢紳先生十五人、孝廉二十四人、茂才二百三十二人、及先生之長公子麐、次公子麇、與通家懿戚二十一人、總凡三百八十四人^①。其諸僕役侍從舟楫車馬膳饗之數、不與焉。次日、先生同諸子登黃龍

洞用朱紱方來、群賢畢集爲韻、以志依永維是先
生將趨宣室、暫輟講筵、讀書之窟方成、提命之鐸
乍遠、得無山蹊易塞、蒙者奚求。先生於是留數箴
於山中云。其一箴曰、見可喜、不羨、其內多諛、聞可
駭、不驚、其中有氏。是以遇市拾帷者、不流眄於麗
觀、中夜整冠者、不失聲於雷斧。又曰、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冠裳佩玉、常有搏聞之心、猶擊五絃于刀



劍之上。不獨了無成音、亦啞然可笑矣。又曰、外慕多則內景滅、繁華盛則美實衰。天道拙前者、靡後、人情盈貌者、中虛。常若無餘而鞭其不足、則可以語學矣。繇是盤桓講舍、閱十餘日。是月十五日、先生既祖、取道出山。至晉安、忽萌回車之志。蔣公若椰力爲勸駕、乃發。蓋先生酒酣後有言曰、始某在白雲庫時、鄉先輩來省余、遂有詢及後事者。某心

知其故而意殊不然也。憶某數十年前常夢身爲宰輔、至南都、忽見逼迫、令草詔。某流涕號慟、擲筆不肯草、遂折其兩臂。繇此言之、白雲庫豈能死余哉。方言此時、天下猶金甌如故、未幾而乾坤半壁矣。先生又以爲臣子造孽貽禍至此、苟能漠然寤旦、與新君更始、則江左夷吾何殊中原管葛。若復怙勢爭權、蒙面屈膝、天下事尙可爲哉。然而所上



之疏輒持不下、又聞屢有北行之使、是以常知其難也。故作書與楊機部曰、吾輩頑石、搗骨合藥、無補於天、猶冀後人嗅此藥氣耳。先生行未至都、晉禮部尙書先生卽於衢州上疏請告、不允。時孟冬十月也。乃決意詣都、蓋自是而先生終無還山之期矣。

校記

①既以特恩：前洪思編《黃子年譜》甲甲年條作：「既以特恩起臣於斧鑕之下，再以特恩全臣於溝壑之中」，較此譜多一句。

②電：當作「雷」，見右引書甲申年條及本譜下文所述。又後文「電爲大」之「電」同。

③「辭」上，右引書甲申年條有「致」字，當補。

④三百八十四：按上文述各類人總計爲三百零四人，計數疑有誤。右引書甲申年條有「茂才三百三十二人」，其數亦不合。

黃忠端公年譜卷四

受業莊起儔編

後學蔡世遠校

弘光元年乙酉年六十一。春正月入都。先生見用事諸臣措置乖方、不欲久厠朝班、卽於二月二十三日、疏請奉勅祭禹陵。比抵會稽、致齋七日。夏四月庚申、至禹廟行禮。祀事旣竣、復具疏乞歸。初、先生



備藏

黃忠端公年譜 卷四

出都將至天寧州、爲風驅回、泊龍江灣、不得發。時春三月一日也、夜夢高皇帝淒然謂曰、卿竟捨我去也。先生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寤而惆悵、以是雖乞歸、猶徘徊江渚、未忍遽去。及至夏五月十五日、聞大駕播遷、皇太后至臨安、與駕相失、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西湖、士民詰問、則曰聖駕在靖南軍中。先生乃上奉太后、請趣馬士英統黔兵至



黃得功軍輔翼聖駕。又請速召金華江右兵及閩中潰兵、令立功自贖、不宜拘守舊說、遏阻義旅。又草請檄及諭數千百言、娓娓不已、無非爲高皇帝致此區區也。乃先生疏請雖切、而太后懿旨闕然無聞。潞藩在浙省、已稱監國、先生再具啟勸進、及上監國事宜、凡七條、指事繫日所旅行、不容遷緩者。又皆持未下。時爲夏六月之十日、是日、潞藩賜

先生食、命李進高起潛、孫元德三內侍爲陪、而元德脫巾狎坐、起潛作恣睢語、又宛然曩時。先生請面謁有所商畧、而李進辭以懿駕在內。先生見諸沓沓無可共事者、不得已、乃移舟至桐廬。忽接鄭鴻遠檄、令所在扶駕、惘疑久之。問其材官、則曰、聖駕乃唐藩、非潞藩也。朱大典適造訪、亦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但以潞藩閉關修齋、度不能修康。



王故事、乃於十三日晚從舟中晤唐藩、見所談論
慷慨以恢復自任、因同衆交拜約成大業。明日遂
具啟請監國、亦以板蕩之會、非太祖親藩、不足復
襄大業也。是晚至衢州、誓衆犒師、而潰卒至者不
能數千、軍容不立。先生意欲唐駕駐蹕衢州、方可
號召二浙、聯絡江右、不欲偷安入閩。而諸將擁唐
駕將遂過仙霞嶺、先生懼不足保天下之望也、故

復啟云、職觀天下險絕之處、未有甚於閩中者也。自五代以來、割據者數主矣、卒席媮自保、爲河山所囿、不能自拔。今天下瓦解、獨此一方寧謐、竊以爲欲獎帝室、宜明四通四塞之要。所謂四通者、西北立信州之鎮、以通大關、東治三寨之舟、以通海道、東北以衢州權爲行在、足通兩路之師、西約虔臺、實爲犄角、以資策應之用。有是四通、隨因而塞。



之西北塞五虎杉關以斷建昌、北塞車盤、大安以防東楚、東塞溫州之嶺以防間道、東北塞清湖江山以阨小關。有此四通四塞者，而天下人心亦次第可收也。以殿下之才，寬仁以爲城郭，慈儉以爲衽席，察四通四塞之宜，輕重布之，國勢可立矣。啟上而唐駕已行，先生遂不獲再與議論。唐藩旣至，閩撫臣張肯堂、按臣吳春枝猶豫未決，得先生書，

乃奉唐藩入省中、擬于閏六月初八日行監國事。而先生在浦城、追趨不及、及所持論往往與勳臣不協、先生乃遣人人賀、而身從洪塘取間道還山。唐藩令人迂先生于道、先生遂以初九日入謁。是時百事草創、危疑未定、兩粵虔郢以西諸省雖未驛騷、而泮渙不屬。大江左右諸臣又皆擁眾橫行、蓄威自衛、而抱妻攜子、藏馬於舟、掠資於道、經都



越邑嗷嗷瞻烏。先生以爲不早正大位、則人心既
渙、高皇之統將絕、無以收拾遠邇、號召天下。乃偕
勲臣及撫按僚屬、臣民協力勸進、遂於秋七月朔
日奉唐王卽天子位、改元隆武、大赦天下、仍以閩
省爲福京、稱行在。凡大小禮節庶務、皆先生所區
畫裁定。於是晉先生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
武英殿大學士。先生每進見、輒自請行邊、上爲改

容加禮焉。翌日，賜宴殿上，而位署之間，文武爭次，先生以疏求去云。臣以國恥未雪，中夜撫心，思聖明垂諭之言，一字一淚一血，是以奮不自量，務請行邊，而旁觀側目，姍笑詆譏，臣茫然無覺，猶驍馬思鍾、啞蟬操琴，了不知其意所在。嗟乎！臣爲高皇之世界未清，陛下之大業未遂耳，豈衡門之下，不可棲遲乎？臣去矣。臣不去，諸捫口實者必不肯奮。



臣藉引車之義、爲推轂之實。上慰留再四、乃疏薦
蔣德璟、林欲楫及朱繼祚、黃斌卿等七人、卽有旨
推用。先生復繼請行邊、以爲光澤、崇安、浦城、政和
一帶四關數十徑、曲折數千里、臣不可不涉其間、
審地險以得人和。是月二十二日、朝餞啟行。秋八
月初三日、先生在延平、聞上意決策親征、乃上疏
諫止之曰、臣聞雲雷伊始、利于盤桓、澤火之初、宜

于輦革。所以然者、人心未寧、國本未固、猶之樹木
方受天滋、搖根一寸、損柯一尺、不可不慎也。方今
郡邑凋弊、人情泮渙、陛下卽以儉約將事、而六飛
所屆、雲物景從、橋梁舟車、部署次舍、供億饗殮、大
難爲裁也。昔漢文帝欲從灞州、光武欲征隴蜀、親
臣冒昧、皆欲斷其軔。今之危甚於灞州、勢艱于隴
蜀、而群臣雍容、未有當車止輦者、何也。疏上、乃不



果行。然當是時議者亦已畫關而守矣。顧固地依山阻水、東南際海、幸可無虞、惟東北西北迤邐一帶以嶺爲界、西自汀出虔鎮以窺江南、形勢最便、而頗遼遠、饋餉艱阻。東北出衢州、抵臨安爲近、而仙霞天險未易踰越。中北劃界兩路、由光澤出杉關爲建昌、由崇安出大關則廣信矣。嶺不甚峻、而叢雜迴複、步行爲利。三關通道皆在建陽、故嶺內

重鎮莫要於建陽、而關外要害莫急於廣信。廣信以徽州爲衝蔽、以衢、虔爲犄角。先生以爲吳越戰征方擾、東衛西虞必無靜理。惟廣信一府爲全閩北門、再經撓亂而封疆如故。實高皇之靈陰護此州也。而是秋八月十一日、廣信知府解立敬、知縣蔣元士、鄉紳詹兆恒、王孫蕃等、俱遣人請先生入信州。先生於是決意從中路出會徽州、誠以仁義



之師堅持不戰、廣布德意、以爲招徠、庶幾大功可成。然而無兵無餉、此事決非暴馮之所嘗試、故又疏言、臣今挾三五秀才、欲出豺狼之道、於餉部未嘗有升斗之餉、於兵部未嘗有子遺之兵、於府庫未嘗有一錐一粒火藥器械之助。臣事濟則爲中外所撓、事不濟則爲中外所笑。笑之與撓、一也。而臣猶且爲之者、臣以高皇宇宙八百三十年之歷

有所未罄。主愚極昧、渙忽于無所逃之下耳。臣庸
下已極、筆舌盡禿、逃巖岫不得、而復逃之行伍、逃
之行伍不得、復當還之巖岫。惟陛下保重凝床、輟
郊圻之行、以養宮闈之福。臣^①及前驅、稍有端緒、陸
續奏聞。是月十八日、至建陽、卽於二十六日發先
鋒遊擊陳雄飛、應士英及守備應天祥等一營共
七百六十八名出關。蓋先生所治營法、以五百八



十四名爲度、因而兩之七百六十八名。凡在建安、建陽兩次操演、畫陣成圖、指爻按象、非復昔之空冒濫竽比也。初于延平、建寧二郡募得三營一千一百五十二名。比過建陽、諸親朋所募多寡不等、亦可至三營之數。而先生是時尙在建陽、遂有以外交諸藩飛語聞于上者。上卽令以來人原書付先生。蓋先生嘗草代言數十牘與諸藩鎮大臣、又

自屢屢爲書招征、凡發書七十六封、上所諭知、故忌者因而中之。先生乃以疏自明曰、臣耕無一畝、居無一椽、幸以是見憫于主上、允信于親友、然不能以是見諒于犬豕豺狼。臣于二十九日退居後堂、有人持小書云、是舊按臣陸青源書、皇上手拆。臣錯愕展玩、有雲南都立主、臣當元勲。臣驚懼欲死、念陸青源生平謹慎、何至有此。臣行素六十年、



無險心。耽語爲凶人所仇。無奇功異能。爲要人所嫉。獨持一片肝腸。爲高皇列宗與天下黎獻相對白日耳。臣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水相期。猶一月之內。四疏乞歸。何至以元勲微臆。爲狹邪所謗。若至于弟慕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孤身隻手。陷於絕域。每一相見。涕泗漣如。當二十六日以前。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寧。渴

而谷汲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健將陳伯輿、念其雄畧、十射九破、千劬之力、盡於盆水、四顧瘡者、何能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強顏、勸臣出關。嗚呼、此喟歎者亦臣子也、豈盡讀書、受朝廷之寵顧、而據憤若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刮胸、誓同將卒分膽共薪、而嗚嗚訛訛、望影射沙、欲何爲者。陛下不屑爲宋高宗、臣亦不屑



爲伯紀取法不高、則庸佞狎來、視人太卑、則奸豪肆志、惟陛下垂察。然是役也、忌先生者不欲先生出關、卽愛先生者亦不欲先生出關、蓋無大兵重餉、僅以數千君子之軍、雍容拱手、其不足破重甲、撓鐵騎而滅此朝食明矣。故朝議欲留先生駐關鎮壓、內消奸宄之萌、外蓄在山之勢。而先生不啻激之使出也、遂抗疏屢上、自陳不文不武、爲中外

所媿。且言臣老四十八歲始有子。今春三月、家中舉子呱呱、未嘗一視。又臣兄道深年七十七、一子一孫、皆從臣所。父兄聞臣得歸、無不跂足稱慶。今復棲遲行間、則大小悲零、有酒泉玉門之歎。臣老且病、遇明時、又附鱗翼、特達之知、何所取管、葛降階而慕之。惟陛下矜憫、放臣還山、見老兄稚子、勿使徒遭禍敗、扞文網、爲親知所憐、而側目所笑、得。



旨、以爲朕慮猝然未可成軍、何忍魚水重臣、孑然令進亂離之地。且留彈壓關內、出于愛卿之誠。適見卿報募兵已至、則朕事托卿身、喜卿之進、必不欲卿止矣。朕親發袍膳三百兩、爲卿製寒衣。卿身若煖、朕始心和。於是先生卽以所賜分給軍士、遂於九月十九日同諸將出關。冬十月朔、至廣信。聞徽州九月二十三日已破、相距七日耳。先生卽遣

將守馬鈴嶺。嶺高極天，爲江南腰脊，下嶺不百里，卽徽州矣。時廣信諸紳弁共請先生入城，而城內居民亦已蕩析離窳，公儲私積俱盡。先生惓然曰：「古人有作內政寄軍令者，吾今且以王道寓兵機。」乃下令行養老之政，凡民年七十以上者，予以金帛酒肉。又明日，出示考教子弟。於是老幼咸集而壯者不召自歸矣。遂更申在泮獻馘之義，講學于



明倫堂、諸鄉紳子弟皆已畢至、因請樂助軍需、免致催科之擾。諸人咸願樂輸、軍賴以濟。又勸令自募鄉兵、固圉翼助王師、給以閤劄。而信州鄉紳詹兆恒、俞益華、次及金華鄭守書、堂山呂繼望、東鄉張受祿等、請募義從軍者幾及萬人、軍聲頗振。先生卽於是月初九日、分遣諸將、一出撫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寧。而出婺源者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

時久陰積雨、叅將黃奇壽、監紀許應夢等、冒雨從
入都至牛頭嶺下。雨稍霽、傳有騎千餘至、許應夢
等據河爲守、黃奇壽盡銳過河、遇百餘人、克醜特
甚、持鐵骨朶、格鬪良久、奇壽師且却。許應夢、黃家
徵等全營馳至、兩營合堵、掩殺得四十一人、奪獲
大旗、金印、馬三疋、器械四十具、帽甲三十件。先生
一一驗視、復列外庭、與衆同觀。當初發師、令兩路



分進先生心憂之、以大易筮得大畜之六五、又以焦易筮得小過之體卦、曰、初雖驚惶、後反無傷。旣而破敵、於是先生疏請優獎、以爲將士勸。又身至八都視師、更上疏曰、臣已遣五營將士出發源、臣亦尅日再率四部資其後勁、步擔米糧以佐養殖。如使邠縣之卒可再鼓、休葵之士可再收、則臣當大集義旅、震號於牛首石頭之上。如猶是泛泛、臣

將循東山、建德與鄭三俊、吳應箕之師合、覓江西
星子之船、循流東下。萬不可復、亦中道自廢。臣必
不使食言、失信於天下。有旨、便宜而行。朕不中制。
先生乃自八都復還廣信、調發兵食、以爲前軍策
應。不能不有感於事機之屢變、而危疆之難防也。
上疏曰、臣前陛辭時、稱便宜行事、不以兵車。臣實
愚昧、以高皇在天、陛下御乾、同仇之詩、聊與獻其



誦之耳、非謂臣能空手措兵措餉也。自臣爲此言、而怨謗沓至、阻卸橫生、炎涼旣分、肘踵盡見。以四千之卒、給三月之餉、而臣之心血皮骨消磨俱盡矣。臣如一貧兒、割股療親、東隣乞湯、西隣乞肉、此股之肉存者幾何。臣今存兵不過四營一千五百二十、馬不過十、臣無高國之鼓、九合之助、而欲以樽俎仁義坐收其功、真爲韋馱君子之所齒冷也。

陛下注念危疆、宜于風力能臣速擇一人總督、或卽以信撫徐世蔭、布政徐應秋、因其地望、聯絡較易、速出上江、接理軍務、無徒悠忽、爲國家羞。又疏舉趙士超、俞墨華、徐敬時、徐孚遠等九人、請受職立功。冬十月二十八日、奉旨、所薦舉俱聽軍前效用、惟廣信要地、撫臣徐世蔭着嚴防守、不便輕移。時諸將業前受命出師、又有牛頭嶺之捷、乘勝趨



婺源、臨河而陣。先生亦遣監紀王綱先約海口，劉受叅將董壽庚等率鄉衆八百餘人豫爲接應。又約婺源舊副總游麟等率義勇百餘人佐之。自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屢次掠陣，擒獲相當。至二十三日合戰，遊擊李芬當先發銃殺一將，董壽庚及余勲各斬一將，翁良松、李純各射殺一將，李純亦被射落其二齒，猶奮前不顧。諸亂民大鼓譟，延

寧諸新募者皆不習，爲鐵騎所躡，叅將王加封手殺數十人，乃死。遊擊李忠遠被鎧登山，爲所得。凡奔陷將士無名目者三十餘人，所殺敵可八九十人，獲馬八匹。凡軍士所敗，皆餘利敵馬，不砍馬砍敵，敵以短箭三十步射之，皆斃。漳士以被當楯，箭不能入，故屢勝。延寧軍士徒恃銃，無以自蔽，故敗。是役也，董壽庚斷後，又漳士繼至，幸不大敗，然皆



潰散山谷、兵將或有不相錄者矣。冬十一月、先生在廣信、聞休婺二師俱潰、方招集逃散、召募鄉眾、以圖再舉。未幾、而收復撫州之師又潰、先生乃上考核諸路將領及請贈卹疏云、臣以十月初九日、臣出師討休婺、申敕將士、謂師寡切不宜分、當併力一路、先至婺源、因其糧食、率其鄉眾、以靜制動。俟五營皆至、然後角逐。而時值天陰、連雨十數日、

陳雄飛、賴履葵二營徑東往玉山，出馬鈴嶺以趨
休寧。黃奇壽應天相^③二營又從八都出牛頭嶺，尋
婺源之路。李瑛一營又出童家坊，以攻婺源之東。
臣見報知其離軍單弱，爲憂悶不食。一日發四箭
趣其合營，而東西異路，相去百餘里，嶺高溪深，卒
不可合。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諸將益自便，間道
獨出。十月二十三日，應天祥之營先挫于婺源城。



下時約二十八日齊舉而應天祥以先發故敗。臣再發箭起李英與奇壽合營堅謂不可。李英一營又敗。黃奇壽在海口亦爲所襲亦損十餘人。是婺源之師也。又當冬至諸將士宴會休寧婺源各以是日發騎猝至出休寧者有三百餘騎。屢趨陳雄飛雄飛不下關遣叅將應士瑛等將二百人應之。已斬首二十七級。自謂無害。俄而騎兵大至屯于

高偃橋、前後路絕、諸將各力鬪以死、是休寧之師也。至于湖東之師、漸出瑞洪、臣以三營千二百人濟之、亦復分路、兵士又潰。臣見李晟每出師、不自爲意、使諸將各自搏戰、以此不甚掣諸將士、唯敵是求、傷哉。邇年以來、肯用命斃于鋒鏑、以寡搏衆、之死靡他、惟諸將士耳。臣非有厚糈重祿、使諸子弟捐軀圖報、而執筆以鞭其後、臣實不仁。且均一



冬至前後數日、而陳雄飛之師隕于白磔、李英之師斃于九都、陳學鵬之師挫于瑞洪、臣之調度無能、亦可見矣。儒士守儒、終無武人之貞。又歲月趣人、物力已絀、蝦蟆審視、雖跳不遠。乞蚤正李英、陳雄飛、應天祥之罪、以謝死者。並蚤正臣之罪、以謝三弁。卽照例與王加封等十人贈卹、以爲志士捐軀報國者之勸。他如胡海定、汪自強等、皆練鄉勇、

爲王師策應、或亡或執、各不屈、無降者。俟查確嗣請疏上而旨未下、先生自念出關以來、已逾百日、雖有潰敗、而志不挫。所部署休歛之間、若許廉汪淶、楊振新之徒、尙千百人、聯絡山砦、動稱數萬、而前師守馬鈴嶺、及先鋒陳雄飛、白際之師、總兵方機、沙溪之師、合可三、四千人、誠得諸師直驅徽寧、堅持不闕、觀釁而動、事猶可爲也。而四顧前後將



遂顛蹕、欲自貶以激勵諸將士。隨有疏云、臣以孤
掌觸兵克鋒、懸軍單露、百體具見、此徒爲人所蹈
藉、廢敗而反耳。里人有病舍蹇馬者、降而自走、不
十里困矣、蹇馬仰天而笑。臣今爲蹇馬所笑也。臣
猶欲以螳顧螳臂、伸大義于天下。臣兩路兵以數
少道分、俱于初六日報飢、臣請爲諸將士受過、席
橐褫職、以待斧鉞。是時諸路潰、突騎四逼、不特

士氣不堪再鼓、而信州亦無固志矣。先生於是終
悼其功之不成也、乃上疏云、臣今年六十有二才^①、
能智勇不踰中人、而自請行邊、拮据關外、譬之雞
然、風雨如晦、鳴聲不已、卽有不寤之人起而刀俎
之、亦無可奈何而已。臣少而學道、于物無競、所以
荏苒憔悴、瘁毛鍛羽、爲朝廷守一日之藩籬、非曰
能之、亦各盡其義耳。今敵之來者、日以壓境、衆之



附者日以攜志、蠶冥何知、唯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閭巷、雞犬方集、今復翩然欲舍而去矣。徽州人來者咸云、海口煖水、焚掠殆盡、煖水距信州百餘里、臣師守海口、退屯八都者千五百人、其東出馬鈴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西去饒撫、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來、東弭台寧之憂、西消金賊之孽、精力疲于文告、

歲月馳于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于其內、一臂一力助于其外、空以老疲一意報主。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萬眾搗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卽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牽制之功。爲此哀懇以聞。得旨、着方國安從嚴州、鄭鴻達從馬金兩路、以牽其勢。然而諸路之師、竟無一出者。先生以爲坐而待困、孰若先而制人、乃以成師獨出、而信州



諸守臣鄉紳皆攀留先生、不欲先生出。先生不爲阻、遂提師至明堂里、時爲臘月二十有四日。先生是夜得夢甚惡、旦起爲文以禳、命具牲糈。未及禳、而突騎至矣。先生策馬前進、中書賴繼謹執令箭、催衆混戰、而皆奔潰不支。先生及諸同人俱爲所獲、乃更以輿擁先生至婺源、又具饌奉先生。先生爲不食、諸被執者皆涕洟飲泣、不能仰視。繼謹獨

從容飲噉自若。曰：師存與存，師亡與亡，從師以死幸矣。何唏噓涕泣爲？繼謹者，字敬孺，漳之平和諸生也。慷慨多大節，於鄴山大會，始與起儔同事先生。憶在建陽，勸先生駐關上，先生弗是也。因與繼謹相對至夜分，起儔曰：茲行也，生封侯死廟食已。繼謹曰：事未可知。子有老母，義宜亟歸。吾惟師是依，誓不歸矣。時且握手唯唯，目光如炬，自分以死。



也。翌日起，儔以告先生。先生慨然曰：爲我致意鄴山，吾亦欲歸，未知何日。蓋先生倉卒不忘鄴山也。然聞先生自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而不推，先生能明國祚之修短，豈不能知身命之延促？故謂先生不愛其身以愛國家，非也。先生蓋一念而窮數千載矣。顧維鴻濛以來，便有昏曉，然昏曉屬天易，昏曉從人難。已乃卽杜詩陰陽割昏曉之句，摘詩

八章、詳剖舊史。其第七章曰、傾危世事廿年中、曾夢高皇與二宗。勝負當頭應有數、去留舍我更何從。所云夢高皇者、卽前龍江阻風、有卿舍我去之語。故先生又識曰、不圖今日舍身于此也。二宗者、謂文皇神宗也。按先生以天啟甲子散館、夢神宗召謂曰、汝欲勝人、道在自勝。又以崇禎丙子入都、夢文皇召至床前、屈指者再三、云三九四七、誠如所



言。蓋指易象中命歷也。先生身致立感如此久已
在帝左右矣。而是時留羈婺源七日不食。于是有
過言、自悼、造怨諸詩。迨發婺源、復進水樊^⑤、又夢道
中勒石曰夷猶吾行兮。于是有夷猶之詩。夷猶者、
言進退由人、不得自持也。正月十二日、至新安西
橋、見演燈甚盛、爲魚龍百戲、群趨帳下。又念世事
不競、遂使民情至此。翌日、遂絕粒。適繼謹附書同

家。囑以兄子爲嗣。先生不復爲書。第題其後曰。蹈
仁不死。履險若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先生蓋奉
天而行者也。而當時與難者。自賴繼謹而外。有中
書蔡春溶。字時培。爲先生從內弟。漳之龍溪人。嘗
與鄴山會者。也。又有司馬趙士超。字淵卿。福之侯
官。茂才也。別駕毛玉潔。字立水。廬之六合人。以明
經初爲沙邑丞。毛趙各以義從先生。故先生一署



監紀一授以判信州事也。自先生罹厄以來，四子朝夕相持者彌月矣。至二十四日，到留都，始別幽先生禁城中，而以四子分羈他所。先生卽潛然有懷，無從寄問矣。于是有待命歸翼，諸作待命猶延頸也。歸翼歸就擊鼓也。各爲詩八章，不能盡錄。錄其東山詩曰：垂老談爲仁，了不見精緻。緬懷七尺軀，膚髮蔽天地。斯民旣顛隳，骨血安足恃。抱頸入

林莽亦與狐豕類。況可負日月而竊鬼火氣。管子
膠目時已得禮樂意。弘才不可遇。季路亦其次。孔
門道成人。於此無二義。蒼黃既可叅。生死何足異。
顏回委陋巷。正則蹈水淪。當其併命時。要一無所
繫。鬚髮聯華嵩。眉睫炤百世。試問古仁人。成就無
乃是。嗚呼。此先生初至白下旅次所作也。及旣繫
唐監。夜聞鐘聲。感舊事。前後又得絕句百餘首。有



曰、啼定方知是禁城、不堪臥起轉分明。只覺晨過
沈百杵、從無朝鼓續嚴更。哽咽絕續、不勝傷悼、而
左右乃又時時折玉梅爲供、令人弄琴以娛先生。
先生益悲憤、爲詩曰、馬頭寧得有蛾眉、老大明如
出塞時。自付飄風看墜葉、御溝芳草未應知。蓋先
生不食於茲十有四日矣。或疑其死也、乃又不死、
因復爲詩以寄四子曰、高坐虎頭撩百獸、別傳精

意與驪熊。又曰、書符莫貼閭門、風雨足騰空酒自尊。蓋以死寄也。然亦無從必其達否、聊以示意耳。至二十九日、不死、更進水漿。二月九日、又爲先生誕辰、乃作蒿里十章以自弔、又有癡絕八章、思在黃海六章、自識云、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尼父。自是潦倒餘生、不能執筆也。遂以三月五日完節于金陵之曹街、兀立不仆。已更提四子赴他市、而



趙士超過曹街、趨抱先生首於懷、慟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卽來矣。四子遂同日就義。嗚呼、擬徽、擬于陳蔡、哲有十將、幾其半。等匡難于都變、回之下更得其三。蓋不獨二百七十餘年之綱常、肩自一人、抑且三千年之師弟、于茲僅覩者也。是日也、留都晝晦、聞者莫不流涕云。訃至上、爲震悼罷朝。先生自天啟壬戌登第、甲子授翰林院編修。崇禎朝

晉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修實錄。弘光朝陞禮部尙書。隆武元年、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守正文臣、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是、議贈先生爲文明伯、謚忠烈、賜祭、妻封一品夫人。先生有四子、長曰子中、授錦衣衛指揮。次曰子成、錦衣衛正千戶、俱世襲。三曰子和、



尙寶司丞。四日子平、中書舍人。有司立一廟於本鄉、一廟於福京、春秋致祭。旨下、而起儔與中書張瑞、鍾擬同抗疏、以先生忠孝大節、昭然觀聽、而學粹天人、語翼經傳、真足遠紹朱子之傳、請從祀學宮、以光俎豆。併乞給引出關、以收先生髮齒。而滄桑倏變、有志未果。庚寅之歲、先生之門人張天維偕鄴山諸弟子告于鄉紳師長、以夏四月七日、崇

祀先生于三近堂。而先生之長公子復偕同人趙之璧往留都，招先生魂，遂以是歲秋九月十五日回至鄴山，蓋卽先生甲申歲出山一日也。是亦事之偶符者矣。諸弟子乃留先生魂于鄴山，爲位而哭奠者三朝夕。至十九日發引，二十一日奉族櫬歸于北山。冬十一月二十三日，殯于先人之墓側。嗚呼痛哉！日月命視，風雲能語，蓋先生之可見，畧



備于此而其不可見者、浩氣磅礴、昭回雲漢而未已。泣然執筆、聊述所聞、百世以俟君子。

明鄴山 莊子鶴先生編

忠烈公年譜、校之正史、頗有異同。蓋諸弟子親承

訓誨、患難相從、誓同殉國、故記其言行皆確切

不浮也。

錢

自弱冠流寓京江、未歸故里、訪求手

澤、心切憾焉。庚寅仲夏、見 蔡聞之先生家藏

此冊珍同拱璧，鉉借抄十日，再拜還之。泣思

公一生大節，畧備於斯，能使海濱多士，禮樂教化

同於鄒魯，天生我

公豈偶然哉？惜鉉需次成都，未能刊刻，以廣其傳。

惟願世世子孫克肖

公於萬一，是則鉉之所厚望也夫。

姪曾孫元鉉董沐敬書。

校記

①「殳」上當脫「執」字，見前洪思編《黃子年譜》弘光元年乙酉條。

②雲：當作「云」，見右引書弘光元年乙酉條。

③相：當作「祥」，見本條前後文。

④六十有二：洪思編《黃子年譜》弘光元年乙酉條引作「六十有一」，當是。

⑤水漿：當作「水漿」，見右引書弘光元年乙酉條。



儒藏

年譜補遺

明黃忠烈公夫人蔡氏字介石。

題侯太孺人遺詩

崇禎十年、天子策士之歲、夫子分典校閱、共薦士三十一人、文章行誼皆冠一時。侯先生閎閱經濟、伯仲於諸公、而忠孝懇篤之意、于夫子別有符券。及持太孺人書、請爲太封君銘。固知鳳毛有種、益以熊羆、宜



其德器有過人者。歸以語余，晨夕告誡，未嘗不以孺人爲規則。余雖未奉提誨，然私自景仰，不啻儀型。數載之間，滄桑倏變，孺人以乙酉歸真，夫子亦以就義，掄揚之願未償，荼苦之茹並受。晦冥以來，津隘不通，忠魂未返，腸日九迴。庚寅仲夏，乃以長頤子中同友人趙叔寶往鐘陵省視，謀所以收扶遺魄者，使受教于先生與陸晉瞻先生，獲遂全歸。時子中負劇病，卧

先生山房、自六月初七至七月十五日共四十日、湯藥調治、加于骨肉、因得備悉太封君與太孺人卓行懿軌、於前所聞又更詳焉。先生授以太孺人遺詩、使一言附太孺人以不朽、此摺紳先生之事、余何敢任。頃夫子有願未酬、又是行也、子中將魯瞻先生勲懇之意與先生哀慕之情以歸、不得不伸一言以慰之。以予之今眎太孺人之昔痛若一睽、執筆涕下、唯有

欷歔。

淳懿發至性、水潔勵松筠。如何遭薄祜、中道折良人。
晝哭哭無盡、瑤草沒青春。况乃秉端操、儉勤素所遵。
子讀母夜作、無忘夕與晨。諄諄惟爾誨、恐不克負薪。
事翁復至孝、含德振彝倫。教兒繼祖業、不敢尙逡巡。
無愧昔鄒母、三遷擇比鄰。履仁道所貴、服節豈終屯。
孫旣列賢籍、子亦負簪纓。一門荷榮顯、流澤布徽聲。



猶驚陸前緒、競業保令名。慚余負四教、得配君子庭。
豈期遭板蕩、王室倏以崩。夫志炳日月、苦節終以貞。
萬里歸孤櫬、碧血灑鍾陵。捐軀事則已、豈顧兒女情。
撫茲四呱呱、羅列未成行。况無擔石積、寧保立與成。
深負泉下人、不得俱死生。感傷五內裂、涕泣淚縱橫。
慚讀貞烈詩、彤管播芳馨。不愧表旌節、婦式照汗青。

侯太孺人遺詩



憶余遠嚴慈、十六締家室。舉案做齊眉、相莊友琴瑟。
屈指甫十春、昊天降酷烈。摧我連理枝、折我雙飛翼。
號天天無光、哭日日無色。聲咽不成啼、淚盡繼以血。
漿粥不染唇、寸腸痛碎裂。誓死三尺繩、微軀奚足恤。
睠顧膝下孩、難割此維孽。更思腹中兒、抱血不忍擲。
余母涕交頤、勸予姑進食。因以偷餘生、課兒任厥責。
長兒歲八齡、腹兒僅濡沫。寸壤望喬嵩、疇年幾成立。

呼兒夜讀書、弄燈事剪尺。中夜每悲唏、虫聲荅唧唧。
兒或荒于嬉、童心玩歲月。雖愛能勿勞、提誨敢姑息。
操杖薄責之、未下余手怯。懼負九原人、又憐兒啼泣。
踟躇涕漣漣、擲杖淚流臆。翁也憐孤兒、以祖代父職。
諄諄踰蒙師、每自坐師席。翁又殞大星、悲腸倍百結。
雀牙外侮來、榛棘世途仄。黽勉督吾兒、焚膏繼祖業。
乙卯倖邀天、兒名廁賢籍。豈不破愁顏、歡中帶慘戚。



父也苦埋頭、未展雲中翮。孺子席其餘、父又弗能覲。
撫此泥金書、霑淚幌巾濕。呼兒立庭中、訓以父遺德。
父行勵皎霜、父襟霽白日。雖云給舍兒、寒素乃厥實。
初余歸爾家、規余謝綺飾。父唯知讀書、余亦唯衽織。
閉戶寡見聞、幾不辨菽麥。口不言錢刀、言之頻發赤。
蹙蹙行道中、塗人罔有識。檢身如處娃、恂如慎口舌。
古樸羞逕趨、偃庭無履跡。入室儼大賓、燕居屏狎客。

天性惡繁華、布袍數浣滌。不獵豪俠名、不蹈貴兒轍。
不隨世態羶、不因家勢熱。咲彼醒齷者、胡爲戰蝸國。
立志奮鵬鵬、餘人盡鴛鴦。趨步慕聖賢、矢志耻苟得。
或以阿堵歆、髮指怒冲幘。或以尺牘干、手裂紙飛陌。
豈謂我性柔、乃以腐鼠嚇。我固童子鴻、不愧父清白。
卽之則溫良、犯之仍峨嶮。括囊慎有餘、干霄氣莫遏。
義交恒澹如、不爲呶嘯密。一二道誼朋、締好比膠漆。



參水有徐君、筆硯相晨夕。共披忠烈書、拍案叫快絕。
相對評古今、達旦夜不席。其性煦于春、其腸勁于鐵。
立志邁千秋、傷哉中道折。小子奚有能、父慶所流溢。
勉矣母忽忘、鏤鉢父遺則。兒乃倖速飛、薄種小有獲。
公車踰十年、偷蔭耽遊逸。青雲阻半途、九原心愈惻。
兒雖已眉鬚、命跪爲兒述。兒時戲以嬉、父唯勤以飭。
兒時近挾邪、父絕平康迹。兒時披綺羅、父衣唯毛褐。

兒時饔肥甘、父唯呷薺汁。兒時娛管絃、父未曉笙笛。
兒嬉荒歲時、父讀忘冰雪。兒館塵封几、父館晝下鎗。
父耕于乃畬、天眼從古碧。兒顧自滿盈、竟爾忘先澤。
非余覬冠披、責兒如此急。慮兒壯志灰、懼兒中道跌。
黃泉望欲穿、待兒賁幽蹟。能無涕滂沱、爲兒絮言說。
丁丑倖春闈、仰藉先人烈。況出黃師門、山斗幸不遯。
寄東馳長安、茲售良可悅。余愧未同歸、已蒙荷旌節。



父行多隱潛、仰乞如掾筆。吾爲一開顏、得爲素願畢。
忽聞除齊安、未免裹遑迫。正處驚愕時、曦孫報蘭茁。
俯仰四十年、悲歡判今昔。然余懼盛盈、徼天太耀赫。
一子拖綬紳、一壻先袍笏。雛孫髮覆眉、叨榮復舄奕。
月滿防其虧、日中憂其昃。兒曹來吾前、婦媳喚俱集。
旣已勒兒箴、亦思勸婦式。勿以泥沙侈、勿以晏安溺。
勿以珠玉誇、勿以簧舌惑。常思富可貧、貴亦可賤易。

夜月理機絲、朝皦就盥櫛。知余晚向榮、不知早茹蘗。
如何口捋荼、遺茲田與宅。如何歷險巇、屆茲脫岑寂。
哭夫哭次兒、順少恒多拂。哭翁哭母姑、喜一愁恒百。
榮枯倏忽移、衰盛古今驛。男行祈全瑜、婦職無圭缺。
長此交相成、內外各努力。母學世途儼、吾自安吾拙。
蒼天不負人、施償理自直。余語不厭多、聊以代砭石。
止此不虔言、祈早歸同穴。聚首可千年、少補存亡隔。

曷願海籌添、曷畏夜臺黑。合掌叩蓮臺、真性勞收拾。
撒手卽歸家、咲與兒孫別。此詩藏匣中、留俟他年刻。
順治八年二月朔日、

漳海黃道周妻蔡氏玉卿歛衽拜書。

蔡夫人手書直蹟、向存金陵侯氏、有石刻行世。裔
孫鳴盛謹記。



孫夏峰先生年譜

明·孫奇逢自撰

清·趙御衆等編次

清·方苞訂正

王智勇校點

郭齊審稿

清光緒五年刻本

《孫夏峰先生年譜》二卷，明孫奇逢自撰，門人趙御衆、魏一鰲、湯斌、耿極編次，方苞訂正。清光緒五年刻《畿輔叢書》本《孫夏峰遺書》附。

孫奇逢（一五八五—一六七五），字啓泰，一字鍾元，容城（今屬河北）人。明萬曆舉人，與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以氣節相尚。光斗等被黨禍，奇逢傾身營救。明末避亂入易州五公山，晚歲移居蘇門之夏峰，學者稱夏峰先生。自明及清，前後十一徵不起。其學「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初主陸、王，晚更和通諸子之說，是明末清初頗具影響的學者，與黃宗羲、李顥並稱三大儒。所著有《理學宗傳》、《夏峰先生集》等。

趙御衆，灤水人。魏一鰲，字蓮陸，保定人，嘗爲忻州牧。湯斌，字孔伯，號潛庵，睢州人，官至工部尚書。耿極，范陽人。方苞，字鳳九，號靈臯，亦號望溪，桐城人，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按，魏一鰲、湯斌等於原譜注云：「此庚戌冬月，先生八十七歲時自敘也。於逐年之下，僅記所寓之地，間及其事與人，其文甚略。今標以爲綱，采輯事實附之爲目。至庚戌後五年，於日譜中補入，亦準前例。」文中大字書者即奇逢原譜，甚略，並至康熙九年止。魏一鰲、湯斌等以此爲譜之主幹，於每年每日所書行實條下，增補了大量史料，而奇逢所作詩文、學術論著等繫年可考者，增補尤多。原譜漏書之行實，亦據史料補入。後方苞受奇逢曾孫孫用楨委託，復訂正之，遂使此譜更趨完善。

此譜爲譜主及其門生共同完成，其資料的原始性自不待言。不僅史料豐富，敘事翔實，考證精詳，是研究奇逢之重要史籍，更是研究明末清初學術史之重要著作。

序

谷城孫徵君既歿之三十有九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殺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



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慄慄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其後屢聚鄉兵以保州部。旣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中機辟迹、其生平玷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

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後學方苞撰。



儒藏

孫夏峰先生年譜 序

孫夏峰先生年譜卷上

畿輔叢書

門人

灤水趙御衆
睢陽湯斌
上谷魏一鰲
范陽耿極
編次

桐城方苞訂正

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兩朝徵聘不就、天下稱曰孫徵君。晚年講學夏峰、學者稱曰夏峰先生。壽九十有二。按先生自敘云、余家先世小興州人、上世無所考。明永樂初、奉詔內徙。有祖諱忠者、遷容城縣東北賈家莊家焉。田廬墳墓俱在此、是爲始祖。逾二世諱廣、廣生諱信、信生諱端、俱以農世其業、隱德弗耀。端生諱廷寶、以生齒繁衍、移居



北城村。生諱臣字敬所。由嘉靖辛酉舉人仕至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清慎。居鄉寬忍。是爲余大父。運判公生六子。先大人諱丕振字肯軒。以生員授儒官。運判公季子也。生平孝友。爲里黨所推。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銘其墓。母陳氏。生余兄弟四人。長奇儒字國重。忼爽有氣節。縣庠生。學使者給冠帶儒官。次奇遇字啟運。縣庠生。六行克備。遠邇咸服其德。皆余兄也。季弟奇彥字啟美。天啟辛酉恩貢。仕山東武城縣知縣。廉慎不愧余祖。余少席祖父餘蔭。長依兄弟。兼師友之提攜。自愧不克豎立。今八十有七矣。回憶生平。恍如隔世。兒子暨門人輩。每詢舊事。輒信手筆之於冊。

志生我與成我之德於不忘也。

此庚戌冬月先生八十七歲時自敘也。於逐年之下
僅記所寓之地、間及其事與人、其文甚略。今標以爲
綱、採輯事實附之爲目。至庚戌後
五年於日譜中補入亦準前例。

萬曆十二年甲申十二月十四日戌時生。

先生生于北城村、南距容城縣治三里、蓋河東公卜
築之鄉也。聞諸父老云、先生能言甚遲、甫言卽手指
門樸字、能識之。

十八年庚寅七歲。

入小學。蒙師邑庠生
槐肖林正華。

二十二年甲午十一歲。

始學文。從師邑庠
生張公鑑。

二十五年丁酉十四歲。

入邑庠。提學御史爲周公孔教。

父命同仲兄季弟從長兄學。

一日先生隨父肯軒公謁

先生大母族也見先生奇而愛之因問曰設使我在圍城中、外無救兵、內無糧草、應如之何。先生應聲曰、効死勿去。補庭爲肯軒公賀曰、此子足卜終身矣。

與鹿伯順論交。

鹿公諱善繼、家定興之江村、距先生所居北城三十里、相過論交、肯軒公見而

喜之、謂先生曰、鹿子言動不凡、殆古之狂士。後伯順聞之、曰、何以得長者之知我乎。

十六年戊戌十五歲。

食廩餼於庠。

一十八年庚子十七歲。



儒藏

秋八月舉順天鄉試。

主考爲楊公道賓、福建晉江人。顧

麟、湖廣黃岡人。韋批其闈卷云：疾徐豐約，一準程朱。先生嘗云：余時於程朱尚未有所窺，師何所見而預爲啟佑耶？每晤輒謂學人第一要擇交，少年更爲切務。

二十九年辛丑十八歲。

春下第。

房師韋過先生寓館，人遺傳奇本於案上，韋大督過，因言：古人以少年登科爲大不幸，稍不自

立，未有不敗者。先生因此益自奮勉，後每舉以告吾黨。

娶槐氏。

邑庠德行生秋亭諱大成女。

三十年壬寅十九歲。

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季父一切家務，父皆爲之經理。

成軒公醇篤性成，其學得之河東公庭訓。先生家學淵源，蓋本諸此。先生非義不取，上官或有以燈火之

資餽者、父母分給之、先生仍出爲公用。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歲。

在北城。

三十二年甲辰、二十一歲。

下第歸。肯軒公謂先生曰、國朝重制科、不舉南宮者、謂之半截功名、未免降志。後當路累薦舉、先生每

引此言堅謝不出。

督學御史授父儒官、有司旌門。肯軒公以生員授儒官、邑令蔣如萃請鄉飲賓、

其詞曰、品高月旦、德重鄉評、獨力養親、克篤烏私之愛。一經教子、早題雁塔之名、羽可爲儀俗、因以變。殆

公實錄云。

三十三年乙巳、二十二歲。



儒藏

六月八日、先府君以偶患心痛卒、越三月、營葬事成。先生

居肯軒公喪、一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於東南隅築時思亭、設衣冠圖書。鄉老劉廷林、王動等歲時率眾獻食果、必哭於墓。肯軒公厚德入人之深、於此可見云。○先生溽暑苦塊中病、後每夏秋交、輒痰飲嘈囀、廢飲食成例。病者幾四十年、至六旬後竟愈。

三十四年丙午、二十三歲。

居父憂。偕兄弟居墓側。

二月三日、祖母楊安人卒。安人忠愍公再從姪女也、佐河東公宦游十餘年、衣飾儉

素年八十餘。先生曾言、祖母以慟吾父而隕命、余母慟姑而夙病益增。哀哀諸孤、籲天無路、相對飲泣而已。

三十五年丁未、二十四歲。

居父憂。仍居墓側。

九月服闋。

冬，邑紳梁如星爲宦寺所窘辱，余與諸紳士言於郡縣，事得白。書略云：異哉！梁孝廉薛茂才之事，天理王法之奴隸耳。遂敢鞭筆。孝廉幽囚，士子于奉詔入試之日，尚可謂有世道哉！閹人之熾惡，斯文之喪氣也。明公風教攸握，值此非常，異惡察其主謀者何人？黨惡者何人？嚴訊而置之法，庶穢污刑餘之徒猶知有朝紳猶知有天憲，則扶文抑暴之功，高於千古矣。

三十六年戊申二十五歲。

春，建先祠成，合祀歷代考妣，同族人歲時致祭。其基址規度，皆府君生時裁定。祠在北城。先生祀先睦族之事，各有定則，貧士皆可做而



仙藏

之行。

十月九日、母陳孺人卒。

孺人遘痼疾三十二年、奉姑以孝稱、家政井然、處異母、妯娌無

間言。

三十七年己酉、二十六歲。

春、奉母合葬府君墓。

鹿忠節公爲誌銘、先生偕兄弟廬墓側、張于度果中從廬中問業。

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七歲。

居母憂。

仍居墓側。

邑學博謝慕劬嘗過廬居論學。

謝諱夢豹、廣東人、正身率士、所著有修齋錄。

清苑賈鈞廬居紀事略云、歲在乙巳、孫肯軒公歿、其嗣君國重啟運、啟泰、啟美同廬於墓三年。越戊申、公配陳孺人歿、四嗣君又廬於墓者三年。余按肯軒春秋僅享五十有五、其時國重啟運業聲張、贊序、啟泰



當髫髻稚歌鹿鳴已五閱歲啟美髮未燥子乙巳遊類
 公與陳孺人率嗣君奉楊太安人起居甚融融也夏
 無病忽歿嗣君兄弟謂未獲申菽水一日養而風木
 永嗟安忍遺骸于野而偃然家居乎乃稟命太安
 人孺人就墓前橫構一室陳公之冠履圖書顏曰棲
 神堂東南隅又結草屋如斗南北對向四壁茅籬塗
 以泥土西向者二一設苦蓆長枕大被四昆夜寢一
 北向者二一設苦蓆長枕大被四昆夜寢一具突而
 點供饘粥嗣君早暮焚香楮奠椒漿盥濯巾櫛無不
 脩每飯跪設遇作辰令節更羅列哭踊歷三年如
 日陳孺人久患嘔以痛公轉劇太安人又夕陽景兼
 痛公不壽四方開慰令諸婦善視膳輒返墓間無何太
 安人逝孺人痛公又痛姑疾益劇太安人服甫闋而
 孺人逝矣四君既合葬局其家之外戶水薪米鹽零
 雜以時遞送諸妯娒晝食一爨夜棲共樓並無煩四
 君內顧四君一意讀禮日在樓神堂時對讀罷對
 泣泣罷再讀儼然肯軒公在上也嚴寒盛暑雨雪雷
 電子夜風吼四望闐寥當此而悲號嗚咽眞所謂狢
 間腸寸斷矣饗殮最粗淡謝絕麴蘖鮮脆不御如是

者六年終始如一。
嗚呼可不謂難哉。

高陽孫文正公題廬詩。容城城坳大如斗。今古賢豪萃作藪。靜修之修忠愍忠。撐拄乾坤萬不朽。行天日月地江河。出奉君王入父母。孝廉崛起兩賢鄉。手握天常爲世紐。黃金臺上已知名。高堂舞綵歌曼壽。一朝風雨下庭幃。大椿零落諼花剖。夜臺長夜寂無人。忍見野林狐兔走。九原日憶念兒心。六載枕苫相與守。諸婦同集一畝宮。優龍劣虎聲如喁。蓼莪有句不成讀。黃土一抔淚爲阜。紫荊花爛雨盈襟。鴻雁影聯月在牖。隴笛咽寒幾斷腸。夜烏泣雲空翹首。我親亦未嘗君食。帝書日月懸培塿。感君兄弟倍酸辛。孝子忠臣天并久。君家兄弟遠相傳。亭亭玉樹師且友。能與朝廷生異人。應得異人還報厚。定興鹿忠節公詩云。橫襟東海揖郎山。中有一廬無愧顏。毀後僅餘眉宇在。愁來惟把蓼莪刪。地當趙北燕南際。人跨椒山夢驥間。客子語言忽可味。細詢知自見君還。

三十九年辛亥二十八歲。



正月服闋。

先生家世清白，廬居時嘗至，饘粥不給而守。貧彌堅。一老蒼頭於墓傍種菜，蔽北瓜，其大

異常，見者以爲三冬。

堇七年粟之一驗云。

按先生志學當自此始。憶友人問曰：先生自考志學，以何時爲可持循之日？先生云：少年妄意功名，自兩親見背，此念頓灰。與鹿伯順爲友，初以名節相砥礪，未免走入氣質之偏處。聞然一念自證，生人面目其實從哀慟窮苦中得來。

告同人爲割耳李節婦助葬。

邑午方村節婦李氏夫死，曾割耳投棺中，誓不再適。

貧老無依。先生糾同人養之數年，迄歿，爲具棺助葬，并恤其子。後其子婦復勵節，一方女教爲之大著焉。

秋寓京師，館兵部郎杜友白家。

友白名詩，山東人。慕先生爲人，以其子受學。

十一月，長子立雅生。

四十年王子二十九歲。

寓京師。孝子賈三槐受學。

三槐字正卿，固安人。兩廬父母墓，質過魯，先生卒，成就之。

晤曹貞予先生，舉仁體以告。

貞予名于沐，山西安邑人。以正學自在，語先生仁體。

反覆發明。先生當下恍然，覺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

四十一年癸丑，三十歲。

下第，仍寓京師，居停主人牛俊臣。

俊臣字仰泉，任俠好客，重先生品行，願假

館，一時正人皆與之游。

與周景文論交。

鹿伯順先生是年舉進士，周景文順昌其同年友也。因伯順與先生為友。一日，

向先生索楊忠愍集，先生曰：忠愍為世廟忠諫第一，君定不作第二人。伯順有詩紀之曰：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後周死逆璫，最烈果第一。

同鹿伯順讀王文成傳習錄。

先生初守程朱甚篤，鹿先生講次，每舉姚江語，先生

因讀傳習錄知行合一、躍然有得、自是寢食其中焉。

十一月、次子奏雅生。

四十二年甲寅、三十二歲。

在京師。

周綿貞時過余邸舍。

周名起元、江西人。以侯命御史在都、見先生制藝有志之丈夫、不受

制于造物句、向友人曰、讀孫公此二語、令人氣躍千丈。

六月、例病、與友人講習、以代醫藥。

先生自二十二歲廬中、感嘈雜、每夏秋之

交必發、廢飲食、因自名爲例病。友人許紫垣爾顯時讀書崇國寺、常邀過其舍、以講習代醫藥。先生病漸瘳。

四十三年乙卯、三十二歲。



備藏

在京師。

爲邑紳陳見齋立嗣。陳名可成舉人爲令歿而無子。先生言于邑令徐君延松擇近支一

人繼之。徐卽告奠於其墓且出金經理其家。

四十四年丙辰三十三歲。

在京師。

薛孔泉、唐灼州、賈孔濶各遣子受學。薛之子鳳祚、賈之

長女妻爾霖。

四十五年丁巳三十四歲。

歸容城。先生居京師者六年皆鹿伯順、范一泉兩先生爲之左右至薪水之需牛仰泉任之。先生嘗云

余生平稍知自勵卽服膺伯順與一泉先生。伯順每言以改過而成賢者獨見范老耳。



爲牛、陰兩生免大戶。太守洪振溟派牛、陰兩生收櫃大令助子。邑紳舊無此例。先生合詞致書略云：「一時有令甲一隅有風俗容之鄉紳士子其一切養馬納糧具無異於平民獨於頭役一節從來得稍一寬假。今臨朐蓬萊二君卽於宦途若拙叨列賢書素稱曲謹。明公得之於月旦者自悉。今其兩子青衿也屢赴秋闈志期進取乃俱不免於大戶之役卽此時遵憲勉應恐後來援以爲例北海有言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尤當愛子之賢者或亦養賢及民之意。古所謂君之仁者善養士此實某等所幾幸於今日者也。」

八月三子望雅生。

冬長女歸賈氏。

先生製布衣一襲謂之曰汝家漸貴盛歸甯當著此服勿忘吾家累世布素後

女撫孤守節壽八十餘臨終仍以此服殮。

四十六年戊午三十五歲。

七月二十七日，室人槐氏卒。

槐孺人年僅三十四歲。先生誄有云：氏知大體，能甘

貧，吾妻實吾友也。文載家乘。

冬，同楊太僕讀書西張寺。

楊名茂，定興人。時李含樸、鹿伯順、范懷洙常相過從。

四十七年己未，三十六歲。

爲蘇湯宇與王坦山太守書略云：雄縣廩生蘇湯宇，苦心砥行，學古之士也。生平孝友，雅重鄉評。兩舉行優，荷蒙褒賞。食廩近三十年，毫無分外一事。某等結社於二十年之前，不獨文義相長，實以行誼共推。鹿職方伯順、賈憲副孔濶俱同聲味。姑舉其一事：有同案生王進德，棄世，妻李氏貧不能養，二子俱襁褓。湯宇固寒士也，慨然捐廩銀一年，倡請好義者爲治恆產。迄今李氏母子得以完聚。蘇生之修持，雅多類是。今當陪貢之時，考居四等，本生屬文於病荒之際，義命自安。某等論行於考試之餘，甄拔是望。三輔士曉然知文藝之外，別有立身根本。一方風教，賴此舉矣。書入蘇生得復。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三十七歲。

同門友任東海署雄縣諭予過視留十日歸。任名明臣青縣人。正

躬率士風教大行先生極重之。

魏廓園出使江右訪余北城定交楊忠愍公祠。嘉善魏

中偕鹿伯順訪先生詩云平生幽谷間神州恣飛越云在北城北不勝意勃窣並轡獲良儔一舍奄超忽登堂列玉昆謁然對清樾久儲易州酒佐之以穀核懽情不自持後先微謳發何必慕古人俛仰亦恍惚遙村綠四圍中天寫明月。

邑庠生楊格忠愍族孫以呈誤被黜余代爲白。楊格被

憐其無辜先生言之邑令爲申請得復。

爲孝子趙廷桂助婚。



儒藏

孫夏峰先生年譜 卷上

天啟元年辛酉三十八歲。

至京師赴鹿伯順約。

左浮丘督畿輔學歸京師晤於別墅。左公名光斗桐城人。謂魏公廓園曰。

予屯差學差俱於孫孝廉有侯儀。予過容城不能邀一見竊疑之。廓園以告先生曰。不才繫籍賢書院體當廷謁。予於左公有故人之誼不往見。乃以存故人也。浮丘公聞之曰。予知過矣。乃折柬迎先生於別墅。

八月繼娶楊氏。邑明經楊慎齋廉女。

二年壬戌三十九歲。

春二月過山海關。先是高陽孫閣部承宗自請督師鹿公伯順以參贊軍務從約先生過塞。

上居三月得徧觀諸形勝。高陽公欲留之先生急歸。後高陽公序孝友堂家乘有云。尹吉甫中興乃歸功於張仲孝友。其推重先生如此。

三年癸亥四十歲。

聞警約同志練鄉勇。

楊生以小嫌與余仲兄成訟八月始解後與生遇如初。

仲兄嘗言生平學力不見長益處一訟八月乃是磨

鍊實功夫。

訟事解楊生日八月來血氣相激豈不能加一言以相誣然而不忍者正見余信君

之深也。

與鹿伯順商正四書說約。

鹿先生著說約成易州守徐恆山欲梓之先生謂其中語

有似諛者宜訂正。

鹿先生深然之。

四年甲子四十一歲。

左浮丘僉都以忤璫去國期晤於白溝。



儒藏

孫夏峰先生年譜 卷上

爲同邑節婦陳氏舉節。

節婦孫國祚妻，呈詞有云：十有

變生骨肉，旣痛夫君，爲井底之魂，禍起蕭牆，幾欲同夫作水中之鬼。第嬰兒在眼，婢女始孩，趙氏之孤，誰憐若敖之祀，將餒毀形，以矢從一之志，斷耳以寢妬嫉之謀。蓋殘形而形始踐，苦節而節乃彰。雖本分各完，立節者固無求于世。聞風興起，旁觀者甯不有動于心。事聞得，吉旌表。

五年乙丑，四十二歲。

在北城。

李天篤、閻願行、閻國賓、張泰階、李鳴雷、洪月評、蔚雲會、王宏圻、王際明受學。

左浮丘、魏廓園相繼逮下鎮撫司。左之弟光明、魏之子

學泚各相從。時廠衛嚴緝，爲計避匿之所。

左、魏兩公

君學泚先至，有緹縈上書之志。周文選、順昌亦遣使護學泚。時鹿先生以職方贊孫閣部於山海，先生與鹿太公毅然爲之保護。凡脫禍而解厄者，不獨破家不恤，亦且身命不顧。左、魏諸公子弟僕從以兩先生



爲歸矣。○左僉都過白溝，先有字遺張果中，期先生相會。坐間環伺而窺聽者，皆緹騎也。僉都舉止自若，徐曰：「某被逮出門，八十歲老父母，一痛絕地，此情何堪？」言之泣下。先生曰：「老公祖朝家大老，雨露雷霆，總屬聖恩。主張須蚤定。僉都爲收泪以謝。月下復邀先生會于公署，曰：「適人金吾公子云：「當事者定欲死楊大洪。大洪死，我輩豈能獨生？時奉聖客氏弟光先因素不禮于士君子，每謂其善者，曰：「被逮諸老，一時名賢，我欲令吾母而求解於吾姊，庶可有濟。或舉此言以告左公。左公曰：「可向婦人女子求活耶？殊非丈夫先生韙之。左公又云：「有一王姓者，相從于患難中，煩覓一枝聊爲棲止。先生究其人，乃云：「卽其八弟光明也。因引與魏學洙同住鹿太公家。時往來於先生之北城。○左公過白溝之二日，廓園魏公亦逮至，爲詢果中。果中正走關門探消息，欲假半日遲先生一晤。緹騎苦不肯待。左魏旣下錦衣獄，掠追甚嚴，三日一比五日一奏，意固不在完贓也。學洙每絮泣，食不下咽，必欲入京伺動定。又苦無安頓，此身處乃易姓名爲金子陶。先生之仲兄相我公伴之往。至良鄉，學洙次且於旅舍，相我公率魏僕入都，住牛俊臣家。其僕

自獄中朝暮往返。一日魏使過錦衣王蒞民王曰令汝小主人自來他住良鄉某處但戒嚴緝役不
耳。左擬賊二萬魏五千立限嚴比鹿太公與先生率同志者力為區處炎蒸策蹇醜得三百金付魏使持
北。上。隨聞廓園公斃杖下二日矣學泚已踉蹌扶柩去時為學泚下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興有許顯達
皆取以為人都便路。王永吉楊光夔
杜濂崔庚范士楫皆醜金之人也。

孫高陽督師闕門為左魏事上書

瑞難作左僉都有字遺先生與鹿化麟云

二公道義之雅須得一人親詣闕門知秦庭之哭不
同於泛泛。翌日化麟與先生之弟啟美遂東行。先生
上高陽書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
底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
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丘舊履
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樞
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為行哭于燕市曰諸
君子不生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
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遂菴求為引手。康德涵義
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



吉、何次梗敢望。恨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慙
 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遂菴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
 激于中，稍一幹旋，且有出德涵上者。况兩君子以道
 義臭味之雅，受知于閣下最深，且久。閣下豈無意乎。
 孫公見書，隨具疏爲關門事，欲請入覲，面奏機宜。魏
 忠賢聞之，遠御牀而哭曰：「孫承宗提兵數萬，爲清君
 側，以輩必無噍類矣。」卽馳旨止之。諸公之慘禍，亦氣
 數使然也。○魏給事既死，左公都之追比正嚴。先生
 與鹿太公計議僉都舊爲屯田使者，曾以十三場籽粒
 爲定興開示賴之利。又爲學使者簡拔高等，悉知名
 士，因與鄉民約，凡十三場籽粒地，每畝捐錢一文，便
 可得數十萬緡。與青衿約，各隨心力捐輸，數日之內，
 義湊數百金。張果中王拱極接替馳送，甫至而僉都
 亦薨，杖下矣。時共事醺金者，賈爾霖、蘇湯宇、李衷實、
 陳諤言、李童、胡向化、孔心學等也。一時道路訐傳，宦
 官有指而目之者，曰：「爲左家歛銀若干，衆皆危語勸
 止之。」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老夫固籌之熟矣。
 先生曰：「拚此一路，便無不可爲之事。」今日無不盡心，
 免得異日生悔。

六年丙寅四十三歲。

周景文又逮至其友朱完天相從有北行日譜。

周文選又逮時鹿伯順已從關門入里。周之友朱完天名祖文攜其手書云不肖以迂愚拙直罹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回。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仁兄爲之覆庇。先生云前番已歷情形一切可省。惟訪王涖民一着不意王出都而周公亦擬贖五千。周之貧不減于魏也。完天回江村與鹿太公暨伯順先生熟籌詳計移貸百餘金。又張希皋之八十羅萬象之五十茅元儀三十王永吉二十皆義助也。鹿先生復遺字范質公亦得二百。時完天勞憊劇甚先生令季弟啟美率鹿僕趙順送至京師而周公又斃杖下矣。啟美歸至蘆溝橋河水泛漲居人一夜皆席捲去。啟美幾不免。并日絕食步行泥水中無幾微退悔。事載乙丙紀事。茅公元儀有范陽三烈士咏蓋爲鹿太公正與先生暨張子果中也。

七年丁卯、四十四歲。

奉聖客氏弟光先介所知送名馬一匹、余以家貧、不能具芻菱辭。光先再致養馬之需、以病軀不能騎乘辭。

崇禎元年戊辰、四十五歲。

督學御史舉孝行、得旨建坊。

御史李公名蕃、疏云、爲旌表事。孫某係保定府

容城縣人、甫弱冠、中萬厯庚子科順天鄉試。于三十三年六月內、丁父艱、廬墓旁三年、服闋。三十六年十月內、丁母艱、復廬墓所、不苟葷、不入內、六載如一日、里閭毫無間言。看得本生孝根天植、倫自性敦、弱冠蜚聲、庶幾顯揚無忝。六載廬墓、洵稱明發有懷、堪勵頽風、宜加旌表。奉旨建坊旌表、仍給二丁侍養終身。官紳鄉族欲圖建坊、謂不可。委王命于草莽、先生力止之。

表元義士魏敬益墓。

義士墓在容城縣沙河村。元末歲飢、鄉人鬻田千餘畝于義士、後歲



儒藏

孫夏峰先生年譜

卷上

一一一

熟盡還其田。事聞旌表，里名興讓。其後人家藏有還田卷，先生復表彰，以廣其傳。

二年己巳，四十六歲。

二月三日，長兄崇我公卒。

崇我公抗爽，遇事能剖，有燕趙豪士風。

十月，畿輔聞警，隣邑親友百餘家皆就予北城商避地

計。邑令延予爲城守，因皆入容城。

先生爲遠邇所歸，故聞警卽舉家來

依。先生不得已入容城，衆皆從之。先生所儲終歲之需，十餘日而盡。

茅止生從孫高陽于關門，過余北城。

止生名元儀，歸安人，時爲高陽參贊

軍務。高陽公數向止生有推轂先生之言，止生因來請益。先生曰：「朝野屬目，關門一片地，子文士之雄耳。」所與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也，僅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甯有爲我用者？止生極佩服其言，後贊高陽追祖師一事，嘗自言此可不負先生之教矣。○是年，容城牛光祚、新安劉之躍從學。

三年庚午四十七歲。

鹿伯順里居遣子立雅奏雅望雅姪度雅量雅維雅抱

雅就學江村。

鹿先生家居講學與先生朝夕相聚商學問大旨兩先生之門人皆互相問學

先生故遣子姪皆就受業。

御史黃鶴嶺疏請徵聘。

巡按黃公名宗昌疏略云爲欽奉聖諭事見任太常寺少卿鹿

善繼清心勁骨慷慨有大略向在關門閣部資其籌畫者三年當逆瑞用事之時炙手可熱而善繼爲其鄉人一冷如冰其品可知又容城縣庚子科舉人孫奇逢可與謀大事向地方有事與鹿善繼皆鄉居團聚鄉兵隱然成一重鎮且至孝性成忠義激烈但其人恥于干謁不樂仕進臣在伊鄰邦作令六年未常一見其面倘以徵聘之禮行之定有以得其用奉旨鹿善繼等着與核才酌用先生以病辭。

六月例病不飲食者六日有晉州某以一九服之立愈。



七月、四子博雅生。

四年辛未、四十八歲。

在里門。

建邑前賢劉靜修先生墓祠成。

靜修先生墓在溝市村。舊未有祠。先生與伯順

暨閩縣紳士創成之。靜修無後嗣。且力言於縣令、俾免本村差徭以供祭祀。修築約每歲清明同人掃墓。歲以爲常。

議李希直、張希古二公配饗靜修祠。

告閩學文云、靜修先生生前未有祠、自

國子監丞李希直、仲疏請從祀孔廟。章數上始得旨。許專祠。春秋祭祀。希直實先生之功臣也。希直立身立朝、大有裨於風教。既沒而門人張希古紹烈爲築室于場、告除廩米、廬於墓者三年。乃疏請爲其師建祠。遺文見在、可考也。都御史李侃文集載其兄希直遺事更詳。又刑部尙書江浦張瑄集中有希直祠堂



記、但荒廢既久、基址無存。按其生平精力、全以靜修為依歸。希古又繼師志、為靜修請從祀。章數上、雖未得允、亦許紀錄。兩先生皆是

有功靜修者、合宜置主配饗。

十二月、長孫瀾生。

立雅長子。

五年壬申、四十九歲。

茅止生再過北城。

高陽當關、欲題先生代鹿伯順、令止生來商。先生曰、君與伯順從高陽、君

之才、亦君之志也。余既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死公車、不敢借途求用。

十一月、五子韻雅生。

六年癸酉、五十歲。

在北城。

申社約。

先生王父運判公結文社于寶藏寺、至先生三世矣。課子姪輩暨從學諸友肄業其中、為十約

以勉之、一曰立志、一曰知學、一曰改過、一曰求友、一曰虛己、一曰率真、一曰定操、一曰尚齒、一曰肅儀、一曰固盟。○是年、劉範修師因張文峰維德從學。

七年甲戌、五十一歲。

春、下第。

金伯玉來晤。伯玉名鉉、都門人、爲兵部郎、參宦官張宏

國難。先生爲之立傳。

韓參夫過余論學。參夫名位、宛平布衣、與高景逸、劉念

子南遊序。

三月、視弟啟美於武城官署、刻孝友堂家乘。哀思錄、永

錄、復學本末、詔旌記、草堂蘭譜凡六種、孫愷陽、鹿伯順、茅止生諸公各爲序。

八月同鹿太公謁孔林。

爲邑紳劉允升扶孤。

劉允升任太湖令因無子紳士議擇爾植而立之劉死其從姪某利

其產誣訟爾植爲殺父先生致書縣令直之。

八年乙亥五十二歲。

三月弟啟美自武城告歸。

啟美公爲令不及二載以不善事上官告歸囊橐如洗有

武城治略武城錄言二卷怡怡軒詩數卷。

九月辭王給事保舉。

禮科王名正志河間人保舉先生謂真孝真廉有體有用奉旨取用

先生具呈力辭再奉部文嚴催謂不赴者除革先生曰朝廷以賢者相待而士以不肖自處何罪之有終不往。○先生具辭呈云某學古近迂爲儒趨腐莫知保舉之自見在起送之中奉有檄文促令赴部此國家創開之盛典亦學人希邁之殊恩敢不聞命束裝刻期就道然士各有志仕自有時用才者必不强人



用世者必先度己。此其淺深分量正可於將用未用之際明白剖決。以取進止。蓋國家功令首重制科。士子功名應須甲第。此以下莫敢望焉。雖分符受事。無地不可見長。而在鉅肩鴻有。時易於見短。事不克濟者。是謂辱身。卑不及格焉。未免降志。某鄉薦有年。計借多次。包羞點額。捲土之志益堅。帶病問方。下帷之心難死。張舌猶在。桑硯未穿。豈甘廢業于半途。妄冀收功于末路。此先子彌留相戒之遺訓。亦不肖生平自矢之初心也。况學而不優。惡可言仕。人即知我孰若自知。漆雕之信未能。且辭仕使子羔之質雖美。須用讀書。願依本業而就文場。第按成規以圖進取。亦豈敢任魚鳥之性。以自放於江湖之間哉。

爲孝子李之茂辨誣。

同伯順過孫少師家爲十日留。

高陽縣去容城百里。少

生聚晤。方訂歲一會于高陽。

師數走字。期鹿孫兩先

難死矣。○是年清苑王爾祿率弟爾禧從學。

黃侍御鶴嶺過訪北城。

鶴嶺奉召過保定。期友人潘子美同來訪先生。潘曰。余曾過孫

先生門三重未嘗見片瓦何以容從者乎。黃公曰某昔以此言入告原得之耳聞今幸目覩矣。

九年丙子五十三歲。

在北城。

七月守容城得全。

先生有守容紀略直隸巡撫張其平以守禦薦奉旨取選時加一級用。

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亦以守禦禦薦奉旨取選時加一級用。

七月廿九日定興失守鹿伯順死之余次女嫁靈寶令

楊茂子生員士宏死於井奉旨建坊旌表伯順之

太公暨子化麟攜家入容城幸得全。

巡撫張其平疏略云原任太常

寺少卿鹿善繼千秋正氣一代偉人。

服官數十載功

績茂著及養高林泉惟知修身淑世當人心風鶴之

日遠居鄉村儘可避難本官聞變激烈毅然入城止

以忠義二字倡率士民爲効死勿去之計迨城破正



儒藏

色受刃。以聖賢道義之學爲忠臣義士之舉。生有令德。死著芳名。至如某某及楊士弘之妻孫氏。某氏雖匹夫匹婦之微。而義不共戴。殺身成仁。均之有關風化。應行旌卹。奉旨。鹿善繼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仍建專祠。賜諡。孫氏等該撫按建坊旌表。

與邑令議復祀典卹死事者。

與邑令劉克極書略云。邑

隱居自樂。屢徵不就。卒賜配饗。靜修載在縣誌。不知何時遂失其主。幸遇明公主持名教。宜補此缺典。置主靜修祠中。城頭死事諸人。既有南樓之祭。鄙意以爲守城之人。其飢寒亦當念也。公餉尙存。請動支以完此項。然書生之效義與衙役之趨公。想亦有差別。生員胡堪夫婦同死于井。生員張應熊之女死于城。破挺擊烈氣剛腸。可以光昭汗簡。明公宜給扁旌之。四境之義士烈女。各爲一祠。尤爲盛舉。井邊烈女祠。當此之時。愈有關係。或卽以今日之節烈而附于祠中。是亦前輝後映。彰往勸來之大機括也。孝婦劉文舉之妻張氏。孝子趙廷桂。皆貧人。貧困欲死。聞此時收貯土寇所掠之衣。或各給一二件。以燎其寒。是亦

旌有德之意。

十年丁丑五十四歲。

在北城。

六月六子尙雅生。

九月梓取節錄成。

凡六卷共二十六門。先生自敘略云

女凡有一念一事之幾於理道而得於聞見之真者則急取而錄之也。予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勳勞捍大患也不以書其於農夫婦女一言一動之根於性而中於情則汲汲焉以書非與名公碩輔之略而獨與農夫婦女之勤也。名公碩輔其賢之鉅且衆者也。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農夫婦女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是編也。自癸亥迄今人不問貴賤行不問鉅細一念一事可以興豪傑而範世俗則隨筆書之。問亦有其人素在可憎而偶有可錄尤不敢以惡而棄。



儲藏

其美也。王汝止之言曰：滿街都是聖人。焉知農夫婦
女之所與知與能者，非卽名公碩輔之所不知不能
者乎。

十一年戊寅，五十五歲。

秋，同諸友入五峰山，結茅雙峰，爲避地講習之計。郭扶

明耿是經權等從先生入山受學。

冬，聞警，余兄弟攜家至雙峰，諸友相依而至者數百家。

杜君異越有五峰紀略，茅止生有掃盟餘話序。五峰

州西南九十里，去容城百七十里。漢王興之五子避王莽之亂，隱居于此，世遂名爲五公山。山之下有洪元宮，元儒劉靜修有方外道人留客住，門前墜世倩山進之句。又東南數里，名雙峰村，先生結廬于此，與同人修武備，興文學，干戈擾攘之時，有禮樂絃誦之風。先生兄弟暨一時從入山中者，彙其詩文，曰掃盟。



餘話。茅止生序云。田子春辭騎都尉之命。率宗族鄉
 黨入徐無山中。掃地而盟之。從者五千餘家。乃徐爲
 定婚姻。喪葬之禮。民遂以化。近者丙子之役。容城受
 攻。七晝夜。士坦陵遲。牛羊可上。啟泰再辭徵召。居郭
 外。曳杖入邑。從容指授。萃眾心。爲城。城卒得全。天
 子嘉其功。啟泰以無城而守。幸也。不可以再。力請改
 築。莫之應。戊寅。乃率其宗族鄉黨入雙嶺。及兵入。從
 之者數縣。累數千。百人。多衣冠。禮樂之士。乃所以整
 齊約束之者。一。如子春。不半歲。難平。未及爲移風易
 俗之事。而築險。肄戰之暇。神閒氣整。倡和爲詩歌。夫
 舉世倉皇奔竄。卽傳輦轂而處者。日夕如聞甲馬聲。
 舌不能下。而啟泰能與其徒抑揚。予汝以著其斐然。
 此以制婚姻。喪葬之禮。何有。漢之名卿鉅公。宛轉兵
 戈之中。強者。篡弱者。依草木死。子春處之。若無事然。
 今之強者。以一死自賢。弱者。以能脫一死爲幸。啟泰
 獨恢乎。其不可測也。而從之者。又多豪傑之。上出能
 以定變。入能以樂道。啟泰之遇。較子春不更。多乎。兩
 徵君上。下二千年。皆在燕南趙北。豈偶然哉。吾故題
 之曰掃地。

盟餘話。

冬、南大司馬范質公檄聘贊畫軍務、辭不起。范公景文檄有云、才

識俱合、心跡雙清、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備、爰資囊智、用佐帷籌、先生適在、山中辭不往、復有詩云、東埜林泉、曲徑環烟、波深處、武陵閒、機緣不倩、天孫補生、事惟將活、水溪月掛、雙峰吟、具癖、露凝長夜、酒成斑、何來檄草、侵朝夢、肯令移文、笑北山。

十一月十日、高陽陷、孫少師闔門殉難、有高陽述聞。少師

以元老殉國、一門子死孝、婦死節者二十餘人、忌者尚持異議、先生爲位哭、以詩成、高陽述聞、紀殉難事甚詳。

十二年己卯、五十六歲。

在雙峰。人曰、偕友集竹園、詩云、十年回首幾風塵、此地

人。夢酣書榻、憐余老、劍舞麴壇、愛爾真。鎮日竹園無俗事、柴門分手月光新。



春、自雙峰歸、過百樓、耿氏掃別墅止、余令其子弟受學。
 雙峰去百樓百里、往來便道、耿好訥、好訥與姪權迎
 先生於其家、諸友相依而至者、日漸衆、門人從學日
 益進。

擬爲鹿伯順建祠于定興、殉難處。爲文告同人、略云、惟
 爲理學名儒、死以忠節報國、立誠已盟于爾室、奏績
 隨見於當官、說約一編、點點滴滴、述孔子孟子認真諸種
 源源本本、祖伊周以靜修、養高尚志之心、蹈椒山殺
 身成仁之事、身非守土、甘矢念與城殉、家在城南、獨
 銳意而北向、惟其死生之關、一破遂於君臣之義、了
 然、節盡荒園、碧湛孤臣之血、神飛遙漢、赤傾九廟之
 靈、皇仁特許、以專祠祀、典豈容於久曠、卜期創始、旣
 勞父母公祖之主持、指日告成、尙冀友朋親知之佐
 理、肯堂肯構、行看廟貌之輝煌。
 載經載營、先問同心之踴躍。

十三年庚辰、五十七歲。

在百樓。

人曰詩云百樓逢人曰行年五十七。往事抵掌問酸
流骨孔出田無負郭半終鮮治生術。春官十一上匹
馬歸來疾。自分甘林壑富貴非其質。此行雖勉赴筋
力已全失。幸有清修人所學稱入室。朝夕共嚶鳴何
事不可畢。有兒已成行。長幼頗秩秩。大者知名行小
者亦和吉。兄老興尙酣。弟復工音律。天以娛我老。竊
附民之逸。

春視弟啟美於京師。

二月次孫詮生。望雅長子。

春夏不雨歲大饑人相食饑民嘯聚余與百樓鄉鄰修

備禦。

鹿氏諸孫盡心洗心杜越張果中鹿善治賈三槐陳鉉各攜家相依餘問業者數十人皆環雲

鶴軒書聲相接先生暇則視諸子習射於東圃當嘯聚肆劫之時隣近村落皆焚掠一空百樓獨得安枕。

○是年耿保汝極田儕蘭存芝從學。

秋茅止生過余同登張宏範看花臺遺址。

十四年辛巳五十八歲。

在百樓。

王生洲訪余百樓留十日而別。王公名孫蕃與先生爲

生商推天下事論當世人物俱在夾袋中。明年特授南御史卽參大璫劉元斌罪狀並羅盡時賢薦舉范質公倪鴻寶二十餘人。先生集中載與公往復書甚多。

十五年壬午五十九歲。

在百樓。

十月聞警再入雙峰。



儒藏

孫夏峰先生年譜 卷上

山居與同志約。

一嚴同心、一戒勝氣、一備器具、一肅行止、一儲米豆。

告同志禁樵牧。

同志既避居于此，勢必令人樵牧。或僕

人飲恨，便是我輩之不德也。今與同志約，戒嚴廝役，勿犯此禁。昔庾翼行，守禹山，與衆誓之曰：毋樵採人

所植。此古人先見之

明。我輩當三復斯語。

十一月望日，值警，同人俱集五峰。忽有

火逸，勢已熾。先生爲文祝於山神，旋熄。

十二月，先生六十之辰，門人戚友百餘人，介杜君異

言，稱觴席地藉草，少長秩然。歌詩鼓琴。先生顧而樂

之，頓忘身之在患難也。○坐中有諸壯士，飲盡歡，各

以其長白負。王枝鹿後至，謂先生曰：某長于韜略，某

長于弓矢，某長于刀劍，某長于火器。先生謂王生曰：

子何所長？王生曰：調和諸將，某有微能。先生曰：諸子

偏長，子稱

兼長矣。

十六年癸未六十歲。

在雙峰。

春辭公車路費。

二月五弟啟美卒于雙峰旅舍。

武城公入山中未幾，即

遣病魔。先生輒挑燈對榻裁句以伴之，故勞鬱成病。幾殆。武城公歿之五日，病始蘇，慟不及視含殮。數年後，每見武城公手蹟，詩文淚下如雨。

修山寨告期。

三月二十七日，山中間警甚急，賴同人守禦得全。

先是

入山，令夏鼎相視路徑險阻，郭翼明酌度守禦情形，部署諸同人量才分守。李子靖率其子祁守阨要，自辰至午，鏖戰三時。先生各詩紀之，詳清涼寺對壘紀耿權盡出其粟供同人取給，尤先勞勩。

事平，同人擬各歸里，祭告山神。



儒藏

四月、還百樓舊居。

七月、移江村。

鹿靜觀邀過北海亭、贈以詩、慘澹西山來、百樓重借止。四載歷寒暄、主人情未已。君

家篤世誼、拉我西江里。灑掃北海亭、歡洽濟世美。園丁繼新蔬、日夕佐薪水。兵去室如懸、豈堪爲君累。貧與道相親、太常晰妙指。衰年疎領略、願與君悉此。復有相悅時、清夜月初起。

十月、歸北城、爲弟啟美營葬。

杜君異越誌其墓、先生訂輯其詩文若干卷、爲怡怡

軒遺藁、藏于家。

邑令胡君廷佐、平涼人。聞先生歸、單騎過訪。及先生被徵、嚴催就道。胡爲部郎、向輦下諸大列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我輩、浮沉仕路、使孫公得遂其志。于長林豐草間、是亦聖朝寬大美事。可稱先生知己。

十七年甲申、六十一歲。

春、賊李自成犯京師、攜家復入雙峰。

先生有野哭詩云、至尊挺英資、卓哉



有爲主。繼統十七年。日思起隋竄。無如臣道微。有鼓而無舞。一朝天運摧。剛性不肯俯。惟君死社稷。大義有所取。雖未奏雍熙。綱維天地柱。后。縊女先刃。神欽鬼翼怒。高皇應笑迎。謂不辱祖父。嗟余草莽臣。有泪徒縷縷。名列薦舉間。論勳會。有譜。無力可殺賊。生也竟何補。

四月。僞令馮持李賊檄。迫赴京授官。不赴。

時先生在山中移避新安

水鄉欲漸圖南徙。賊勢方張。所在嘯聚。乘機思掠。忽從山中傳一僞檄。水鄉亦傳一僞檄。至欵列多端。首嚴把棍擄掠。羣小聞之。斂跡。迄賊過。竟無敢犯者。事後知先生仲子奏雅與耿子權所爲也。不動聲色。而地方得借以安。先生嘗爲同人言之。○先是。茅止生考黃巢始末曰。非考黃巢。考李自成也。先生服其先見。

五月。爲

大清順治元年。自水鄉歸北城。遂病瘡瘍。

八月三孫潛生。立雅次子。

九月巡按柳公以地方人才薦奉

旨送內院吏部啟請擢用令有司敦促就道以病辭。柳名寅東。

先生呈云某中明朝庚子科舉人迄今四十五載行年六十一歲然三十年來病胃痼疾每犯輒旬日不食坐致筆硯荒蕪耳目昏聩適復新病瘡瘍纏綿不脫親友交憐其危苦某亦自厭其餘生不意啟薦所屬猥及庸陋愚昧固自感知殘喘實難就道且其狼狽顛頓之形皆明公所目覩而非耳聞者也伏乞俯鑒衰困據實轉申則新朝德意當事陶成某卽伏枕敢忘銜結。

十月避瘟疫攜家三臺寓梁桂林春暉堂會諸友於靜

修書院有渡江賦辨歲暮復歸里。邱文莊濬謂靜修

朱之亡竟以此阻從祀先生曰渡江賦哀之也時李完一李允繩崔承一李鄴蕃諸子嘗講習于書院。

二年乙酉六十二歲。

在北城。清苑高薦馨鑄新安魏蓮陸一鰲李晉亨知新雄縣馬習仲之馴容城孫備九鳳立從學。

三月劉玉孺司馬遵旨舉知奉

旨送內院考試以病再辭。劉名餘佑順天宛平人。

薛祭酒行屋以讓賢薦具以病辭。薛名所蘊孟縣人疏稱國學爲教胄之司

傳經育才厥職甚重苟非其人鮮克勝任元用許衡吳澄輩爲祭酒一代文教媲美古昔有由然也今勦業之初卽選滿漢子弟絃誦澤宮作人之化度越往代而以南臣謏陋濫竽司成心竊愧之訪得保定府容城縣舉人孫奇逢以庚子賢書隱居教授四十餘年學深稽古志切希賢澹薄甯靜絕意仕進遠邇之士聞風矜式特下弓旌徵聘出山以長成均師道立而善人多其庶幾乎。

三年丙戌六十三歲。



儲藏

三月移居新安、寓薛錦軒別墅、額其齋曰雲宿舍。是年

生田園俱供采地、遂驅車入新安。先生身無長物、到處自適、屢經烽火、聞警便行。嘗云、古人有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言人信不及、以余觀之、少不爲貧賤所困、老不爲貧賤所棄。今而後、但求不負此貧賤耳。

門人高薦馨、王五修、孫備九請余錄問答語自此始。先生

與鹿先生力任斯道、嘗云、伯順以一人而兼直諒多聞之益、自鹿先生歿後、日與及門反覆發明、皆言奉教于江村、吾友者。如江村所云、五經四書、只一句話、可以了當。千聖萬賢、俱是發明此理、只一箇隨時隨事、體認天理、則五經四書、皆我註腳、還有甚不了當處。然此理包天地、貫古今、歷從來多少帝王賢聖、發揮不盡。卻一一全備于我之一身。故曰、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有不能領會處、試默默向自身上體驗、便自了當。

問鹿先生談柄多拈象山、陽明、念菴語、三先生之旨趣、自無不同、而周程、張、朱之旨趣、豈遂有異乎。先生



曰三先生近裏着已純是提醒昏夢、搜掠肺肝、直接
 孟氏之傳。須知從古聖賢都從立身行己處取齊、微
 有異同、自不必論。如周程、張朱、本同也、而細論之、特
 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戶耳。如朱陸、本不同也、而朱子
 自謂南渡以後、八字着脚、真實理會、惟我與子靜二
 人、後世學者、實修不講、專較語言文字、此正不學之
 過。從今後、只理會其同、不必究晰其異、乃是真切、爲
 己之學。○是年、都門金仲遠鏡、新安王五修之徵、仇
 異渥憲稷從學。

四年丁亥、六十四歲。

在新安。

新安令王孟山、家楨下車之日、卽謁於雲宿舍。

時仍執贄稱弟子。

邑有十老社、月一會、令子弟行酒、余仲兄亦與焉。

端陽日、張

于度與相我公至新安、先生集諸老爲尙齒之會。長
 于先生者、仇繼軒八十有一、羅好軒八十、相我公六

十九、仇馥聞六十八、薛錦軒六十七、楊懷秋六十六。
少於先生者、魏明楨六十一、張于度、劉元樸、王翼明
皆甫六十也。

五月、訂高陽孫文正公年譜成。文正公舊有譜、稿未及授梓、而遺失殘缺。仲孫

之藻求先生補輯、訂成二卷。

纂輯理學宗傳。先生舊與鹿先生搜錄諸儒語錄甚多、書帙浩繁、經兵火散佚不全。至是高鏐

王之徵、陳鉉與先生季子博雅手爲抄錄、皆先生幾經評閱。嘗云：諸儒學問皆有深造自得之處、故其生平各能了當的一件大事。雖其間同異紛紜、辨論未已、我輩只宜平心探討、各取其長、不必代他人爭是非、求勝負也。一有爭是非、求勝負之心、卻於前人不相干涉、便是己私、便屬浮氣。烏能近裏着己真切了當自己性命。此病關係殊不小。

五年戊子六十五歲。

在新安。

春、修新安縣志。

先生爲義例十則，謂節婦義夫非蓋棺

不得爲祖父過爲溢美，採訪不得以喜怒而加妍媸，立傳勿以不羈而掩大節，名宦須造福於地方，鄉賢務有裨於風俗，矢公矢慎，勿濫。

勿遺。與高鏐纂修，逾三月始成。

秋、雲宿舍爲淫雨所壞，高侍御暨諸門人爲余築雙柳

居，在學宮東。

先生同諸子誦讀於學宮，顏乃來有聯

道，文不在茲乎。○是年安肅于杜若鴻漸，謝彝甫、皇錫、清宛、王譽之延襄從學。

冬、爲鄔廣文孝徵歸櫬。

新安學博鄔萃楚、石首人，與先

楚路阻，不得聞訃。先生致書楚學使王天錫，資之北來。高侍御似斗資其歸，時有以路梗難之者。孔彰曰：侯路無拾遺，先子無歸櫬之日矣。與老僕挽柩而行。先生壯之，竟抵石首。



十二月四孫淳生。望雅次子。

六年己丑六十六歲。

在新安。

選陸放翁詩手題云劍南高曠超逸名之曰放誠自爲寫照其甘貧愛閒慕隱喜幽更有當于

老懷也。至其生平大節都在聲韻字句之外讀垂老示兒詩是豈可以詩人目之。

春夏之交水鄉萑苻將作亂歸北城。

十月仲兄相我公卒襄葬事。

相我公柔善有執族黨無問言彌留時神氣安閒一

語不稍亂年七十一。先生爲次其年譜。○先生南徙辭墓詩云竹馬肩隨近古稀白頭心事更依依。荆花落盡難歸樹日斷天空一雁飛。

十一月十日告墓攜家南徙留長子立雅守祠墓。至祁

州刁非有掃別墅止予遣奏雅韻雅率族黨親友南



行。先生南徙，族黨門人相從者數十家，里族依戀不忍別至，有追送一二百里者。沿途人爭挽留，儼然花外小車景況也。○非有名包博學勵節，為左忠毅公所選士。先生與之講論甚多。

同李符夢謁橫渠張子祠。張子曾宦祁，故有祠。陽明門

人徐曰仁亦宦祁，與張子同祀焉。符夢名艾蘭，有志

銘為入門功夫。西銘為學之本體，所謂無內外，無小

大，一以貫之。符夢聞言有省。未幾而歿，先生惜之。日譜自出門始。先生自敘略云：自丙戌後，故園不可居，

戒故園益不可一日居。思卜築河朔，漸圖渡河，渡江，

為幼子就婚茅氏地。行塢薛君於共城，林盧兩山中，

各為廬舍待余。玉孺劉君復為計，即次之安。予始於

己丑仲冬至祁州，刁非有孝廉下榻挽留，遂令奏雅，

韻雅先行相視。明年春仲，奏雅自洪水來迎，遂南發。

來此五閱月，千里之山川人物，或得之耳聞，或得之

目睹，已大半在吾意中矣。予束髮論交，以友朋為性

命。今海內故人淪落殆盡，是譜也。自出門相與之人

有倡和、有郵寄、有答問、又因而有所聞節義之事與
志行之人、皆譜之、爲磨礪省躬之助。○是年、易州盧
兆堂執贄
於祁州。

孫夏峰先生年譜卷上終

校記

①「臣罪當誅」至「欺我也」一段文意不屬，疑衍。《四庫全書》本《兼濟堂文集》卷一一孫奇逢傳無此段。

②添：據文意，當作「忝」。

③朝野屬日：疑有誤，或「日」字當作「者」。《四庫全書》本《兼濟堂文集》卷二孫奇逢傳作「朝野所倚重者」。



藏 儒

孫夏峰先生年譜卷下

畿輔叢書

順治七年庚寅六十七歲。

二月自祁州南發望雅姪量雅攜家從留博雅尙雅奉

其母在祁。

時王之徵同博雅留祁徒步送先生不覺三百餘里至廣平聞其母追尋始歸先生

贈以詩曰塵沙眯目透重裘借爾衝風興未休識得友朋真趣味便知陳蔡也非憂○先生途次藁城晤

毛晴嵐三光磁州晤張湛虛鏡心肥鄉晤賀宣三應旌

四月抵淇縣之西崗奏雅韻雅先同族黨親友在此。

五月來蘇門同三無老人讀易於聞嘯樓。三無老人李

縣人精於易先生著讀易大旨自此始

七月移入共城顏其室曰留雲舍。廳事題柱云半畝亭臺唯種月一家生計

只依雲。

十二月奏雅博雅奉其母至。

是年新城王申之餘佑定興馬構斯爾楹成安李含生之藻王王乘元鑣新安李性甫體天李仁甫合天李信甫明天安邑馬振公允錫馬宜公載錫從學。勵學文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晏安積成暴棄時爲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己立身日用之功惟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逆端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卽豪傑矩行法言士聊失足成凡民賦性原同因習而遠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枯亡我者何事鷄鳴而起急追尋舜跖分者何途但求放心要在責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業學詩學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飲食之際



儒藏

樂趣何窮。仰望
同人告教小子。

八年辛卯六十八歲。

在輝縣。

先生語餘佑諸子曰：余五十年始識一貧字，正

賴有同志者實履其境而深咀其味。昔伯順嘗云：我於貧字未嘗身試之，所稱無詔無怨，終是虛談。今我輩以貧賤之身，值流離憂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者屢矣。對妻子似難快心，對同志應無慚色。此字不明，終非真實學問。大家不講明，終非力砥流俗之意也。餘佑因名其齋曰共飢。又曰：味爽不顯，千古治心之學。達而在上者，著落在平章協和；窮而在下者，著落在修身求志。既窮忠難者，著落在空乏憂虞。舜說諸人不閑，歷山版築深咀艱難之味，烏能兼善天下？空乏時不顯，與協和時不顯，總是一樣戒慎恐懼，以提醒此心耳。

四月十九日，繼室楊氏卒於其城旅舍。

楊孺人撫非己

無間言。前後六人各不見其爲異母也。前配槐孺人有母年老，孺人迎養於家，事之如母。里黨賢之。先生

終身貧旅，不事家人產，嘗以一布囊貯米，經年不能滿，孺人絕無慍色。

六月，葬室人馬王笋，贈夏峰地寄厝。

是年，安邑景乾禎應熊汲縣孟二青瑤暨雄縣王生洲子一廉從學。

九年壬辰六十九歲。

春，衛河使馬王笋以夏峰田廬見贈，爲諸子躬耕之地。

先令韻雅督治。

王笋名光裕，山西安邑人。

謂諸子姪曰：汝等學稼，吾慮汝不明習此事而小視之也。舜耕歷山，尹耕有莘，亮耕南陽，此是何等勦業。孔子於樊遲，乃鄙而小之，此中道理甚活，正不相悖。當舜、尹躬耕時，渾身備禮義信之用，故能成舜、尹事業。孔子大道爲公，正欲偕及門共興東周，納斯世於鑿井耕田，家給人足，豈區區以百畝之不治爲憂哉。今日寄居蘇門，不耕無以爲養，且無以置吾躬也。不有畊者，無以佐讀者，况負薪挂角，古入何嘗不兼盡。



儒藏

於一身。吾老矣，此躬不力，望汝等並耕不怠。○謂族黨戚舊日汝等千里之外，既偕余來，復偕余止，各分田數畝，以共余耕。年之豐歉，有無共之。我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願各去私心，勿負閒氣。各有父子兄弟，夫妻各安本分，生活吾之，心勿負閒氣。汝望汝大家聽信，且轉以告吾鄉之，附居此者。

十月移居夏峰。

雪時聞疎籬做席，樸陋無文。客至時常。

乏酒自奉安，必有葦旁人竊笑而竊憐。病叟心安而意欣，幸諸孺子長幼成羣。誦詩讀書，膏續香焚長枕，大被至性氤氲。兄弟而兼師友，眠食起居隨意適形，而不覺其紛紜。各為忍慟於其母，故念其父而彌殷。此一榻也，莫嗟落莫，莫厭荒涼，不愧乎一室之中，便可以策千古之勲。

順天巡按御史陳淠水舉山林隱逸奉

旨著耆撫按起送來京。

陳名棐河南光州人。復寓書令賴

辭云：衰病腐儒，謬辱大疏齒及奉旨起送，顧某何人邀此異數。然承國士相遇，不敢不披衷以陳。某五



十餘年老賢書未嘗就一官跡似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於才儻不自揣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歸區區不足惜不重爲明公知人之誚乎年逾七十終老烟霞得藏一日之拙正所以報明公千載之知遇也

十年癸巳七十歲。

春有十老社月一會於百泉

蘇門社題辭衛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靈而聚地

以人聚益靈吾黨數人地分四省偶來借間於此遂爾託契於心或素嗜烟霞而鴻冥不下或身經仕路而鶴性難馴或冷署優游而默探乎學旨或寒窗攻苦而久澹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具有脫塵之想一觴一咏聊適此日之性情斯地斯人永作千秋之盛事古○人豈難並駕我輩猛自交修非敢素餐用申盟好○會約四則一定交一崇儉一受善一忘已○文載集中

正月長曾孫用柔生

子。瀾長

三月、保定太守胡蒼恆兩次催檄至、具書辭。以巡按御史陳薦奉

旨起送故也。

四月、讀朱子晚年定論。先生手書曰、晦翁六十歲後、因

講論文義、於日用全欠檢點、深省痛懲。此是晦翁天資醕篤、真切用力、自覺自證。他人看不透、信不及、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以故於子靜、陽明之說、紛紛抵牾、忘其爲效忠之良友、謬以爲豎敵之讐人。聖道大公、而學人自私、以爲尊晦翁、乃不尊其所悟者、而偏尊其所悔者、晦翁不有餘恫乎。不能窺古人之藩籬、徒爲古人爭是非。此最是學人大病。問朱陸同異、先生曰、鵝湖之會、人皆咎其不同。余謂道一而已矣、不同同宜求同、所謂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未至於同、萬不可強不同、以爲同。由求不同、於游夏、游夏不同、於顏閔。點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我則異於是不同、何病。皆足入道。使當日弟兄、友朋之際、不求心之安、強爲說之同、是扶同。



也。先儒實地用功，不徇情面。子靜之言曰：「建安亦無
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晦翁之言曰：「南渡以來，八
字着脚，真實理會，惟某與子靜而已。」見二

賢克己之學，偶爾辨論，不合，正不足病也。
憶三君詩序云：「三君者，謂無錫高景逸、關中馮少墟、
吉水鄒南皋也。」三先生於神廟時聚講，京師偶觸其
遺事，悵然恨昔日之未獲一見也。因追憶之，以志企
慕。○憶昔神廟間，海內推三老，都門設講堂，福清爲
王道時、彥蔚如雲，日夕資探討。我時游京師，攝衣欲
往造友，人偶有見，尋師當自考。未幾三老去，我亦竟
潦倒。今逾三十年，海內鮮盟好。後輩律前輩，方悔見
未蚤。初疑賢才生天地，實浩浩。曾閱與由賜接踵入
懷抱，誰知竟不然。真人非易保，卓哉三君子。立身如
日杲，言爲世羽儀。披對塵心掃，古人異代交。猶思薦
蘋藻，我雖覲面違。私淑豈草草。

十月、讀羅念菴集。

手書云：「念菴陽明之功臣，龍谿之益
友也。」陽明良知之說，本之孟子，子不慮
而知，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
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

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此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一覺之頃爲實際也念菴曰不然陽明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蓋以一端之發見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念菴集中多以此立論故曰陽明之功臣龍谿之益友也

六孫溥生奏雅長子

十一年甲午七十一歲。

二月赴磁州張湛虛之約。

張名鏡心潛心易學者有年期爲洛社之會先生過之留

月餘張公有子十年不得見父矣其姪亦失歡於其父擯不得見者三年先生爲之調劑俱父子如初南和自函三謂先生曰學問從源頭上理會併理字也無先生曰人生而靜以上雖不容說然理卻是天之所與至其下手工夫須隨時隨事體認天理



四月、過東昌、訪張達元。

張名鳳翔、萬厯間、與涇陽景逸、少墟、南皋、諸公講習頗久、歸田

後、數走字期、過百泉、先生至磁、因攜理學宗傳就正焉。張諄諄於姚江、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不能無疑。先生曰、古人立言、意各有在、一人之言也、而前後不同。孔子與及門論仁、論孝、論行、豈能一一同乎。夷尹、惠皆聖、微、箕、比、干、皆仁、有程、朱、不可無陸、王、遵程、朱者、是欲因程、朱、以見尼、山、遵陸、王、以見尼、山、四子俱非盡境界也。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此聖學實境界。達元深然之。復出所著書八種、令先生爲之箋訂而別。

七月、歸過湯陰、南城、均、避貴客、爲礮所震、耳遂聾。

先生此行

有遊譜、張達元序云、昔陳太邱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於時太史奏稱、真人東行、天人相感、自古志之矣。容城孫啟泰先生、前朝公車、不赴。清朝徵辟、不起。蓋龍德而隱者也。甲午夏四月、自蘇門訪余于東門、人馬構斯、季子孫君孚扶侍以行。所過與人臣言忠、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悌。

望者以爲高潔不可及而卽之甚恭而溫油油然有萬物一體滿街聖人之意先生之學學於天怡然與造物同遊故遠邇爭迎致之非人之所能爲也遊譜有言春秋以天自處二百四十年此天二千四百年此天二萬四千年此天此是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統體本領故高尙有其事天其事也以爲事也先生事在峻極之天故志尙甚高非以高尙爲事也先生體認天理處處見之晝爲宵得則隨筆疾書問形歌咏自家居以至之衛之齊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天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而天極常止其所而不動人知先生之行不知先生之止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周天自行太極自止動中有靜未可岐視譜中固嘗言之太邱風誼似先生而學問遜先生遠矣是年太康耿太炤燿耿亦夔帝德肥鄉李元善貞吉從學

七孫沐生尙雅長子

十二年乙未七十二歲



春集晦菴文鈔。

先生題云宗傳舊選朱子止取晚年友

得許多同異。余惟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樁事。正不妨並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朱陸始焉不合。繼焉漸合。終焉相合之語。俱列於冊。見友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並不知朱。必以爲到底不合。至舉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獎之。此與朱陸何涉。遙足以明己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一己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問晦翁陽明之學。先生曰。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際。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歿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詞章繁興。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陽明之功也。然陽明歿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

十二月王天錫重刻鹿伯順四書說約於楚索序。先生略

云鹿子說約久已梓行其旨蓋取子輿氏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出非約不能博約原自博具非博不能約是義也孔子固嘗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位育一歸于慎獨迨至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一廷授受執中而已矣不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一越其宗卽爲畔道卽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說約之旨耳今天錫復刻此編於楚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說最相合符余謂由陽明而子靜而周程張朱豈有不符者哉由周程張朱而顏曾思孟以溯之孔子豈有不符者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侯後聖亦豈有不符者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卽合亦離也切願學者因伯順之說而觀伯順之行余自丁酉夢仙順至丙子殉義之年蓋四十載深知其爲渾成虧齊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



十三年丙申七十三歲。

字觀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
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
先生語諸子曰。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
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
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
大德之敦化也。我輩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
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
尹。惠不同。微箕比干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
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方見冶鑄之手。

九月題夏峰草堂曰兼山堂。

友人問卦之變也。乾可變

十四卦。遞相變。以至於無窮。其不變之義安在。先生
曰。有立於卦之先者。太極是也。二氣五行相推相盪。
天人理欲互消互長。而太極終古自如。善變者。陰變
而爲陽。化小人爲君子。不善變者。陽變而爲陰。化君
子爲小人。艮背無咎。無妄可貞。此易之所以教也。以
兼山名堂。意有取於斯。○三無道人聯云。兩山相兼。

土之藏水之潤風之散日之暄氣至化行總是無聲
無臭一背自止趾之動腓之隨身之安輔之序事因
時起依然何慮何思

十月一日移先位於兼山堂之西。先生手書家祭儀注

心未定祭薦缺疎。邇卽次稍安移先位于斯堂庶朝
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酌立儀注願身
先之。○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
○朔望焚香拜。○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
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令子孫供執事。○凡佳辰令
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忌辰設食拜子孫素食
不宜享客。○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吉慶事
卜期設祭。○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
獻。○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凡祭婦人另
行禮各如儀。○先生復手錄先儒時祭祀先諸則揭
之於壁與子孫反復發明至所書儀注以身爲教卽
疾病未嘗少廢每遇兩先人諱辰猶齋戒不與讌坐
色慘淚零終身如一日也。



為槐慶堂歸櫬

槐名公徵槐孺人從弟魏縣廣文卒於任貧不能歸櫬先生糾同人助之三喪

立雅欲歸故園破屋殘田思為料理先生曰我正欲汝去料理跟尋祖宗舊業竭力修築耕耘守而無失但恐汝力薄骨脆不能承任抑知昊天上帝為生人一大主人翁乎日月星辰則主伯亞旅也山河大地則田廬臺池也元會運世乃所以永遠為業堯舜禹一中授受乃傳祖業之人姬公仰而思之孔子終日不食則清理祖業思為子孫萬世貽謀之計顏之克復曾之忠恕思之戒懼孟之仁義皆謹守先業不至荒墜周之太極程之定性又從荒墜中而得其不絕之緒子靜宇宙吾分內陽明六經皆冊籍皆祖宗舊簿也而恍惚遇之其間身版築之勞躬耕鑿之力者隨時隨地未嘗乏人然零星曲隅未覩大全猶以溝澮而侈言溟渤邱垤而高談華岱耳屋破矣田殘矣而廣居安宅萬古常新自開闢來火不能焚水不能溺家家有此祖業家家不能料理一任頽敗荒蕪絕立業之人天負人耶人負天耶汝能料理及此方是肖子

皆得

歸。

是年、武陟杭行

麓世拯從學。

十四年丁酉、七十四歲。

在夏峰。

三月、渡黃河。至杞、主孟調之家。楊方伯聞之、欲晤、先生不入城而返。

七月、尙兒淦孫入輝邑庠。先生自此入籍。寄

八月、鉅鹿楊猶龍過訪。時殷伯巖、申孚孟俱集兼山堂。

猶龍名思聖、慕先生久、在杞不得晤、故來訪於夏峰。時先生有畿輔中州人物考、楊留心常世人物、與之參訂殊多。伯巖名岳、鷄澤人。孚孟名涵、光、廣平人。節愍公冢子。俱問學於先生。

九月、八孫浴生。尙雅次子。

十一月九孫溶生。奏雅次子。

十二月中州人物考成。

自敘云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豪長者同時而我聞我

之不能取善于鄉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則尚論于古又可知也。尚友古人可或靳歟。殘年山居無所事事偶於素聞素見者得百餘人均之爲人物耳或以理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抒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謂也此五者途轍雖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信仁勇嚴甯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武著稱抱道於身未用於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敘列入科而以隱逸終焉。

是年新安楊乾行行健新鄉郭駢臣迂熙郭駿臣遇熙大興李奕倩滋大梁黃載公載從學。



十五年戊戌七十五歲。

在夏峰。

先生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
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無容繫也。未來茫如
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
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
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二月。畿輔人物考成。其規模次第。一準中州考之例。

三月。葬張于度於夏峰北原。爲作傳。先生誄以文。略曰。

從余入山入水五十年。未嘗或離。左。魏之難。履虎尾。
涉春冰。烈士之名滿天下。卒歸老于蘇門。高蹈遠隱。
志士不忘在溝壑。其庶幾乎。

七月。輯兩大案錄。先生自序略曰。兩案錄者。一錄從來
創業之君若臣。一錄從來中興之君



若臣。蓋千古之英雄豪傑，經世宰物，莫有外焉者。故錄之也。或曰：主聖臣忠，不必盡在創業。與中興何獨錄此？曰：此原不可與守成者同日論也。不階尺土，不籍一民，赤手而混一海內，此誠難矣。噓旣燼之灰，尋已墜之緒，疎迹而恢大業，亦豈易言。然中興者，又視創業之規模，小大元氣厚薄，以爲後起者之綿促。漢高以匹夫而有天下，東漢節義之盛，超軼前代。昭烈猶能以偏安一隅，繫漢九鼎。此古事之可見者。蓋天原不輕生一大有爲之人，經幾屯蒙晦塞，戕夷殺戮，之慘。始生一人焉，以底定之。而一時之雲龍風虎，其濟時艱者，無一非承帝心之簡在，而此一入之與衆人，猶不知費幾許心力，歷幾多死生，而始成此永清之烈。以仰答天心，亦艱矣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若以易心承之，鮮有不顛隳者。人徒見功之易，民乃若謂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且疑天之私昵英雄，豈知陰陽消長，氣機感召，有數存焉。卽天之私昵英雄，豈知於人乎？兩案之人，不能盡舉，舉其著者，亦有我見爲著，而人見爲平。人見爲平，而我見爲著者，各從所見而已矣。

九月題餓夫墓。餓夫姓彭名之燦字了凡。蠡縣諸生。甲

士爲授粟夷然不屑。有延之訓子者不往。竟坐死於

冬。王申之率同人魏蓮陸等葺余西山舊廬爲雙峰書

院。易州陽崇岱書於石以記

是年陽武王君佐際三原武張天章燦然新鄉郭熙侯治化從學。

十六年己亥七十六歲。

在夏峰。示諸子曰。鄒子東廓嘗語同志曰。除卻自欺便

萬賢。真切做工夫。只要慎獨。慎獨者。正慎其毋自欺者也。古來自欺者。莫過鄉愿。故聖門痛斥之。眾皆悅之。欺人也。自以爲是。欺己也。欺愈工。而斲吾真也。益甚。自非獨勘。獨證。戒懼提醒。終無自慊之路。爾輩誘染未深。天機用事。宜早致審於欺慊之介。尙其勉之。夙夜勿忘。



三月、四書近指成。先生自序曰、或問、學何爲也哉。曰、學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鳥能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操功卻在日用飲食之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元公曰、聖希天、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假年學易、而以不息法天、行在春秋、以天自處、卽魯論二十篇、大之言仁、言德、細之日用飲食、名色雖殊、要之文章皆性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至誠配天、同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學殆所稱盡人、以合天、則人也。而實天者乎。魯論所載、無言不可會通、然其教之所重、而本之所匯、則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修道而教。孟子得之、而集義養氣、以塞天地、皆所謂一以貫萬者耳。不能得其一者、讀書破萬卷、究於自己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矻矻、終老無聞。余嘗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不能滿其分

量。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卽如清任和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皆古聖人也。微箕比干，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仁焉。支分派別之中，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必不能一者，是其端與我異者耳，非本天之學也。夫子嘗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曰：「我知言。」魯論二十篇，無一言不傳聖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千餘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其高，履聖人之地而忘其厚，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大也。劉靜修著有四書精要，惜久失傳。鹿忠節說約一編，刻畫生動。余耄矣，偶讀論語，復識數言於其首，標曰：「近指以告吾黨士之共讀論語。」者，亦以示不可求之於遠且難之意。

寄西華左令貴治。自逆闖肆虐，有蹈東海而不爲之臣，且恥與之同姓。理寒石壑和者，世所稱魯仲連後一人也。僕素未識其人，其風尙可廉頑立懦。聞其家有老母，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夕。有子爲高節，不能庇其母，此固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也。僕訪其詩文零落，尤甚惜之。足下維持風教，使寒石之精神常在天地間，而表章之功亦與之俱永矣。



雲南盧頌蓼貧老不能歸里余言之僑寓諸紳修養老

之禮。

盧曾爲衛廣文年九十餘無妻子先生倡養老之舉時王蓼航爲具棺郭公望每歲爲授衣。

諸子立會孟城月兩會文每會問先儒學術異同或禮

制祠祀錢穀之事使自爲條議以質之。

是年易州田治埏廼畝安肅趙炎杞縣劉莒石始菖從學始菖爲文烈公冢孫以文烈公集乞序武城王國鼎舊師事啟美今爲汲丞復從先生學。

十七年庚子七十七歲。

在夏峰。

友人問執中之傳肇自虞廷子思子又加一庸字豈以中之意有未盡乎曰中元虛茫無把握

庸平常確有持循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傳者中而意即庸也非有二也故德曰庸德言曰庸言只此一庸而聰明識解之士多消熬不過不跳於異端則廢於半途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庸莫庸於子

臣弟友而盡分難庸莫庸於喜怒哀樂而中節難識庸則識中矣。○又曰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證聖世人莫之信也。夫聖也而能離此日用飲食乎哉。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子日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於此日用飲食而無慙便可俟千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也而忽諸。

二月次曾孫用霖生。瀾次子。

三月考蘇門遺事。

先生自序略曰事何云遺也。萬歷庚辰以前輝有志百泉有志事何以遺。

庚辰以來將歷三世道之升降政之因革與人才之消長孰爲綱之紀之經之緯之而使之以不遺乎。辛酉孝廉王遵道嘗搜邑之大利病藥成帙以告邑令陳必謙。冀其見諸行事爲永利賴之圖。願莫之違惜身殞沒而子孫零落其所言何事竟不可考。浸尋至今日輝人輝事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余雖衰病偶有觸於見聞者有往蹟則有記無蹟而文獻可徵者則有考。至勢不可支時不可失則有議記與考之類。風教



攸關而議則民命所繫語雖不文意不敢苟。間有三子代予成之者。二三子之意。一予之意也。八十年来咏歌蘇山蘇水者碑碣爛焉。然有德之言與有言之言亦自有辨。其去取當與眾共之。

九月十孫漢生。博雅長子。

十月書孝友堂家規。先生謂諸子曰。邇來士大夫絕不旋踵而壞名灾己辱身喪家。不知家規當先以身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慙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慙德。此是羲皇世界。孝友為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值君臣之變。周公值兄弟之變。雖各無慙德。然飲泣自傷。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嫩以慈孝遺後人。子孫世守勿替。是在爾曹勉之。友人問陽明教旨。先生曰。人有性有情有才。當渾然未發時。無才之可見。併無情之可言。祇有一至善而已。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發也。則情生焉。雖未見才。而有善有惡。便非渾然之體。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既動矣。而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善之情無盡。惡之

情亦無盡、必須吾炯然不昧之良以辨晰之。故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既知善必爲善、既知惡必去惡、善惡情之發露而爲善去惡、則才之效靈也。故曰爲善去惡是格物。物格正己而物正者也。是學問之終事。格至事物而窮其理、是學問之始事。

是年、灤州趙寬、夫御衆、盧龍韓子新、鼎業王伯生、垣密縣錢升、塔佳選、光州陳向敏、宿州王有年、永康安州陳涉、從學。

十八年辛丑、七十八歲。

在夏峰。

先生謂一鰲、廼畝曰、子夏、子張同是聖門高弟、一言可與、一不可拒、一言尊嘉、矜容。蓋二賢各得

聖人之一體、一是學、毋友不如己者、一是學汎愛衆而親仁、各成其是非有二也。是

元日、輯聖學錄成。

先生自序云、三代以後、有治統而無道統、即道統

於是乎歸之儒。韓子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周、孔、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周程張朱乃所以傳孔孟者也。遞及于明薛子瑄陳子憲章王子守仁其最著已如鄒守益羅洪先顧憲成馮從吾皆醕儒。溯其源淵蓋緣二祖列宗心學之密直接一中之傳真以身行道於天下者也。世遠言湮懼其久而或晦凡闢於道統者輯爲一帙名爲聖學錄使列聖之精神炳如日星後之學者知諸儒之興起由作君作師者之鈞陶其所繫豈淺鮮哉。尼山之纂修憲章爲大程朱之傳註表彰爲先某衰年寡識敢曰表章前聖然賴天之靈苟安邱壑一日不死一日不敢謂無事。自辛丑元日焚香手錄共得若干首求附臆測以俟後之君子考衷焉。

二月戴嚴華寓書問學

嚴華名明說滄州人。先生答書略云來書以閑邪存誠相質略

盡其愚夫誠合下渾然不存自存天之事也。閑邪存誠以人復天誠之者事大易閑邪以存誠卽所謂去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去一分天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矣。得力處自在閑邪。孔子之改過從義顏子之不貳不遷曾子之戒欺求慊子思之不疚無惡孟子之集義慊心總之一閑邪而已。其着落在

庸德庸言其功夫在學問思辨德成之後博而化善世而不伐未成之先不知幾多困勉由愧悔而憤發鼓風雷之益見天地之心立地便能超凡入聖堯舜湯文孔顏思孟迄周程諸大儒總是一箇功夫天地古今一誠流貫原無封畛無悖違只有一邪以障之舉足成迷骨肉相殘矣閑之熟外邪自不能攻內邪自不得起成性存存仍噓天地古今於太和一氣之中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三月約遊嵩山至孟縣而返

韓鼎業來迎先生爲嵩洛之遊於三月朔出門子望

雅博雅孫詮從由新鄉會日於郭公望家至獲嘉拜賀景瞻先生祠搜其遺集數種過覃懷諸友爭延留皆令其子若孫追隨有以襁褓至者曰異日成人曾於兒時見孫先生也孟縣有隱士喬騰鳳先生過訪其家薛行塢留下榻於翕園復約同遊嗣以事阻不及往惟遣兩子以謝侯於嵩者有望嵩詩云嵩嶽依稀百里間殘年臨路歎艱關不才自顧非間道坐廢中途只等閒有嵩遊日記

四月衛河督水田華石檄郡縣諸生會於百泉書院就

余講學、余辭之。田名本沛。

五月、甯國吳生訪余夏峰、集諸友於孟城、爲講習之會。每月以十六日爲期、同人遠邇畢至。先生會語有云、吾黨能自好、稍有執持者、皆其有意見者也。不知意見二字、最害事、勝氣凌物、是己非人、學者第一要治此病。不能破除、畢竟是一自賢、自知之人而已矣。安望其入德而聞道哉。舜之舍己、舍此意見也。孔之母意、毋此意見也。顏之克己、克此意見也。意見各不同、雖有淺深理欲、總之執而不化。果能破除、心虛無物、物來自能順應。我輩吃緊功夫、全在於此。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爾等默默自省、勿欺、勿諱、時時刻刻、全力破除此件。此是真實爲己學問、外不必多講、以忤口說。

七月、三曾孫用桓生。潛長子。

十月、成述祖德詩。詩云、維我始祖、肇自興州。文皇召徒、各卜一疇。賈氏之莊、爲世首邱。代乏



聞人桑土綢繆。遷居北城。曾祖庇麻。邁跡我祖。始衍箕裘。締造維艱。敢忘前修。○於維我祖。人號佛兒。霜寒質行。面背無岐。年近知命。始薦棘闈。十年作吏。冰雪自持。宦雖不達。人信無欺。子孫曾元。繁衍維祺。祖德惟馨。令譽永垂。○於維我考。是謂克家。兄弟異乳。門內多譁。考心用傷。動忍彌加。前承後啟。矢志何涯。色養北堂。獨力孔嘉。豪士悲歌。野老桑麻。彥方君實。攜手同車。○於維季父。訥訥古人。不達世務。不入俗塵。寧固寧儉。獨守其真。與物無競。返朴還淳。下董生幃。守原憲貧。我從問業。不墮迷津。司鐸鄴下。教澤猶新。○惟我伯兄。賦性磊落。人所牽纏。片言領略。雖值家乏。意忘寂寞。杯酒浩歌。情有餘綽。保安鄉曲。輯強扶弱。居荆軻里。奉劉琨約。兄也實師。父命從學。○惟我仲兄。賦性中和。易履道坦坦。蕭條高寄。義激於中。瑞禍不避。悍使之馴。貴不敢媚。得飲酒情。晰涉世義。長而有述。老學更遂。庶幾有聞。以醒爲醉。○祖爲廉吏。弟能繼之。考有懿德。弟能宣之。爲人爲子。庶其無虧。朋友切切。兄弟怡怡。武學七載。不怕鬼窺。武城年餘。不慮人嗤。無百畝田。有萬首詩。

是年河內郭世昌、顧琮、沈大中、
盧龍張嵩崑、延津李鼎新從學。

十一月十一日孫湛生。尙雅三子。

康熙元年壬寅七十九歲。

在夏峰。

正月、書經近指成。先生自序略云：蔡子九峰之言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然心何以得也？靜言思之，曰：惟一敬。夫敬，德之聚也。惟敬始能凝聚此理于心，而無所放逸。倘或不敬，則心君縱恣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將於何處求道法？更於何處覓治法乎？堯舜禹以精一執中相授受，非敬而何以精？何以一？精處便是敬。敬之不息，而無所以雜之者，卽爲一。一則中矣。商湯、周武之建極，舍敬而中於何建？極於何建哉？不獨湯武，皋、夔、伊、傅、周召諸大臣，明良合德，臣主同心，其所合所同者，無一不本於敬。以敬德而祈天命，顧民若慎，五刑肅六師，



儒藏



有功夫。明道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不能自己體貼。終與我無干。又云：道在日用飲食，謂日用飲食之合乎天則者，是道，非日用飲食即道也。合乎天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處。由戶皆由道也。飲食皆至味也。明道正於此體貼。

是年，汲縣任含真宅心。李合符中節從學。

二年癸卯，八十歲。

在夏峰。

秉燭吟云：客裏逢人日，草堂一題詩。題詩識夙昔，非以耽文辭。五十謝公車，八旬坐書帷。白頭

竟如斯，辜負垂髫時。因思衛武公，耄年何所窺。獨此嗜學心，相見有循持。人莫不飲食，其味鮮能知。人莫不由戶，由道者其誰。合則一切合，離則一切離。非可冒昧承，冒認祇自欺。乾坤原易簡，陰陽自偶奇。時物任行生，俯仰夫何疑。古來賢達人，別是一鬚眉。秉燭光幾何，勉勉有前師。

識吾說，示諸子。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惚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

識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忤於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愧、不忤也。而謂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無惡於志者、何在、充焉而無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所好焉爾。

八月、河南提學使孔公刻余四書近指於大梁。

孔名允樾。

先生謂御眾諸子曰、素貧賤、行乎貧賤、此是我輩今日第一緊要語。聖人不去非道之貧賤、況今日乃道中之貧賤乎。第貧賤實有不堪之憂、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俱不必言。至拂亂所爲、英雄豪傑、幾不能自主。此而不移也。誠難矣。然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卻在此時。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孟子曰、貧賤不能



移。此是聖賢豪傑的底本。

學問不長進多。因己不肯舍人不能容。不肯舍己便自護己。己一護內實多欲。何以容人。不能容人便自責人。人一責藏身不恕。其誰與我。積漸而往。文過飾非。皆自護己一念生。嫉賢忌能。皆自責人一念生。舍己之盡者為至聖。克己之當舍者為大賢。不能舍則自用而已矣。妄人而已矣。實能容之為樂育。勉而容之為含忍。不能容則褊衷而已矣。冥行而已矣。諸君今日既有志向學。靜言思之。果無勝心否。果為人留餘地否。不能也。不能而日思所以能之。如疾痛之在身。務求克治。則護己責人之私便無地。可以自容。此共學第一吃緊事。勿徒作口頭語也。

太原傅青主山過夏峰。為其母貞耄君求誌墓。先生重其人。隨手書與之。是年輝縣劉震之鴻聲。大興鄧其可傳。涿州張叔大興泰。淮安吳嵩三珊從學。

三年甲辰八十一歲。

二月、聞濟上事、余具呈當事、北行。順治元年、曾奉旨、
人在廷、諸臣各舉所知、先生故有甲申大難錄一編、
濟甯州收李為授梓、至是、嚴野史之禁、有老蠹見編、
內有野史氏字、以為此奇貨、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
此信初傳、聞者皆為變色、先生正在水部座上、問之、
飲食談笑自若、曰、天下事只論有愧無愧、不論有禍
無禍、八十一歲老人、得此已足矣、遂投呈當事、自請
赴部、適滄州陳子石奉勅來問學、辨晰疑義、猶手為
批答、同人皆詫其迂、奉勅曰、學術所關甚大、余固知
先生不以此介念也。
迄登車、尚問難不已。

三月、至中途、聞簡原書、特為表忠、毫無觸忌、釋濟守歸、
余遂返。先生初北上時、李滋同仲子奏雅、仲孫詮、姪
傳濟甯守將復任、奏雅遂
迎先生從大甯鋪旋車。
先生途中語諸子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
我心無主、古來忠臣義士、孝子悌弟、只是能自作主



張無事不宜生事有事不
 宜避事學者正在此着力
 至衛源遇曹子顧學士曰張于度在乙丙間同先生
 周旋左魏之難今于度死應必有張氏子姓從先生
 左右者時于度之叔于度之
 子皆從行子顧爲之稱快
 答同人慰問云當此之時誰敢自謂無過所恃者此
 心無疾禍患死生聽之而已借鬼神之神同人之庇
 幸不罹于法網實出望外從此當閉戶修省以答神
 人之休默之一字原聖人微妙處其默足容此是何
 等功力何等境地願與
 諸同人精思而實體之

輝令知予歸復聞之督撫諸公豫督劉疑之余復北上

大難錄進呈已經翻譯並無他故吏兵刑三部俱已
 覆奏得旨豫督劉堅促赴部先生曰此鬼神令我
 展先人墓也復驅車就道四月初自衛源北發范陽
 耿子亮振采來執贄值先生已出門追至宜溝遂于
 車中
 問業

五月抵里門展墓。因念戚友門人奔走道途有古人急難之義。余以聾聵支離飲食講習若無與於己者。殊有愧於同人也。兩番從余者甚多。而始終周旋則高薦馨、魏蓮陸、李鄴番、馬構斯子孫則博雅韻雅暨詮。廿八日至保定。魏一鰲、高鎬率同人迎於大鷄店。先生長女在郡。賈焯然其外孫也。留郡城者四日。朔三日抵北城舊廬。展祠墓畢。稍憩卽北發。

次涿州。聞大司寇高公似斗已致書劉督。事遂寢。因旋

車歸北城。

寄高似斗詩。廿年踪跡隔龍門。魂夢依然雙柳軒。顧我蹢躅蘭譜燦。得公推解雪堂

溫。祥刑棘靜陽春滿。拯難風高古道存。聞說有堂開綠野。遙瞻紫氣映山村。

里門無事。戚友日相過從。余衰病不能續舊遊。自定興

涿州歸、僅兩至新安。

六月、爲韻雅立嗣、命名浩。

寄魏石生豕宰書云、嘗讀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之言、以其知己之難也。至於感恩、亦有未可易言者。其坐享曲徙之福、與身膺焦爛之禍、雖其中有幸、有不幸、而謂能忘情焉、必非人也。司馬子長以絕代之才、常歎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遂至虧體辱親、抱千古之恨。如祁奚往見於范宣、倬節陳說於竇霍、其間有關一人之身、有關黨人之禍、拯溺救焚之心、亦云苦矣。而叔向未有感恩之辭、孟博竟無報德之語、豈古人心之所寓、非近今所能窺耶。某之不類、不足方古人萬一、且素未侍左右、通殷勤於大君子之前也。而先生出其調劑、撲烈熖於未燃、障崩流於未潰、始終愛護、較之奚與彪而泯其聲色、較之向與滂而全其身名、此段至德、求之史冊中、亦且難其人。感恩知己、兩念並切、某亦且忘於無言矣。

七月望日、修祀事。

合宗族老幼八十餘人、祠祭畢、各詣墓薦麻穀。祭畢、祠中享胙、昭穆坐、修



敦睦之義。

十二月、里門族黨觴余北地、戚友門人畢至。十四日、先

先生在里門、諸友質問、各標見解、先生曰、我輩論前
人要虛心平氣、毫不得以愛憎參之。大凡前人建一
事、立一言、不知費多少苦心、而事始成、言始立。我輩
即有一得之見、欲效忠告於前人、此中正不得太認
真、過負氣、徒快一時之口談也。學問之道、表暴處多
則闕、修處少。與人言、須看其能承受與否、不得強聒
以失言。此熱心人之病。余耄矣、

尙不能除、偶有所觸、拈以志警。
是年、容城孫鼎甫立勳、李吉占瑞徵、李公傑、昌宗、李
鳳生、發長、易州崔魯望、若泰、田界埏、廼理、清苑劉公
理、統蒲州高蓋臣、侃、新安管公式、有度、楊亨子、爾嘉、
楊湛子、爾淑、管振聲、嗣音、周御、五維、翰、陳憲、五、大廷、
杜孟南、
郊從學。

四年乙巳、八十二歲。



在里門。先生語同人曰：「陷於習俗，溺於聞見，俛俛然自以爲是矣。然要領未挈，如舟無舵，安能涉風濤之險而免傾覆之患乎？」大聖大賢固各有要領，如明道以體認天理爲要領，陽明以致良知爲要領。良知即天理，致即體認工夫，總是實有諸己之謂。不滯見聞，而見聞莫非天理，良知之用不離習俗，而習俗總歸天理，良知之真，人水不溺，入火不焚。纔是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

新城王濟美方穀容
城劉重華鼎新從學。

正月，尙雅自夏峰至，致蘇門諸友屬望之意。在里門者

爲余築舊廬相留。容城諸友聞先生有返轅蘇門之
醴金置產留之。先生辭以書云：「僕聞之，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十五年輕去其鄉，展墓疎違，真有愧于古人。
雖當出門祭告，別有祇承先人之意，然以情理論之，
在家較在外，其義自長。諸親知之，惓惓相留者，其成
我也至矣。僕即不佞，甯忘斯雅。已與同人從長計策，
暫作南北之遊，徐圖終老之計。兩地之骨肉，兩地之

聲氣庶不至睽隔耳。忽聞台下出單，醜分以謀恆產，此舉則萬萬不可。乙丙後，大家皆貧，無有餘，何以補不足？且僕自束髮時，聞先人訓誡，承良友提攜，辭受取予，頗不敢苟義利之辨。聞之已熟，望急收前單。君子愛人以德，惟原鑒區區之誠也。幸甚。

二月，過滄州，戴嚴、犖具輿馬，令季子王綏及其友陳遇堯來迎，下榻於定園。浹旬，復歸北城。韻雅從。先生初

州抵蘇門，族黨各含悽相留。先生以祠墓動念，遂仍歸里門。

滄州從學者戴嚴、犖，明說率其子王綏、王絜、孫晏暨陳遇堯、趙時泰、孫揚陞、劉重慶。

三月，自里門南發。

先生十六日出門，杜君異集諸友李昌宗、家各以所見相質。先生隨人指引，夜分忘倦。先生曰：「余八十二歲，人念同人依戀之意，約一歲一度北來，竊不欲以衰老自阻。諸友應念病叟求益之懷，能自勵於別後。」

庶不至闕然於臨歧也。有詩云：老年仍去國，臨路意何窮。大道無南北，吾徒渾異同。酒斟燕市月，帆掛衛河風。非作隨陽者，年年伴塞鴻。

四月至成安，留王玉乘家。

留成安月餘，諸友興起者甚衆，從學者邯鄲徐夢松、成安趙應文暨子廷燦、閻廷儒、弟廷秀、唐文龍、王特簡。

五月再抵夏峰。

諸友聞先生至，日來省視。先生曰：學人要日日有憤焉，求進之意，方免於墮落。一有悠忽，便成苟安。雖於日用飲食之間，倫常事物之際，未見有缺德敗行之處，然不見其進，便是退。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學如不及，日日憂德不修，義不徙，而不善不能改也。我輩可苟安而不思此，一憤乎，願我同人共勗之。

六月十二孫濂生。

尙雅四子。



儒藏

十一月、張仲誠以書論學。答書略云、手教謂學以學此

能挾其要、與鄙意正相脗合。干聖萬賢、總不外是。豈獨四子、卽六經之義、焉能出其範圍。諸儒或小德之、川流、或大德之、敦化、亦豈能外於此哉。僕謂陽明接聞、知之、統爲後學、闢一生面、大破帖括口耳之習。學者果能見其確然、不可擬議、當下承當、則自致其良知、卽自信其本心、庶天之所與我者、不至因循半途、廢棄一簣、操之在我、窮達何分。時爲平仲、晉卿、則卽爲平仲、晉卿之事。時爲靜修、則卽爲靜修之事。時之爲平仲、晉卿、之事。時爲靜修、則卽爲靜修之事。時之所遇者、在天、而我之所學者、本天、而不違乎時。此處師友之夾助、自不可少。空谷窮山、何幸來有道之礪勉。僕策燈燭、末光嘗以不學、便老而衰、自奮、便鴻望有以教我。也。○又答書云、手教疊疊千百言、不傍人口吻、至知行合一之說、高明重行字、此尤對學者口耳涉獵之病。僕昔與張東昌屢辨之、伊時亦持臺意、東昌反覆言之、大旨謂知行並進、庶不觭於一偏。卽如時習、當屬之行、而知固在其中。到悅時、則無知行之可分矣。不行、固算不得知、不知、將貿貿然行之乎。如適邦畿者、須先計其路向、酌其資費、勿畏難、自阻。



必期至於邦畿而後已。去之之時，到之之後，將屬之知乎。將屬之行乎。此陽明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言也。陽明子接聞知之統，僕私心自信，不敢求他人共信之。不意鹿江村之後，再得同心。至判朱、王爲二，不欲持兩可之說，足見自信其心。僕昔與吾友持之甚力，迄讀晚年定論，暨其全書，而後知晦翁之學非後學可輕議。涇陽顧子論之，頗得其當耳。○仲誠名沐，上蔡人。令內黃，復遣二子燭、熾來贄。是年，新鄉尙威如重，鄆陵梁以道廷援馬千秋、王餘厚、延津申宣國從學。

五年丙午，八十三歲。

在夏峰。有會。學無究竟，功無定程。身與境會，其性自靈。魚躍水落山青。非行仁義，仁義無形。履道常坦，靜坐獨醒。鳶飛

二月，過內黃。先是，邑令張仲誠因余有北歸之約，遂迎至內黃。迄至而肢體困憊，復歸夏峰。往返計月餘，王

壘耿極暨韻雅從。

仲誠與紳士講學於明倫堂。請先生登講。先生辭不往。仲誠復率僚屬紳士就於行館。先生曰。昔朱子講於白鹿洞。象山適至。發明義利之辨。至今服膺其說。今日使君不爲紫陽某。亦不爲象山。因舉夫子學而時習一語。反覆諄切言之。謂子臣弟友之道。俱在現前。不可須臾離。吾人無時不在道中。則無時不當在習中。一部論語。句句皆時習之功。其爲人也。孝弟便是在孝弟上時習。不可巧言令色。便是在言色上時習。三省吾身。便是在爲人交友師傳上時習。道千乘之國。便是在敬信節愛使民上時習。以至無友不如己過。則勿憚改。何處非時習之地。但人不能立志耳。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從心不踰矩。只滿的志字分量。然義利之介。最微。聲色貨利之私。中人最細。纔爲所誘。便是志之不立。急須照察克治。不使一毫私僞存於其中。始得。孔子生平不輕加人。以賊字而獨以鄉愿爲德之賊者。以其忠信廉潔皆出於僞也。時時照察。時時克治。務去其欺而求其慊。方能日用。倫常不離於道耳。故願學聖人者。當自立志始。

八月五曾孫用梓生。子。瀾三

九月睢州湯孔伯來問學。孔伯名斌。先生爲遜菴說贈

獨立不懼。遜世無悶。夫獨立者。獨守其道而已矣。苟世路荊榛。斯文淪晦。獨立誠難。誰能不懼。遜世誠難。誰能無悶。懼生悶。悶還滋懼。彼荏中弱植者。滅沒矣。卽矯亢以犯難。行非獨立之謂也。奚當於遜之義哉。遜雖以潛爲義。然與退相反。非龍德不能潛。卽於田於淵。於天總之。此龍德也。亦視其時何如耳。以退爲進。則老氏之術。君子不貴也。夫子終身行。終身藏。藏可以必之。於己而行。則聽之於天。君子能違時乎哉。孔伯告歸。口占送之。師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燈燭光。空山自寂寞。舉世逐鷄群。子也雲中鶴。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託。相視在無言。鳶魚自飛躍。偕登邵子窩。空中觀樓閣。月窟與天根。開闢而啟籥。欲別不忍別。後晤有夙約。歸當過內黃。咫尺卽濂洛。

十月張仲誠刻理學宗傳於內黃。命湯孔伯與博雅校



訂。宗傳刻未完。仲誠去官。衛輝太守程念伊竣其事。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歛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可岐視。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攜。時證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沒。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先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邇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遺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



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喆。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宏之世。風俗篤醕。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卽博卽約。卽知卽行。蓋仲尼沒至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顧端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唐隋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尙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真修之悟。其悟皆修。真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炫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抵極也。此編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

是年、山東張汝霖、山西常大忠、上蔡王志旦從學。

六年丁未、八十四歲。

在夏峰。

先生偶書云、夜來卧醒、明月照窗、忽憶孟子夜

又不覺躍然喜也。夫何以懼也。懼其以人而淪於禽

獸也。慙負天地汚辱父母、甯無懼乎。又何以喜也。喜

違禽獸、復轉而爲人也。性吾自盡、命吾自立、甯無喜

乎。夜氣二字、真是起死回生一粒金丹也。孟子真有

功於聖門哉。孟子自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余思之、

浩然之氣、固夜氣之所積也。存存不息、是義集而氣自

書如是、極之而造次顛沛、無不如是。是義集而氣自

充、氣充而行、自慊將見剛大之氣、復歸於徑寸之舍、

正月、訂家禮酌成。

先生自序云、家禮酌者何。酌夫貴賤

爲各家自行之禮、合之爲眾家共由之禮。此其所以

酌也。不驚夫婦之愚、不傷渾樸之舊、如其必不可行、



必不能行者，則亦不必酌矣。竊自有儀禮以來，學士大夫之家，相傳爲鼎彝寶玩之而不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已心厭其繁，故多方以補救之。而後世之靡也，滋甚。常思之，孔子與子夏論禮，曰：「繪事後素。」則其所先者，禮從厚出，卽三千三百不足盡太素之體。所謂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爲萬殊者，此耳。先聖先儒定禮，無非教人以敦厚之意。今之四禮雖云廢弛，然天下無不冠不婚不喪不祭之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但願行禮者，隨分自盡，而不濟其忠厚之初可也。近甯陵呂氏有四禮疑一書，其簡易有先進之遺，間嘗竊取其義。夫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更有望於後之君子。

正月六日，曾孫用樟生。子。淳長。

二月，陳子石再過夏峰。

奉勅兩自滄州千里來問學。先生嘉其篤志，臨歸謂之曰：「論本

體只是性善，論功夫只是慎獨。善兼天下古今以爲量，獨合隱微見顯以爲功。奉勅因請額其齋曰：「慎先。」

生復爲之說以貽之。

三月程來儀病中介友正弟子禮。西華程來儀名起鳳、

忽病劇介御眾代爲納贊。先生嘉其志而傷其年爲作傳。

十一月新安崔王堦來問學。

王堦名蔚林。每歲過夏峰、

子既有嗜於陽明。要得陽明與程朱相劑爲用之意。而非有抵牾也。得其相劑之意。則宗傳中諸儒無一而不供吾之用。五味調而成羹。八音諧而成樂。四時備而成歲。智廉勇藝文之以禮樂而始爲成人。故川流敦化。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能滙其源。則所觸之一節皆全體也。存此一說。便欲廢彼一說。有春而可廢秋冬乎。有甘而可廢辛酸乎。此必不得之數也。孔孟之用。用在萬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言用耳。拘曲之士。不能用於一身。不能行於家庭。猶居然自命千古耶。楊晉菴之言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窮則獨善其身。有多少力量在。路無旁蹊。理惟一貫。第爲之而已矣。



七年戊申、八十五歲。

在夏峰。盧龍韓子厚、坤業從學。先生嘉其孝，有詩贈之。

趙憲清以其子庚介寬夫來贊。庚問：未嘗學問，入門從何用功？先生反覆以孝弟勸之，謂堯舜不外於孝弟。仁義禮智樂之實，統歸於事親從兄。協天則帝，不過爲唐虞之孝子；孔子垂教萬世，亦不過爲春秋之孝子。孟子陳王道明聖學，鄙管晏闕楊墨，那一事離了孝弟？能見得孩提稍長之真面目，堯舜孔孟之真是矣。面目在是矣。

二月、七曾孫用模生。潛次子。

三月、敘鹿江村年譜。鹿先生門人陳鉉始纂創年譜，先生爲序，命長子立雅、杜子越搜其遺事續成之。

四月、張仲誠自上蔡來，內黃諸門人續至，留十餘日而

別。

偶會詩云、理惟仍舊、毫無異氣、卻因時未有常。畫餅已完、難入口、剪花雖豔、不聞香。經綸到手、爲指點、變理、隨心、自主張。運米搬柴、皆妙道、尙餘何事、費商量。○示同人詩云、學問要從躬上得、文辭璀璨、總浮塵。年來疎漏、堪憐我老、去空談、恐誤人。萬紫千紅、渾是舊、單枝獨葉、漫誇新。洗心藏到無言處、此箇工夫、誰真認。

四月、八曾孫用榦生。詮次

是年、山陰沈甘來、徽州方馥、滄州李玉鉉、獲嘉王柔、新鄉段廷琯、孫積緒、張琰、張璘、郭景暉、劉若武、杜晉卿從學。

八年己酉、八十六歲。

在夏峰。元日有述、不談仙術、不談禪、遇事只爭一着先。地步放寬着、腳穩欲尋樂處、但隨緣。○東風育



備藏

物人不知、動地驚天、未足奇。尼父
功夫、惟默識、至今底蘊、未能窺。

是年、自春徂冬、讀易、再訂讀易大旨。

先生初與三無老人、讀易於聞嘯樓、

嗣後集諸家之說、手書讀易大旨、至是幾易其稿矣。

五月、詔舉山林隱逸、輝邑謬以博兒應、有辭郡縣諸公

書。

與郡守程念伊書略云、頃聞輝縣奉採訪山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某父子聞之、惶悚無地。某

今年八十有六、畊鑿灑掃、皆兒孫身自爲之。豚兒博雅在某左右、居家則任書記瑣屑之事、出門則代僕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遂成廢棄。今明公何所聞而欲使濫膺大典、不獨有辱知人之明、而某以耄廢之年、失所倚賴、明公向宜相成以德也。

六月、舉元孫、同人贈五世一堂詩文集成卷。

臘之日、爲先生

誕辰、遠邇同人畢至稱觴。客甫入座、長孫瀾適抱其孫自容城來、先生喜加七箸。眾皆以爲快。



先生與寬夫以道升階書云入道之器朴實聰明固各有說聰明者雖曰躲閃然知其不可躲閃則會得容易其得力不更捷乎顏子聰明天授而以如愚出之故能潛心而醞釀翁聚處不肯少動彼有聰明而躲閃者乃不聰不明者耳嘗思世界如急流石火全憑幾箇至誠聖人運轉其中一起一伏通靈皇以來是一箇人是一箇心中間雖有屯厄元氣環流上生百世下生百世其在一身如呼吸有消息生死有消息四時有消息日夜有消息而惟此至誠一念無有夾襍故無止息也天之清地之一日之升月之恆山之峙水之流皆一誠焉耳不誠則乾坤熄矣誠以事父則爲孝子不孝便是無父誠以事君則爲忠臣不忠便是無君聾者不聞鐘鼓盲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故曰不誠無物則誠身誠意合于聖萬賢發揮此誠字不盡願與吾黨士共勉之王心齋曰天下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中庸之誠身身吾之身也大學之誠意意吾之意也有何費力而難於誠哉

聖學以性爲宗、能盡性、便能以一性納古今民物胎
卵氣化之性、而我性不覺其大。又能於我不覩不聞、
喜怒哀樂中、見民物憂喜榮瘁生死之狀、種種顯見、
無有隔處。故聖人上生百世、下生百世、祖述堯舜、是
孔子上生百世也。堯舜之心、至今在、是堯舜下生百
世也。千古聖人隨緣出世、過去的、聖賢卽是未來的、
聖賢禹湯文武卽是孔顏過去、關閻濂洛卽是顏曾、
思、閔復來。聖人精英在世、廻環今古之間、總之、了當
此一箇性字、不盡。若云性有盡時、則乾坤熄矣。萬古
此性、萬古此人。叔季之世、未嘗化爲鬼魅也、彼視晚
近爲難化者、非但薄待斯世
之人、亦復辜負己性不小。
語含真、合符云、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程
門宗旨也。卽濂溪無欲故靜之旨也。嘗思之、喜怒哀
樂未發、卽不覩不聞之體也。看未發前氣象、是教人
下戒懼功夫、不是作一段虛光景玩弄。莫看此語太
微妙、人人有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未發時、中何嘗不
在。中者、性也、中固鮮能、人豈有無性者哉。看未發前
氣象、正是戒懼慎獨功夫、在勿忘
勿助之間。此程門之所以多賢也。



密令李松友嘗以書問學先生答云扎中不見功而獨見過依中庸而惟恐下達此段用心之密即慎獨誠意之學與今之所奉功過格者相去不啻天壤矣況行之二十三年本性自當發露形迹自當渾合臺扎猶拳拳不釋抑亦有所未安耶蓋人生局不論顯晦年不論強弱天皆賦畀以全美之性以一念真實心流通於天地間施於家者以此施於政者亦以此但於統宗處理會即外物之搖亂正屬磨鍊而本性之體自如就今日為政一邑不獨大夫之賢士之仁皆我所事之友之任觸一民一物一草一木皆我性分中所有事總本此惻隱至誠一念所感動至瑣屑棘手之處即至中至庸之理寓焉欄柄在我隨感而應久之自當渾合回思當日逐事逐念考察祇屬入門階級操修堅苦耳以之拔本塞源尚須理會頭腦

六月九曾孫用柱生。子。涓次

十月十曾孫用枏生。子。潤四

是年密縣李希文鄭有四新鄉郭晉熙從學。

九年庚戌八十七歲。

在夏峰。

先生語學者曰：古人往矣，而讀其書，誦其言，其息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到得光輝發越時，則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矣。豈復有晦冥之日耶？獨怪今之爲人，食息起居與古人無異，而奄奄待盡，安望其起頭用力？要夫中夜間警，堅卧不起，定力兩者，兼之，庶爲實學。有此一段生氣，便是大而化之，路頭。○又曰：張子以變化氣質爲學，此便是知所用力者也。柴愚參魯，師辟由嘑，皆氣質之稊也。而柴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悝之難，子曰：「柴也來。」參日省，有三承一貫之傳。子張前有輝而後有光，子路無宿諾，喜聞過，是皆能變化氣質而有所得力者也。我輩第清夜省察，此身之受病何在，而急求變化，則一日之用，力便當有一日之得。力所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其斯之謂與？得後，循環無端，新新不已。聖學與天同運，修後悟，悟後修，循環無端，新新不已。聖學與天同運。

者以
此。

是年自春徂夏再訂書經近指。

二月湯孔伯再過夏峰。

連孔伯留兼山堂者浹旬先生語

舜之參贊天地人可得而見也。孔子之參贊人便難見。孔子之參贊在萬世及門士已早知其賢於堯舜。然卻自尋常日用一言一動中見之。如師冕見瞽瞍。是贊天地之缺。知孔子之參贊則知人人有參贊堯舜。可爲孔子之心。至如今在。明道天理二字。自己體貼出來。此便是贊天地處。○又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之於陽貨。孟子之於王驪。皆遠小人。不惡而子。何等渾然。孟子便不免有痕跡。此孔孟所以不同也。顏曾皆傳道之人。曾點漆雕開皆見大意之人。而顏子喟然一歎。與曾子之唯亦微有不同。孔子之全體大用。顏子之喟然一歎。已全領之。所謂發夫子之蘊者。此也。故先儒云。顏淵沒而孔子之道未盡傳。點也。沂水春風之對。與知爾何以之問。一若了不相涉。



者。然無用之川其用乃大。夫子老安少懷之志被此言從無意中道出故不覺喟然與之較之悅開又自不同矣。孔顏兩喟然有多少神情在。令千載下凡有耳者莫不聞其喟然之聲。學孔顏者須從兩喟然處會其神情方見孔顏生氣至今在。

十一曾孫用楷生。潛三子。

五月蔚州魏環溪寓書論學。環溪嘗以書問學是年居母憂先生與書曰聞之先

正云讀禮之時凡事可廢獨不廢朋友講習蓋講習正讀禮事也。羅文恭亦以爲然。從來真儒碩士多奮起於讀禮之時此時孺慕念切真性用事故學專而力定。

馬玉笋又令其二子禹錫九錫納贄。

九月李松友刻余格物說家禮酌。松友名居易東阿人。令密縣以不得越境

受學頻以書質至是遙拜稱弟子。



萊蕪呂原水、源介寬。夫同過夏峰受學。先生語之曰：「須先淡其安飽之心，方可言學。」孔子稱顏回好學，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自謂好學，曰：「疏水曲肱，樂在其。」中。孔顏一生只得力一窮字。鹿江村云：「貧卽是道。」又云：「窮字擡舉人，知言哉。」原水聞而躍然曰：「終身佩服受用不盡矣。」

寬天問箕子不死爲傳道也，豈逆知有武王來訪乎？曰：「箕子一日不死，殷家一日不亡。比干之死，雖比干之事，箕子視之卽己之事也。微子去之，雖微子之事，箕子視之亦卽己之事也。總之以天自處，武王之遇合不遇合，皆無容心焉。」故曰：「商周之際，道在箕子。」

十月，魏蓮陸三過夏峰，睽念衰遲，未忍言別，爲掃一茅

以居之。

一茅在兼山堂東偏，一鰲病不耐俗。先生曰：「聖人之教爲愚夫愚婦之共由，賢人之教乃

高人志士所獨契。請看師見見一章，便是聖人萬物一體胸襟。位育天地全體學者，須進此一層方是。大名熊洛敘九疇年七十餘，讀先生答問宗傳諸書，深有會於心。以病不能來，夏峰對耿極所藏讀易像

拜之、稱弟子、以書問難。有學言錄一卷、迄歿後、先生序之。

薛儀甫鳳祚、自益都再視先生於夏峰、年七十餘矣、攜其所著、歷學會通二千餘葉來質。先生曰：「夫子之性與天道、夫子之文章也。不明於吾之性、烏知所謂性與天道？不明天道、不明於日用之文章、又烏知所謂性與天道哉？」鄉黨一篇、夫子之飲食起居也、是即夫子之性命流行也。余嘗謂讀古人書、在從何處領會、無不可直證源源本本。蓋道惟一、二則岐。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惟一故無不貫、全在聖人身上泛應曲當。俗學不能一、禪學元學不能貫。名家法家不必言矣。

滄州劉興秀、新鄉郭承休、郭景腸、郭琰、段四知、楊泰徵、劉季樸、輝縣王鄴、王邵、朱藝從學。

十一月十二、曾孫用棟生。浩長子。

十年辛亥、八十八歲

按先生自敘譜至庚戌止、是年以後俱係門人從日譜中考入。

在夏峰。

先生語諸子云、無極而太極、無而未嘗無也。太極本
無極、有而未嘗有也。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
嘗無、是真無也。故陽明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
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直造先天
未畫、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合
於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
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子之所以爲真見也。所以
能發聖人之蘊。彼滯於有而耽於無者、胥失之矣。
兼山堂示諸同人孩提之、不學不慮、卽聖人之不思
不勉、但要識得不學慮如何、是不思勉。日用之共覩
共聞、卽道體之、不覩不聞、但要識得共覩聞如何、是
不覩聞。聖人一生功力、全在此處用、非一識得便了
事也。盡人以合天、誠之者、生安卻靠不得。大人
不覩赤子、不知有多少存養在。君子道不可離、不知
戒懼在。多少。
先生手書示諸門人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
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



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
易而已。惟其簡易、故愈充實而愈有光輝。至誠無息、
無息此也。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焉、至此也。故
人皆可以爲堯舜塗之人、可以爲禹。及其知之、一也。
及其成功、一也。謂同此簡易也。牛過堂下、孺子入井、
其惻隱與仁者之惻隱、豈有兩惻隱哉。或謂此之惻
隱、遂可爲日月之至乎。日、日、月、月之至、是子張子夏一
流從用、功得來。日至、月至、只是不純。此之惻隱、是偶
觸而露、見人性之皆善、非關學力。古人於同處、
不同處、各要理會明白。方不爲無端之言。所惑。
聖人之道、感應而已矣。故曰：無可無不可。夫不可、
豈有定形哉。有感而應、因天因地、因人。豈容一毫已、
意於其間。總之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從古諸大聖人、
不獨禹之行水、爲行所無事、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
誅、伊尹之放太甲、箕子之陳洪範、周公之束征、時至
事起、總謂之行所無事。千載下駭爲非常者、與動容
周旋中禮、不作岐觀也。不能行所無事、非怕事、則喜
事。怕事者、勢必廢事。喜事者、勢必生事。所謂天下本
無事、庸人擾之耳。生事之、非無事、人易知也。廢事之、
託言無事、人未易知也。真能行所無事者、處則爲真



儒出則爲名世。是之謂天德。是之爲王道。非孔孟之流。卻不能識認。

七月先生有疾。十三之夜。先生偶感火症。溺不通。不粒。

每日晨起。始罷入祠。拜揖。遇兩親諱日。暨分至諸祭。猶令子孫扶掖。跪拜。當病劇時。宣城施愚山。閩章迂。

道來訪。先生猶對榻問談說。

沈繹堂荃來訪。先生於榻上見之。繹堂自請下榻。言

及充實之美。光輝之大。繹堂躍然以充名其齋。先生

爲記。略曰。實矣。然後可充。無實何充。能充則實者益

實矣。孔聖一生其所云時習發憤忘食。忘憂而忘老

者。皆充之之功也。而光輝發越。卽在其充之之中。人

不可見己。亦莫知。千百載後。無一人一事不在孔聖

人光輝發越之中。凡所爲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老

之安。少之懷。友之信。皆孔聖之輝光也。不獨孔子四

配十哲。兩廡充有偏全。故光有大小。要皆從實中來。

充實可爲也。而光輝不可爲也。可爲者。下學也。不可

爲者。上達也。孔子何有於我。是吾憂也。終身一下學而已矣。終身一充實而已矣。

蔚州魏環極在里、聞先生病劇、以先生身繫斯文、禱於孔庭。

十一年壬子、八十九歲。

在夏峰。

崔玉堦將赴都、過視先生曰、學問之事、最怕偏見、尤忌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拗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善乎明道之言曰、新法之成、大家激成、吾輩亦當分過。此段心腸、此段言語、稍有偏見、勝心便不肯說。此便是大賢處。鹿江村嘗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聚訟至今、要皆不識無字理。多爲字句所障。聖人學易、全是用易、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豈可於字句間求之。禹、稷、顏回、同道而出處異、微箕、比干、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比量於字句之間、終無自得之趣、究竟成一義襲而取耳。



答容城李鄴蕃孫鼎甫諸子云、先正云、丈夫方寸屬我、天下事無不可爲。吾輩今日第求方寸屬我。且吾邑先詰在望、後起豈可諉之他人。此中所關匪細。歲月如馳、幸努力擔荷。老夫雖衰、尚可佐一臂。昨與蓮陸言、此事靠師友不得也。

得離師友亦不得也。

病起、速往示諸兒暨諸孫曾。辛亥秋初夕、病劇、臥繩床。自忖無生理、冬盡漸迴陽。新春頗健飯、朋來自遠方。體中雖困頓、好友話偏長。因之憶往昔、歷歷不能忘。七歲入小學、十四遊宮牆。十七舉孝廉、二親喜非常。勉之以成立、勿以淺近嘗。國家重制科、作官須賢良。不謂連見背、形枯而神傷。自覺生氣絕、恥事名利場。弟兄無外慕、妻奴饜糟糠。提攜賴賢友、學問別有商。好書共我讀、好酒澆我腸。我事彼代主、彼事我得詳。異體而同心、管鮑可雁行。論交四十載、險難皆平康。已入姚江室、行登涑泗堂。家居以殉義、令我心傍徨。回首乙丙時、璫焰正猖狂。丙子在圍城、四面何悲涼。戊寅避雙峰、搜山勢更張。甲申凌雲柵、闖逆擄歸裝。甲辰表忠書、奇禍隱難量。皆得免於難、俱非意所望。我生多處旅、并州是故鄉。但得有知己、何處不徜徉。

往。况有六男兒，孫曾遶膝旁。

今得考終命，何啻在羲皇。

五月密令李松友以病告休，來夏峰問學。先生手書

四則貽之。○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功，最簡

要。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最煩瑣。心勞日拙。孟子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放心工夫在

慎獨。慎獨是集義，不愼獨是義襲。○愼獨是一統的

功夫。千聖萬賢總只是這一件事，無內外，無精粗，無

大小，一以貫之。○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

乃學之要。夫子自謂好古敏求，蓋終身一下學也。而

上達卽在其中，卽

欲分之而不得也。

八月仲孫恮舉河南鄉試。先生謂之曰：些小得意與

些小失意，而遂改其常度者，固是器識之小。正緣不

知學之故，不學牆面，人生不幸，莫大於是。爾

今日立身之始，須有一段抵擋流俗之志。

楊慕廬來問學，以詩三十韻爲贄，出其與友人

辯學書，不傍人藩籬。先生以尊聞行知廣之。

十一月，魏一鰲四至夏峰，與博雅編輯北學編。○一

日，田廼畝與一鰲侍側，辨生死之說。一鰲謂從來大



聖大賢忠孝節義之人，所謂沒後將的去者，定有一
 真不散。不然，何有沒而為神？有感即應也。廼歆謂天
 地人物一氣也，氣盡則散，安有不散者？棲於冥冥之
 中。二說請問。先生曰：「真原自不散，試看堯舜湯文
 周孔顏曾精神俱在眼前，無一事一時而非堯舜周
 孔之道。即匹夫節俠一事到足色處，其精神便自不
 散。若當生時已淹淹無氣，何有於沒後乎？仁人孝子
 祭鬼神，則鬼神在；祭祖宗，則祖宗在，只以本諸身者
 對天地質鬼神。」

保定府尹幡然、陳坦介、魏一鰲來贄，新鄉張欲
 翁、獲嘉王攀桂、郭采、趙溶、原武胡公緒從學。

十二年癸丑九十歲。

在夏峰。

先生云：人生如逆旅，甯幾何時？不蚤自豎立，思
 所以不生而存，不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

我此身一場，到得啟手啟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
 絕無所攜之而去。此之生也，真用生而死，亦徒死耳。
 豈不可憐？子曰：「朝聞道，夕可死。」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顏子好學，有

進無止、使稍爲悠忽、三十二歲瞬息過矣。願我同人互相策勵、隔遠不及晤者、遙相誥教、卽如對老夫面語也。

正月、先生命魏一鰲輯北學編成。先生序略云、學術之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甚殷、亦後學之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此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致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程、朱、克恭、儕、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施、僞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蚤歲掛冠、亟亟以表章前哲、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

二月、成都費此度來學。

此度名密、寓揚州。自其父某得先生歲寒集、讀而悅之、遂令受



學。先生掃雪亭以留之。因艱於聽。此度嘗以手代口。有答書云。老夫年忽九十耳。目氣血衰耗。無以益吾子。遠來就正之意。念衰朽少承家學。自先祖沐陽公與陽明高弟鄒東廓之子諱美者同舉京兆。得聞其家學。故平生口無僞言。身無妄動。以躬行教子。若孫老夫奉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此淵源之所自。而尤得良友鹿伯順夾助之力。居多。伯順深得陽明之學者也。老夫近見得學問一事。原不在尋行數墨較量字句之間。建安青田姚江。皆效法孔孟。雖若不同。俱非立異。我輩只要眼濶心虛。實求自信。不必拾人頰吻。說隨人轉移耳。

登封耿逸菴介來學。

逸菴由翰林出爲大名道。有惠政。是年介湯斌受學。先生曰。君曾秉憲大名。余父母邦也。曷可以公祖而在弟子列。逸菴執禮愈堅。每辰起。隨門人侍坐。請益不稍輟。先生手書答之云。數日來。或口語相印。或手疏相質。其見近裏着己。知行並進之功。君猶兢兢於氣質之未能變化。途徑之或有差失。此足見好學之切矣。嘗聞鹿伯順言。說心在事上見。說己在人上見。離事物而虛談。

性命、性、命何著。外性命而泛言事物、事物何歸。賢所云敬恕、本體功夫。一齊俱到。變化氣質。須戒慎操存。久則不放。方能見活潑潑地。而氣質自能變化矣。事無棘手。從學無歇手來。

山陰姜定菴遣其子垚來問學。定菴爲

劉念臺門人。寄其師遺書暨易說至。

臨漳王荷興、孫爾械、介耿極來從學。先生云：聖人垂訓立教。直欲天下萬世皆入於聖賢之域。其四教曰：

文行忠信。其雅言曰：詩書執禮。只是在用上說。所謂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

孟子後秦漢儒者多求諸訓詁。濂溪明道說性命入

微妙矣。紫陽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知得孟子

之言便知孔子之言精妙。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

之言便知鍾國士前在覃懷同其師郭九如從遊至

是復來問學。先生留課諸孫。手示有云：聖人之言極

坦易。極精微。是在讀者之領會。如顏路請子之車。子

路使門人爲臣。高景逸以爲窮理盡性之至。獨異於

佛氏言性處。念臺謂夫子當日原自說得分明。賣車

買櫬。無臣有臣。正是一副見成道理。雖愚不肖可與

知者。此之謂天然自有之理。此之謂天然自有之性。



門人輩只爲私意所動、故憤憤。兩先生皆大儒、而所見如此、不善會之、又成朱陸矣。要知劉之見從高出、有前說不可無後說、正不妨并存耳。

六月十三曾孫用樞生。溥長

先生爲懷友詩。有序、余生平借良友提攜之益、晚年爲懷友詩一章、以誌老懷。往者悵志氣之未申、存者感河山之修阻、日月易邁、諸友其知余心否耶。○孔聖有四友、又復借六侍、顧我耄而病、同人望更亟。匡我之不逮、諸賢時寤寐。端亮曰、孔伯當仁、不肯避。明達、蓮陸子、到手無棘事。新安勇向學、識力何超異。滄州訟往愆、晚節挾其秘。寬夫善補過、力爲明學地。垂老輕去鄉、薦馨共旅食。渥城有五修、答問借筆記。習仲能知幾、介祺稱高寄。子新饒俠腸、錢升階薛儀甫具識器。構斯安、賤貧守身明大義。渾穆稱保汝、不以窮失意。退步震之賢、虛衷亦夔智。駉臣有氣魄、熙侯無俗累。子石稱燕慕、含真嚴指視。天章多慧根、子亮本美質。振公孝友人、景子嘉其志。儕蘭與裕卿、問學

漸有次。鳧盟荆園語鄂州辯學字。廉幹推逸菴。此度博綜備。進德而修業。努力各自治。我年已九十。燭光安足熾。願言口有。

長助我勿失墜。彰德許典三名。三禮赴海甯任。過夏峰問學。先生曰。夫子固言之矣。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事字友字中。是夫子所以陶鑄士大夫以成其賢與仁。徒事之友之。豈夫子告子貢之意。大人格君心之非。孝子喻親於道。方成其爲忠孝。成己成人。正己物正。此方是孔孟本領。○又答書略云。來字本末。內外一齊俱到。所謂把柄在我。觸處皆靈。衰老之人。不禁踴躍稱快。僕嘗思濂溪三箇希字。是直要到天上。天是何境地。人如何可到。濂溪此語。是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看出。自志學到知天命耳。順從心行。住坐卧。刻刻皆與天游。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他人皆信不及。子思獨從安排。不得處。下箇天命字。從不假造作處。下箇率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下箇中字。獨字。正是希天。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即。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學。者。不。以。心。爲。物。役。卻。時。時。與。物。酌。酢。



無一事不是分內。須將戒懼之心。時時提起。孝子之
事。親與仁人之事。天原非岐觀。正札中本體。功夫渾
然俱到。持此以往。居家以此。居官亦
以此。第求自信。隨時自有證悟也。

十一月。先生命湯斌輯洛學編成。先生序略云。洛為天
河。蜿蜒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龐淳樸之
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
人知所趨。的學者於人倫日用。至庸極易之事。當下
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蓋洛
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關甚鉅也。厥
後廢而復明。絕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
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識大識小。各有傳
人。余移家夏峰。每懷思往哲。悵微言之未泯。念絕學
之當傳。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病請。孜孜斯道。為
己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
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表前儒以興起
後學。如射者之之趨的。必期於度。如舟子之涉海。必操
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叩之使覺。千載上下。南北海心。
同理同。又何有於洛。以暨濂與關閩耶。蓋學以希賢。

希聖爲歸、而其最初發願、一直便到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曲、識力之偏全、自不能強之同。迄其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亦以此、自不得有異也。

十三年甲寅九十一歲。

在夏峰。

元日詩有序、偶誦康節焚香告天詩、因爲句貽湯孔伯、以孔伯祝余文、援康節相擬也。○我於

古人審所從、生平最愛堯夫叟先生、生當全盛時、羣賢功業乎何有。不事王侯、鑄羣賢、搏腕乾坤、道在手。與來爲吟、自在詩、客至且飲、歡喜酒。林間高閣、望中希、花下小車、不來久。焚香每誦告天詩、先生心事昭秦斗、外王內聖、此一身、安老懷少、而信友。湯子疑我愧、非倫、先生敢敬、不敢偶。懷古詩成、欲寄君、曉起東風儼在柳。

人日集周春雨尹芝仙于兼山堂、時間警、或問軍興、無人不騷動、學問應如何。先生曰、古人無事、常若有事、有事卻如無事。禹之行水、疏濬決鑿、皆是應如何、而如何、所以謂之行其所無事。果能行所無事、天關



地陷皆定數也。不能行所無事。鵲噪鴉鳴。皆異事也。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水到渠成。易云。天下何思何慮。此是學問第一義。

先生語諸門人曰。一生苦樂。惟人自取。止爭看的破。看不破。少之時。謀望于進取。得失分而憂樂形焉。得者幾人。其壯也。馳逐于功利。貴賤別而榮辱招焉。貴者幾人。其老也。屬意于子孫。賢不肖異而成敗係焉。賢者幾人。看得破。皆天定之數。豈容一毫介意于其間。此等處。既無介意。則無時無處而不可領。天地四時之趣。視世人之毀譽欣戚。浮沉聚散。爭如我山房白雲之卷舒。無定形。來去無定方也。古之達人高士。誰非吾師。誰非吾友。其無愧怍于心者。自然晬盎於面背。故學者須尋孔顏之樂。無此樂。終難語自得。

四月、序容城縣志。

先是崇禎癸未。邑令胡葵衷以志藁付先生。至是先生作序。付趙士麟授梓。

之梓。

安邑馬允錫與其育德書院同學周世澤、吳君紹、薛良瑾、楊震初、郭纘汾、楊念祖、張宏憲、王昊之、王奎斗。

南初謙、喬宏德、景之瑄、劉日益、陳所蘊、謝鼎、南二謙、郭繩汾、劉枋齡、張宿焜、劉喬齡、王一中、馬蕙、楊天爵、遙拜稱弟子。

十四年乙卯九十二歲。

正月、先生輯蘇門紀事。先生曾考蘇門遺事數十則、尙未成帙、至是復錄此編合而成。

紀事二卷。

耿逸菴錄其與御眾問答書來質。御眾云、要希聖只是收斂、非謹慎之謂。去其所本無、全其所本有而已。逸菴云、吾聞之師曰、學問之著落在日用倫常、能于此中見得觸處皆天、命流行便是透得大原本所在。我輩果有戒懼工夫、久則氣質自然變化、竊意日用間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時時小心翼翼、而後觸處皆天命流行也。先生曰、寬夫所云收斂、非謹慎謂須求此心恬適、使生機盎然、勿墮枯槁一路。逸菴所云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本體工夫、一了百當、正與寬夫互相發明、所謂分之而無可分也。此事各就



所歷處自修自證。到一層便覺一層非止境。

大名熊洛敘子夢飛同廣平宋拱微安陽步翔從學。李梅村遣其子李對受學。新安劉繹祖舊以姻譜事

先生至是正

師弟之禮。

漆繼俾世昌同御眾來問學。先生曰。學問原是全體大用。一了百當之道。學者只從事于此一事。更無不盡。所謂一事者。復性而已。如樂正子何。如人孟子便從可欲之善。直推到美大聖神地位。此可欲之善。便是人之性善。從來惟堯舜孔子方能滿此善之量。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只此一點性善。終身學之不盡。

豈非全體大用一了百當者乎。

明說問先生宗旨。答書云。耿耿寸心。惟此共學一事。是非毀譽勘之已明。疾病死生守之頗固。返顧生平。雖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衡準經緯。原是千聖真血脈。非語言文字承當。故說箇心。卽在事上見。說箇己。卽在人上見。說高遠在卑邇上見。說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厲。不敢將

就冒認者只是慎獨而已。數十年來奉教於師友者，
以此印證於同學者亦以此。一息尚存，益當共勵也。
語諸子曰：「吾十有五章，是夫子自述年譜也。」孟子願
學孔子，所稱可欲之善，卽孔子志學之矩。有諸已，則
立矣。充實之美，則不惑矣。充實而有光輝，則天命流
行，有威有儀矣。大而化聖，不可知，則耳順從心矣。充
實可爲光輝，不可爲我輩爲學，亦只在立
與不惑上着手。下學而上達在其中矣。

談朱學者以朱學無流弊。談王學者以王學無流弊。
二者皆有偏處。紫陽之後，實病不可不洩。姚江之後，
虛病不可不補。救紫陽之流弊，子靜其對症。救姚江
之流弊，念菴其對症。夫子四友六侍皆實有受益處，
非虛語也。舜之五臣武之十亂皆真師真友，所以成
虞周之治，不能親師取友，只是不虛心有執見我輩
當自體認。

入春先生飲食倍健，戚友門人來者談論夜分忘倦。
至三月內忽感風寒，微汗漸解，而食不甘味。每飯猶
飲酒一盃，氣弱艱於講說。手書日譜云：「學問以了達
生死爲極詣。然世之所謂了達生死者，輕生輕死，非



四月二十一日己酉未時先生卒。

真能達生達死也。真能達生死者，則生不徒生，而足取重于世。死不徒死，而足取重于世。顏子一聞四勿之旨，則請事斯語。由雖在四友六侍之列，然未知生焉，知死如由也，而能承當夫子必不日不得其死。然能了達生死者，必不敢忘吾父母所遺之體，目能視視還明耳，能聽聽還聰，口能言言還從，四體能動動還禮，是之謂天下之大孝。惟天下之仁人，乃能為天下之孝子。言能自重其生，與死故能大其父母之所遺也。若以輕生死為達生死，則荆聶一流人，皆稱聞道者矣。

自朔日先生即病劇，不能粒食。

二日郝雪海塞外書至，猶手跋云：老夫日益衰，天地生生之氣，不以遠阻，不以老間。千古聖學，皆本諸天。

我輩果信得及，無非光天化日，便省許多葛藤矣。

七日曲周王體健介申涵光字來從學。先生以其年逾六十，力學有年，不宜在弟子列，且危病，不可以受。

徒體健堅請先生猶整衣冠相對侍疾數日始別去。先生口授日學問之事在躬不在口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此外更無他說我輩試自認天是何體則一切可相忘于無言矣。十日爲曲周路文貞公振飛書殉難遺事先生不食神氣雖日弱辰起猶櫛沐令子孫扶掖稍坐但不能多言而色甚愉。十四日病益篤。十五日諸門人侍左右先生各有勉勵之言子孫各有勉囑復舉筆書云吾將去矣此後勉之全在爾等肩師傳率父顯祖古今一番。大題目須自己做一番。十九日先生云子靜病時令眾人俱退靜以休息是學問實際。二十一日已刻喉中微有痰命扶坐著衣冠執立雅手書江村二字適韓鼎業自釣陽來省伏榻前悲咽不勝先生猶執手熟語連呼子新移時遂長逝矣。門人與舍殮者五十餘人子孫曾元服斬衰齊身者三



十餘人官師紳士下至負販耕傭跛瞽殘疾之人無
論識與不識皆匍匐哀聲震地或遠不能即至
者爲位聚哭歿後有永年陳章猶以書正師弟之誼
安平靳闇然千里來謁自述以官羈滯不得受學對
像以所學相質泣下沾襟李煉庵亦以數年
奉教未得一面拜像長號其僕役皆爲感動

十月十六日葬先生於夏峰東原先生繼配楊孺人原

年矣先生素不泥堪輿家言愛東原平敞附近夏峰
居第遂卜兆于此遷楊孺人耐葬焉元配槐孺人原
葬容城祖塋先生遺命留北地諸子爲槐孺人置木
主具衣衾得耐葬門人湯斌爲文誌其墓容城亦奉
先生衣冠暨楊孺人木
主與槐孺人合葬焉

是月輝邑合衛郡紳士請祀先生於百泉書院百泉舊

卽宋之太極書院也兩廡列祀周程暨宋元寓儒先
生歿闔郡紳士合詞上請學使俾塑像列主春秋得
奉祭祀

孫夏峰先生年譜卷下終

呂明德先生年譜

清·施化遠等編撰

王智勇校點

郭齊審稿

清康熙二年刻本

《呂明德先生年譜》四卷，明施化遠等編。清康熙二年刻本《呂明德先生文集》附。

呂維祺（一五八七—一六四一），字介孺，號豫石，明新安（今屬河南）人。萬曆四十四年癸丑進士，爲吏部主事，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李自成陷開封，不降而死。維祺以講學名世，從遊者數千人。以繼孔、曾之傳爲己任，手注《孝經》，以道歸孝，以孝歸敬，故其學獨樹一幟。

施化遠，字小白，金陵人，與同編此譜之周景濂、袁應參、姚賡唐、黃基昌、李毓楠、石岳、陳懔、孟瑁、郭希銓，俱維祺受業門人。據卷首姚賡唐、孟瑁二序，知此譜撰成於維祺卒後之次年，即崇禎十五年。以施化遠、周景濂手記維祺之行事爲主，而新洛受業諸門人即姚賡唐、黃基昌、李毓楠、石岳、陳懔、孟瑁、郭希銓編次其紀年。本譜參考之主要資料，僅據卷首《呂明德先生年譜采輯家刻書目》，有《慎獨堂詩文集》、《芝泉講會語錄》、《伊洛講會語錄》等四十餘種。譜中詳載維祺仕履、學行、交遊及學術成就，每記一事，先以大字簡述之，旋於其下以雙行小字詳載其事，凡重要之奏疏、語錄、詩歌、學術論著等可以考其繫年者，或全文或擇要而載之。故觀此譜，維祺之仕宦及學術軌跡即清晰可見，誠爲研究維祺詳盡之資料匯編。

呂明德先生年譜跋

先生擴伊洛之緒、繼孔曾之傳、邇至聖而獨探其心法、集群儒而總會其源流。於斯時也、繼往開來之任、守先待後之學、非先生其誰與歸乎。安石不達經術、而弁髦聖言、協烈秦火、孝經輟而學士大夫袖手語良知、抗顏談性命、宜乎儒術之不彰、治道之寡效也。先生手註孝經、以道歸孝、以孝歸敬、明德教之本原、振千古之絕學。馮恭定稱程子之後一人、而



先生晚年力學，獨得宗旨，卽謂直接孔曾可也。嗟乎！先生癸丑釋褐，辛巳就義，中更二十八年，其間家居者十有三年，無非發明孝治、羽翼聖經之旨。履官者十有五年，亦無非移孝作忠、立身行道之槩。先生固不僅以兵食見，然用之兵食而效。先生固不欲以節義見，然適遇時窮而著。學先生之學者，遂謂先生之學在兵食，在節義，豈足以盡先生者哉？使天假以時會，先生以明王孝治天下之事，見



諸躬行卽以聖人授受心法益深與蘊則過此以往又未之或知矣。往金陵施子小白周子仍叔曾手記先生之行事而吾新洛受業諸子編次紀年。賡唐學識固陋愧非其人然受先生之教最切敢不黽勉從事。因訂其前後而作年譜。嗚呼。繼續斯道者其亦可以讀先生之書知先生之學矣。

順治十五年戊戌二月洛陽受業姚賡唐沐手拜識。

呂明德先生年譜跋

珥從遊

明德先生不揣固陋與同學諸子於先生殉義之明年藉先生行事訂爲年譜於是嘆先生之不可及也矣。先生兆夢月之祥而維嶽降產靈芝之異而孝經成。天人之際有感必通。承節孝餘烈鬱爲理學。居官則以教輔政。居家則以學倡世。故山左豐芒芝泉伊洛各有講會從遊者數千人。珥歷數生平由司李起



家以孝治山左而山左治三年報最特擢銓部清選舉絕竿牘所在著蹟其關國計民生之大者如天啟將登極之時卽止小南城之駕陳近寺不得干預政事而逆璫煽毒天下皆服先生之先見是時詆毀講學而先生與馮少墟李緝敬諸君子倡明教化以斯道爲任幾中黨錮之禍崇禎詔起所上防微八漸直法堯舜諸疏與賈陸爭烈時天子有南顧憂特簡理留都釐奸剔弊心血俱枯兵食兩

足東南半壁得以晏然固圉者莫非先生功也。于是忌之者難容直道。至今讀告陵諸文而先生之忠猶耿耿在人心臆。居洛六載無非發明孝經表章聖學。及兵荒洊至屢厯仁心備賑全活者無算。散家財以募死士。乃力盡孤城不幸以節義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先生一生之事功學業在此。嗚呼此先生之所以爲不可及也矣。

康熙二年癸卯七月新安受業孟瑁沐手敬識。

呂明德先生年譜采輯家刻書目

慎獨堂詩文集

芝泉講會語錄

伊洛講會語錄

芝泉會約

伊洛會約

豐芭會約

豫簪會約

南庾奏疏

初集

續集



儒藏

呂明德先生年譜

采輯家刻書目

南樞奏疏

太常銓部奏疏

進孝經表疏

助餉交代畧

軍政十四則

南考工記

清蕪記

增訂館則

孝經本義

大全 或問

訂証家禮

音韻日月燈

切法正指

存古篇

孝弟詩解

斗園乘

兩閨四會姓氏錄

南鹿舉劾錄

世德集

牛太夫人仁孝公節孝紀
孟太夫人夢月祠紀



備藏

呂明德先生年譜

采輯家刻書目

節孝錄

仁孝公祀郡縣鄉賢紀

榮哀錄

忠節錄

世恩錄

仁孝公紀畧

先生出處紀畧

太傅墓誌銘

行狀

合葬誌銘

呂氏宗譜

世傳

家乘

棠憩錄

兗州德政

新安全城定變記

新安縣志

河南府志



估藏

呂明德先生年譜 采輯家刻書目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受業門人施化遠

周景濂

袁應參

姚賡唐

黃基昌

李毓楠

石岳

陳榕

孟琚

郭希銓編次

先生諱維祺字介孺號豫石姓呂氏。

國初始祖俊占籍河南新安縣俊生猷猷生

鑑純樸有隱德鑑生思聰思聰生玄是為

先生高祖曾祖諱景陽恬淡冲夷與物無

競好觀為善陰陽書祖諱鄉字信夫少失

怙獨耕田間謹身忍性上事孀母外供

徭役賸里人逋賦築楚破產代償歿之日

僅三十一里中私謚敦懿故稱敦懿公贈

戶部侍郎夫人牛氏寡守四十九年奉

旨旌節累贈太淑人父諱孔學字尚文號紹



中。家貧。以文無害爲功曹。與人不可忍傷事。母謹慎。母病。感夢得異藥。愈恂恂。孺慕六十年。如一日。闢園于百谷東。與老友嘯歌。慷慨有太丘之風。

勅旌孝子。有司表其里曰仁孝。故稱仁孝公。封戶部侍郎。賑荒救萬餘人。贈右都御史。崇祀府縣鄉賢。夫人孟氏。是爲先生母。贈太淑人。繼田氏。封太淑人。先生講學洛陽。建明德堂。羣洛人士爲明德會。學者稱明德先生。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丁亥七月先生生於新安。

先生生于夢月岩。新安北四十五里。當橫山之嶺。有窰爲舅氏家園。孟太夫人歸寧。及期而動。其夕寢窰中。夢有光如月。降入其懷。爛然燭天。寤而生。先生七月二十日午時也。都御史曹于汴詠夢月詩。橫山之窰都潺湲。應嶙峋。想當夢月時。若崧高降。

中。一堂寄永思。聲容儼以存。是母有是子。百代流芳芬。○先生少戲嬉。不類凡兒。適官長轡至。羣兒啼走。獨戲嬉自如。里巷以爲奇。

萬曆十六年戊子先生二歲。

萬曆十七年己丑先生三歲。

萬曆十八年庚寅先生四歲。

萬曆十九年辛卯先生五歲。

萬曆二十年壬辰先生六歲俱在新安。

五月母太夫人孟氏卒。

孟太夫人邑孟公思恭女少適仁孝公。孀

姑性嚴。事之無失。食貧力作。姻里婦皆師其懿範。夢月而生先生。幼卽訓以義方。太

夫人卒、先生年僅六歲、乃鞠育于牛。太夫人先生所謂非祖母無以有今日也。○嘗畫壁爲達官車馬、儀從俱備、族長者見而異之、曰、吾家代有隱德、大呂氏者、其在茲乎。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先生七歲、在新安。

仁孝公延塾師授以孝經、訓以孝弟之學、出入必告、早暮問安、知以孝親爲事、仁孝公目爲孝孩兒。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八歲。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九歲。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十歲。



儲藏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十一歲。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十二歲俱在新安。

仁孝公教最嚴雖寒暑令節不使輟功不與飲宴不令身帶一錢槓擇交弗納于邪。奉教愈謹訥訥如不出口。道遇先輩長者必拱手避行。偶有少年子引石擊水污穢濕衣人皆若不可忍先生不反顧而去。里老嘆服每稱其事以勸子弟。○新安令辛公詔季考儒童閱先生卷曰爲誰氏子他日必大受。時仁孝公家貧作縣吏邑令故知仁孝公長者以先生益加敬重每見仁孝公必索先生文批改喜以筆墨贈遺先生年十二言動不苟卽有巖巖氣象邑令未嘗以褻容見先生也。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十三歲。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十四歲。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先生十五歲。

萬曆三十年壬寅先生十六歲俱在新安。

補邑庠。

明年食餼。○爲文頃刻千言試輒軼其宿儒學使者宣城梅公器之每較

士他郡邑必致題索其文。○舉動模範先

民介然中立絕不與世浮沉。○十年諸生片

宇不入公庭。○邑學長某醉詈先生之門

先生毫不與較。既醒悔甚每出入遇先生

則逡巡愧避。○教諭林公喬松晉江舉人

與先生立會課講往來莫逆。邑令殷公銓

馬公應兆先後莅任課先生制業深爲歎

服。作知非箴吁嗟乎遽大夫行年五十而

知四十九年之非時乎時乎不再來將留

留其安之。緊後生之可畏歎來者之可追。



儒藏

胡爲乎耽耽白日尋斧斤以自殃。醜晏安之有毒。謂磨涅爲無傷。懷與安實敗名。久將認賊作子。操主人之戈而入其室。據其堂。已焉哉。其心勞之日拙。而腔子亦不靈。當夫意闌興盡。時豈無悔。而竟長此其安窮。君不見嘗胆越子。下帷董君。有爲者亦若是。誰言樂處之難尋。古不云。世間不學人。無物可比倫。奈之何。三年之艾。不蓄而抱沉疴。以終身。歲日學問之道。先求放心。洗刷塵緣。勉而持循。雖休勿休。日新又新。時而習之。意味浸浸。雜念侵人。如牛薪火。不可嚮邇。將爭于所。惟勤有繼。此道在果。姑待明日。便爲不可。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十七歲。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十八歲。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先生十九歲俱在新安。

夫人郭氏于歸。

邑庠生郭公之翰長女。郭公知先生非常人許夫人為配。

年十五歸先生。田太夫人病五月弗起為

顧天請代。詰勅中有願減歷以壽尊嫜

執勞匪懈之語。及先生殉難後甲申聞寇

陷京師遂不食死。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二十歲在新安。

河南鄉試舉副薦。

同邑人孫大成以遺才求應試張太守試之七義雜

以公事推訊其前。辰甫受卷日中即畢。太

守稱歎力薦入闈。孫中式鄉試先生以副

薦受知。○是年究心伊洛之學以天下為

已任。嘗曰是帖括義用以梯青紫耳烏足

了儒者事。每見人一登科第便以為得富

貴矣。究竟報朝廷行所學安在。邑蓋雲南



儒藏

先生以理學起家。先生心。私淑之。心法。吟
何以參天地。曰。惟此一心。心。今本最微。危
者亦相侵。微者使之著。危則還于安。惟精
復惟一。萬古此心傳。此物亦非遠。飛躍機
自顯。此物亦非近。終身由不盡。然則如之
何。幾希原無多。只此一幾希。聖狂從此岐。
堯以此命舜。舜以此命禹。禹授受一心。法道
脉別無主。要學大聖人。何處尋衣鉢。檢點
天理心。靜中仔細磨。湛湛一萌芽。夜氣凝
雨露。莫教斧斤伐。莫教牛羊牧。第彼種種
者。且盡時和靖。得此爲聖賢。失此爲禽獸。
嗚呼。慎之哉。拳拳屬靈臺。勿謂是何傷。其
禍終將長。勿謂是何害。其禍終將大。涓涓
能幾多。蕩蕩可若何。一炬能幾多。燎原可
若何。此心一放逸。圖之竟何及。我懷顏氏
子。克己以復禮。勿以非禮視。勿以非禮聽。
勿以非禮言。勿以非禮動。時時勤拂拭。時
時勤芟夷。庶幾精與一。常與聖賢對。這個



幾希關、渾與天地會。見得天地心，完得聖賢真。真，心果不滅，庶不遠于仁。仁爲人安宅，舍此奚站脚。纔說待明日，便已爲不可。嗚呼及時哉！時乎不再來。君不見大禹，寸陰尚自惜。況非大聖人，可不惜寸陰。寸陰何以惜，惜之如寸金。寸金失，可覓；寸陰何處尋。所以大聖人兢兢惜寸陰。昔日陶士行亦云：惜分陰。要求入聖路，便此是法門。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二十一歲在洛陽。

工部主事房楠以福府修繕居洛陽，爲其子求師。知先生譽望，使其子之騏師事之。先生期以理學名儒，不專課制舉業。之騏中戊辰科進士。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二十二歲。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二十三歲。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二十四歲俱在新安。

與修新安縣志叙
文出先生手作。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二十五歲。

萬曆四十年壬子先生二十六歲俱在新安。

舉河南鄉試。

以春秋中河南鄉試第二十四
名。大座師山西芮城王公紀以

理學爲士
論所共推。

十二月之京師。

刻無奇草制藝。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七歲在京師。

賜進士出身。

二月會試中式。三月殿試。賜
三甲進士。觀政刑部。○都中諸



同年約費千金、奢者無筭、皆揭取京債。先生獨不然、曰、吾家素無厚積、取債必償人。今日到任、還他、吾不知任中果有欠我債者、抑指望正俸可償。此皆未仕時先存不肖心。吾寧自約、不甘爲此。有不得已、寧寄字、鬻產、湊辦、不貸京債一分。先生以身許國、其一生豎立、蓋自此始。

六月長子兆璜生。

原名環、字伯玉、後以恩廕更名璜。乙亥特取拔貢任

汶上尹、陞解州刺史。

八月授山東兗州府推官。

十月歸新安。

省親祭祖。中丞張葆一以詩贈別、和海內從頭數、稜稜幾丈夫。

已知心莫逆、誰信德應孤。臭味縈歸夢、才名震帝都。暮雲天際遠、還念故人無。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先生二十八歲在新安。

二月之兖州任。

先生清約自甘一如寒素不

意行一事不徇屬枉一人不苟取一錢不任
如也。日見人家作宦回家積金買田不幾
年卽冰消瓦解甚而身受其殃子孫天抗
定是作官虧損天理書聯于廳曰天真有
赫枉三尺三尺難逃。夜豈無知受一文一
文不值。先生秉性清直屏絕屬官餽送甚
嚴卽藩郡盤驗故知問遺亦不輕受。凡
獄獄俱當堂判定審語吏書抄謄無敢增
減一字仍明示其人使候詳發落無索需
營費之苦。凡投告訴課無不求批先生者。
○舉遺汶上等縣崔凌霄等百餘人社鼠
之害哉。○兩院批發詞訟屬吏必擬重罪
先生歎曰此我輩請附之過豈盡上臺意
耶。凡罪之重輕一如其事。問有不置罪者



以其意陳于兩臺。兩臺深喜，更通行知會。一省有司。○察盤各處，親自對磨，止搜出奸弊，不務苛察。○兗州一宗室凌虐士民，辱詈縣官，有司莫制。先生力啓魯藩檄戒，又某搶街民張應選銀四十兩，騙作竊銀，仍央私書囑托。先生當堂焚書，審出真情。宗室究處，銀歸應選。○某直指素性猛烈，拔山東時相知者遺字，戒勿抗阻。先生竊不謂然。凡事持之以正，直指甚重之，薦剡獨列第一。

清獄囚罷嗾夫

囚固有罪，不至死爲獄吏所生。每問刑，必先面問獄中有虐索否。冬置煖匣，每日仍按人給食，兼給綿衣，不使凍餒而斃。嘗曰：居官非爲名也。然期月而頌聲不作，則無爲民之實可知矣。○嗾山遊者，用隣山鄉民。罪重苦累不堪，因登嗾訊叩，卽繳縣報罷。

迎養牛太夫人于兖州。

先生自幼失恃，賴太夫人鞠育，極其篤愛。

及仕交，迎養任所，婉摯承歡，一如仁孝公之事母夫人。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二十九歲，在兖州。

揭陳救荒防盜議。

凡事關重大，憂心如茶，極力籌畫，如救荒防盜，皆切

實條議。一時見諸行事。○山左大荒，赤地千里，人皆相食。奉委察核，煮賑，單騎風雪中，親自下鄉，問民疾苦，申達上司，曲加全活。毀銀帶，盃盤，得錢百餘緡，量給饑民。擇其無依者，收入粥廠，修蓋草房，棲息夜給柴火，全活數萬人。○瘟疫盛行，死者塞路，捐俸銀六十兩，分發二十七屬，擇醫施藥。又于兖州立藥局，選醫官季一誠修合，不時入局問視，仍請院檄令合省舉行。其有死者，又捐金委滋陽主簿陳體乾買棺數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先生三十歲在兗州。

秋聘較秦闢便道歸省。

初閱牘闢中殊不快

十具、蕭千餘、領掩埋暴骨。○登州連歲災旱、先生按、善惻然。五月下弦日、登崑崙山、齊宿禱雨。明日、行部、文登、果雨。憂旱、吏隱尋山、起、豪遊、極海濱、學仙、非本意、憂國、屬何人。草盡、仍愁、旱、魚腥、不療貧。麥黃、還刮樹、因、紫、正、次、塵、有、色、渾、如、菜、無、儒、半、結、鵝。渠來、飢、臥、歎、我、亦、淚、沾、巾。雲漢詩、何似、流民、繪、未、真、非、無、蠲、賑、詔、不、救、鼠、蚤、吟。民望還、無、已、皇、仁、豈、有、屯。願、懷、憂、杞、意、何、以、叩楓宸。海柱、賴、秦、石、槎、山、胸、藏、鱗、此、一、鱗、如、可。

一忠字、其巨經天。覺而得卷、甚喜、即解元。郝維新也。凡薦者六人、三原郝維新、西安溫日知、韓城衛先範、富平趙濟、綏德李時馨、長安晉調元。○刻攬轡詩草。

修舉保甲法

魯城保甲久廢，乃申院啓魯藩

力行之。時掣黃河大盜三十餘，收禁夥賊，二人潛入城，窺伺俟各官公出，欲勾引餘賊劫獄。因保甲法行，舉首正法，不至他虞。後妖變猝起，立點保甲登陴，魯城賴以保全。○地方有盜，官捕怠忽，玩事不肯緝拏。更有逼迫失主，以強作竊，諱竊爲無，苟且偷安。先生行令各屬，但有盜警，不論強竊，俱預文申達，立限行捕。如捕獲而文不預申，官吏仍究處。故各處多方禦盜，無敢慢事者。○從不署州縣印，兩次署郡，計各處贖銀七十餘金，積剩公費五十餘金，發修曲阜聖林。○其收支贏羨，另貯一匣入庫。一老吏念先生清苦，携羨餘銀三百餘兩，夜半擊柳傳宅。先生輒大怒，譴去，以其銀作正支銷。



立山左大會、置學田。

山左大社、令二十七日、屬各立文會、每月二次、解

卷、親加評訂序次、激勸士子、蒸蒸日上、向風漸及通省、冀北淮南之士、咸來就業。戊午、刻魯社十集制義。○又買傳時彥、腴地五十畝、贍士、又捐心紅、公費餘銀、買穀千餘石、備賑。魯士貧者、雖大校相連、而絃誦之聲、不輟。即魯宗連年荒歉、先生移文長吏、分極貧、次貧、給麥數百石。

冬、設立粥廠。

當雪未降時、念民連荒、窘苦親、審老弱鰥獨者八百餘人、設四

粥廠、煮賑、每人給布半疋、錢二十文。又行文州縣、煮粥、條設周悉、親自察勘、全活甚衆。入春雨雪、遂稱有年。○凡有無主贓物、俱給發養濟院、爲衣食資、故雖遇大荒、孤貧無凍餒之苦。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先生三十一歲在交州。

二月撫按交疏保留。

考績屆期巡撫李公長庚巡按畢公懋康疏薦

保留。○職司官評藻鑑極其精確或得之言論文移或得之道路口碑悉協公論不避嫌怨不執愛憎不徇毀譽不旁寄耳目至其汲引善類惟恐不及始雖有議而未路可矜全者亦不輕絕。○嘉祥令賍私狼籍託書賁緣殺然開報其人百計反噬而先生之聲益著。○先生與人廓然絕無城府。至于有關名節有關地方處雖細必謹事上接下及與僚友惟謙和誠敬第不阿附模稜遇事執持則一毫不可動。

三月給誥命。

始追封仁孝公及兩太夫人

註解邵康節孝弟詩。

先生天性孝友而教人亦以孝弟爲本以邵康



節孝弟歌十首。手自爲註刊布。令所屬遵講鄉約。時講歌。約長講解家。吟戶曉。以變民俗。○費縣民程廷佐。廷佐本親兄弟。以變民俗。○費縣年。家產幾罄。兄弟叔姪。毆傷問徒。互爲仇讎。先生以天性骨肉。勸諭打動良心。二人相抱痛哭。情願和好。釋其罪責。其曲者論令愛敬如初。次日。二人登堂泣謝。○每遇大獄。虛心平反。舊有疑獄。汪應元等二十餘起。前後含糊。先生毅然焚香。推訊得情。訟獄俱平。民稱不冤。焚香尸祝。○察盤地。方開釋三百餘人。不依人情。輕責人。一板遇大獄。筆不肯輕下。○先生性不喜重刑。而一經推訊。卽吐真情。嘗曰。某雖審大盜。非不用夾棍。彼口中雖各是其是。却自有是不得。著無刑錄。○一點盜。同一偷者。偷人一驢。偷者逸去。人不咸獄。先生不言驢事。

只言其家常及當日同行之狀。遂得其情。不事加刑。其人具服。○某家有家貲而亡。其女字某乙。而某丙乃某之重產兄。因騙不遂。誣死者之婦與某乙姦。并誣其女。且以爲胞兄弟。告爭家財。斷者不決。事已五年。兩家將貧。先生訊知其情。設法曰。就是重產兄。亦與親兄一般。家財是你的。你侄女就是你女一般。他如何不等你便娶去。他該問徒了。某人具吐實。乃以徒坐某丙。○路行陽穀道中。一生携家逃亡。天寒飢餓。泣欲自盡。公憫然。問故。與之食。乃給以錢。慮前途之不逮也。取雪於車中。書票。令赴所在。給米還鄉。過登萊。作收麥行。午日當天。盡收麥。農夫流汗如火。執攬轡觀時來。牽轍問之。未語先悲咽。我家山凹。任窮八年。年災傷膏脂竭。早荒未了。商羊齧。捐胥賦。門債主執。去年飢荒。更殘烈。家事賣盡。衣食缺。兒啼無視。女啼啜。高堂顏枯。妻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三十二歲在兗州。

喉噎。草根掘盡。樹皮刮。村落無煙。犬聲絕。生者流離。貧風雪。死者枕籍。飽蠛蠓。幸有俠圖。宸聰微幸。有汲倉澤。與漂。譬如草盡。根芽茁。來牟幾畝。插鹵堦。傷心婦子。共牧載。汗滴皮捲。不知熱。萬苦千辛。數斗。擲兒女。歡迎高堂悅。可憐。不曾煮。成餐。門外催逋。如虎。噬。噤。棒。開門。門未閉。又有豪奴。猛且劣。喝道。昨午稱貸。負未結。較轉那容細分說。無可奈何。兩分批粒粒。都是心頭血。嗟乎粒粒。都是心頭血。一家環哭。泣成霖。一年苦楚。空蹉跎。雖是相完。此兩節。乳寒豈不更惡。可。嗟乎。新租。又安。言。且然。况荒折。父乎。母手。不提筆。只恐終是溝壑別。嗟乎。只恐終是溝壑別。言之至此。欲墮滅。不知所云。淚盈頤。我乃以筆代其舌。嗟乎。我乃以筆代其舌。

議修孔廟改正諸典

曲阜瞻拜

孔廟廟貌

非三萬金不可。陳請兩院極言應動山東所請事例銀并奏處一萬。先行修葺。又題請內帑。無何以寇警中止。乃爲義輪首相。二百金。以爲郡邑長吏士紳倡。祭于思子。無祠及諸典禮宜改正者。申請兩院具題。其議畧曰。子思子闡述聖道。最爲有功。聖門而曲阜獨無。而祠鄒雖有之。蓋建于暴書臺。狀隘狹甚。且因孟子受業而推尊之。况以書院名。非前祠也。王祠者以行聖次子。今缺。似應改建曲阜。傲顏廟制。度非萬金不可。或粗辦之。亦須千餘金也。旣已立祠。須有尸祀。衍聖以無次子。故此官缺。不若傲顏曾孟例。暫授近支子侄。俟有次子。仍歸原職。庶不至失蘋蘩而瞻明祀也。又查孔子至尊無上。子思猶且避之。而忠與安國乃直書先賢孔子。先儒孔子。嫌于



並尊且無別矣。若改忠爲光，賢子茂子，安國爲先儒子，國子似爲妥便。若先賢孔氏似當仍舊。又查季孫子叔疑，本趙註以二人皆孟子門人，故誤與從祀之列。紫陽解以爲孟子引言，則二人非門人，明甚。况季友之後，惟宗子爲世卿者，稱季孫支子，則只稱季。今既稱季孫，而不斥其名，則必執政者，且未嘗稱名，安知其爲何時人而祀之也。子叔疑之名，他本未見，安知其爲門人耶。且味使已爲政，以下語子叔疑，亦執政者也。至若益成括，亦非孟子門人，况見譏于孟子。此三子者，律以洪武罷楊雄、嘉靖罷伯僚、秦冉之例，均當議祀。其于俎豆不愈光乎。又查白世宗肇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并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卽孟子已稱亞聖矣。乃今孟廟尚仍舊封，稱鄰國亞聖公。樂正子、公孫丑尚稱利國侯。壽光伯夫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

徒仍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安神祀而一王制也。似當以孔廟近創改之。然非迂儒所敢擅議者，是在本院裁酌題奏，以爲三年之禮樂吐氣。經山東巡按畢公懋康題奏，允行。

修仲子廟

廟在泗水，湫隘傾圯。先生慨然捐俸二百餘金，令徐典史督修。

揭陳河漕議

河漕屢修屢壞，議者紛紛。率如築舍，先生作議畧，一日定浮議。

一日疏狼矢，一日省夫料，一日濬泲河，一日疏諸泉，一日勘水櫃，一日通膠萊，一日清河盜，八議見先生全集。○陽穀河下失盜，原賊止四十六人，而各官急于開俸，捕役畏比，所獲至四十餘人，而照提尚有二十餘名，乃設法研審。慮捕役在前，各犯不敢直說，屏出捕役，仍將各賊隔關互訊。於內推案，竟以出冤民十餘人，卽時開放。其



情真者、乃垂淚願死。又恐各捕役凌虐、大書白牌護送出境。

八月分較山東鄉試

薦者五人、房首邢泰吉、為本省解元、遲大成、張

宿、江世茂、孫如竹、副榜、王鳳翔、任有用、劉

砥、枉、關堯凱、胡懷敬、趙秉衡、丁泰運、七人

是科、魯社門人孔聞詩、孔聞檀、林業、張盛

美、徐成治、李道光、楚煙、劉廷柱、劉鴻編、何

兆瑞、成明、顧郭一龍、陳序、劉太素、錢旭、徐

標、閻太炎、解如楷、王虛白、劉純慶、趙繼鼎

任光、謂等中式鄉試二十二人、已未會試

陳序、藍近仁二人、是年七月、刻魯社會

文、序曰、刑官明刑平反、論報無留獄曰、吾

塞責如是、未也。申政令、達民困苦、俾民重

犯法、曰、吾塞責如是、未也。曰、明曰、祥曰、無

刑法、刑官責也。曰、教、非刑官責也、而弼教

則其責也。以刑教、易以教刑、難。教齊民、易

教士、難。若然、則予負予責多矣。往以歲之

不易市人炊骨于亦性是馬背招魂龜手
數米卽諸人士亦果其腹之不遑也敎廢
久矣客歲稍熟政行獄簡于是始羣人士
約曰爾恬爾志爾敬爾業置社于鎮以長
吏董其事爾時孝廉博士多有執研從者
而三輔淮上遑遑有負笈士至余每退食
必披閱移日或夜分不寐旦爲甲乙狀以
上之三臺監司及督學使者皆報曰可賜
賚有加夫鄒魯人士岱之孕泗之淬關里
之密邇文學固其天性矧當事偃以風吏
長化以兩郡大夫從而模範之予遂徵天
之靈得以暇日與諸人士商確此道宜其
奮發蹈厲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雖正變異
局靈樸異姿清雅雄杰異品或才而未練
或偏而未卓然人各有所見各成一格余卽
不能以一途之趨過諸人士矣余刑官常
以刑譬文謂文士言文真猶法家言法曲
直視理過故視情軒輊視法雖復聰慧警



屑、不得以意見繆、才情驕。卽或自見其意、見才情而終不詭于理于情于法、又焉用棘之候、楮之影哉。近精選若干卷、將布之國門、俾海內知齊魯人文之盛、泱泱大國、風且知其不以意見才情自見、卽以自見、而不詭于理于情于法。他日出而用世、其樹立可覆按也。則余之爲理而庶幾視理、視情視法、不以繆、不以驕、不以詭者、亦或其一微。則余之爲理而藉爾教之役、以少塞其明刑之責、以少寄其祥刑無刑之意、亦或其一微矣。向使天不悔禍、如前市人炊骨、諸人士不果其腹、而予亦役役焉問荒之不服、安能復以其暇爲諸人士商文藝事耶。余與諸人士所以得此暇、亦難矣。宜各思所以勿負此暇者。蓋明刑所教于責也。體教懷刑、則諸人士責也。是皆未易塞也。○其後舉南宮者、魏肯構、孔聞詩、張盛美、徐成治、楚煙、徐標、韓光先、趙繼鼎、任

光緒、楊士聰、王虛白、王國儒、邢泰吉、遲大成等三十餘人，每科不絕。

十月較試武闈。

先生以才望與試武場，力言宜選技勇之儔，另爲上等，果得真才甚多，中選咨用。嘗言用人自當破格。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先生三十三歲在交州。

正月擢吏部。

二東又復旱蝗，憂心如焚，與當力言不宜僉報，而宜設法鼓舞。當事者俱如先生言。其他默爲挽回，而陰利賴者，先生未嘗言。人亦陰受賜而不知。雖瀕行，猶惓惓地方，思遺永利。○先生體不勝衣，而經濟甚富。筮仕時，仁孝公深慮年少，及歷任諸務，敏達決大疑難，不煩擬議。仁孝公喜動于色。○先生曰：有司要錢，購不遇書吏門子，做官先要無愧。此兩項人，若但說



無愧于心、便且勝過自家。○又曰、做官時
 平平做去、自見知于上人。若欲務奇、以治
 民、民必病苛。○又曰、罪疑惟輕、聽訟有疑
 者、寧薄懲之、不然、冤枉不明、亦暗自損福。
 ○有言仕途不宜太實者、先生曰、吾之所
 以動人者、患在不實也。實則何慮詐。詐且
 感吾實矣。若以詐御詐、庸愈乎。○先生以
 誠實得民、以清直獲上、先後列薦。凡二十
 一、漕運侍郎伍陳、河道侍郎王、山東巡撫
 李、錢、巡按御史馬、畢、屯田御史過、熊、盧、河
 道御史梁、唐、董、荒、政、御史過、北直巡按河
 道御史李、朱、李、年、有一薦者、有再薦者、莅
 任五年、薦剡
 殆無虛日。

七月補稽勲司主事。

八月便道歸省。

去之日、百姓臥轍不能去、先
 生亦垂涕。郡人思之、共建祠。

拜祝刻棠憩錄、二十七屬各有禍。○謝絕餽遺一切書帕不受。或曰：都中甚費，慮不足用也。先生曰：吾簡淡足矣。蘇抑堂對人言曰：眼中所見揮金如土者，呂豫石、周蓼洲而已。

十月次子兆琳生。

字叔玉。巳亥會試中式。辛丑殿試刑部觀政。

十二月至京師。

渡黃河、道經冰阻、備歷險厄、歲暮始達。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光宗泰昌元年

正月調驗封司主事。

銓部同寅相見必至百揖竟日寂然蓋衙門司

進退體固然也。時有善談諧者問作戲語嘲笑衆因絕倒久之先生緩頰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同寅相見百揖是也。禮有以少爲貴者、同寅終日寡言笑是也。總爲衙門



之體。今笑語闕堂。毋乃不可乎。衆皆應聲曰。然。已而言笑寂然。○是年春。先生大病。眩暈仆地。移時方甦。家人皆大病。滿室呻吟。至無以供爨。或謂房舍不吉。宜遷之。弗聽。旋卽安。

三月調考功司主事。

七月調文選司主事。

先後署選兩司。才必親正。士曰。其人正。奸惡無不正者。不坐一缺。不受一書。雖顯要。不能通一字。顏公署曰。眼睛骨力。○選簿不下七八十本。弊竇叢生。命合訂爲四。而猾胥無所用其奸。○効勞吏多浙人。衆結爲黨。錢可通神。雖有過。司官不敢問。或自嘲爲刑措。先生居身清正。而駕馭有法。可刑則刑。吏畏如神明。人稱爲銓部中興。○某御史有書言選事不收。後在朝班。欽

招先生語。先生曰：就而言，且不可。况招乎。古人有招不來，麾不去者，何人哉。卒不往。後卽史悔謝。○都科有謝部門揖之例，先是偶廢，先生署選時，謂朝廷之制決不可廢，力爭之，而門揖旋復。○房師爲其弟求陞官，于例不合。先生掌選，不欲以此破例。房師不悅。或勸之曰：師命也，委曲從之，何如。先生曰：吾寧不知師命，第朝廷之制不可更也。卒不行。○吏途有貧不能換單者，有年遠者，有卯不足者，期已及，瓜吏部某謂其不真，輒欲焚其單，革其職，難助前程，控訴無門。先生歎曰：今之人重制科而輕吏途，彼獨非功名耶。先生因詰某何以見其不真。曰：以其單文模糊。曰：年遠損壞，此正驗其非假。况無他故，何必苛求。先生雖與某意見稍忤，終賴曲全。

八月陞考功司員外郎

家宰某本方正君子，而鄉情稍重，因起廢



與臺諫不合、臺諫忝之。時先生在考功例
當覆奏、惟持以正、因拂冢宰意、稍微色
聲。先生正色曰、惟公足以服人、必如是則
可、不如是、吾寧掛冠去。卽長揖告退。冢宰
曰、何至如是。乃齊顏相從。後某冢宰卒以
奏覆得平、深感先生之識。○時文選題就
大計期、而臺省意見水火、久而不決。適文
選緣他事、先生代掌計、先關白臺省、不從
私意起見、一秉公
正而議論帖然。

九月調文選司員外郎。

光宗殂落、人心危疑、百官欲見新君、大臣內侍
中阻。先生與耿員外同見政府于朝、正色
言曰、外議洶洶、豈可阻諸臣欲見之意。遂
請
熹宗見于慈慶宮門、行四拜禮、而分位以定、方
退。

熹宗未登極前兩月、駕欲幸小南城、儀仗已出、大臣數人將前導矣。先生聞之、大駭、與同官耿孟諸張浮西急走字、約兩衙門見政府、厲聲曰、此人心嫌疑之時、大臣之責、不可不慎也。乃止。遂陳防微杜漸疏、曰、竊惟先帝嗣登寶位、甫閱月矣、而發帑撤稅、用賢錄奔、恤驛矜困、種種善政、日不絕書。乃忽一朝、上賓大小臣工、以及輿臺皂隸、無不悲悼、擗踊痛哭、慕嚴摯。是殿下億萬世治安之基、先皇啓之也。中外臣民皆欲殿下早正大位、以膺帝眷。頃臣隨諸臣後、于慈慶宮門舞拜山呼、儼天顏于咫尺。諸臣賂殿下、粹潤之姿、墨戚之容、俱手額稱慶、以我君有子、社稷之福也。雖擇吉具儀、奉有令諭、而人心激切、瞻仰神器、不可以久虛。當事諸臣自有老成慮、無煩瀆奏矣。惟是殿下、一身是二祖、列宗之所託脉、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



通中外之所仰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翼
護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嘻笑，于
傍問誰釐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
閑。閣院大臣此際必費苦心，九廟之靈實
式憑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有權，則輪番
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每日同科道等朝夕
問慰，凡所以開心定志，貽安消萌，無處不
到，寧太慎，無敢忽。寧過計，無常格。寧預圖
無姑待。而殿下尤宜不時召見，商量大
禮，顧問政事。宋儒有言：人主一日接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諸臣之入直，殿下之
召見，非獨備呵護，抑亦以廣聖聰也。至于
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
其姓名達之。中外俾曉然知以重厥任。第
不得干預政事，即嘗受先帝付託，以保
護殿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恪靜。一
切用人行政，小者由閣票擬，大者親而商

確與情必協中旨必慎。蓋防者不干著而于微杜者不干成而于漸。嗟乎仁聖中道崩殂。日來中外率疑。進御無節。陰觸有自。雖悠悠之口未足盡憑。而臣民抱終天之恨。恐不獨一御藥房之崔文昇也。秉國鈞者必有以處矣。猶有說焉。寺丞李可灼進藥罔效。雖原心之無他。亦何功之可錄。不問已矣。又從而資之。文昇不誅。可灼蒙賞。賞罰無章。國無法矣。選侍之封蒙旨。另議具奏。仰見殿下慎重至意。或卽先帝從鄭養性收回成命之意。吏部尚書周嘉謨等本中移宮之語。誠爲篤論。登極在邇。移之此其時矣。職于今日。惟願早嗣大寶。慎加調護。乘輿勿輕動一步。女侍勿雜進一人。雖小事必由外擬。願笑下以假人。更望稍節哀痛。以迓皇天之眷。以慰先帝之託。以答天下之心。是臣也。百官悲痛之誠。翼戴之忱。憂危之思。人有同心。職情倍切。

職心倍苦、用敢入議。倘以臣爲小臣也、是何足以知國家大計者、而姑置之、臣滋懼矣。

十一月、陞驗封司郎中。

十二月、覃恩給文選司員外郎誥命、再給

驗封司郎中誥命。

先生幼失恃、賴牛太夫人撫養、初任、充得封、卽

欲移封于祖父母、爲例所拘、繼任、銓曹、屢

沾覃恩、喜曰、今可以報祖母矣。向任外

官、不敢請、今可以請矣。乃陳其情于冢宰、

冢宰許諾曰、若請之、吾爲覆疏將上。同官

聞之、爭欲援例。先生曰、豈可令二百五十

年之例自我壞耶。報祖母祇屬私情、爲人

臣終當守法。寧徐俟封典、報有日矣。敢干

國憲乎。遂焚疏、寢其事。○是歲、年例、見



任文選田主事蓋選郎意也。田失意且去同官畏選郎莫敢往。先生曰：功名有數，豈交情之薄？一至此哉。乃頻詣田寓所，及行獨出郊餞。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正月，給假省親，舉蘇繼歐代。

往吏部舉代，非徇情面，則有與

援先生李亮州王彭伯出部舉代，報到莫知所自。先生出部舉蘇抑堂代，而蘇初不知。及晤蘇抑堂，亦不與言。

二月，歸新寧。

抵里中，日奉仁孝公、田太夫人，

甘言未奉二親，不敢入口。作園圃，不時置酒食，滋味奉仁孝公，養體養志，惟恐不樂。暇則彈琴讀書，終日坐書齋中，課諸子弟，不問戶外。縣北有青要山，自稱青要山人。



○署門七則、曰願聞過、不愛便宜、不關說、詞訟不置、與匪人處、嚴禁假借、約族黨姻、屬勿漁利生事、簡省交際、後為廣署門七則。

八月牛太夫人卒。

感太夫人鞠育之勤、居喪哀毀逾常、不飲酒茹葷、每

對人未嘗不言祖母恩、輒涕痛終日。十月、葬牛太夫人于城北祖塋。時公舉牛太夫人暨仁孝公節孝申請具題奉旨旌表。○自己未庚申、連年旱荒、是歲飛蝗又大起。邑人驚慌、先生與邑人共禱八蜡、乃不入境。時祠宇頽廢、乃鳩工重葺、為文以告之。有曰、昔聞南陽蝗不入界、今胡為者、緊不為害。

天啓二年壬戌先生三十六歲在新安。

立芝泉講會。

是年先生益究心孝經。○值朝野排擠正學、先生乃毅然以倡

明斯道爲任。以芝泉爲講會所。名園日斗名堂曰芝。門人袁應參、劉標、姜品、高陸、冲霄、王澤弘、韓趙璧、張芮等及胞弟維祐、塔成、孟瑛、郭允清等講學于芝堂。百餘人來學。布衣儒童咸與焉。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中和位育社名。不時移易。寓勸勵之法。朝夕講誦。先生實見躬行。馮恭定稱先生曰：程子之後一人而已。○門人禁用朱履玉圈、衣禁玄黃紫、務敦實。以勵風俗。一邑化之。皆稱呂夫子。行有非禮則急爲悔改。且曰：勿使呂夫子知。○先生擴良知之傳。學問隨在自得。築斗園于縣北斗山。携諸友詩酒泮奩。備極樂事。集年高有行者王誥、游汝楨十餘人具酒饌高會。奉以錢幣。○夜夢文昌示金龍綠緋。立于斗山之麓。揖先生語久之。曰：佑汝子孫。世世不失書香。覺而異之。訊諸士人。山故有文昌祠。而廢。肖夢中像建祠。芝泉上春秋祭。孟雲浦



先生文。嗚呼。世衰道微。功利競起。道學不
明。人心幾死。狂瀾既倒。誰爲之砥。先生毅然
然。師尤夫子。振天千仞。中立不倚。自作秀
才。以及出仕。司權何染。秉銓希詭。其骨若
山。而心如水。櫻鱗補牘。策蹇歸里。研朱點
易。閉門讀史。萃厥羣英。與譚名理。時習而
悅。邇世不悔。洙泗遡源。伊洛濟美。由孔子
來。三千餘禩。不絕如綫。幸賴有此。淑我後
人。挾其肯綮。如病斯藥。錫以圭匕。如田斯
耕。授之耒耜。遺範猶存。高山仰止。瞻焉念
之。無隱乎爾。私淑之心。豈敢竄息。時維仲
璣。愈嚴顧諟。敬束鬱金。載陳甘藷。其意綦
誠。而物則菲。神之格思。永言佑啓。洪河長
流。崧高孤峙。貧賤非道說。客曰。夫子論富
貴。貧賤兩段。皆云。不以其道得之。前段不
以其道。吾知之矣。後段不以其道。似與前
稍異。子試言之。予曰。汝見謂何。曰。紫陽註
云。不以其道。謂不當得而得。如孔顏大聖

賢有道德人而在下位者是不當得而得者。予曰非也。天之有富貴貧賤猶其有晝夜陰晴也。使天必有晝而無夜有晴而無陰則天亦幾乎窮。而謂有道德人便不當貧賤則世間一種坎珂落鬼之遭豈必皆爲市井無賴設哉。且夫有一德一才者皆其不當貧不當賤者也。等而下之誰當貧賤者。豈富貴偏多而貧賤偏多不以道耶。何貧賤不以其道之多也。此貧賤人之口實而實非也。客曰如種田者終歲勤動應有收穫而不收穫如作官者潔已愛民應有陞遷而反降斥夫其情之不獲穢之得斥道也。今勤也潔也愛也而反若此非不以其道乎。予曰非也。此皆以道得之也。歲之有豐歉朝廷之有陞降理也法也數也遇也命也。皆道也。且兩段不以其道皆是一意。卽如孔顏在下位何嘗不是道。若謂有道德人便不當貧賤有道德人一



貧賤便不是道。則孔顏有道德者也。其于富貴必其所當得者也。其視天下富貴我者便無一非道。何又有不以其道乎。兩段不以其道。要看得通融。方得透徹。難道富貴之。不以其道。只爲無道德者。程量乎。伊尹耕有莘。樂堯舜。何等當得富貴。而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旣曰伊尹當得富貴。便無非以道得之者。何又曰。非其義。非其道耶。汝畢竟作何轉語。客無以應。少間起而曰。吾實不足以知此。子試竟言之。子曰。貧賤也。而安有非道也哉。貧賤皆道也。其言非道。皆貧賤人之口實也。而實非也。客曰。何謂不以其道。曰。此節兩道字。皆就加我者言之。不就我言。如孔顏之在下位。亦道也。陳蔡之厄。上下無交。又從而圍困之。至七日絕糧。則加我之貧賤非道矣。雖加我非道。而吾亦安之也。故不去也。鍾田之

勤而罔獲亦足適然之數亦足道合如此。但就中無妄之災或見給或被誣而失其田并失其獲則非道也。作官之潔已愛民而不見知于上偶得降削亦是適然之數亦足道合如此。但就中亦有周旋弗至或誣陷相及或以他事相仇而有意下石者則非道也。如作官者那個降削不言我得罪某某致然于是或夤緣竿牘或別求捷徑或占風候息甚至賄賂公行望門乞哀必求去貧賤而後已。大凡世人于富貴偏不揀擇于貧賤偏揀擇。于富貴偏不論道于貧賤偏論道。嗟乎非道者貧賤人之所爲口實而實非也。富貴貧賤真如晝夜晴陰通見吾前安得獨揀有道德人偏謂不當貧賤而曰其貧賤有道德人者卽非道也。是有道德人偏該任定富貴一路而坎坎坷落魄之遭果專爲市井無賴設矣。彼市井人豈無一德一才當小小富貴者彼皆



將曰、此貧賤我也、非道也。世之以道得貧賤者、幾人哉、幾人哉。客曰、然則紫陽云、不當得而得、作何解。予曰、正是此意。君熟思之、自見。不當得而得、原兩段并解。如何不通融看。客躍然曰、吾之寐久矣。得予之言、乃大寤。吾今乃知富貴貧賤果如晝夜晴陰、與我何涉。無入不自得而已。相視而笑。嗒然不復問答。客退。欲富貴惡貧賤、說客又問、不處不去、是不欲不惡否。予曰、是人之所以欲也。不惟小人欲、常人欲、雖君子亦欲。後段倣此。但常人小人被富貴貧賤壓倒、再無出頭日子。君子曰、吾亦欲富貴、惡貧賤、第所欲有甚于富貴。所惡有甚于貧賤者。這個欲惡、雖堯舜孔孟無非如此。故曰、雖聖賢不能無人心。如謂聖賢便不欲富貴、惡貧賤、則孔孟當年汲汲皇皇、豈非欲得位行道。客曰、孔孟欲行道、非富貴也。予曰、孔孟白是欲行道、但得位難道非富

貴。大抵聖賢欲惡未常與人。有異。但聖賢欲借以行道。常人小人則欲借以遂己私耳。其不同者此也。非謂聖賢便不欲不惡也。特無將迎。無榮繫。無留滯耳。客曰。如此則富貴之士與聖賢一乎。于曰。何可一也。天理人欲間不容髮。富貴之士便一直向富貴路上去走了。聖賢之心不甚遠于人。情。但聖賢有真正功夫。真正受用處。全不爲功名富貴起見。因其心不爲富貴功名起見。遂謂不欲不惡。非人情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若云小人常人欲。君子不欲。何以謂之同心。大凡學者不實實體認真切。而動以大言。誠世曰。吾獨不欲富貴。不惡貧賤耳。噫。嘻。果其然也。而熙熙攘攘。又何爲也。但此欲惡兩字。不要看得着象。卽云吾非惡此而逃之。吾非樂此而甘之也。然而有道焉。常人小人認道不真切。便紛逐無有已時。須知處之去之。是就人



心上說、其實自有定命、定數、要處亦處不
得、要去亦去不得、枉自費了機謀、壞了人
品、分毫處去不得、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吾輩要從世情紛擾中、尋個真正功夫、
真正受用、如孔顏所云、樂在其中、不改其
樂者、爲安身立命之本、自然清清楚楚、潔
潔淨淨、活活潑潑、此中原有真欲、真惡在、
便覺升沉、菀枯、轉眼成空、撫心自照、諸念
灰冷、若非有真正功夫、真正受用、卽日言
無欲、無惡、其中于欲惡也久矣。○先生旣
作斗園日諷詠、其中一心石隱、以寄自得
之况、有睡起四首、睡起、遽遽自在、時、開窓
香已到、花枝池魚、樹鳥皆含樂、只是吾儕
不得知、獨坐藤花老樹根、清風明月滿山
村、春來春去無人管、唯許白雲常到門、出
門面面是青山、老澗長松水曲環、一對芒
鞋雙竹杖、無窮真樂在其間、要熟須從道
裏過、孤峯絕磴苦扳蘿、每疑山在雲霄上、

及到高頭路不多。

建夢月祠

先生兆祥夢月生於橫山母家遂名其地曰夢月岩。孟太淑人既歿追慕無已建夢月祠名其堂曰永思春秋歲祀仍置祭田供祀。後邑人公舉以庄名慈孝取慈母孝子之義夢月祠乞言橫山者嵩少之支山也去新安北四十里先淑人孟氏夢月祠在焉。夢月祠者志孝思也故其堂曰永思即名其地曰夢月岩。岩有洞當橫山之嶺故渭陽舅氏家園也。蓋先淑人歸其父夢有光如月降庭中爛然燭天驚而寤因生不肖于此。此渭陽家業日篋園且荒然一丘一壑嗚呼古之孝子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優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者不肖能忍也乎哉。爰命鳩工作祠其爲堂也凡三楹有門有廡有坊有閭有祭田旁有廳事



春秋伏臘以供辦香、日度幾吾先淑人之
 恬憺存焉耳。山川村落環相拱抱而一山
 週、藏如龍昂首抱珠狀。前有馬陵川、水流
 石中、潺湲可鑑。其山之結脉者曰青要、按
 山海經所謂帝之密都、北望河曲、南望瞻
 渚、上有黃華赤實之草、食之益人顏色、其
 卽斯乎。○名賢題詠
 不絕載世德集中。

十二月與馮恭定講學川上書院

馮少墟先生諱從吾

歸里過新安相晤、因講學于孟雲浦先生
 諱化鯉川上書院、作川上會紀、語錄、記畧
 馮少墟曰、人多言不踰矩、是我每如此便
 了、惟聖人則從心所欲、此言不是、離却從
 心所欲、便用檢點、便有不到處、便有踰時
 先生曰、我每亦是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欠
 純耳、若不從心、卽皮膚上不踰、便假了。○
 先生弟吉孺、維祐問、不遷怒、不貳過、便是

學抑其先有學乎。馮少墟曰：卽此是學。先生曰：二不字，正是好學。離此安得另有學？問：人只看得此兩句粗，所以謂上一層先有學問，不知此是最細學問。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不遠復，無祇悔，安得粗視之。○吉孺問：性相近，習相遠。章少墟曰：人性皆善，而氣質有清濁純駁，故曰相近。只就善中相近。又問：明道言善固是性，惡亦是性，何也。少墟曰：惡亦是善中之惡，亦在氣質上說。少墟問：先生先生曰：但說惡畢，竟落在氣質上，性何常有惡。畢竟相近，只是善，卽孟子所謂性善，原無二理。謂相近者，特因下面有相遠字，對而言之，正謂其同，非謂不同也。文公註此，所謂性亦兼氣質而言，蓋因相近字看出，亦補語所不及之意，非相近本旨。馮少墟曰：正是。○有問：知其說者，節還是治天下，還是關係大。馮少墟曰：俱通得，只是仁孝。



誠敬、便無難處之事。先生曰、非也。余幼讀書、每書向自身及實事上體貼、通者半。妄謂聖人之言、半虛說也。乃今細細體認、覺其義日新、無言不可體認到實事上。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今只言禘是祭祀、及禘所自出之祖等語、與天下何相涉。卽言仁孝誠敬、何以通之天下。聖人之說、不虛而國實乎。不知聖人原有深意、言之于天下、便知禘是有天下事。魯當禘乎、不當禘乎。且魯借用禘、及凡類此甚多、而大夫便入、僭便雍、微陪臣便執國命。一國如此、國國如此、所以天下難處。果能明此說、便恍的一清、魯不曾有天下、自然不用禘。如此之類、盡還之周天子。大夫陪臣自然不敢僭亂。天下有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各安其分、而不治乎。尚有何難處之事。是夫、予有反正之意、非徒爲魯諱也。如此體貼、方有實據。凡書必看到此地、方見聖

人言言實事、非虛談也。又如明乎郊社之禮、有謂與此不同。不知聖人之言豈有二理、彼亦只是實事、只將前面宗廟之禮一節作注解自明。豈有親親賢賢序事序爵、逮賤敬老而天下有不治乎。與問禘之說、節同作實事看、便豁然。○先生又曰、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時說多言吾心之天地位、萬物育、似精實粗、似深實淺。凡看書、落此窠臼多矣。蓋聖人無虛言、實實有此理、實實有此事。然萬物育焉、以親親仁民愛物之說通之、人猶易曉、惟天地地位恰似荒唐、不知能致中和、自然天清地寧。如紂時山崩水竭、宇宙黜陟光景至文武而一清、足徵矣。卽如寇賊變亂、風霾愁慘、天地爲昏、誰非人爲所致。豈不是天地不位之徵、安得以爲非實事乎。馮少墟曰、人只以造化徵人事、今當以人事徵造化。先生作川上會紀曰、先是海內以學爲諱、無



復言講學者。余謂所惡於講學者。爲其偶也。乃并其真者而訾之乎。豈因噎而廢食乎。只不有其名可也。馮少墟之言曰。講學正要立個名色。使天下後世人。人知學。成就方多。若怕人譏笑。刪去名目。只成就我。一個人。恐道脉自我而任。便自我而絕。人只是恐人譏笑。故耻其名。不知不以不學爲耻。而以學爲耻。則可異矣。且講而不行。可耻孰甚。講而行。又何耻之有哉。此其見大而言之親切有味。余不及也。乙卯之役。余會先生于關中書院。所語如是。余聞而身之矣。至是先生被召爲御史大夫。果以講學逐。天下于是笑先生之不逢。而以學爲諱尤甚于昔。乃有志之士。則望先生若鳳凰芝草。幾幸一見焉。是日方夜。篝燈圍坐。共質向日之所語于關中書院者。而先生之語益進。諸生皆欲身先生者。而心嗜先生語。謂是日語多不能記。且不服記。日

向余問則余忘之矣。諸生固問不已，乃僅
記憶其所問答語數端，畧為綴述。其忘者
十之七。然以語求先生，則亦遠矣。是日會
者，先生若余及先生之門人孫繩祖、楊道
典、其子嘉年、其孫湛若、恂若，而舍弟吉孺
氏同諸生凡數十餘人。邑長吏解公與焉。
是為壬戌冬十有二月之七日，微風披拂，
天寒欲雪。

十二月奉

旨旌牛太夫人暨仁孝公節孝。

兩院具題禮部覆疏奉旨下

所司旌獎建一門節孝坊。

天啓三年癸亥先生三十七歲在新安

建七賢書院于芝泉。

先生于斗山之阿創七賢書院祀伊洛七賢為



宋程明道伊川司馬溫公邵堯夫明曹月
川端尤西川時熙孟雲浦化鯉後經表章
○因學者相尚侈談不本躬行且多廢弛
作警學詩十首捫心中夜猛然思可惜虛
拋過了時依舊將來都是誤從今做起不
爲遲回頭試看須開眼出口難憑要貼皮
任數古來神與聖誰曾多却些毫兒千年
真脉在于心頗悔從前向外尋破的耻爲
催矢弩迷途知是定盤針登時決水旋成
浪逐日淘沙定有金所以勸君先立志須
教勇猛與深沉學者須然要講明何爲既
講不躬行將無舌底仍其套抑或胸中着
以名可笑教人真看破休噴說汝假粧成
中庸至理無多字只與君拈一個誠敢謂
詩書是贅疣其中喫緊悟方休醫心定以
勤爲藥釣理還于問作釣當地掘開三窟
兔從空呼醒六鼯猴却君得却真頭腦萬
語千言一筆勾若果真知德不孤從何下

手作工夫。心無惻隱。非人也。學有朋來。亦樂乎。性以明誠爲血脉。仁將孝弟。是頭顱。偏于此處多虧欠。却向枝枝節節圖。乞子衣珠。未是貧多時。徒自熱他人。如知照舊。非家當。便合從今問己身。任舉盆魚。皆是道。隨拈桃種。盡含仁。除將動止。褻飧外。任汝旁尋。總不真。開眼應須見。泰山登之還自費。躋攀義文。意在圖書外。舜矚分于善利間。下手要尋明德脉。從頭先破自欺關。英雄底事多埋沒。祇爲其心不肯閒。夜氣應能見。未孩吾身。何以並三才。誰言此日無乎爾。天喪斯文久矣哉。這點熱腸。從古開。多年夢眼。自今開。慇懃我欲逢人說。到底令人說不來。卽無爲聖與爲神。也要人間做個人。孔子生知。猶發憤。吾曹困學。却因循。仁爲己任。元應易文。至躬行。乃愈真。是處桃花都夾岸。漁郎偏問武陵津。學者無非認半邊。誰能當下見其全。深山木石。



元皆我入眼星河未是天。靜裡可曾看未
 發。知時應許得無傳。何須更向虛空處勞
 破。渾淪畫個圈。叙傳是堂彙編。且問堯以
 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以至孔子而遞
 至于今。是畢竟何物。或曰道曰中。夫道以
 中爲至。凡口可得而言者。皆非中也。中又
 何物。曰心。心則近是而心。人人有之。不惟
 心。人人有堯舜之心。亦人人有又焉。用傳
 也。惟人人有故傳。使人人無則傳者幾乎
 熄矣。薪之傳火。薪原有火。使以瓦石傳。則
 火幾乎熄。然欲指其孰爲心焉。則亦非。凡
 口可得而言者。皆非心也。雖然言非心而
 心必以言傳。猶之薪非火而火必以薪傳。
 然則李絳敬之爲傳。是堂其有功于人。心
 大矣。堂非是也。其言皆言是也。言亦非是
 其心皆是也。先生體一孝字。以終身而從
 遊于南臯先生。蓋南臯先生門人中之曾
 子者。故其學一本于南臯先生。方今道學

从陳講學二字幾于紹聖。自古水關中二先生明枯以示人而遂以此逐士大夫愈厭聞之。先生曰吾輩墮地來只有這件事。于役所至首以道學先。自長安迄晉寧亡不有會。會亡不有語錄。以至奏議文告叙記手劄信手口枯來皆是。人曰先生實躬行之。非徒言也。余曰觀于言而知其必躬行。不惟知其行并知其心。彼其不躬行者并其言而非矣。何者其言膚也。譬如不曾登泰山從他人喉下及圖記中拾得一二語儘自極口終與泰山不相似。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愚謂有言者并不必有言。試與人言蜜語苦茶。葶蘆荑荊羊躑躅無不日甜日苦曰毒。然非曾經咬嚼得者終說不着。而必認所說者爲甜苦毒者乎。此今之講學所以不必皆真學而無尤乎厭聞之者衆也。謂講不必皆真學則可以其不必皆真學而遂謂不應講學。夫堯舜執中



也。子莫亦執中也。因子莫之執非而遂謂堯舜不應執可乎。且吾輩之舞象呬唔誰非講學而獨疑于此。或曰吾嚮者爲取科第耳。嗟乎。審如是也。無尤乎其厭聞之者衆也。今伊洛爲二程先生道地而秦晉如橫渠文清諸先生以至月川涇野而吾新孟雲浦先生得其宗。此孰非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中之心。亦孰非孔子之道。中之心。而乃以可爲堯舜之人甘讓先哲。猛作一想。寧無顛汗。幸雲浦先生之澤未斬而遠近君子雅意此道亦久。今先生益大之。于文章政事之間而油然而濟汲引殊熱。此其心蓋南臯先生之心而堯舜之心至今在。特有是在也。余嘗爲聯于孟先生祠有云。由孔子而來至于今。賴是人心不死。是卽傳是堂是字。先生之有功于人心。使人心不死者。功不旣大乎哉。今傳是堂成而先生以仕教吾王芮城師與馮關中。

曹安邑、史渭南及二三同志君子以隱教案頭山中互相爲課。故曰先生之心是也。其言亦是也。其堂亦是也。由語錄而至手劄無非是者。先生既終事再道吾新受而卒業。愚乃恍然見先生之無非是會之無一非是執之又無一是是者。不寧惟是諸君子亦無非是。卽今一堂揖讓問對亦無非是。與人皂隸口不能言而心隱隱有會亦無非是。端茗畦薤簷烏山花亦無非是。道亦是這個中亦是這個心亦是這個有得干是不惟薪可傳火瓦石亦可傳火。不然對燈是火猶不知火而況于瓦石乎。登泰山者自有眼界。飲食自有滋味。不是向他入討眼界討滋味。願學者之善學先生也。塵枯骨文天啓歲在癸亥暮春既望呂子遊于城西柳山之坪。桃花夾岸柳色旣青其樂只且歸自澗水之濱載過芝山之墟俗所謂馬槽溝也。長楊深莽迂迴傾欹。



幾長里許。呂子視之。其中堆骨累累然也。或曰。是古塚。獨體。或曰。是前數年戊午已未之間。大荒饑。寄于淺土。而以城工剝者。或曰。是道死無歸。而鳥雀螻蝻食其血肉而餘焉者。呂子愀然不樂。下馬悲咽。已命童子負畚鍤。擔筐市蓐。而瘞之。慕容山之麓。三日而畢。爲文弔之。曰。於乎。此溝壑之遺者。其誰氏之父母兒女耶。今耶。古耶。男耶。婦耶。曠彼中野。胡不安厥土耶。爾知其困楚否。豈不以南面之樂。易生人之苦乎。嗚呼。其誰主者耶。君子以萬物爲一體。愴爾生之。不辰。痛我心之如割。其坦周道也。其近郭也。是豈無聞。且見者。而豈其樂之也。嗚呼。痛哉。豈前之田與。而死之屯也。爰卜爾穴。用寧汝鬼。睠爾暴露。永斯安宅。嗚呼。世之仁人長者。其將諗此心而廣之。俾無屯澤也哉。○著廣署門七則。畧曰。愚以祖父餘庇。稍能自振。門戶不斷。書香。每

思初芽之木一指可剝方燃之焰滴水可
灰充此一念惕然恐無以寡過而至或抑
人以自立股削人以自腴急繩人過以自
恕豈不自新祖父澤而傷天地之心爲閭
里罪人也自愚做秀才時便如是立志既
而濫竽一第游歷銓曹自檢尤嚴今蒙
聖恩子假省親三年於茲雖蕭然寒素囊
無長物而視非義之財如水泡塵屑毫不
介意斤斤曲謹所自盟素矣凡我周親執
友無不知我者然亦有若爲弗知也者噫
愚不求知也但弗知則或以利中我或有
所利而用我或以利強我不果所言而銜
我而左右我者亦復利之而蒙我凡此皆
我所自持屹如山嶽不可撓撼第無如中
我用我強我銜我蒙我者日紛紛也我雖
不利人已利之矣其利之也必有所弗利
也習有所不能察坊有所不能周言有所
不能悉先是不得已僭爲七則署之于門



所以寡愚過也。顧語簡而費解說。如不關說詞訟。則凡類詞訟者皆是。而人將曰。此非詞訟也。亦復不關說乎。愚乃廣之曰。嘻。公私義利間于毫髮。非其道。雖竊名理而愈謬。如其道。即冒不韙而何嫌。雖然。能人而解說乎。愚雖不爲彼已言之。將不費一番斟酌應耶。不然。或不使愚知而借之。不誠乎身。弗信乎朋友。愚毋乃未至乎。惟是惠迪吉。從逆凶。則昭昭不爽者。復衍數語。非以博名。非以賈爭。非以侈口。若曰。愚所自期許如此。雖未能至。心竊嚮往之。願以交相砥。申之曰。無以愚昧而舍我。乾。胡。辭。以。

十月與李緝敬講學

緝敬李公日宣吉水人。以河東巡鹽。十月初五

日至新安。與先生講學芝泉書院。○因講一貫。先生曰。世人都有貫的方法。好利以利字貫。好名以名字貫。好機械以機械字貫。費許多轉折。迴環。畢竟買不去。只有這

一點心却貫得去。夫子明明說終身可行其恕乎。又明明說忠恕違道不遠。如何此章偏看得直恁玄奧。○先生論學問從何處下手。李緝敬曰。這商量隨人自己解悟。做去。如飢自食。渴自飲。痛自摩。痒自搔。先生曰。學問果是隨人做。各人有各人病。隨病下藥。如何替他先定一個方子。然于無棚柄處求棚柄。其惟誠乎。○或問孔子志學。那得便志於矩。先生曰。離却矩更志甚麼。注曰。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卽今木匠曲尺。初做木匠便離他不得。只是初間不熟。還有踰處。漸漸熟來。却是我合他。到極熟時。我心卽矩。得之心而應之手矣。不是泛泛懸空做。○或言人多與理欲交戰。不能分曉。如何做功夫。先生曰。若發念純是天理。無人欲。何消又做功夫。正要從理欲交戰處看。未發氣象。○先生曰。試問今人爾聖賢耶。必不敢承當。爾狂愚耶。又不肯



承當。開口便說我不能爲聖賢亦不敢流
于狂愚願爲中人噫天下更無三等入天
下只有聖賢一路除此便是狂愚那有中
人一路故凡汲汲孳孳惟恐失之其究淺
深不同皆聖賢一路不然亦心乎聖賢而
時有出入其究中人也凡中人皆有聖賢
之心不能擴而充之也若安心爲中人便
愈趨愈下而狂愚矣辟如危山斷橋上有
百丈之峯下臨不測之淵非登則墜此處
豈容歸宿真個可畏李緝敬曰此語非極
費苦心不能道○又曰講學只爲躬行地
若認講學便是聖賢即刻舟求劍○李緝
敬曰昨日和年兄詩云下手須知罷手艱
學問須有罷手處先生曰學問只求下手
不須求罷手到欲罷不能時便有罷手處
又曰時時下手時時罷手不伎不求何用
不減是下手法是道也何足以減是罷手
法○先生曰用舍行藏夫子獨與顏回非

獨謂其無留滯也。玩有是夫三字、必聖賢有所持以爲行藏地者、所以處不空處、出不空出。有美玉於斯、藏可也、沽可也。若無是玉、便只得求人。○又曰、只一孝字、終身用之不盡。孝字甚費、吾輩矻矻終身、有多少未盡分處、只爲成就個孝、不曾加一分。○李緝敬深服先生學、足先覺斯民、具疏上聞、有酌泉新安之語。同緝敬諸友論學、有感三首、是人好紛糾、畢世不能了。非其脚根浮、則以眼孔小。骸竅及心知、些子不曾少。所以讓古人、只緣未聞道。中據與旁營、紛紛相纏擾。瞥然放得下、雲空秋月皎。古今多貴遊、何以同腐草。畢竟世趨外、別有真斧藻。聖賢無秘法、只此寸心好。雖其間世深、一如在襁褓。休說夢中夢、卽是寶山寶。下手各由人、只今認頭腦。交口說理解、儘是都分曉。反觀所體認、居然任顛倒。辟如機說米、其能救民稿。不如炊作飯、能



使胃腸飽。猶恐有飽意。留作心胸擾。雲霧
 任往來。青天不可掃。○作士大戒十六則。
 先生曰。士大戒。蓋戒其大者。士有大綱常。
 大坊維。凡士所當戒。雖不止此。此其大端。
 大木也。若于此處放過。雖有他長。非所謂
 其餘不足觀乎。故以抉心術醇澆之微。証
 躬行真偽之準。考學問淺深之符。必于此
 焉在矣。世之學者。不誠乎身。而動言正心
 誠意。吾不知所正。所誠者。更何物乎。究竟
 欺不得人。只是自欺。故總十六戒而約之
 曰。毋自欺。秦撫劉
 公廣生刻于關中。

母病祈代

為文禱于城隍曰。於惟明神實司
 茲土。福善禍淫。扶顛絕苦。其靈孔
 赫。萬民式舞。我實涼德。宜干神怒。母氏宜
 人。職闔相父。其孝性成。百順克聚。鞠我二
 孤。不啻已乳。虔軼于今。而齊乎古。宜錫百
 祉。以永內輔。云。胡抱疴。為月者五。念我昆

弟不遑寧處。敢叩神力。俾之速愈。殲彼三尺。驅茲二孽。霍然有喜。慰我僂僂。不腆寸忱。神寧或吐。願以往齋。達于堂廡。靈孔昭哉。暢于所部。寧奪我歷。以延母譜。維萱在背。而梓則俯。鑒茲微孝。乃格玄祐。○呼額與以身代。未幾而愈。

揭陳理學二先生諡議

伊洛自程邵開天真儒輩出。國初浣池有

曹月川先生諱端。與文清諸君子鼓吹羽翼。有功斯道。暨萬間洛陽有尤西川先生諱時熙。新安有孟雲浦先生諱化鯉。上衍洙泗之傳。中接伊洛之鉢。宜從祀廟庭。諡典殊缺。先生著尤孟二先生諡議。陳之兩院。只題未覆。

天啓四年甲子先生三十八歲在新安。

正月。

著存古約言成。○先生作存古約言以訓士。首敦本。次閑家厚俗。而擴之以四



禮及服食交際之節。後豫撫程公紹刻于大梁、東撫王公惟儉刻于山左。後金陵浙西、南贛各有刻本。先生自序畧曰：甚矣儒者之迂也。今何必古哉？使必古也，將擗木茹皮、絢髮閨首而能乎哉？今不能爲古，猶古不能爲今，有其心焉可也。斯民三代之直，今之心猶古之心，而有識者率爲世道江河之嘆，則又何也？雖有其心而不勝俗也。彼其俗相率爲然，而一人獨卓然古道之從衆，且非之笑之，其人亦卒中徙而規於俗，豈古之必不可復抑無有人焉？明以爲已任而不顧人之非之笑之也。有其人俗卽非之笑之，迨其果能卓然古道之從俗，且自悔其前之謬而信從之，不遑遑非笑之者哉？則夫非之笑之者，必其未嘗古也。故曰：今之心猶古之心也。古實而今好焉，古厚而今好澆，古儉而今好奢，彼其心豈不欲實欲厚欲儉哉？俗移之也。卽不欲

實欲厚欲儉以其習於俗以成性非其本心也。嗟乎惟禮可以已之。夫禮則自家禮而集禮書儀禮戴記諸書備矣。人將曰獨不當求之六經乎。然而不行其野不違其馬俗方規規然終其身之不悟吾與之言禮而復繁其辭泛其指而驟與之華彼必益駭而不信議而弗從。吾蓋有隱憂焉以爲繁不如簡之易鏡也。泛不如切之挈要也。驟華不如相因之默喻也。僭爲存古約言十二篇首敦本言夫孝德之本也而閑家而厚俗則修齊風化繫焉。猶末也而漸及于冠昏喪祭言夫禮不可斯須去而此其最大者。若服式宴會交際揖讓東賓則皆日用之常而奢則不孫也。動容周旋中禮者寡矣。故必本之以禮而一返之于實于厚于儉其爲說大抵祖家禮而引用沈歸德呂寧陵及孟雲浦諸先生所嘗言者非吾臆說也。夫使吾第取諸家說而文



之亦何益于俗。蓋彼諸家說最簡易、莫如
家禮及諸先生鄉約、而今皆不可盡見。諸
施行、無論古今不相及、千里不同俗、卽我
邑人士視前二三十年、亦有月異而歲不
同者。醫者爲方、必求對證、苟能已病、雖海
上單方、無異黃岐。不則日取內經、素問、丹
溪諸方、書錄之、無益也。故吾之爲約言也、
綦簡綦切、綦因也。約故也。吾聞仲尼論以
約失之者鮮、然必曰約之以禮、又必曰克
已復禮、使不約禮、何云以約。使不克已、何
云約禮。謝氏曰、克已須于性、偏難克處、克
將去。如是言約、斯至約矣。噫、世多非笑儒
者、尤多非笑迂儒。夫寧知世無迂吾之言、
而非之笑之也哉。狂瀾旣倒、誰砥中流。吾
爲此言、豈誠得已。是必有人焉、諒吾不得
已之苦心、以相與力、返先古。雖于古禮什
一千百、而古意不失、猶可厲世磨鈍。故曰、
有其心焉可也。若夫海內有大君子起而

肩世道之責。將必由家禮諸說而溯古禮之全。俾三代之英。太初之樸。常在人間。豈復事此哉。雖然。其以此爲古道之權輿。禮教之嚆矢也。亦或庶幾有小補焉爾。○馮少墟先生作存古篇序。馮爲璫忌。或勸先生毀板。弗從。璫益銜之。

揭陳兌軍河運本色議

先生條議諸款。轉達

福者不止一方。先生亦絕口不言。兌軍議河運本色。議載先生集中。而失其文。○至橫山太夫人祠。齊省月餘。時有雜興二十四首。如所謂兄弟并演劇。扮作楚與漢。明知是戲局。入場便爭戰。穴牆多黠鼠。終歲困廩蠹。主人自有貓。明知不肯捕。皆感觸而發。備極世變。○省會爲逆璫建祠。先生憤然力持曰。鬚眉男子。豈可媚人。吾輩助工。士風掃地矣。竟廢助工簿。璫局聞之。嗾其黨詆滅。講學疏劾。先生擅聚生徒。尋矯



旨考察吏部其意在先生也。○澠池令劉方第托拜門牆先生辭以孟雲浦先生不受前任王公之拜人遂以危言挑之且與左右佈一鬼車之局令心本不安遂爲所中諸上臺俱中相備極詆毀諸上臺頗悉其情先生亦絕不與較及劉以墨敗錢糧羈縻復致書撫按爲之寬解曰勿以此事周章見尤以成某之虛舟劉令瀨行悔悟哭謝逢人搥胸墮淚自謂爲人所誤復澠令書曰吾輩在大塊內一切功名富貴是非毀譽皆泡影野馬也只此一點良心不容泯滅不佞碌碌之守頗足自信老父母試看人情反覆今日何如哉方信羊叔子決不酖人而向來杯弓之影想不待辨而自明矣昨與院道皆有爲老父母地者其回扎洛陽父母皆見之手教愈見謙光若于此關更看透世情庶彼此無非磨鍊之資也和張抱初講學四首都將雲霧當青

十月起考功司郎中不果

吏部舊無別推例

天管裏偏能見豹全。放却自家真種子。終年持鉢問人傳。吾曹所重在躬行。浩氣還於集義生。只向口頭敷衍去。寧知天載本無聲。下手何愁認取艱。分明利與善之間。其中倘得真扁鑪。夜夜柴扉不必關。此道何消向外求。原來率性卽真修。試於倦臥飢餐看。大笑從前問索丘。○建慎獨堂堂。後有軒曰求放心。軒作石隱居傳。堅意不出。寃心伊洛。遠近化之。有同年謂機緣可乘者。先生答書有士守道猶女守身之語。逆璫深銜以故。矯旨另推也。○仁孝公病起。命先生兄弟析居。以觀其立。次弟僉憲吉孺維祐。季岸生。是孺維祺。季爲異母弟。先生愛之真摯有加。在任每分俸兩弟析居。以仁孝公命。不能止。對兩弟大哭曰。今與汝爲三家人矣。負廊腴田盡讓兩弟。



與門人溫日知書別與恕已數載知養必益粹乙丑之役其寧更以斗柄讓人其與從敬共勉雖然遇不遇者時也所可自致者修已也修已豈獨以文吾輩在天地間爲人渺茲一身而參三才此無他必有所以立乎其大而後可參三才不然則亦塊然一物而已此學問所以不可少也學問豈有他術至平至易至淺至近道不遠人拈來卽是而人日求之無何有之鄉故曰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蓋吾人安身立命最關切處人只見性命緊要不知有真正性命在乃或以爲迂或以爲僞或以爲吟夫迂也僞也吟也世之學者誠有之而遂以此病學譬如敗羣之子遂以廢庠塾貪汚之官遂以停仕進惡乎可哉願吾與恕勉之不佞日來見得此中趣味歇手不下雖未底于純而不敢不勉異日北發幸過我一談乎與王覺斯書夫世之所以人

人眼者、富貴也、功名也、毀譽也。須于此處經得過、認得透、練得精、方有得力處。吾儕生于斯世、何者是大頭顱、何者是真命脉。此處若無真得、何以撻破世緣。故曰：君子無人而不自得、人只得人、故不能入。君子自得、故無不可入也。若只云出世、則亦何難。入世而能出、所以難也。人之所難、君子所以易也。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也。吾兄于此關熟矣。當必有真自得處。弟半世無知、近惟知此道是我輩大頭顱、真命脉、須要于入世中跳出、世緣毀譽、用舍之關、風浪儘多、業已認定、自得二字、向內裏閣修。然志雖定、見雖真、而未恬之養也。寧無借知已之援命。嗟乎、世趨日下、人心不古、日月薄蝕、天地昏晦、吾儕不開眼、努力將誰望耶。兄寧無意此乎。此中幸有諸君子可資麗澤之益。弟覺日來受益極多。卽甚奸回、魑魅詆毀者、弟未嘗不多藥石之益者。



也。第已叨起考功。頃聞不當于諸中貴意。而欲以中旨厄之。此亦自有定數。或天借此以閒我。于山川成我。于讀書訓士乎。與馮少墟書。道學之不明。于是人日趨于回。衰狙異而不可底止也。嗟乎。功名譽望。轉瞬成空。此生易盡。至道難聞。何世之情。情者衆也。卽爲其中。有不忍割者乎。然而有數有命。非人之所能爲也。所謂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也。台臺名世。道宗其學。問涵養之精。識力之貞。有非近世學者所易及。上衍洙泗。中紹伊洛。非先生而誰禩也。不肖幸親炙大教。自是以來。一力擔當。自矢雖死。生利害。不以易此中之味。古人有鐫碑流錫。而不少以所學徇人。今人一旦被。人識議。便回護抵當。吁。中原之二程先生。關中之橫渠先生。彼亦人也。而吾獨非人也乎哉。而今其專美于前也。此處正須着眼。舍此而蝸蠅之逐逐焉。弗思。

耳。今朝端之上、未免紛紛、各持意見、幾于聚訟、而奸人或乘機交通、卽如魏璫一事、至舉朝爭之、不能得、聖主積憤積疑、漸見其端、方來之禍、恐不忍言。噫、誰爲之哉。幸二三正人尚在要路、自當急出手力做、而台臺東山久臥、南憲之席尚虛、可尚遲遲其行耶。雖與南臯先生同去、而正不必一律論、且此何時也、而不出乎。

建牛太夫人貞節祠于曲墻。

曲墻村爲先生祖母牛太夫人

母家。

天啓五年乙丑先生三十九歲在新安。

典史汪應蛟以漕糧羈留新安先生同仁孝公館舍飲饌助銀六十兩以完漕糧。○驛丞胡懋忠湖廣人卒于新安貧無以殮捐銀五十兩置棺殮之。又助銀五兩俾還



其鄉。○先是，貸靈寶焦鴻臚銀，焦已物故，家亦淪落，遣役持還，更厚贈之，托邑令垂盼其子。○先生嚴禁族人親戚僕從，不許生事，道府州縣絕無一字關說，其有無辜求寬者，如黃成章，寧代出贖金，卒不干預有司。○家人有與外人爭鬪者，不論曲直，先行責處，或疑爲過，先生曰：「今兩人相爭，無力者必退，別士大夫家，一鄉民所敢逆顏乎？」又曰：「凡來愬者，必謂欺負主人，或毀罵家翁，或膚受其撲，我直笑曰：『不曾眼見，不曾耳聞，彼必不能激怒以傷吾天和，致生他事矣。』」絳州辛全致書求教，先生復云：「不佞碌碌半生，惟是力行二字爲吾儕實地下手處，未發卽未發，此也，慎卽慎，此也，致良知止至善，無非此也。若曰力行外，另有細諦，則是舍實地而課玄寂也。吾儒所以實于二氏，正以實地處有神理耳。大學言誠意正心精極矣，而結之曰修身爲

本。修身則誠正。皆爲實地工夫。令人躲閃不得耳。門下以爲何如。與田生穎書。得來教。知仁丈途中追憶。不佞語便猛省一番。且曰。天地生我一場。父母生我一場。我生于世。一場只空空過去。是爲得罪天地父母。得罪人。世也。嗟乎。所見如是。尚云不能開眼乎。吾不信也。只爲不能出頭承當。則以恐俗人非而笑之。此正可反証處。我輩學問。爲已耶。爲人耶。旣曰恐人非笑。將我墮落塵衆。不能出頭。不慮人笑耶。不學不慮人笑。學反慮人笑。此今人通病。夫惟不學耳。彼之笑笑吾不學而僞學耳。果學矣。試觀吾邑中有二三君子。從事于學。雖其初不類人。亦于其方學之初。非而笑之。後果能卓然不變。人無不敬服。無不醒愧。何笑之有。然則非而笑之者。惟不學故也。不然。則僞學也。君子爲學。只以成我。只以事天地悅父母。我苟不類。天地必不容。父母



必不悅。不慮天地父母而慮俗人。亦可異矣。至所云。半世已過。還有半世。嘻。苟從此立志洗滌。雖一日克己。天下歸仁。何論半世哉。願猛然振起。毋更向俗人面孔作生活也。六月十二日。與馮少墟先生書。吾人安身立命。離却學問。更無頓放處。夫豈有一種學問。足以驚世駭俗。只是平平常常。保養此心。如我本來真種子。而常惺惺三字。卽戒慎恐懼。慎獨之括而言之也。開眼就見。何等平易。然一毫放過。便已墮落。世障。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日用之。卽足。終身用之。不盡。此安身立命真機軸。自聞大誨。時于此道有所窺入。願服膺此四字。會中多浸。浸向往。漸有悟入。每月大會之外。講書作課者。四雖寒暑。不輟。春來偶病。三月而始復。每欲治裝。一候提命。而未能如願。慎獨堂偶拈一首。架上塵書。頗厭拈。隨時隨意。

掣牙籤。花陰午尚科頭坐。筆底今仍信口占。惟恐下簾妨乳燕。嘗令開牖看魚鱗。方床竹簟憑高枕。掠取風光了不嫌。

天啓六年丙寅先生四十歲在新安。

揭陳驛累。

驛述苦累。先生條議利病。禁豪門放債。願自加銀六十兩以代其費。

陳驛累六款。撫按行各屬刻石遵行。○泥池欲裁義昌驛。自便直陳五不可。二大害力止之。○牛彰溝深路險。上下轉迴。每陷死行人。先生惻然。與仁孝公建廣仁石橋。爲狀以記之。又如薛村狂口石橋。夫人纏路。黃河險路。開陽路。先生皆與仁孝公重修。與蘇柳堂畫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毀也久矣。人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葆存之。便厭



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担任。將一副精力。盡用之于此道。而卑者祇沒沒于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復耽入于玄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平平至易見。前卽是轉機。卽非卽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難于出。而難于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僞與幻之爲也。入而能出。此吾學問之所以異于二氏也。年兄云。卽今亦自可學。誠哉。卽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旣過。今又等。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自古聖賢。何人不由學問。涵養成。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卽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

哉。年兄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于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真者必于此出。以其僞而廢真。何異于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禁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于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的在此。任他風浪起。我只不開舟。卽有炙手可熱者。吾不顧焉。卽鑄黨人碑。吾不易焉。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日間一塵。近日做邑及隣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于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于是。亦爲之而已矣。偶拈自和。天與本無別。所爭思未



切。靜觀無物時。同此萬川月。忙逐蹊徑別。與心毫不切。欲開長夜昏。直揭仲尼月。

天啟七年丁卯先生四十一歲在新安。

出賑歲饑。

先生家不甚裕。而性好施。歲大饑。

粥。歲無虛日。又焚券。蠲租五百餘石。貧生三十餘。皆待以舉火。擇族中之貧者。共助銀三十兩。更化銀帶一束濟之。○時先生以忤璫致銜。是年夏。傳開先生姓名。送璫首。欲中以奇禍。人皆危之。會璫敗而止。身銘大哉身乎。其備也。元氣混沌。包而無外。是故天地憾吾身。缺罔吾身。虧天地傾欹。身非塊然。天地泰也。合之爲一體。分則三也。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虛象極。神行象次。耳目鼻舌手足。吾五行之官。視聽言動。吾四時之吏。呼吸吾之潮汐。寢興吾之分至。察於人倫。三辰序也。喜怒哀樂。吾露雷。

風雨也。其中有君上帝臨汝也。思無邪。宋
景之退。災惑誠則形。鄒衍之飛霜雪。進修
及時。魯陽公之揮日。克己復禮。靈媧氏之
補石。慎爾樞機。虞廷之肅七政。戒慎不睹。
成湯之顧明命。不違其志。文王陟降之事
帝也。無思無爲。禹之行水。行無事也。清寧
莫位。疏吾之榮衛。陽罔或愆。陰罔或伏。調
吾之嘘吹。草木易獸。愛惜吾之爪髮。疴癯
一體。撫摩吾之顛頓。薦德馨。郢斤之鑿鼻
聖。且游衍金鏡之刮眼翳。瀕乎若太虛中
存。元氣與天地參。萬物備也。吾浩然之氣
銘。天地之氣。吾之氣。吾之氣。天地之氣。吾
與天地同此一氣之苞。貫蟠際。不知何爲
天地之氣。何爲吾之氣。猶魚在水。中不知
何爲魚腹之氣。何爲水之氣。人見此氣爲
浮氣。游氣。吾見此氣爲天地之正氣。浩然
之氣也。浩然之氣。天地位也。人受此氣。非
有二也。其或有一二。厥養異也。不養卽浮游



之氣、養卽浩然之氣。不養卽有害而餒、養卽可以塞天地、配道義。不養卽仍爲天地之氣、養卽爲吾之氣。爲天地之氣者、如人以盆水養魚、失此枯得此蘇。爲吾之氣者、如神龍之雲行雨施、出入無非、得盆水蘇、非失盆水枯。神龍在潛、退藏密也。田淵與天時弗失也。悔亢日惕、心罔貳也。在羣不首、任有濟也。知進退存亡者、精義也。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浩之至也。是故浩然之氣直在吾、不專在天地。

校記

①據上下文，此「言」字當爲衍文。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二

受業門人

施化遠

周景濂

姚虞唐

袁應參

黃基昌

陳惔

石岳

李毓楠

郭希銓

孟琚編次

崇禎元年

戊辰先生四十二歲在新安。

巡按科道交薦。七月起尚寶司卿管寺丞事。

與王覺斯書。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所以眼界



儒藏

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弟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哉、而真者固自真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于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問事業、非兩事也。弟只於此心、確然有不可拔處、而於道則問聞也。老親家聖賢之心、而豪傑之才、願與相助、亦願時時有以教我。弟行期尚末卜吉、而王事靡盬、不能復過珂里、一談臨岐、低徊者久之。

陞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添注少卿。

十一月至京師。

初起尚寶司、旋陞太常寺少卿、在途聞報。○甲子、璫局亂。

政、堅意不起。時夢帝賜五色簪、應制賦詩、覺止記末聯云、一心持素節、紅日照長春。夢中猶改紅爲丹。七月起用、在淇水道中、成感遇十二首、十載應沉鋼、清班胡遽



塵。拙疎流俗笑。迂執宦途嗔。世道誰當問。君門不可因。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所愧生伊洛。敢言涉聖津。迂談人信少。孤志自求知真。郭泰今鉤黨。朱張古逸民。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小草知無補。幡然敢起莘。負時規執友。大義勉嚴親。何以酬殊遇。祇惟致此身。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何幸身親見。弓旌一日新。誰非思致主。而使嘆無臣。泰內惟君子。師貞在丈人。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竊謂今天下。如身半不仁。自天開幹蠹。無地效亨屯。餽窘諸邊冒。官貪百姓貧。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麟鳳不空出。河清會有因。涉川思後甲。降嶽想生申。豈謂中興主。終無名世臣。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求治如飢渴。平臺召對頻。夜咨常至丙。日答不爲辛。聖主焦勞甚。諸臣知遇新。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誰出爲霖雨。蒼生望轉親。

豈其甘負主而乃自圖身。猶未清腸肺得無謾鬼神。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放下提將起。願教此意真。秦來訪大過。夫號急同人。事事存元氣。時時遠不仁。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國脉先維節。王楨蚤用賓。盡拋旁夾雜。打起整精神。取獨爲君子。誰甘後古人。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守拙效如此。鐵腸寧可馴。從來達世局。一任笑孤臣。靖獻先無已。遭逢幸此辰。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草草出山意。憂危切小臣。無才支大厦。淺學愧安輪。報國惟傾藿。思鄉未爲蕁。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黃梁夢記。呂子與客過邯鄲。下馬謁呂翁祠。觀黃梁夢蹟。甚奇。夫一枕一炊。曾幾何地。幾何時。而五十餘年。妻子之奉。功名之遇。窮通毀譽之遭。無不備歷。朕後乃欠伸寤。當其未寤。皆夢也。而盧生不知也。寤然後知是夢。使當夢時。知是夢。便覺枕



中略。然無味矣。呂子曰：人盡夢也，何獨盧生哉？天地一枕也，萬物一炊也，百年一夢也。安知我與子？任人間世，非卽有人炊黃粱其側，我與子曾入青氍毹，枕竅同作一場春夢。且夫今之走邯鄲道上，與夫寫牆上詩者，人盡夢也。何獨我與子哉？乃人之言曰：人生真也，夢幻耳。人生久也，夢暫耳。嗚呼！人生與夢所異者，獨真幻久暫四字，便不甚異。且我與子安知夫人生之非幻，而夢非真耶？人生之非暫，而夢非久耶？牧童因羊思馬，因馬思車，遂夢乘車。張曲柄蓋，覓旒而爲王者，此與盧生五十年榮遇何異？夫當其爲王，其自奉寧信非真？其歷時寧謂非人？試從百年後週觀人生，亦一瞬耳。況夫水窮山盡，終歸烏有。卽謂夢真而人生幻，亦可。卽謂夢久而人生暫，亦可。旣知人生主之幻，與暫如是，而猶向枕中作不了生活，爲身計，爲名計，爲子孫計，無不曲

至。請看盧生。人伸寤後。崇階貴子。溫勅豐
彈。能携得一物否。而我與子。與夫世之人。
同在夢場中者。亦可以思矣。既在夢場。便
當將世途作夢做。只看做得如何。誰能跳
出枕外。捉碎青枕。廓然達觀。夫乃今知何
幻何真。何人何暫。何莊何蝶。皆一夢也。呂
翁固夢場外人。若自達觀視之。呂翁盡夢
也。又何獨我與子。若盧生。若世人哉。夢中
說夢。要知是夢。隨夢作夢。何必無夢。噫。此
殆難向癡人前說矣。呂子為誰。天中拙士
維祺介孺氏也。客為誰。姚太史孟長先生
也。陽復之朔。前一夕。挑燈呵研而作此記。
陞見。屈指江湖已十年。一朝重見九閭天。
龍飛景運歸真主。鵠立清班後衆賢。誰切
禹臯憂不得。我非堯舜敢陳前。小臣無計
酬知遇。王道平平有所先。

疏陳九忌三不負

疏曰。臣竊惟近日忤璫語。幾成套矣。然皇上欲博



觀廢臣始末、臣敢不隨諸臣後、據實直陳。蓋璫局摧折天下士大夫、其開端毒手、實從抑臣考功始。于是十年銓資、九年長鉞、皆從臣始。前此未有也。緣臣踪孤性執、見忌非止一端。一忌因臣在吏部搜叅吏弊、力絕請託、卽座師同年、絕不曲徇。二忌因中官所抑、議論洶洶、臣抗議必候先帝御慈慶宮門、行禮方退。三忌因中官導先帝幸小南城、臣與同官手書約科道赴閣力止之。四忌因臣抗疏言近侍不得預政、且有移宮語、偶與楊漣議同。于是璫局耽耽視臣矣。五忌因臣生伊洛之鄉、修二程遺教、且臣父勅旌孝子、臣孔學孝友樹德、素教甚嚴、臣頗知違時自砥。于是有詆臣講學者。六忌因臣與馮從吾善、臣作存古篇、山東河南撫臣刊布、內有從吾敘文、于是有勸臣毀板者。七忌因臣爲王紀門人、

紀首參奸輔逆黨紀卒臣周旋保全其後
人逆當切齒。八忌因鹽臣李日宣疏薦理
學內有臣姓名。九忌因臣鄉建祠。迫令鄉
紳助工。臣里中獨無一人助工者。臣實有
瑞祠助工。士風掃地之說。傳聞逆黨與臣
不通一字。開名送內。有此九忌。而臣果蒙
推考功。管計。喬吉另推矣。十年首資長。錮
沉越。且欲中以危法矣。何幸聖明御極。鋤
奸求賢。衆正連茹。臣何人斯。亦蒙優起。聖
輿旋陞。今職代。念臣平生。但知守拙。有何
才望。踰涯至此。愧無可報。答恩遇。惟願
皇上必爲堯舜。諸臣必共致。皇上爲堯
舜。大家打起精神。從實做起。無負皇上
德意。臣輩平居誦讀。幽冊中之堯舜。以爲
畢世難逢。何幸親見。而可負耶。豈其敢負。
豈其忍負。且臣輩身家性命。何非從逆。瑞
手中救回。卽今應仕已。是長物。何復樹私
營潤。恐天地鬼神亦所不宥。臣實憤之。逢



其處獵虛望、出負蒼生、使天下不賄真儒、作用、謂此輩盡盜虛聲也。臣實恥之。臣輩既負皇上、且上公車者不免一槩感憤太過、致蒙漸起疑厭、敢謂非諸臣自取。雖然、天下亦自有人、彙征況多名賢、就中豈無鐵肝冷面、忠猷識力、足當信任者。從今方是幹濟名世、開眼下手時節、在皇上留心徐察之、而平觀之、勿因一人可疑、并疑人人、一事可厭、并厭事事、將謂舉朝無一可信、任之人、恐漸成睽隔、而且自用、而且偏聽、而且欲速不達、臣實憂之。大抵痿痺頑鈍之後、利用振紀綱、核名實、然須尋綱領頭緒、做起、執簡御煩、徐課實效。至國家元氣逆璫、剝削迨盡、尤當以葆養元氣為第一義。而國體亦當惜、大臣亦當體、清執慤直之臣、一字一言之註誤、亦當容。人言求治太急、臣謂求治何妨急、但不當勞心、米鹽徒涉、鑽急耳。區區愚忠、容臣

因事報效、謹自矢、入告、惟曰、上不敢負天、
子中不敢負知己、下不敢負所學而已。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四十三歲在京師。

立豫簪會。

會序約曰、豫簪會、蓋吾輩皆豫產、
爲之、敦舊誼也。按禹貢、豫州厥土惟壤、下
土墳墟、壤雜也。墟、疏也。疏而雜、豈豫州之
風土固有固之與、或曰、豫木疆無羣、天與
善資、君子非之、曰、香火吟域、固非盛事、何
至意見雜而不純、情意疏而不聯、不曰君
子同道爲明乎。易之豫九四曰、由豫大有
得、勿疑、朋盍簪。我豫人既產於豫、當思由
豫之義。豫五爻皆六、獨四爲九、九者所由
以豫者也。九、陽也、健也、仁也、君子也。大有
得、同道也。勿疑、純也。朋盍簪、聯也。夫是以
能豫、豫者和也。樂也。有嚶鳴之求而神聽
協、有素絲之風而委蛇清、必木疆無羣、如



壤之雜、壚之疏、將君子可以不同道乎。雖然、毋諭訛、戒鳴豫也。毋依附、規盱豫也。毋曠職業、防冥豫也。和而不同、同而實和、於和樂中、砥介石之貞、乃是豫人本色、乃始與豫之九四合。是不可無社。渙羣有丘、蓋取諸渙。是必有約、慎言節食、蓋取諸頤。其期七日、朋來無咎、蓋取諸復。○約每月逢七日、小集寓齋、不用包酒、不用樂劇、上席以午、未為期、毋過晏、夜即告散。有德業當相勸、有過失當相規。毋阿、毋競、毋猜、毋偽、毋傾軋、毋雌黃朝政、毋臧否人物、毋講官說缺、毋謔戲、毋沉酣失容、毋強不能飲者、始終以敬為主。

四月疏議兵餉并陳鈔法

時兵餉不足、疏陳清覈五條、折解三

條、裁省五條、催解二條。有日、凡言搜括、言加稅、言行戶、言覈丁、言抽扣、言捐助、及一

切苟且權宜之術。國未得利之一民已受
 害之十。官與衙役先各漁其利之四五。卽
 言裁言汰。言節省。亦不得已之計。而不可
 一切深文。使盛世先有蕭索窘迫之象。大
 學論生財。本之用人。而尤嚴於聚斂。卽孟
 子亦言。不信仁賢。其究至於財用不足。又
 曰。有糜餉可罷。而負隅之發機宜慎。冗食
 可汰。而忌器之持議宜徐。內庫可折。儉約
 可風。而叩閭之懇請宜婉。而篤奉 旨理
 財。軍國訏謨。會議急圖。實用這本。披陳剴
 切。條畫簡明。該部逐款研確。并揭送鈔法
 集議。鈔法揭曰。洪武初中。書省造大明寶
 鈔。太祖足國之道。端由於此。至 景泰
 弘治之間。始壅其壅者。何也。則以桑穰
 質脆。色青。易混也。鈔數易。緣爲奸也。鈔本
 不過分文。而利至百倍也。禁用金錢。不便
 民用也。惜當時無有以變通之說。進者。琴
 瑟不調。必更張之。乃可鼓也。天蓋將以變



通之道。待中與聖主矣。皇上同符。太祖請法。其意勿泥其迹。因其利。勿違其情。鈔貨用精細。吳綾織就。龍文邊欄。方廣略如祖制。而稍變其文義。刊成板式。中爲十貫。一貫之形。其色黃。折衷祖制。值銀五錢。用該局巡視衙門印信。完日進內。用別製御圖書一顆。仍編半印字號。旁刊崇禎某年造。此其大略也。或曰。非常之原。其制行難。國法日輕。其疏利難。巧僞日滋。其防僞難。厚利易趨。其綜攬難。夫利者。天之所以愚民也。錢鈔法。又帝王所以變通。使民自愚也。民至愚而神。亦至神而愚。法立于如。山。而令行于流水。以爲難。則誠難矣。以爲易。則又易矣。如有定議。刊刻成書。仍以詔書申嚴。阻撓之禁。頒布中外耳。日一新。方可通行。又不禁民用金銀銅錢。只每二兩五錢。用鈔一張。約每銀錢十。分用鈔二。分未及二兩五錢。而強用鈔者。立爲厲禁。此

創行法也。按律，偽造寶鈔者斬。今議梟不待時，偽造圖書者又加等，仍抄沒財產入官，而凡徵收稅糧納贖援例工食等項俱許上下通行。然二兩五錢以下不許用。此疏利法也。以綾爲質，且織成龍文，偽造頗艱。仍申嚴，擅藏空白鈔質之罪與偽造同。舉首者以犯人財產一半給賞，一半入官。知而不舉同坐。且有年號編號對勘，真偽尤易。此防偽法也。專設大臣印信以防叢生之奸。偽又用御圖書，以防監督之私。擅且出入多寡，整齊畫一如鈔一萬，卽筭銀五千。利權獨歸於上，而下不敢竊。此綜攬法也。至於開局用心計，大臣以侍郎充，屬僚以戶部司官及各散局充，巡視以科道充，俱不必添。又官僚之可議者，織造局或在蘇杭，或在南京，或在京師，每正織鈔質百張，每張約值銀四五分，就便差官專管。又織造之可議者，其頒發卽由京而外，先



給官吏俸薪亦每二兩五錢以給鈔一張。如通行後奏請廣頒內外得其人無憂不行。此頒發之可議者。水漬不妨行使如墨汚、油污、折爛計赴局更換在外赴各府更換納銀二錢五分。切角類奏年終燒燬。此更換之可議者。如此法果行歲用本十萬可得息百萬用本百萬可得千萬國家無窮利源從此開濬。祖宗以良法待皇上之變通天若以不足之象啟皇上之神化苟得其人通變不倦卽以足國可也何慮仰屋哉。職此疏頗經苦心沉思似有可採而或者慮輓近法弛易起阻撓不知法祖宗之法也。皇上之法也其誰敢好。且天下事行之只在得人耳。卽如河南陝西原不行制錢今開局鑄錢未嘗不通行何獨疑于鈔法。如當事堅謂不可亦當存此一段議論以待其人。本擬具疏進呈御覽而事係創始未經集議理合具揭送閣部

伏惟裁酌可否。

陞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卿管少卿事。

閏四月，覃恩給誥命，贈敦懿公如其官，祖母牛氏爲太淑人，封仁孝公，贈母孟太淑人，封繼母田太淑人。先生喜曰：「今可以報祖母矣。」蓋前欲移封不果，故云。○館中公費不足，委官乾沒，至揭債三百餘金，而公署頽廢不堪。先生清查公費，有前任委官侵用者，責令補還債銀。又裁省公費，減去濫賞量入爲出，定爲經制。設處修理公署，置備器用。三月告成，煥然一新。館署齊省，二首待漏，羅衣怯曉寒。建章朝罷出東安，報衙潦倒重封篆，退食從容久素餐。僻署青苔荒院落，閒窓紅日轉闌干。比來憂旱傳修省，王上焦勞仰副難。叨點清班愧負時，赤心無補自知之。同寅僚友頻高卧，盡



儒藏

卯諸生窘問奇。拙幸可藏公事少。蕙仍不
改宦情癡。只今窘殊求霖雨。黽勉風雲有
思所。

八月表章芝泉書院

先是逆璫煽焰拆毀天
下書院芝泉以祀七賢

故未得毀。是年
奉旨表章。

十月疏陳直法堯舜

疏曰恭值鳳曆復頒龍
德恒耀正三載熙績時

矣。廷臣當無不因時效忠而微臣此疏直
欲皇上為堯舜。或曰。皇上方皇皇時艱
言堯舜迂矣。不知臣非緩言。時艱謂為時
艱者。正須從為堯舜做起耳。皇上英明
天縱。既可為堯舜。若一片憂時苦心。豈欲
為三代以下主。亦豈欲為漢宣。正欲為堯
舜者也。惟是有君無臣。往往負皇上德意
即老成忠悃。亦苦泰交難洽。則所以提轉

一世之精神躋之唐虞還在。舜豈皇上所難哉。只就向來所皇皇者而尋其源提其要卽是矣。故莫如純聖學。懋聖德。熙聖治。三者而已。今聖學何嘗不純。然學不如堯舜。非純也。堯舜之學其要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我皇上試思何爲人心。何爲道心。何爲道心中之人心。不但聲色當遠。晏樂當節。御臣官官妾當嚴。卽舉念在道而有所偏喜。有所偏怒。有所自用。有所執而不化。亦屬人心。願皇上時時提醒此心。常使虛明活潑。尤時時與賢士講論。不輟以涵養心性。消融意見。是爲不襍而精。不二而一。不怠不亢而執中。然則皇上之學一兢業矣。今聖德何嘗不懋。然德不如堯舜。非懋也。堯舜之德雖欽明濬哲。不敢自滿。尤必詢事考言。闢門達聰。何虛受也。皇上聰明神聖。天下莫及。然愚者不有千慮之得。



乎、聖人不採狂夫之言乎。令已棄取、尤見大聖之無我、其心愈虛、其德愈廓。然則皇上之德、一勲華矣。今聖治何嘗不熙、然治不如堯舜、非熙也。堯舜之治、其大者不過宅揆播穀、若二十二人時亮天工、是爲急先務、急親賢。皇上綜覈名實、加意富強、急誠急矣。第恐欲以一人聽察、欲事事核、人人督、如理紛絲、愈急急結。我皇上何不以其擔當責政本、以勞怨責部院、以地方應做事責督撫、量才而策、按程而課。必於先務大綱、領處急提挈之、心真知其賢急親任之、所謂任一人足領袖千萬人、提一事足該括千萬事、此也。如慮賢實難知、不曰忱恂遠佞乎。不曰善好不善惡乎。不曰國人皆賢、然後察而用乎。然則皇上之治、一巍蕩矣。聖學純、析理愈精、而不惑聖德懋、取善愈大、而不爭。聖治熙、天行愈健、而不息。我皇上清明在躬、而不邇不

施、推心置腹而勿貳勿疑。至於爲閣臣者，當任天下之重，篤納牖之誠，厚回天之力。爲大臣者，當鑒覆轍之伏，戎思盡瘁之篤。爲羣臣者，當各修職業，共破藩籬。勿規利開墻，勿占風轉脚。上下交儆，如五味相濟，如同舟遇風，而又申明正學，激厲廉恥，使人人各發良心，視爲君父，如爲官視國，事如自己家事。方且拔茅以孚其志，包荒以大其容，朋亡以渙其羣，戒鄰以防其富，勿用師以消其吝，如是，有不上下交而志同者哉？有不財成輔相，食福元祉者哉？乃知皇上必不可不爲堯舜，諸臣必不可不致君堯舜，底三載庶績之熙，基萬年有道之曆，在此日矣。臣願皇上思臣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者，非迂也。○奉聖旨：這所請純學懋德熙治直法堯舜，知道了。上下交儆，乃克保泰。諸臣亦當省勉。



抗陳防微八漸

上嘉納之

先生望聖以上

留中改票慎刑點陪傳免進講摧折言官
 疑厭臣下真晏遊寡嗜欲八事于十月疏
 上初政府勤勿上及疏入不即下政府深
 尤之曰可惜一箇奸侍郎自家打破上留
 覽十八日人人危之忽一日中官捧旨至
 私第云上得疏即省覽置書閣上每取覽
 徘徊殿上咨嗟嘆息蓋深為嘉納云先生
 每舉此為言謂上轉聽如環真可為堯舜
 特臣下無有實心開導者耳防微八事疏
 曰臣讀易至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
 不復以為泰當拔茅全盛之日方食其福
 向遠鯁鯁若此蓋陽盛則陰即伏交難而
 朕甚易故四即曰翻翻不富以其鄰甚微
 也智士見幾貴于未然忠臣憂國本于無
 欺皇上上當逆氣濁亂手自廓清邇者治
 平漸有次第豈皇上輒有侈心是必不

然。惟是臣竊見我皇上二年來、何日不
焦勞、何日不虛受、何日不清心寡欲、乃近
日聖政較之、初政、似微有不同者、在世情
或謂無傷、在大聖人、則不可不思、所以防
之、如皇上上初、何嘗不勤批答、朝上夕下、
近始有留中者、或疏言無當、或事當詳慎、
聖意固自淵微、然留中多則疑慮起、久之
恐有宮府睽隔之形、此微之當防者一。
皇上上初、何嘗不虛懷商確、惟是閣臣票擬
或有不當、聖心者、改票、經批、誰曰非然、第
就中亦有當執奏者、明主可與忠言、將順
不忘匡救、此微之當防者二。
皇上上初、何嘗不疑厭、其可疑者、皆臣下自取
且雷同之惡、既深、偏黨之說、復起、恐久之
玄黃漸興、共夔難進、此微之當防者三。
皇上上初、何嘗不講筵日御、近間始多傳免、
進講漸稀、皇上上、豈以爲君德成就、無關
於沃乎。此微之當防者四。
皇上上初、何嘗



不寡嗜欲、漢安遊。近日得無偶涉乎。臣固知偶涉、原不足累、傳聞原不盡實。但謂皇上養德養身、不可不於微漸處謹之。此微之當防者五。皇上慎刑獄、無不命法司審獄、而問亦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鼓、恐長囂訟之風。禁地、濺血、或啓輕生之竇。此微之當防者六。皇上重廷推、無不點用正推、而近始有用陪推者。雖簡用原出上裁、而用陪終非常典。此微之當防者七。皇上作言、官之氣、或下詔求言、或虛懷聽受、而通因言、官論事、或未盡當、未免洊雷摧羽、寒蟬結舌、恐此後或有大奸邪大事、機畏禍、不言、亦非國福。此微之當防者八。臣竊慨今天下如人身之、匪痺、形貌雖存、元氣實虛。因我皇上勵精求治、邊腹內外、錢穀甲兵、吏治民生、紀綱法令、始稍稍有起色。正須從此保護、求命、而上下、或未盡交、臣鄰、或未盡孚、治效、或未盡奏、所恃

者惟皇上一心耳。臣望皇上自思自維。自爲社稷計。常提醒其初之焦勞。初之虛受。初之清心寡欲。凜凜於防微杜漸而已。至於用人爲圖治大綱。宋誤用一楊畏。遂使元祐變爲紹聖。蓋陰陽之辨。消長之徵。願皇上慎之又慎。防之又防耳。臣忝廁清卿。儘可博容容之福。豈好以言自見。蓋念君德。國是剝復。治亂所關不小。臣受皇上厚恩。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一念孤忠。冒責宸嚴。如蒙皇上俯賜轉圜。採納中興泰運實基於此。臣不勝切望。幸甚。○奉聖旨。這所奏圖治慎微各款。關切朕躬的。知道了。票擬商確。務當會推。正陪簡用。俱已。有旨。不必又陳。

議

聖壽朝賀儀節

聖壽當賀。適上相府書曰。

伏惟閣下忠格主聖。母忘辰先生。



者望望重蒼生此省出山倚毗甚大目下陰
 陽剝復之關尤借主持務使正氣勝陰邪
 消蕩平正直剪斷葛藤毋令蔓延不了是
 今日第一義極切候教而未可頻過相門
 此時格君心以勿疑勿二破積套以實心
 實做非閣下不能任非閣下不敢任此舉
 朝所引領屬望者也至二十四日萬壽聖
 節羣臣入賀禮也而是日適為孝元貞
 皇后忌辰夫孝元非他即皇上之嫡母
 也忌日不用賀况係嫡母而即日受賀似
 恐有損聖德夫皇上而非聖主也猶可
 皇上而聖主也豈可乎或于二十五日受
 賀以全孝思以專吉典似為盡善然不宜
 疏揭似當納牖遇巷婉導聖心使之樂從
 出一聖諭永著為令此正閣下格君成德
 第一件實事非細小也事有關係不得不
 言惟閣下再裁察之○十一月著言行三
 箴○先生題言忠信行篤敬六字于譯館

之堂遂作三箴。以訓士言行總箴。心官則
思言行分職。謂士樞機於斯。樹極匪樞。胡
運匪機。曷發戶。穹猶然。士執廼職。口則與
戎動。或困石。惟聖達時。退藏於密。知語知
默。知動知息。其次克已主敬。宅一。非禮勿
言。惠迪趨吉。閑邪存誠。又象斯立。言滿寡
尤。淑儀弗忒。雖之鑿。貍弗易。厥質思之思
之。有物有則。思則得之。弗思曷得。忠信箴
思言胡慎。日忠與信。匪口是臧。惟心斯印。
人。心之靈。稟於至誠。物欲蔽之。欺偽叢生。
厥口則言。厥心弗然。信既遠義。易諾屢遷。
言巧色令。是名爲佞。既蠹世維。曷存厥性。
厥性既非。衆惡斯歸。多言數窮。食言貌肥。
我思動物。寧在鼓舌。所以至誠。豚魚可格。
此非襲取。忠信是主。易訓進德。三復斯語。
篤敬箴。何以思行。蓋云篤敬。篤敬維何。至
一而靜。一則不雜。靜則不競。天君守舍。百
司從令。胡爲憧憧。朋從靡定。以二以三。乃



儲藏

縱乃橫。浮薄長傲。失其性命。既潰厥堤。靡
知所竟。我思古人。精義入神。天之明命。以
物其身。上帝臨女。如見大賓。靜一無欲。乃
敬乃篤。夫然後行。百行維穀。是故君子。必
慎其獨。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二月疏劾逃曠館員。

暮春集諸友四首偶檢晴窗新曆看始知春去

欲留難。歸心久滯。桃花岸。別思還縈。柳絮
難。興懶長教書滿榻。交稀今許客憑欄。芳
陰閒裏消容易。簡點從前總素餐。化工何
遽放春歸。九十州光明日非。商禱經時煩
滿。辰風塵連月混郊畿。誰堪半歲詩囊澁
人說長安酒政稀。纔質俸錢賒客醉。薰風
早已上羅衣。紫燕紅鵲不忍聞。惱人春色
欲平分。此中消息誰當問。似客光陰我亦

云。滿眼征塵高北斗、一杯濁酒問東君。可
憐無着鄉心處、汗漫天涯盡白雲。閒官何
日不陽陽、消夏從今午。夢長橋外雙帘懸
酒聖、風前一醉餞花王。素肝此後仍冰冷、
病骨逢人問藥方。頗憶故園春事罷、水亭
石枕竹匡牀。

四月陞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賜敕諭。

會推總督糧儲、命卽日下。陞辭之

時上以日送久之、顧輔臣曰、此臣如何、
使之南。輔臣曰、南糧匱窘、非此臣不可。

以品同銜異、

恩准改給誥命。

卿已曾經封、

陞戶部侍郎、以品同銜異、乞改誥命。奉
旨准給。

五月便道歸省。



爲子姪舉行冠禮。

先生慨四禮久廢，與子兆

贊將于是年五月十一日行之。或曰：是禮

久廢，且覺煩縟，恐難驟舉。先生曰：禮固久

廢，正須從吾輩舉復。及行禮，賓贊戒嚴，童

僕亦爲肅然。皆嘆曰：禮信不可廢也。著冠

禮儀注，舊在訂証家禮內。

以家禮稿失，附存古籍。

七月至南京。

先生以思親久鬱成疾，歸省卽

患未靖，南庾重任，不容久稽。先生乃力疾

南征。七月十一日進部。○時鄭大司農以

差滿里居日久，故先生在任三年有餘，其

中多係署大司農之事。○南庾倉庫如洗，

向飢軍鼓譟，毆管餉司官，焚科臣房屋。前

任督臣呂圖南拚命擅截漕糧，南都岌岌。

南軍糧壅塞，久數月，或壓一二年者，南北裹

足。受命之日，卽具疏振刷。語人曰：人言視

國事如家事。今國步艱危，卽實是自已家事。何但言如○以人心積玩，民苦重賦，南庾匱乏已極，深爲根本。元氣之慮，陳振竄固本疏曰：「竊惟天下猶人身然，神氣欲振，場元氣尤欲葆存。乃今天下自神廟年來，養成一痿痺頑頓世界，提不起，呼不靈。幸我皇上日月所照，雷霆所震，立見積竄有振厲之象，而元氣則銷鑠如故也。自意見分情面重，視國家事若反輕，而國是之元氣薄。加以玄黃之搏擊，逆魏之誅鋤，而精神之元氣戕。吏治日壞，貪婪未息，而民間之元氣促。尅餉成習，汰兵無法，而邊庭之元氣窘。以及近日寇氛之所虔劉，徵發之所騷動，催科之所凌迫，而天下之元氣岌岌垂盡矣。臣自陞辭就道，凡沿途見聞，無不觸目心傷。回首腸斷，於是傾葵獻曝，之思愈難。恕然臣初出國門，則良涿之間，蕭條破毀，流離載道，訛言頌興，其象搶攘。



真保一帶雨澤愆期百穀焦枯其象愁慘
 河以北河以南有雨有不雨而米價騰貴
 倍於往年其民口苦餒調苦輸輓苦驛騷
 無寧宇也其象痲結餒鉛買硝新餉舊通
 何者不急於星火不肖或借以爲壑賢者
 實苦其無措財露而襟難捉心剝而眼尚
 煇其象銳急郵傳稍稍清楚矣而餉貢則
 擾協濟則餉兵馬調運則重困而扣幫則
 又求多也其象疲羸至於三軍所過地生
 荆棘有紀律者不過十之二三耳况東南
 稍熟西北又旱差劇賊重中乾外竭其象
 頽潰比入南直則江南北一帶苦徵調苦輸
 輓苦驛騷蕭蕭之河以南南北也而其地之荒
 蕪一望蓬然似不可不設法招徠屯種者
 臣抵鳳陽恭謁皇陵渡江恭謁孝陵
 則見王氣鬱鬱葱葱且金陵龍盤虎踞誠
 豐鎬根本爲億萬年不拔之基而其情形
 則又甚矣年來南中水旱不常米價騰踴

公私交罄、民不聊生。卽云臣部空虛、臣猶意其不至如人言之甚也。乃臣縱觀度藏、各官軍有欠奉餉一兩箇月、有欠半年、有欠一年者。雖本色猶可支撐、目前而後將難繼矣。至折色則僅貯萬金、目下支盡矣。今年事例計臣面屬解運、乃前此已萬不得已、借支軍餉無分毫矣。有司怠玩、外解稀少矣。卽外解盡數完足、亦尚缺額二十餘萬矣。鑄局虛可生息、苦無鑄本矣。官軍環門泣額、老庫明扁、鑄年餘不開、蕩然如掃矣。且不獨臣衙門爲然、各衙門無不告匱矣。夫以根本之地、輓運之樞、而乃一空至此、如坐漏舟、割不及久。願皇上思如此光景、可寒心否。而說者狙于目前苟安、夫寧知可憂正在此耶。然兩寧獨南中、卽天下俱苦此病、如人元氣奄奄、咽喉哽塞、不於此時從長打算、同心拮据、嗟乎危矣。夫以民艱、如彼國卹、又如此、此固鄭俠所



不能繪之圖、而留侯所不能借之箸。爲此者、則誠難、抑豈可以其難而弗爲哉。爲之始、知其難、弗爲而難者、自難矣。洗心畢、力以實爲之、或尚可轉其難。漫爲之、而難之後、愈難矣。伏願皇上嚴飭內外大小臣工、勿以目前苟安、遂忘衣衾之戒、疎桑土之防。國是民生、兵食紀綱、蚤從實際處做起、務盡祛積習、共矢蕩平、以揚厲聖治。而我皇上尤於振揚神氣之中、時時存保養元氣之意、以爲國家固根本、末治安。仍勅撫按澄清吏治、加意保釐、禁絕私派、招撫流離、務使上之養元氣於朝端、下之存元氣於百姓。而南中空虛已極、出浮於入、容臣另疏條悉。亦乞勅該部爲南中從長計議、務補足額。再勅各省直撫按司道等官、無視南庾爲不關痛癢、徒煩臣之蒿目疾呼也。臣草疏畢、聞三晉流賊勢益猖獗、近日破城圍邑、距臣鄉止隔一河、不勝震

隣之懼。而臣鄉兵食交匱萬分窘苦。卽如
守昌巡撫已撤回鎮。且有新兵食原額之
餉矣。乃監軍道供昌餉如故。兩兵重餉各
省所無。若不從長早議。將來銷算數多。勢
必苦此一方。重複加派。伏乞一併勅下該
部。該省撫按。凡流寇已發者。作何蠲減。未
發者。作何防禦。務使早靖萑苻。收效徒薪。
而昌餉自應與各省一體部發。毋徒苦中
原之父。子兄弟爲也。

八月疏叅怠緩漕折各官

南漕拖欠已過六
年。完者不過十五

浙杭蘇嘉等府欠至八萬五千餘金。雖叅
罰時行。而陞考不絕。怠緩如故。先生疏糾
浙江布政董承詔。松江知府方岳貢。青浦
知縣朱錫元等。住俸帶罪督催。仍乞勅吏
部。不得徇情陞轉。而人無敢以怠緩視事
者。○先生焦心經畫。而病於掣肘。手不停



批、夜不交睫、作南庾十九首、自謂於桑杜
行軸、甚楚諸篇、腸倍熱矣。有云、豈應綿力
任、一擔付書生。自愧無心計、差能冷面情。
憂深周世淺、恩重視官輕。國難方如此、寧
天未欲平。又云、天下溝中久、誰耳此任虛。
髮膚非自愛、才識愧吾疎。學問還經世、綢
繆慮傷予。設今尼父在、會計想何如。與鳳
陽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各巡撫書曰、
時事維艱、聖主宵旰、以望治平、有不竭髮
膚、以畢力幹濟、非人臣也。以台臺攬轡、澄
清吏治、民生何患不煥然改觀。蓋吾輩當
此多事之日、事大有爲之主、寧敢負天子
負所學、不實爲國家做事。卽欲不做、豈忍
不做。卽欲不做、豈敢不做。不佞受命飲水
凜凜蚊負、惟是將伯同心、匡我不逮、是藉
如有司、違玩明旨、視南庾如秦人、視越人
之肥瘠也、以致南庾日匱、目今且一空如
掃矣。目下本色折色、無不交罄、而官軍之

所呼籲、北部之所索逼、內供之所急需、日
日號擁、日日檄催、緊要應支不下二十萬、
應補支應還北部事、例銅本又十七萬、乃
有司拖欠累累百萬、而量沙難唱、借箸無
策、其奈之何。至新糧屢奉明旨、比漕見解
亦未聞有一遵行者。况漸次正官輯瑞署
篆、愈不留意。危哉。岌岌乎。台臺同舟之義
其能不賦無衣。以台臺之靈、多方嚴諭、喚
醒睡夢、而使之覺。豈獨有裨根本。只今屢
奉嚴旨、不得不破情面、重參革斥。卽各司
道守令亦當思所以自爲計矣。倘傳示此
札於貴屬司道府、俾仰體聖王之焦勞、與
台臺同舟之誼、早督如期、感念雲誼、其寧
有謖。惟惠我德音、不佞敢在下風。與布政
司糧儲道及徽安各兵糧道書曰、日者出
國門時、相知鰓鰓。南庾之日匱也、猶意或
未至。如人言之甚。乃今縱觀帑藏、一空如
洗。本色倉已垂盡、折色庫無分毫。而目前



緊要應支者如軍餉、通商、俸錢、十萬有奇。借過北部事例銅本約八九萬。官軍俸銀尚有欠二三月。有欠半年。有欠一年者。且漕船料價內府上供日日迫額。而官軍填門日日叫號。外解稀少。蒿日無計。門下貴屬所拖欠本折無筭。至本年新糧已奉屢旨。比漕見徵見解。今二年分多已解完。不及此時。趁熟徵解。必待過年壓徵。殊不可解。況今冬正官入覲。署篆者愈不開痛痒。不佞已具疏入告矣。豐鎬根本之地。朝不謀夕。豈不寒心。萬一以缺餉呼庚。不佞固無所追於覆餗。門下寧能不分過乎。明旨責成甚嚴。目下應摘舉應舉。刻君父焦勞。安敢復顧情面。惟留神揆冗。如檄速督。將東南實式靈之。豈獨不佞受明德賜。時迫事急。不禁疾呼。惟鑒在回示。幸甚。此啟。幸抄白傳示貴屬各府。轉示糧廳。刑廳及各州縣。何如。○解官李德祥掛欠

南糧三百九十餘石、本官已故、妻子行乞、且將女變賣。先生釋放回里、支紙贖七兩、贖其女、牌行東城兵馬、將本官勿子李光前出獄、于母聚首。

十月疏陳南庾匱窘

各倉本色見在僅十五萬、六月支放至九月如

歸庫貯折色止九千三百八兩有奇、即時放盡。老庫在天啟三年尚有二十三萬、時已罄盡。北戶部借南糧累至二百六十四萬六千有奇、而搜助大工、兵工部楚藩借欠共二十六萬二千餘兩。每年額入共二十三萬八千五百有奇、而額支四十二萬八千六百有奇、比人數缺額一十九萬。先生乃疏陳匱敝危急之狀、又劾布政莊廷臣等督催勒限完解。南庾匱窘疏畧曰、臣部之匱、誰匱之、北部也。其窘誰窘之、北部也。其危急誰危急之、北部也。臣部先年頗稱饒裕、豈遂貧困至此。自萬曆四十二年



以至天啟等年、北戶部以疏奏亂形已著等事、咨借五萬矣。以欽奉聖諭等事、咨借二十萬矣。又以兵餉孔棘等事、咨借二十萬矣。又以解蜀、咨借十萬矣。又咨折解兩年倉米、五年黑豆、共銀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兩矣。又咨改解淮庫銀九萬八千五百有奇矣。又咨買發銅商領銀五萬矣。又水兌改折完餉、解過六千九百有奇、發商銀五千一百有奇矣。此外仍有搜助大工一萬四千三百有奇。兵部咨借六萬兩。工部咨借銀、陳設等銀二萬三千六百兩。湖廣布政司以諸工借欠布絹共一十六萬四千餘兩、不與焉。自江西南糧抵解、蘇松杭嘉等府漕糧三十七萬石、有奇、遂虧臣部半年之額。乃漕折銀至今尚欠八萬五千兩有奇也。自楚餉改折解黔、天啟元年、起至崇禎二年止、共九年、每年二十六萬、內除三年歸還一半、虧折臣部正耗米額

二百一十四萬五千石有奇也。總計之除助大工及兵工咨取藩工借欠共二十六萬二千有奇。不笑外戶部實咨借動臣部共折色九十三萬二千有奇。共本色解黔抵漕二百五十一萬五千有奇。二項共本折三百四十四萬五千二百有奇。除臣部題留事例二年共銀十二萬九千有奇。截漕三十萬。及以蘇松等府漕折抵兌江西南糧外實借動臣部本折共二百六十四萬六千有奇。夫比肩事主同舟共濟何分彼此。然臣部今日如此匱窘如此危急該部豈獨不念曾爲借動如此之多而不一手援。且日索事例索銅本。是斷斷也。臣亦極知戶部尙書畢自嚴苦心之極。攢眉之極。且當搶攘旁午之極。然奉天威而輦轂之嚴催猶易。捱籌笑而多寡之劑量猶專。何似臣部催呼不靈。乞借不應。徒束手待禍。至之無日也。假使臣部出入之額相當。



猶曰尚可設法督催也。今臣節查出浮于入之數。姑自天啟六年笑起。以本色言。六年分支米八十三萬七千零。而解到止二十九萬二千零。七年分支米六十五萬七千零。而解到止三十九萬九千零。崇禎元年分支米八十三萬二千零。而解到止六十五萬四千零。二年分支米六十六萬三千零。而解到止五十六萬六千零。其不足者。以舊存及截漕湊放耳。是四年本色共笑出浮于入者。計一百七萬八千餘石也。以折色言。天啟六年分支餉并解北銀四十七萬三千零。而收到五十一萬三千零。七年分支解銀四十二萬一千零。而收到止二十九萬三千零。崇禎元年分支解銀三十五萬九千零。而收到止三十萬六千零。二年分支解銀三十八萬九千零。而收到亦稱是。蓋以前三年老庫存積水兌改折。又以收抵漕折留借事例催解舊逋。又

併解北總美在內故有此數。其實省直解到之額通計四年不過五十餘萬耳。然而出浮於入者亦十四萬一千餘兩也。二項共出浮於入者本折計一百二十一萬九千有奇。此亦第就解收支放之入不敵出言耳。猶曰尚有欠額可督催也。乃臣會計到底數每年實實虧額即使各省直盡數解到亦不能敷。雖云本色不足第前任尚書張樸因天啟六年出浮於入五十四萬五千之多。次年始題准復本色而連年猶虧五十三萬之入額。今幸明旨允臣前請歸還一半楚餉即解運不時支放不給亦猶曰尚可通融督催也。若折色則懸絕甚矣。臣徹底清查各省直每年額解止二十萬八千六十二兩九錢零。各衛屯糧每年新增并久荒銀共一萬六千六百餘兩。五司稅銀共九千七百九十餘兩。以至鹽鈔房鈔茶引灰價等項零攢合美止九千九百二十四



兩零。又廣東三年一次每年額解止二百一十九兩零，其每年額入實止二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五兩有奇。乃每年額支除鳳陽倉不算外，其水陸兵營、奇兵營、選鋒武操、神機等營、飛英、錦衣、應天、鎮江等衛各月糧、口糧、鹽菜、馬草、冬賞、折麥等項及文武官俸、宗糧、漕運、頭二三撥等項及解北銅本及織染局奉欽取等項、內官監銅絲網工食等項，總其實約該銀四十二萬八千六百四十四兩有奇。此入數額缺一十九萬零四十九兩有奇。此即各省直全數解到，猶苦不足。況尚有水旱之拖欠，不虞之別費。每年額少一半，即使管于鄧侯、劉晏、王鉷當此，必不能為無米之炊也。一年如此，二三年後，南部之額盡矣。必將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矣。伏乞皇上勅下戶部，念比肩同舟之誼，查借動未還二百六十四萬六千之多，美目前緊急應支三十

餘萬之數。該臣部匱窘危急之情狀。務將出浮於入之十九萬有奇補足正額。庶臣可借以展布。不然。臣將不知所終矣。無論時方多事。緩急安資。卽今脫巾屢光。燃眉無策。待誤事而後罪。臣部無謂臣部不預先說明也。第戶部今日亦當多事。空乏之際。安得此十九萬金錢補臣部之額。臣亦有說於此。該部空虛。臣不敢望盡還前借也。三關稅銀。臣亦不望盡瓜分也。事例臣亦不敢望永留也。惟是臣部匱窘至此。危急至此。若不徙薪。直待焦頭爛額。不知又損官家幾百萬金錢。况該部一體之誼。負欠之多。何忍不一動念。臣有一簡易之法。查得督稅分司原稅銀約近一萬。今議加一萬。又如蕪湖稅銀三萬。夫部議奉旨。原止加二萬耳。鄭三俊議稅蕪湖。始有此四萬之數。合無每年除蕪湖三萬內解一萬戶部支用。其餘二萬并督稅司新加一萬。



仍留臣部作正助餉。又查得南京各衛屯糧每年有新加餉一萬一千三百餘兩、合無以後留抵缺額。又查得事例每年約四五萬六七萬、多寡不等、合無以後量留臣部。每年除加稅三萬屯糧新加銀一萬一千三百兩、仍扣事例六萬八千七百兩、共足十一萬之數。俟三年後臣部稍充、漸次歸北。此外仍欠額八萬、或再於蕪湖及揚州鈔關議暫留三萬、共足十四萬。二年歸還。此外尚欠五萬、及每年尚有水旱拖欠及不虞之費、亦不下十餘萬。臣當多方節省、多方鼓鑄、或通融本折接濟一二。如萬一不肯再留蕪揚二稅、亦須再扣事例一萬、湊足十二萬數、方可措手。倘該部各詞不孚、或以本折通融套詞支應、無論臣卽冒罪不敢任受、卽前兩年中鼓噪危險之狀、及前督臣拚官拚命截漕之故、該部應人知之。今隱禍尚伏、殷鑒未遠、願該部

稍念根本極重之地、兼念曾經借動之多、毋徒往返爭執、致誤軍國重計、幸甚。又曰：近年之兵收甚易、散甚難。近年之餉增甚易、減甚難。南兵冒濫萬曆、天啟以後、新增本色十三萬五千餘石、折色七萬六千三百餘兩。若清查到底、一歲可省一二十萬。又乞以北、部借過之數、補先年南部借動銀五千一百兩、及八衛借過事例、補解代追銅本二項、披陳危切、不啻呼籲、僅得不必動氣爭執之旨、及部覆事例、屯糧開稅俱不行、而僅許制錢代進。東司務傳示十三司各差曰：昔人云：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此純臣之心、而難責之衆也。不佞客歲十月保泰疏中、曾云：視為君父、如為官、視國事、如自己家事、庶幾忘私忘家之意。然猶是岐而二之也。今我輩官此地、君父以錢穀出入、根本安危交付我輩、不為君父、其何能官。不實體國、其何能家。况天威日嚴、



責成甚重。君父事便是官事。國家事便是
自己家事。何但視如云乎。昨見註銷嚴旨。
凜凜斧鉞。吾輩雖去天尚遠。亦是天威咫尺。
地也。敢不奉行。惟謹。但吏書積玩。習與
性成。非破格震厲。終提掇不起。意欲設每
月比較一法。先儘奉旨事件。次及咨覆。次
及本部批行。十三司各差。一體施行。仍欲
各司各差。俱自置緊要錢糧額解額支。及
拖欠簿籍。各印官自行籍記。自行查銷。彼
卽神運鬼輸。何所指手。凡印官差滿交代。
必具一簿籍。并無隱匿錢糧等弊。差滿甘
結。方許離任。人人各課職業。事事皆尋頭
緒。而天下平矣。嗟乎。若吾輩非實實以私
視公。以家視國。非實實將君和國事當作家
事做。則此官簿舍耳。勾當情面。囊橐足矣。
何苦任勞。何苦任怨。而日皇皇也。純臣之
心。誰甘獨無願。諸司熟計教之。手扎各倉
場。曰。不佞生平最愛山水。尤愛南中山水。

金陵佳麗、夢遊久矣。自渡江來、近五十日、未嘗一問名勝、問古蹟、問詩酒、蓋每月部事院事、幾消盡此日、而又以其餘力、驗米、每一往返、必三四十里、或七八十里、又或夜分不寐、日晡未食、豈獨好勞、直謂國難未平、帑積俱罄、不得不任勞任怨、振飭一番。頃親至各倉塲、則見米色比舊頗繁、支放比舊頗平、負米軍士歡呼載道、足見諸司體國修職之效。然怨不在明、誠貴無息、不佞又不敢不爲諸司勗也。前不佞驗米時、見國基不足、守候稱苦、則五塲六塲、自應設法補修。而各倉倉有寬有窄、向來拘于一定、縣分守株膠柱、以致交收不時。今後或於空倉隨便收納、未爲不可。又每見各解官解戶有願告改水兌者、水兌有餘地、固佳、卽無餘地、無妨於空、便近倉免驪免轉販、卽准照水兌例兌放、量加餘耗、作正支銷。每年所生息、當不止數萬、似亦可行。



至於倉中一切書吏軍斗尤須嚴禁需索近見全椒縣詳爲申明、奉旨減派、扛使痛革、積保倉場弊害、以蘇民困、事內多腐心疾、首於內局之抑勒與保家之刁蹬、又欲請創各倉嚴禁需索。夫內局非外庭所得過而問者、保欲原無益於公家、甚竊擾於解戶、可否革去不用。若倉中需索、或是不佞未到時事、更當嚴查去之、務盡勿使滋蔓。保欲荷憲有屢革仍復鑽入、及包攬生事、怨聲昭著、可卽廉其尤者、具悉其狀、予其懲而禁其後。其勿洩也、洩則喪去。

疏議鼓鑄

上從之

時、南計日窘、且諸事掣

先生乃詳議鼓鑄之事、謂足國之道、有全利而無小害。舍此而言理財、則聚歛他術、非所知也。疏曰、臣自受事、日夕計笑、見臣部缺額之數、實一十九萬有奇、竊爲廢著

浩嘆者入之。夫以出入原取相當，安有出孔若此之浮不爲計者？又安有出孔既浮，入孔盡絕，就中止有一綫，稍可議入而并此一綫不亟圖者？事不預圖，只待水窮山盡，嗟悔何及？則臣愚以爲無如鼓鑄便。蓋鼓鑄之利可以計本而責償，易核也。不煩加賦加稅而稱足，易行也。以南中俸糧供南鑄，復以南錢支南俸，南糧易盡也。臣部有舊廠，有新廠，不煩更創，易因也。官不必另設，役不必費帑，易舉也。利國不病民利，南不病北，易遵守也。然而前此未收其利者，何故？則以其源未大，且其法未詳，其弊未塞。如舊廠二百餘爐，止存一百二十五爐，新廠一百八十爐，日就傾圯，鞠爲茂草而併一百二十五之舊爐，亦盡爲官與匠役之利府。嗟乎！譬之人家窮，價菴菴餓斃，有田數畝，而且半蕪之，且盡蕪之，且私稼私穫之，不相率填壑不止。且旣蕪，無銀兩



矣。又入虞無銅鑄而私錢蠲而涸焉。冗役
蠶而食焉。司鑄之官因無考核未免燕而
處焉。錢者泉也。泉既壅安得不竭。故曰源
未大。法未詳。弊未塞也。如前數年管廠司
官每年獲利不過一千五百或二千或三
千。近日本部尚書極爲綜覈然獲利亦僅
兩倍。往年海若此卽謂之未嘗利焉可矣。
臣愚以爲欲補罅漏須求實用。欲求實用
須勤鼓鑄。欲勤鼓鑄則就中有宜復者有
宜廣者。而其所以廣之復之之法又必使
無利不興。無蠹不剔。而後始可收官山之
利。藉使每年利息不十倍往年猶是虛應
故事耳。臣嘗讀大學平天下傳。生財有大
道一段。便思經術所以經世務。若使無關
經濟安用經術。乃知鼓鑄亦大道中一事
也。臣近有韻句云。海涸諸邊困。泉壅九府
非。亦殆有慨焉。第臣多病才疎無能爲
皇上分憂。每念南中缺額一十九萬除另

疏乞勅該部爲補十二萬或十四萬尚欠五七萬并省直每年拖欠不止數萬安得措手。此局稍爲朝廷補一罅之漏亦臣忠於皇上之夙志也。然臣豈能有他謬巧使鬼輪神運子去母來亦不過此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四者而已。生何以衆也。生不廣則不衆故議廣鑄。既仍舊貫復理新局於舊者加十之四新者亦加三十各以二百一十爐爲率。然修房加匠增炭設爐俱於息內銷笑不費公家一鏹也。生無本則亦不衆藉今爐加矣而本之則無竟是空突耳故議鑄本。但臣欲借事例而事例已先借援兵矣。欲借兵餉而目下嗷嗷尚仰屋矣。欲持明旨向各衙門借而除光祿寺許三千外餘俱空文回覆矣。臣議今欲借鳳陽倉一萬或於楚餉內委該省府佐買銅押運或於兵餉節汰數內奏借開鑄尚未知能應手否。果應手而生庶幾衆矣。



然後可言食寡。食指繁、竊鑄多、得不償失矣。況廠中人役趨如鶩、營如蠅。臣議革其最冗濫者、而銅鉛炭商舊例使費、檄該局盡行刪去。如果實行、價始不浮。乃往時每鑄有夾鑄之弊、每爐各加私銅數十斤、官實與匠瓜分耳。臣議今後如有此弊、官卽題叅、匠俱拏問、而嚴巡邏、繕夾牆、亦杜私鑄之一法也。乃奸人竊利、私錢公行、或於蘆叢江汊聚衆開爐、有司不敢問、亦不能問。臣議該廠制錢、必以一錢爲率、卽手有輕重、亦必在九分三四厘之上。若少至九分二厘以下者、許官軍持稟、官役叅究。若夫私鑄、則輕至五六分七八分止矣。鵝眼榆莢、分別甚易。今議以九分二厘以下、二文止作一文、或勒令送廠改鑄、仍嚴禁換錢之家毋收九分二厘以下之錢、則私錢不禁自止矣。此當候明旨下。臣衙門轉行各撫、按道府、仍咨南、京、都察院行五城御

史轉行各坊各衙門嚴禁者也。如是度幾
食寡。然而爲之不疾。無論寸陰。可惜。抑且
爲私鑄。引居諸矣。故議速鑄。何者。速鑄則
其利歸官。遲則夾鑄之利。反歸私索。舊例
三十日一鑄。近改爲二十日。臣議以十五
日一鑄。爲期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大率兩
月必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匠役出外。不
許留局滋弊。乃若銅商之來也。不時一來
而爭市者。如蠅。竊市者。如蛾。蓋兩部爭市。
既恐傷雅道。而壟斷者。且就就私買私鑄。
所以每報銅到。旋歸烏有。近日本廠停爐。
月餘。不得收一鑄之用。卽有鑄本安施。臣
議以招徠鼓舞之法。責該廠以嚴查足用。
之法。責蕪稅新司。或問委楚中府佐買運。
如是爲度幾疾。而又苦於用之。不舒也。臣
部襟肘已極。一錢到手。東來西去。本利俱
歸尾間。卽真錢湧如泉。亦泡影耳。臣議漸
積銅本。另貯錢息。或候半年一年計筭。若



千方可接濟萬不得已之急需不許輕動一文。卽官俸軍餉照舊搭放。然用一文卽兌補一文之銀。雖用猶弗用也。夫有生衆者以開之源。又有食寡爲疾用舒者以節其流。則周之九府漢之五銖不得專美於前而錢之流也如泉矣。要之理財之源又必本於用人。新舊二廠卽其所用之人也。設無稽核之法何以勸懲。臣按日而省計月而課復以季計之以歲計之果孜孜皇皇惟國是利生息旣多而不濶私橐不耗私蠹臣當以上上考考之咨部優調以備異擢。其次考上中咨部紀錄或優以名藩或優以闕差。考中中者僅准復職。考中下者量行罰降。若有私鑄染指柔靡無爲及漫不事事者臣當不時奏論仍照各倉闕差例并入總督衙門舉劾方可一振暮氣急充泉府。凡此數款皆臣所嘔心借籌而可以少救錢法之弊以補南計十九萬之

鑄漏者也。惟是早行一日，則多收一日之息。實行一件，則實收一件之利。臣向見南科臣陳堯言條議新廠開鑄疏，極服其救時苦心，遂於根本重地疏內及之。已奉旨下部。該部依擬具覆矣。臣遠在南服，未見部咨，不知前覆曾否已奉明旨。但臣思皇上慎重之意，或恐添官費帑耳。今臣力任此事，不添一官，不費一帑，利國而於民不病，利南而於北不礙。且天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小害者，惟錢法獨也。除臣一面委官料理外，伏乞皇上俯念燃眉，立賜俞允。仍乞嚴勅，俾着實舉行。庶前此醉夢人心，又經一番喚醒。其爲錢法所必需者，因明旨而踴躍思赴。其於錢法稱宿蠹者，因明命而惕息不遑。臣以臣之血誠盡心料理，庶可借手以稍舒聖主南顧之憂。在此舉矣。若舍生財之大道而另談聚歛，臣實無此經術耳。于本年十月十二



日奉 旨、這條奏鼓鑄事宜、不必增官費
 帑、興利、剔弊、具有經畫、著即擇人委任、著
 實舉行、鑄本、借何銀
 兩、該部速與議覆。

上計政六事

十月、疏陳計政六事、南糧之裕
 疏曰、今天下所大可憂者、非止一端、而財
 用不足、其最也。夫財用、何嘗不足、無所以
 足、財用者、故不足耳。惟不足、而更求財用
 於財用、故愈不足耳。周禮、周公經世之書
 而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皆隸天官司、從一
 官、第於五典、十二教、保息六、本俗六、三物、
 八刑、五禮、是敷敷焉、反若不專言財用、則
 何也。孔子夢寐周公、而得宗莫如曾參、願
 學莫如孟軻、何一則曰、長國家而務財、財
 必自小人一、則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
 其故又何也。意者、政事、即財用之源耶。不
 從政事、一清財用之源、直從流處做起、即

日言加派言摻括言汰兵言裁驛言抽扣
言捐助言增稅而雖海之大不實尾閭矣
臣非謂此數者可以盡廢然而非其源也
源何在所以經政事者是也人情喜寬惡
嚴法紀易淆難清如出入通融而其額涸
而不可稽也欵奉號件漫無完報而日寢
閤也題奏無專司會計無專官而各司事
體紛出麗雜而日叢脞也每一差出人
趨避或紛紛差假而罔與營職業也凡此
皆無政事之大者額涸則完欠支放不清
號件寢閤則法令不行事體紛雜則情竅
不振趨避差假多則急公之念少完欠支
放不清則政事蠹法令不行則政事玩情
臆不振與急公念少則政事察如此卽財
用充足尚虞其匱况當其極匱而安可不
思所以清之遡其源而本乃立源一清而
流自潔臣有六議於此有係創設而非明
旨則不信有可徑行而非明旨則不承或



謂臣於本部代庖耳。官本傳舍代庖又傳舍之一宿也。何必僕僕勞怨。第臣愚忠一念見臣部置窘如此。須從新整頓一番。卽肝膽可碎。何避勞怨。又安敢視爲傳舍之一宿。而以五日京兆自畫乎。一稽額出入以杜浸漏。臣部舊無額出額入冊止據解到卽收。剗到卽放。雖各司亦有草冊。然龐雜紛錯。而不可一也。卽真正振刷者。極數十。日之目力亦難周閱。不過就所解所剗一核其數耳。謂此中保無侵漏。臣未敢信。如近日查出湖廣司積書韓文綜等先年將湖廣湘鄉縣興國州官解銀批徑自作弊。發回臣議。臣照前總督衙門疏中新設額入額出簿籍。清核查造。每樣三本。一留堂。一發司。務查糧各廳。一發該司。每日該司親自查填。每月堂比查對。如此卽吏書有通神之手。其能上下乎。一特增比較。以完欽。夫皇上勵精綜覈。惟日不足爲。

臣子者、豈以南中去天稍遠、遂敢玩忽、亦積習相仍、每一奉 旨、事件一經行文、便足了事。欽、號如此、安問衙門事乎。所以每行一文、移、催一錢糧、經年累月、沉閣不報、回由、有司積玩、亦由該司緩催。若不從此整頓、後將安窮。臣議各司每月特增比較一法、其號件以欽奉明旨事件為主、次及咨復、乃南北部院所咨行事件當完者。次及批發、乃本部所批行當完者。而每朔望、司務官逐件查銷完否。每月終、仍令司務會同新設本科比較完欠、呈堂嚴比、各差亦然。或謂各司事件未完、大抵係發行司府州縣、非該司遲緩、獨不可上緊一催乎。獨不可間行差役守催乎。獨不可一呈堂嚴檄乎。此法立而號件庶可早銷、郎有漫不事事、內而各司各差、外而司府州縣、自有考核糾泰之法在。一、特設本科、以重題奏。凡臣部題奏本章奉 旨覆行者、本



爲衙門規範、乃漫無稽考、得旨之日、不週
 一出案了事、久之并其原疏、原旨、烏有矣。
 臣議比照北京各部院設立本科一員、不
 煩添官、不費增役、卽於司官中遴選青年
 有才甲科專司管理。凡應題奏、脫稿之後
 清理原委、磨對字句、奉旨之後、稽查催
 督、彙抄存案、皆該科爲政。凡本部欽奉等
 項號件、俱本科會同司務比較。凡本部出
 入等項錢糧、俱本科會同各司查核。凡各
 司各差之考滿者、俱本科會同該司稽考。
 應用該吏一名、書辦三名、各當該司書辦
 內選充、一年另換、不必另添工食。臣部差
 有濃淡、人多趨避。本科一差最澹、且勞而
 入爭避者、若不設法優異、何以示勸。合無
 今後每年一換、考核中平者、照舊圓司、其
 果賢勞茂著、另行移咨吏部、紀錄優調、以
 勸賢能。如蒙鑒允、合無照查糧廳等差例、
 另行題知施行。一、立會計廳以稽支放。臣

部錢糧雖有年終奏繳、總係隨收隨放之
日行、而非額入額出之定則也。況臣部本
色錢糧、既設有查糧廳、折色錢糧、獨無一
人專司、止隨各司說堂、便給庫劄、似不可
不設法覺察。今將本折解收一委之福建
司、及司務廳稽覈、本色支放一委之查糧
廳稽覈、折色支放一委之會計廳稽覈、而
本部人少事煩、難以再添一差。今議卽以
鹽政廳管理、凡有支放庫劄、必經該廳登
號簿、仍填入額簿。每月庫報、月月放、仍卽發
該廳查覈、回報、而各倉之報、月月放、亦發查
糧廳查覈、回報、庶會計清、而重支、月放之
弊、無所容矣。鹽政廳除印發鹽引外、無所
事事、且多係甲科註選、劄委會計、亦與鹽
政相始終。任滿、以會計與鹽政一體考核、
不必另行具題、亦不必添官費役、計甚妥
便。一、酌明差序、以杜趨避。臣部各司官差
序、久有定例、無容更置。惟是差有甘苦、勢



逸之分。人情亦有趨避。舊時爭避紛紜甚
非雅觀。近年臣部堂官多嚴司。官多賢故
無此弊。然以臣微窺之。其念或未盡化。其
跡或時相崎。則何也。差例固一。而前後所
題應及之額。則不一。故熱熱故趨。趨
故有所避。有所趨。避故爭。此人情也。如關
差。非人所熱。而趨趨而爭者乎。舊例用俸
深員外主事。近年亦有題准移庫差者。有
題准用水兌者。有題准專用甲科。而以鹽
政。後湖水兌等差酌量移差者。臣素性方
板。爭差情討俱無所施。然屢題紛出。而不
歸一。未免開人以趨避之端。臣議今後督
稅。分司一差。專用後湖鹽政。或間用本科。
蓋以此三差事簡。而必甲科。且不妨兼理
本差。照俸定差。不論職銜。差過者不得再
差。其餘北新揚州淮安等差。近日題准專
用甲科。而亦有鹽政。後湖水兌酌量移差
之旨。臣部甲科甚少。而倉差水兌未必皆

甲科也、合無今後各關差出先儘甲科次
及倉差水兌之乙榜者、一甲一乙挨次互
用。甲科不論曾否差過倉場者、先未差之
甲科。乙榜必以各差倉場爲主、而未差者
不與焉。無甲儘乙、無乙儘甲、差過開稅者
不再差關稅、差過倉場者、不再差倉場、而
江北鳳陽二差、雖係倉差、體面稍優、遇關
差不得以倉差例論。如關差未出、而庫差
及江北鳳陽差先出者、自有遇關則開、遇
庫則庫、遇江北等差、則江北等差之例在。
夫臣亦第爲中人坊耳、料賢者必不介介
於此也。一禁討差、假以營職業。夫官南部
者、大抵視爲閒曹、向來臣部司官差假紛
紛、以致缺人。臣部錢穀之司、非比他曹、若
令討差、討假者、優游里閑、而拮据王事者
獨甘賢勞、是豈人情也哉。況今聖天子焦
勞宵旰、人臣何忍安坐糜俸。臣議除親老
身病情真、及事體萬不得已、或酌准外、其



餘不得紛紛言差言假務要仰體
 勤政至意一意營精職業共熙庶績。若有
 差假往來跡涉趨避者人之多言亦可畏
 也。至於嚴饒遺革常例禁受詞則因司官
 所無而不可不凜凜飭者崇禎三年十月
 二十三奉 聖旨錢糧額入額出全憑
 冊籍綜稽若止據解收創放各司爲政婪
 屬猾胥通同侵漏何從清核。南中向來計
 臣所職何事漫不經心若此。至嚴比較設
 本科立會計酌差序禁私假俱於計務大
 有裨益。呂維祺具見振刷便如議着實飭
 行勿僅托空言。該部知道。○各倉司舊例
 以致米色粗惡且科索便貴同罪延遲以
 致解戶觀望不前。每隔兩日親自驗米嚴
 禁衙役需索盡革司官常例。有過限應罪
 者一概盡免。各省解戶聞風響應舳舻滿
 江。南帑漸落且米價精潔軍士歡騰。○先
 生以正人心振綱紀持公論端士習爲事

司屬差亭一毫不少假借。諸司在任未任前及去任後下歲各三四人。先生在任三年有過印領劄以故無書片紙者。科道公疏有堂官任事苦心形神俱疲寢食俱廢率屬斷精司官亦以堂官之心爲心共圖實效等語。

題設會計簿

先生以錢糧不清多由猾胥去籍自便是年十月具題奉旨置會計簿疏畧曰臣讀孟子至孔子嘗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每疑孔子聖人也必有作用可以奪造化役鬼神第云會計當已乎似平平語乃今天下直無會計耳又計當亦不易言矣今天下直無會計耳又何但弗當也無會計則頭緒不明欸目不分銷美不確而欲錢糧之清也何日之有然而此非甚難而不可辨也非煩苦而不可因也非紛更而不可久也而卒無有行之者豈果無哉行之非其人仍不行得其



人行之矣。及其人去。又仍不行。何者。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也。夫錢糧取信于籍耳。卽有籍矣。會計未必清也。卽會計之籍清矣。錢糧未必清也。若併籍而去之。長此安窮。如臣部錢糧會計非無。而止核其流。未探其源。簿籍非無。而止存其鄂。未批其臆。在倉庫則由而不知。在各司則分而難合。或渙漫於若存若亡。或緩拾于掛一漏萬。或借口於前官之收去。或漫應以舊規之原無。卽本部尚書鄭三俊嚴查。更置一番。今亦悠悠。不可盡問。此其故何也。新舊不傳。任意去留。雖存有散漫司冊。亦無堂印。卽重新做起。亦只向吏書手口中乞靈。從腐爛故紙中傳薪。然旣光足以行。豈可舉復成廢。嗟乎。當此聖明振厲之日。不爲變通。可久之法。後復奚望。頃鄭三俊寄臣書云。留都之空額。原不足解。又愆期。內臺外臺。交相爲奸。有司益不知。有南計。又曰。南

中喜寬惡嚴害已去籍習以爲常。卽諸卷簿咨案十不得其二三索之則云前堂收去等語。臣謹將臣部堂併臣總督衙門及各司各差一應舊存新置緊要簿籍有關會計者一面清核查造一面請旨裁定。合無此後凡交印交差之日一併將各緊要簿籍相傳交明收掌應題疏者入疏題知。夫此事似細而所關實大此舉似緩而所扼實要此核定似勞而所享實逸。本臣部所可徑行者但人情久玩法立弊生若不乞明旨申飭永著爲令恐轉盼之間又成虛文矣。然不獨臣衙門可行卽天下內外大小衙門皆可通行無礙。臣聞于文猶知舊政告新節侯猶知先收圖籍况以聖人作而萬物覩今政孔子所云三年有成之期者提綱挈領時亮熙績恒必由之豈直曰一會計之當錢糧之清已耶。○寄友人書曰、祺性好山水不能詩而愛作詩不能



酒而有酒之意。白下山山水又最佳。麗官白下者。大抵號爲閒吏。乃祺則入忙局矣。自到此來。直是塵案尾。瑣唱籌填委。每日非部。則院。非驗。入。則視。出。甚之。呼。餉。呼。俸。呼。漕。呼。商。環。門。偶。沙。大。令。人。厭。且。怖。日。瞞。未。餐。夜。分。方。寐。頗。類。美。緝。商。賈。守。藏。倉。官。也。而。又。安。有。餘。閒。問。山。水。白。下。有。牛。首。鷄。鳴。棲。霞。雨。花。諸。勝。日。在。目。中。在。意。中。而。不。能。一。至。詩。則。僅。十。九。首。耳。又。三。月。不。知。酒。味。此。不。惟。是。忙。吏。更。是。俗。吏。矣。乃。若。蒿。目。空。帑。疾。呼。不。應。嗟。乎。豈。有。如。此。重。地。公。私。交。罄。安。危。付。之。一。書。生。而。不。懼。者。乎。第。從。來。混。入。混。出。尾。間。難。填。祺。徹。底。清。查。始。知。每。年。出。浮。於。入。實。一。十。九。萬。而。拖。欠。他。費。不。與。焉。子。曰。會。計。當。而。已。今。直。是。無。會。計。耳。又。何。問。當。不。當。是。以。不。得。不。與。主。上。言。不。得。不。與。當。國。者。及。司。農。言。况。北。計。曾。借。南。吏。二。百。六。十。餘。萬。以。補。償。借。何。說。之。辭。不。

然惟有陳方之訓在也。倘可借手稍紆燃眉。因以問名勝。問杯棊。問題咏。無終使白下山水笑人忙。更笑人俗。惟是志在白雲。病欲倦飛。豈能復使三徑松菊笑人慙動。歸未得也。諱觀小刻而此中之忙與俗亦可想見。惟知己者有以教我。○牌行五城兵馬及上江二縣嚴禁濫羈。

十一月揭陳北部借餉

北部借南糧至二百六十四萬。以致南糧

之匱日甚。乞暫寬稅例。一年緩解。情至危迫。竟不行。具三瀝血誠揭畧曰。職惟補苴之術。不可語久安。同室之爭。不可與共濟。前邇南庾置窘等疏。情非得已。蒙我皇上規以不必爭執。教以和衷體國。無論癡心迂學。夙明此義。卽在長安。尚以和衷持平。苦口廷臣。今乃躬蹈爭局哉。且北部旁午仰屋。是何等時。而職可爭。南北輕重緩



急自不同而職敢爭。職出國門與計臣畢
相別感嗟謂南北兩重擔各勛努力同病
相憐而職忍爭以是知爭非職意也。職恭
繹明旨所謂釐弊核逋督解塞耗者身拮
据之受事以來庶幾手直鱗漏力挽逝波
稍稍有起色無奈事到奇窮愈做愈難愈
補愈漏。若不及今早言如何急講長計如
何暫濟目前其患有不敢盡言者。使皇
上罪職部所司何事只務呼籲爭執職罪
猶小。使職部只圖苟且延挨照明朝不及
夕不早聲說職罪更大也。反覆踟躕欲言
復禁。甚言之類不辭事不言又恐慢事。萬
不得已敢以職部實實積窘難以支撐及
實實缺額難以驟充之確情再為冒陳憑
皇上鑒照裁奪焉。職前跡適南庾之匱
窘危急詳矣而北部疑未確也。今管庫主
事譚先哲揭開兵餉緊急欠積額缺數其
收過止一十一萬七千二百零而放過已

一十六萬七千七百零。本年應入止二十
三萬八千五百零。壓欠該二十三萬二千
二百零。而本年領支除不時支取不美外、
仍該四十一萬三千六百零。又職前踰回
奏匱乏根因內言十九萬缺額之由詳矣。
而北部疑未確也。今據司務廳會同十三
司印官會查。卽如政譜一書。上下十年。今
支比諸溢額者已近七萬。而未開政譜已
前之溢額。寧止十餘萬乎。而上命不時之
供與連年封婚之需。時估之增。按括之數。
寧止十餘萬乎。而近因題復水兌所損折
色入數者。又寧止十餘萬乎。以此知先年
原入浮于出。近年反出浮于入。何惟難還
楚餉。本色猶缺。而折色遂虧十九萬也。此
積窘缺額之確情也。乃職復心口自責曰。
聖天子不忘南顧。飭舉劾嚴摘叅。定考成。
杜蠲免。從此何不實心任事。爲久安長治
之計。乃日顧日呼。職實愧之。雖然。職正思



實心任事、爲此危地計、又安耳。其不能以
鉛刀驟割者、才固有所限、而時會值其窮
也。何者、職部去天稍遠、旣不能如北部之
近、借天威、議按扣、議增稅、議捐助、議遣京
卿、議加派地私、無不應手、固勢也。理也。卽
比撫按、亦不能如其願、指有司權能設處。
卽比司道守令、亦不能如其朝令夕下、權
宜緩急、尚可按處那用。卽比南京別衙門、
亦不能如其雖稱下足、非關兵機、猶可等
待。夫以一會懸三軍之命、安危在呼吸之
間、不過乞靈有司、借力撫按、仰靠北部、一
不應、則如延蝸之粘壁、立枯。雖曰逋負可
督催、而終不能以一文稱有一分先儘、比一
所以有明明申文、稱有一分先儘、比一分
者、大呼不應、催法幾窮。况外逋折色原數
不多、且強弩之末也。雖曰耗寶可清核、而
已定之尺籍、不可以越俎驟割。上用之欽
取、不敢以時細擅裁。職與南樞臣傳面訂、

各軍兵姑以見在崇禎三年十二月支數爲額。不必議汰。遇有事故酌量補銷行之數年。或可省餉如許。第謂餉可驟減兵可驟汰。是吸西江蹈覆車也。卽近日職所請旨申飭者。與見議改折水兌者。且無論本色更當慮且無論雖折亦尚難補缺額之數。且無論外解必不能如數全完。且無論尚有水旱不時之虞。卽事事立應銖銖全來。亦料理在一年之前。收效在一年之後。譬如窮家困空田蕪。有一人焉起而爲之。亦必先借牛種。暫濟饑貧。而耕耘在春夏收穫在秋冬。借令方種田時。便欲食其利得乎哉。同室之人不念先年逋債。而并牛種饑貧之升斗斬之。而且日誦許以通新債。是將救死救過之。不暇尚能爲乎。是以不得下仰頌。此部念南北雖殊。原是一家一體。豈可使一家有填壑之孽。子一體有偏枯之半身。今亦不敢更言永留。惟乞暫



竟例稅緩解一年。若一年之後，斷不敢更
 煩挹注。仍容稍充一解還。至京稅原係
 南額，非違額新稅，量留一半，不失原題二
 萬之數。于北無損，一滴于南，已濟一壺。庶
 可留任事之餘地，以救此危局耳。或謂南
 部終日言危，未見何危。遂謂原未常危。嗚
 乎！危固可以倚伏。蘊毒而遂怡堂也哉。且
 如十數萬騎卒待命一省，壓欠既積，愈積
 愈欠。虧額既窘，愈窘愈虧。襟未捉而肘已
 先露。瘡愈潰而肉無可剜。是危局否。此非
 職私言也。南中九卿科道大小諸臣，人人
 可問。科臣陳道臣劉查盤庫藏如掃，可問。
 即昨冬抄內府索料，商索價賤，宗索口糧，
 官軍索麥，索絹布，營兵索餉，環門偶語，是
 何光景。雖仰借我皇上之靈，幸結危局，
 然從此千孔百瘡，日窘一日，豈是可久之
 道。南疆臣曾過職寓，商訂稱貸七千金，亦
 可問。或謂如危至此，前此計臣何以支持

至今。毋亦老庫之蓄，截漕之米，題留之例，尚以六七十萬計，故二三年內，僅挨旦夕，壓欠猶積一至此極也。今數者無一焉，雖還楚餉，猶是望梅止渴，卽以計臣昔在南時，倉庫老車尚餘八十餘萬，猶上封事，稟疾呼，今寧無設身以處乎。大哉王言，南北總關國儲，緩急自當酌濟，正可反而觀也。昔南贏曾以南濟北，今南窘當以北濟南，彼一時此一時，亦正不在職與計臣之身起見也。若謂職以北部，借南二百六十萬責償，一旦職則何敢。職正謂南北非兩家兩體，如人兄弟之相周，血脉之相灌耳。職豈不知北之空虛，使此中萬分中有一分可以支持，何敢屢屢叫囂於君父之前。展轉思維，雖所控訴如人窮則呼天，呼父母，皇上天也，父母也。次之則不得不望將伯于天之喉舌，父母之介于矣。職到此數月，心血盡枯，髮鬢半絲，豈不思爲



皇上支東南半壁。但止補苴一時。不能驟
 充積蓄。初猶意俟本部尚書鄭三俊抵任。
 佐以從長計議。永詒久安。今自愧理財不
 效。誠難動物。不勝望洋而嘆。謹引咎自劾。
 惟皇上之罷斥也。惟命。倘念國之根本。
 漕之咽喉。適當此奇窮缺額。萬難驟效之
 日。而天高聽卑。南部之福也。職之願也。非
 所敢必也。亦惟命。仍乞勅戶部與職部同
 心商確。暫濟然眉。急講長策。稍留足額之
 餘地。蚤破補苴之積習。職謹以先憂效和
 衷。如
 此。

十二月詳陳鼓鑄

先生以南使極匱。惟鼓鑄
 可以足用。與每年報利不
 過二三千金。大半為吏胥中飽。先生力為
 振飭。絕私獎限鑄期。委郎中魏良槐管舊
 廠。年終報利一萬三百餘兩。委主事何其
 傑管新廠。年終報利六千一百八十餘兩。

疏陳鼓鑄畧曰九府圜法其利如泉年來
借官爐爲私鑄以致公家空存鼓鑄之名
而不得分毫之利良可嘆息况南便如梳
兼以缺額數多靠此猶如失船之壺臣疎
業蒙皇上允行且以鑄本借數多寡哀
益接濟令臣詳奏復因樞臣梁廷棟條奏
命戶部覈議概行嚴飭乃知我皇上之
留心國計至深遠也南廠鑄本原奉明旨
議借俸糧而各衙門方以寇警捐助難再
分養廉之需矣議用楚餉而該省將臣部
一切餉銀俱解藩司不知何項那用其餘
多大呼不應矣議借鳳陽倉銀一萬而該
倉亦以窘急止借二千矣臣多方節汰得
銀四千餘兩並借光祿寺三千兩合之不
滿萬金臣查兩兩廠每鑄約用鑄本各一萬
二千兩有奇源源相濟須得七萬二千作
三次鑄本方能湊手若有四萬八千亦可
粗辦無奈其萬萬不能也臣晝夜苦思無



可爲計、暫借兵餉等銀二萬餘兩。又無奈軍需危急、方借銀入廠之時、便是索錢出廠之日、隨來隨去、如轆轤轉。而又銅來不時、分任難專。近以冬抄、營兵索餉、又借祿錢幾空。所謂居積致富、亦萬萬不能也。惟是臣與兩廠司官魏良槐、何其僕仰體皇上德意、兢兢竭四體以從事、幸不負皇上嚴命。兩廠笑至、年終共淨獲利息銀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一兩有奇。查往年鑄息、哀益多寡、不過以二千三千爲率。今未及半年、獲息若此、積之一年、臣所謂每年利息不數十倍、往年猶虛應故事、庶幾其言可踐也。雖然、猶有不能大暢臣意者。既苦本微、又苦銅少、而所最苦者、又以兵餉時刻難待、取錢動支難償、則臣所謂左難右難、千難萬難、而蒿日束手者也。至議所借兵餉等項銀、何時補還、合無一年之外、俟所鑄利息足爲鑄本三鑄之用、次第將

本歸還其利永永生息源源不窮以供南
儲兵餉之用庶于十九萬之缺額可補十
之一二耳。若夫革補秤足分量禁違式杜
私鑄已經嚴行兩原司官及應天府縣五
城等衙門遵旨申飭倘不洗肺腸以奉功
令三尺具在其誰敢執惟是南中制錢以
一錢爲率每一百零四文准銀一錢北中
制錢以一錢二分爲率每七十文准銀一
錢民間行使已久似難驟更而至于按月
奏報查得南中去神京道路遼遠或半年
一報或一季一報仍于督鑄司官差滿之
日總行考核應否允從統候聖裁非臣愚
所敢必也。再照兩廠商匠人以數千計人
多則察難周利厚則坊易潰全在管鑄者
力剔夙弊以裕泉源兩廠司官魏良槐何
其僕才足辨事念皆急公所以獲利十倍
從此更加嚴杜漏卮徹底一清是所深望
至于廠匠用米每鑄各數百石舊以商販



利歸群小。臣議借糶糴餘耗等項官米食用其價除補還正項外、每年尚可節費二千餘金、如兩廩所報節省米價六百四十六兩有奇是也。此外事事皆當經心銖銖皆當愛惜、苟視國如家、決不避勞怨。從此一往、當與二三司官殫厥心力、務求實效、固不敢一一知煩天聽也。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年四十五歲在南京。

三月請改水兌折色上允行。

浙江金衢紹三府并南直

徽州府萬曆年原改折色及天啟七年又改本色地不產米止憑商販節年侵欺無存。且有司重複追比小民費一兩五六錢不能交米一石。先生從該省布政司各府之申、鄉紳士民之請題改折色。崇禎三、四、五年其改折色之銀每百兩另貯老庫六

十兩、每年另放折色一二月、每逢秋收、差
官買米備放、以補折過本色之用。除抵本
色外、尚餘八萬餘兩、而鑄局之息、又約以
三萬、條畫接濟、設處通融。其疏畧曰：臣部
舊創酌倉庫之盈虛、爲本折之裒益。然前
此陳紅相因、往往恃爲便計。今日帑庾盡
空、本折共急。臣前振刷疏中、有勿輕折一
議、正謂本色尤重。脫巾當防也。不虞本色
雖空、猶有新復楚餉之半、爲江西之水。乃
折色則庫無三五日之儲、額有十九萬之
缺。其國計旣如彼、而新復水兌、各府縣官
每以本色爲苦、往往申訴、百姓解戶無日
不呼泣。鄉紳青衿、無日不懇籲、而金衢、紹
等府、青陽、西安等縣、解戶連名具狀哭訴
于庭。其民情又如此。蓋水兌正耗一石二
斗五升、徵收必得一石四五斗、而暗加幫
貼及水脚、席竹等費、又復不貲。是每石約
費一兩四錢矣。今據各府縣申稱、情願



每石正耗一石二斗五升折銀一兩。如所稱民咸樂從戶戶稱感非謬也。但南直地方如徽州廣德等處頗爲瘠苦地又稍近量減五分以蘇其困在百姓所省已十之四五矣。除江西南昌等府及南直應天等府候申文到日另議比照施行外據浙江衢州等府南直江浦六合二縣申稱願每石折銀一兩南直徽州府所屬及青陽縣一縣情願每石正耗折銀九錢五分共計水兌正米二十萬四千九百八十八石餘耗米五萬一千二百四十七石餘共折銀二十萬三千五百三十九兩八錢三分合無一併允從。若江西南昌等處候申文至日比照前議施行而臣又不得不懇懇慮也。折色固急本色尤急酌議改折實萬分不得已之計以今稍熟猶苦庚癸萬一水旱不時寧無不虞之慮合無今所議折銀兩凡解到庫每百兩除六十兩另貯老庫

每年聽總督衙門查盤會支、或每年量放折色一二月、或遇秋收差官買米備放、總以補此折過本色二十餘萬之用。卽有緊急、不許擅借。卽有接括、不許輕動。庶不致急折色而又虧本色。以昭昔年截漕覆轍也。臣爲各屬苦難本色、破格議折各屬宜遵比漕。明旨見年及春徵解、不得仍前悠忽。以貽臣部仰屋束手之嘆。伏候皇上
一併勅下臣部遵奉施行。再照臣部缺額一十九萬、千真萬真、千窘萬窘、非從長計、終屬苟且。臣原議量加米折等銀、而又恐爲百姓累、已議停止。獨此水兌改折、除抵本色外、尚可餘銀八萬一千四百一十五兩有奇。每年鑄局亦可約得銀三萬有奇。臣再佐鄭三俊以節省清釐、庶可補一十二萬有奇之缺額。而尚有出浮於入之七萬有奇、不能不望戶部之代爲臣部籌也。况改折鑄息、猶需時日、始可全收成效。不



能不望戶部之暫爲臣部濟也。經部覆奉
旨南糧查照地方改折三年依議行。餘
銀可資鼓鑄。着南京戶部飭屬課成以裕
國用。

疏陳吏弊請折舊逋 上從之。

先生以民力日匱元氣日削且新舊并徵
百姓益促遂詳陳吏弊民困之由請肅吏
治量折舊逋并罷北直河南江北米豆折
色加賦之議上從其請其疏畧曰臣初任
入告首言元氣當保存而致慨于吏治日
壞貪風未息謂向來元氣全銷歸于痿痺
不靈勢不得不抗旼剔釐然須于更張可
鼓之餘常存愛養百姓以固根本之意庶
不致大絃急則小絃絕我皇上猶天也
天不廢霜雪雷霆而太和元氣常流四時
皇上澄清世界頓覺一新而仰窺德意
猶若于用法中有不盡用之意若于不得

不徵。派中有如不得已之意。卽如邇者朝廷以軍興煩棘。不得不急征繕稅。屢畝而皇上終不忍遽加。及禁貪恤民捐煩滌苛至意。皇上上之心。一太和元氣也。使有司盡以皇上上之心爲心。省其潤囊橐之餘。以裕供億。雖加猶弗加也。夫加派猶非厲民而况惟正之供耶。雖然民亦勞止。重可念也。臣不暇概舉。卽如吳楚江越。皆臣部所轄。南糧地方。臣部民部也。在南言南。在民言民。東南民力竭矣。肘露襟難捉。心剗眼尙瘡。臣所謂瘡然也。嗟此羸者。元氣奄奄。人以爲竭于轉輸。竭于催科。竭于加派。臣獨以爲總竭于不肖有司。及不肖署官衙官。何者。彼旣借口民瘼。以耗南糧。復借口南糧。以剝百姓。或索常例。或加火耗。或徵赦免。以及私派。疊徵科索。使費種種。猷小民之骨而吮其血。使民謂予實生我而腴我以生。豈曰惟正之供致然。雖撫按之察



吏安民、屢奉綸命、必有徹底澄清、以副德意者、卽有司之繁已愛民、表表自樹、實不
乏人、而能盡然乎哉。臣自受事以來、卽爲
國儲計、復爲民命計。雖臣親自驗米、不時
掣查、革使費茶果、及諄諄清蠹、滌貪、以爲
京外軍民元氣計、誠不敢不任勞怨。然地
連五省、方數千里、有司視臣部如贅疣、雖
鞭之長、其能及腹。臣竊意之、得無徵收本
色南糧、視比漕見徵、屢旨如故紙、正官不
務親自料理、濫受衙官餽奉、委憑比較、需
索常例者乎。得無徵收折色南糧、分外多
收、火耗者乎。得無天啟五年以前奉詔蠲
免、仍有借名派徵者乎。得無小民納過南
糧、貪官猾吏豪棍勢僕、侵攬乾沒、不就本
犯勒追、重複科派者乎。得無借口打點、使
費指一科十、或吏書劣生、強折侵攬者乎。
得無解糧官指稱水火沉燬、掛欠名色、重
累百姓、包賠賠行、派徵者乎。得無府縣考

清虛起空批、至完納不前、監斃解戶者乎。
得無司府將州縣解銀、那借別用、致縣官
參罰、計無復之、仍復暗徵、或已徵在官、官
胥乾沒者乎。得無部糧官及道府差役、需
索糧長、吞噬無忌、以致傾家蕩產者乎。有
一于此、皆足屯皇仁之膏、而蝕百姓之元
氣。大抵有司之大賢最少、大貪大酷亦少。
惟中等昏庸濁輟之吏、十人而六七、吏書
窟穴、上下盤據、一墮其雲霧、便任提線穿
鼻、不敢爲異。至道府之留心愛民、察吏者
亦少、卽有之、亦多牽于情面、不然、則傳舍
耳、誰肯任怨。是不得不責成于撫按。撫按
者、專以察吏安民爲職者也。以核報責理
刑、以風勵責道府。欲清官胥之貓鼠、先破
上下之雷同。如前廢削諸狀、訪實覘其官
甚者提問。臣尤以爲嚴處官而寬吏書、終
非破窟穴、開雲霧之霹靂手也。以今聖主
加意民生、察典方嚴、撫按方兢兢功令、何



煩更飭。惟是利欲入人膏肓，積習已成，沉痾雖以嚴霜迅霆，猶有不及。盡洗之，肺肝毋亦免而無耻。良心未動，臣請以天語提醒其夜氣，惕天網之難漏，示可鑒之前車，仍榜石衙署，俾觸目共見，懸象自耻，而或可洗煩熱以清冷之淵。年來臣部仰屋，千萬危窘，有司借口民窮，盡爲吏書影射。如近日臣查出另疏糾參廣德、太平、崇德等處錢糧，整千整萬，盡爲貪猾官吏侵肥。而百姓所最苦者，則有不肖官之比徵愈急，輸輓愈緩，私橐愈贏，公賦愈虧。臣每從容引解官解戶訪問各地方土宜人情，政教利弊，夫亦愈知百姓元氣之日竭。在彼不在此也。乃有司借口以搪抵臣部者，又有三而而總括于民窮。夫民窮二字，實于臣心戚戚，不得下于所借者，更思爲百姓寬物力。其一借曰新復水兌地不產米，臣請爲之酌採買之所費，不貲者折衷另題，暫折

三年、以寬其一苦。其二借曰：只管到任以後，不能代前人徵逋。不知臣部壓支未完二三十萬，皆前逋也。臣請爲之酌寬任淺，參罪非本官任內止于任俸，立限督催，以寬其二苦。其三借曰：壓徵。夫南中皆見徵，持有司習而不知耳。如南直有司出闔閭，臣皆對臣曰：壓徵。臣問：何時徵米？皆對曰：如三年米，該四年春徵。臣駁以：四年春不如三年秋，冬之更便民也。各官解頤而出。今南直隸及浙中各州縣漸復見年徵解，舊章矣。屬江西、湖廣二省歷年不解，其發覺者皆棍胥侵欺，其未發覺者有司仍以壓徵爲辭。臣批云：如果壓徵，不過壓一年耳。何故三四年不解？且如江西之高安、南昌、雩都、興安、興國等縣，湖廣之通山、蒲圻、湘潭、孝感等縣，同此地方，同此功令，彼何結。臣議暫寬兩省姑，准壓徵一年。如崇禎



三年分并以前未完南糧限今歲十二月全完其內有能見徵完解者優薦之四年南糧待明春另議見壓分數以一政體臣聞江楚紳及宦于江楚者皆云彼中南糧欠不在民卽有之亦十中一二耳在那借有可抵之項在侵欺有必追之法卽在民欠亦非額外之徵南糧之非厲民明矣仍容臣查明果欠在民准暫折舊逋專完新局以寬其三苦至于昨年臣疏回奏匱乏根因內有折色米豆量加一段蓋思以補留例稅分新派不足之數已經奉旨下部見咨臣部查議臣反復思維省直折色米豆爲數不多卽連河南江北計之不過量加二萬有奇雖于臣部空庾不啻千金一壺第當此民力旣竭北賦叠增之日再加此項繁管急絃民其何堪况臣部止加毫釐官胥已漁倍蓰是臣部受加賦之名而官胥居豁墊之實不如已之便臣已回

咨戶部另行長計具覆矣。凡此皆臣之爲
百姓元氣無所不至。如醫人之痰邪癥結
者攻瀉吐下之間必思固本托裏不傷元
氣而有司及署官衙官或反借之以朘削
百姓并朘削南庾三尺具在又將焉往。于
斯時也正值虞廷黜陟之期恰畱周官布
象之月所謂布德和民行慶施惠滌有司
之肺腸以新聖治固元氣者此舉未必無
小補焉。

四月舉劾方面有司

方面舉莊祖誨王公弼
周鼎等十五人照例紀

錄。劾杜詩降二級帶罪督催。有司舉史應
選尹明翼党崇雅等循例紀錄。准作正薦。
劾張叔鑑等二十六人革職。
降級帶罪督催移北部咨。

清覈南糧

○清查出戶司書手韓文綜知州
典史等官陳善學章冠文金玉章



棍徒夏時二、陳應高、吳彬、沈之奎等侵欺
 南糧百餘萬、摘叅二十餘起、請旨究追。
 ○清查各省拖欠本色一百六十五萬折
 色七十六萬、摘叅稽玩縣官王芳年等一
 十三員、分別革職、任俸、勒限報完。○清查
 出庫書夏汝清、銀匠夏榮、王良、丁候相等
 侵欺銀四千九百餘兩、疏
 叅、設法追究、分別遣配。

六月疏乞休致不允

先生以任事過勞、身體

痰火之症。又以兩度迎養、仁孝公、田太夫
 人、畏南方濕熱、道途脩阻、不即發、先生思
 念轉至、昏憤、前疾愈劇、具疏請告、情辭益
 懇。奉旨、呂維祺以才望簡任南儲、着益
 用心料理、不得控陳。

九月太倉興工

南都城內二十七倉、城外五
 場、江北十一倉、日就傾圯。先

生以贖費積餘令司官估修報以三萬餘金。駭令重估曰此不過作頭書攢軍斗等役指一開十視爲奇貨。本部院從胥胥手口中奪此錙銖復爲若輩手口中物何異枵狼腹而恣虎吻也。復報以萬有餘金先生猶未盡然。司官有難色曰此已覈確再不能減去矣。先生曰不然我輩自作房屋經營亦屬常事將盡聽匠作僕隸之口抑主人翁自有心計耶。如其應大修某應小修某葺其壞垣某補其罅漏一磚一木未可輕棄。乃親自察閱委司官岳虞巒等修三十八倉五場用積贖三千五百餘金奉有具徵廉辦之旨於九月三日經始次年三月十五日告成。告神經始詩年來留計總空囤瓦礫蓬蒿不可因。仰屋更憐無屋仰貧家猶羨有家貧。寧堪數米消呼癸豈愛經工備苦辛。只是此心過不去焦思誰忍負楓宸。貧到蕭條四壁奇併連四壁亦



無之。土功寥廓，躬荒度，估冊絲毫，手別釐節，省三千餘鉅，在經營二十七年。倉廩如將此充交際，鼠穴厦頽，誰得却。國非其國，古先憂，今可三年艾，不求或侮下民，天欲雨，曾思匹婦已推溝，眼同商匠，方厥底手，數工程笑竹頭，勞瘁掀髯，番一笑，迴環佳麗，當遨遊，嘔心打笑，久躊躕，儉積聊堪薄補苴，重地倉儲，關命脉，神工興廢，有乘除。量沙暫歇，慚謀國，運甓方殷，勗起予。或謂此儉多事，甚寧知官套，總蓬廬。

十一月請撤內遣尋罷之

魏璫伏誅，海內肅清，尋稍疑厭臣下。

復遣內臣監視戶工九邊兵馬錢糧，紛紛四出，大僚應有公疏。是時，南北皆莫敢言。先生首抗疏，請罷內遣。疏曰：「竊惟保泰食福，道消道長之關，微幹蠱元亨，先甲後甲之慮，遠恭惟我皇上以天縱神聖，廓清瑞氛，焦勞治理，可謂蠱而之泰矣。天下仰

見大聖人清心寡欲、動容中禮、以仁孝則親郊廟、躬步禱、以聖學則親釋奠、審講幄、虔齊居、以憂勤則殷召對、肅臨御、嚴註銷、勞批答、以政刑則清錢穀、核兵馬、擒逆督、誅虎彪、以軫恤則發內帑、賞軍戊、賑飢民、憫驛遞、以英武則驅流氛、制挿寇、平水酋、以體臣子民則廣弓旌、簡金匱、出累臣、責撫按、信久任、逮貪吏、恤民隱、念水旱、憂釀寇、面召藩臬、條賜清問、而天下所最快心者、尤在盡反逆、璫所爲、而汲汲撤內臣之在錢糧、兵馬及封疆要地者、皆翕然謂堯舜親見二祖復出、庶幾治平有日矣。乃積套或未盡祛、肺腸或未盡洗、庸公或未奏、而隱冒或未清者、則諸臣罪也。皇上未嘗不信任諸臣、諸臣實負皇上、遂使稍稍生厭、而且疑、而且慮、而且震怒、而且不得、不遣左右近侍以察之、此亦諸臣罪也。頃兩接邸報、九月十二日、蒙欽遣內臣王應



朝帶領內兵出關、齊解欽賞、前詣軍前監
 視矣。本月二十五日、復蒙欽遣內臣張彞
 憲總理戶工兩部一切錢糧事務矣。唐之
 徵提督京營矣。王坤、劉文忠、劉允中各監
 視宣大、山西糧餉兵馬、邊牆撫賞等項矣。
 遠近聞之、皆相顧失色、謂恐從此脊脊多
 事、而臣獨曰不然。此正皇上留心國是
 注意封疆、宵旰無已之深思、而姑寄之此
 也。如人家分責諸僕、以耕稼筦庫之任、或
 不盡力、多遺近僕、覘其狀、誰云不可。然而
 忠盡先識之士、率不免鯁鯁私憂過計、則
 何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童牛之牯元
 吉。言防微杜漸、其道當如是也。歷觀往牒、
 宜鑒前車。臣姑不敢遠引前代、即我國朝
 自有家法。我太祖高皇帝嘗曰、吾見漢
 唐末世、皆為宦官敗盡、不可極救、未嘗不
 為之惋嘆。又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
 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供灑掃、給指使、傳

命令、豈宜預政典兵。成祖文皇帝嘗曰：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又曰：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又曰：若後來做做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是以當成祖時，或偶遣內臣視邊，旋即撤回，乃知我二祖之于微漸，謹防若是。其後漸或開端，卒不免王振、汪直、劉瑾之濫觴。世宗肅皇帝盡撤內璫，天下稱快。方策具在，法戒昭然。至如熹朝末年之已事，則我皇上亦旣耳而目之，鼎而革之，殷鑒不遠，豈其偶忘恭想聖意，毋亦謂此輩惟吾操縱，豈至有所旁落。或謂此諸內臣多忠實，謹恪偶一試之，必有所效。臣亦豈敢必諸內臣不思有以自效，第天下有取一時之近效，而釀無窮之遠患者，臣不敢深言，不可不察也。且夫內



臣出鎮其于外庭禮遇事權精神意指之
問往往反足以掣任事之肘而開卸擔之
路者不可不察也。況今民窮盜起所在如
穴堤之瀾厝堂之火豈可使復以爲口實
此治亂倚伏之機又不可不察也。噫臣于
是不得不督過閣臣已。閣臣周延儒溫體
仁吳宗達皆受皇上下特簡知遇之恩此
等事關係宗社大計不聞潛移默化又不
聞執爭懇切于同心一德弼違陳力之義
何居。卽或密勿納牖外庭不知然惟明主
可與忠言亦豈可不更爲積誠感動竭力
回天哉。臣聞小往大來泰之祉也。元亨而
天下治。蠱之譽也。不遠復無祗悔復其見
天地之心也。伏望皇上鑒前愆後以亨
蠱。因平思。敝以保泰。近想初政仰法二祖
立命。撤回欽遣內臣。或以成命旣出預定
以限。今到彼刻期報命。以體不遠復之義
至於兵馬錢糧等項各責所司料理。或加

科道查核、提綱挈領、因材課實、而皇上
常運以終日乾乾之心、布政優優之體、外
庭諸臣、皆當上無負天、下無負所學、歷
肝竭膽、勉副焦勞。如是猶不奏效、治平、臣
不信也。臣質本懦弱、病復支離、方勉出力
疾、料理儲務、而忽聞此報、杞憂廢食、怔忡
憤昏、是以語多、不識忌諱。然使臣心有一
毫不本于癡誠、不矢於忠愛、而以效激聒、
沽名高、卽天地鬼神亦將陰殛、又何逃於
皇上之斧鑕。臣豈不知直言賈禍、明哲保
身、但臣忝列大臣、過切私憂、義不敢容容
緘默。幸皇上鑒臣愚忠、而賜之轉圜、是
臣之大願、而不敢必也。臣不敢不席藁待
罪、以跂俟。皇上之德音、幸甚、惶甚。○差
舍人齎疏、大僚相爲者、退勿上、恐禍出不
測。先生乃手諭舍人、期以必上、否則懲以
重法。諸大僚不得已、乃先疏上聞、而先生
疏于十一月乃得入。旣而南北始有公疏、



上卽日召對曰朕觀卿等公疏爲遣用內
臣一事太祖明訓朕豈不知成祖已
來有間用的皆出一時權宜天啟年間用
的朕尚且徵他豈至如今反用朕何常不
信任文武諸臣只是三四年來越做不堪
了朕萬不得已一時權宜用他若文武諸
臣果有實心任事要
撤也不難尋復罷之

疏議屯政

屯糧侵欺甚多是年十一月先生
疏奏田應鳳高惟谷等十五員革

降督催設法清完八十八萬有奇天啟六
七年拖欠六萬餘題往赦免條議勸懲清
釐之法八款嚴比較寬文法慎選調酌恤
荒禁需索速稽察信舉劾結叅案奉
依議賦得雪農家爭宜麥心忙三白遲一
朝朔風發樹聲何凄其千山同雲合天地
如敵新連夜雪盈尺嚴陰裂膚肌飛鳥撲
總櫺降婦空釜炊錦帳醉不覺凝寒衣薄

知。日光澹。曉。東。宿。霧。紛。離。披。出。門。皆。泥。塗。
奔走夫何爲。無人肯高卧。反謂袁安癡。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受業門人

施化達

周景濂

袁應參

姚賡唐

黃基昌

李毓楠

石岳

陳惔

孟瑒

郭希銓編次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四十六歲在南京。

二月閱浦子口庾工。

雨中閱應天橫海龍虎三倉。閱浦子口庾工記。

余嘗登高凝眺、或往來石城煙湖之間、則見與燕子磯對峙、而山堞江濤相齧者、浦子口城也。其東一峯孤立砥柱、相輪尖出者、平山也。西北諸峯千青萬紫、而最西絕高、矗矗插天、對博望者、天門山也。望之如隔弱水。壬申之春、余既建江南諸庾、告成。



儒藏

事矣。當次第渡江。閭工顧以執掌弗遑。二月六日亭午始解維。出鰓鰂洲。會日驟風聲發發。煙雨霏微。七日凌晨于風雨中。命數人牽纜。逆風東注。舟前且却。紆迴數四。及見柳岸桃花。扶疎弄色。意謂至矣。開牕一望。猶南岸也。久之始達北岸。山城踞天之半。鼓吹旌旄。若從雲中出矣。袁中郎詩。雲老蛟遷窟。牕晴雨洗峯。蓋奇觀也。冒雨入署。分司張君及文武各官。以次入見。乃請閱三庾。三庾者。曰應天。曰橫海。曰龍虎。浦子口之爲守禦者。一爲衛者。五而系以名庾者。三。應橫兩庾。東西對峙。扁之曰一清如水。又曰眼前赤子。前總以坊曰軍國重寄。又前爲樓曰東南命脉。又前爲門曰京儲。而應之爲厰十。橫之爲厰八。廳坊祠宇。各有攸居。兩庾皆在山岫。高聳而深幽。四圍皆山。山皆有樹。東一峯尤高而有亭。曰兒京。又南一亭曰吸江。分司署在其下。



又西行幾二三里折而北復折而西得一
更。是爲龍虎。其廩十一。其廳一。曰畏。此民
崑門外有坊曰天都。騰飽三庾。皆用青碧瓦。
爲戶。若開嶂然者。縱觀三庾。皆用青碧瓦。
輪奐聿新。蓋先是余按冊嚴核。不憚再三。
檄副郎孔君兩至其地。而前分司沈君亦
多所設處。節約二君之力。皆不可沒也。余
取米豆籍開局勘驗。復進今分司與守禦
各弁各勗。以至上焦勞之不可負。功今之
不假易重地之不可不思患預防而又嚴
勗各官攢廩斗以往弊毋襲。明法毋徇。余
然後雨中驅車西矣。是日宿東葛村民家。
入日渡滁。九日走清流關。自渡江後。日日
雨。平地起波。大風如轟雷。崩壁屋瓦皆飛。
余盡取篋中衣。衣數重。猶寒刺骨。一夜飛
雪。關山盡白。從人至墜馬大呼。幾斃道側。
嗟乎。景風和日。忽變而陰。凝如斯。此豈天
之阻余行也哉。數日稍溫。漸霽。風亦漸柔。

余乃按部鳳陽往還竣事。余初欲由滁之
和、閱、潘、陽一庾，蓋此庾亦隸浦子口分司，
而業命孔副郎與分司會核。余以太倉時
祭期迫，遂不果西。十有四日，騎馬山行，息
轡江浦道中。見東北一山，高入雲漢，青翠
萬疊，問土人曰：「定山也。」上有六峯，一寒山，
二獅子，三石人，四雙鷄，五芙蓉，六高妙，是
莊文節先生所結廬居者。其詩有「醉眠老
石三千丈，知在青天第幾層」之句。稍南一
山，峭麗聳怪，爲福龍山。及西華七乳石洞，
駝領象山，皆勝地也。黃悅領在江浦北，類
若清流關而小，亦阻隘可守。三汊河乃滁
泉與黃山水合流，可通舟楫。東經六合瓜
埠入江。曾議濬通浦子口，未果。余與江浦
令云：「是可決以灌田，其利益無窮。」憶前發
浦口日，余本欲觀珍珠虎跑、白鼉、卓錫諸
泉，以分司設酒，故却不果觀。按泉在定山
下，最稱幽勝。彭恭政夢祖謂客至泉如喜。



益上沸、淳泓光映、飲之如雪。水中石碧色、
羣草雜之、金鱗潛泳、月光四射、遊者爽然、
不能去、流連朝夕。時余坐小亭、月圓如日、
其光射人如水、余不能無低徊于此泉也。
東望平山、西望天門、最愛咏太白天門中、
斷楚江開、及李本寧虛閣凌空、控上游語、
便冷然有戩車羽輪渡弱水之想、不覺步、
月小倦、頽然欲臥。小溪已熟睡、呼之不醒、
手自下簾、時銅龍已三鼓、幾闌矣。浦子口、
雨中閱倉重地、連京口、孤懸鐵壘城、雙樓、
江腹起、三層嶺頭生。騰飽龍韜秘、肥梳鼠、
窟清。山行應不惡、冒雨省春耕。滁道風雨、
朝走鰻鰓渡、暮走菱溪路。朝暮陰晴風雨、
問轉瞬變幻何多故。出門紅日升、晴空、倏、
報煙雨紛如注。大山小山、黑雲黑、平地水、
或高于樹、稻塍泥淖、石磴沒屢、迷斷橋不、
知處。更苦颼風拔地起、斷樹飛石、途人仆、
一夜深山、盡飛雪、蛟龍爭窟吼、猶怒擁火。

披裘裂骨寒、單衣弄子得無怖。飛鳶墮地
鳥失巢、村村煙燧午閉戶。春和晴媚桃李
花、短牆低亞如泣訴。唯有定山老松柏、只
憑貞骨傲不懼。明朝依然紅日晴、五色雲
霞相夾護。不知猛風暴雨忽如此、誰竟衝
寒定腳站得住。

中都閼工

前庚午九月、以紙牘積餘估修諸

河、閼飛熊英武。至中都、閼鳳陽三倉。中都
去南京三百餘里、十日乃還。是時有大柳
巡檢卒于官、妻子流離。先生子金使還家。
中都閼工記：鳳陽在鳳凰山之陽、古爲塗
山氏國。春秋爲鍾離。漢唐以來、建置不一。
我太祖高皇帝龍潛皇覺、鼎定金陵。旣
欲改都于此、故名其府曰中立。而至今稱
中都。都有皇城在萬歲山之陽、左日精、右
月華、三峯聳霄。萬山拱衛。而皇陵發祥于
荆塗淮濠之間。龍脉綿亘、自南而北、誠東



南之最勝而萬世根本之地也。自金陵至中都三百餘里、營衛相錯、倉囤連屬、若星基之羅列然者。漢江者皆浦口分司、爲政不然、則該郡邑自出納耳。過關山北、凡衛之有倉者、皆隸鳳陽分司。大柳南有衛曰廣武、有倉亦曰廣武、在衛之北偏西向中、爲廳一、爲廩三、門祠坊各一。時分司孫君業肅道左、余下車視之、已落成矣。是夜經盤山宿洮河、守禦率各弁戎服負弩。分司曰、聚熊衛倉在。余以夜不果閱。明日凌晨就道、未至紅心、有倉名英武、在山之阜、距衛里許、左帶烏雲、右映喜陽、傳爲東平侯故宅。有廩四、見存者二、前爲坊者一、工未竣事。是日宿濠梁、卽莊子觀濠上魚處也。或云、莊子何以知魚樂、必莊曾夢化爲魚。余曰、非也、以理揆之、則知之矣。使魚有知、當亦知莊之樂。如今城火殃池、鯢魚賴尾、魚應憂不應樂。使莊子復觀之、安知不謂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受耶。濠有臨淮四舍、廳事一、祠一、門二、廩四、廩楚楚有致。門外之爲坊一、題之曰東南元氣。又明日風興謁皇陵、入鳳陽謁孔子廟、遂閱三倉。倉俱在鳳凰山陰長春門西、馬鞍山之東。一倉二倉、東西相對。惟本府稍北西向。其爲廩一倉、凡四、二倉凡二。本府倉凡三、其爲坊與廳事各一、皆以藏富天府。風清弊絕、澹然無欲等字額之。而南北各舊坊一、改題其南曰國脉、北曰民膏。鳳陽簿庀工、工多未就、亦不如法。余欲下所司究訊、會本官以正途苦求免、仍行所司戒飭、責以補過。自廣武至鳳、凡閱六倉、圍畢、卽發廩取米、躬自核其美惡、竒贏稍得其狀。次第捕治。蓋分司之庾政、弛久矣。民苦難入、軍苦難出、官胥寶窟盡在出入間。余是以與今分司孫君盡苦清釐云。薄暮過皇覺寺、寺有高皇帝御書第一山及御



製文。余下車步行數武，遂至三寶殿。寺僧
 藏有。高皇帝像及勅文，欽錄余展謁，盡
 觀之。而分司設席山椒，余力辭不赴。然後
 進分司與郡縣大夫及留守等官與之商
 出納之則，清耗蠹之穴，省解納之費，仍揭
 示與之，正始。而鳳之九衛所歲有屯糧數
 萬，以肥貪弁，借識奸旗之腹。四五年間，逋
 至十八萬餘。嗟乎，誰爲過而問者？查係留
 守催徵一月三比，當事者至減其值，令二
 錢五分折納一石，而亦無應者。余乃預檄
 分司，令留守官嚴提弁識，或監或責，或押
 追，仍申明叅處之例，分完納之限。寬月比
 之令，嚴營，卸之禁，而勗留守以無負厥任。
 留守唯唯。於是明日旋車，廻至池河，始閱
 飛熊舍。舍在衛東南向，中有廳事二，祠一
 門一，廩八坊一，傍爲茆屋，以居官舍軍士。
 壽毫皆有倉，倉凡三，皆隸鳳陽分司，而出
 納實不與關，寄空名耳。余乃檄分司躬核

以報。遇大柳有一巡簡官卒于任。妻孥流離不能歸。余與分司施五緡始得完聚去。是役也。余往還十日。寒燠忽變。風雨飄忽。疲驂茹素。形勞神瘁。雖然。亦猶愚公之于山。精衛之于海。焉爾。曾何益于高深之數哉。噫。中都稱湯沐地。自江以北。何非陵京。拱衛之區。乃其民曾無生聚蓋藏之樂。田多荒蕪。一望如蓬鴻雁集。思牛羊求牧。是安可弗思也。桓桓赴赴。以食此困度者。倘卒有不虞。不知亦可持以無恐否。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是安可弗思也。郵政方嚴。驛驛稍戢。第或有持片紙漁獵者。余亦多爲厲禁。禁之得無越俎耶。○先生欲觀醉翁亭。而過滁者三。一遇雨。兩遇夜。遂不果。夢遊醉翁亭。其記畧曰。意者行止之問。亦有天耶。昔者孟氏嘗言。行止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此特就用世言。卽前輩多云。貧窮富貴。生來註定。君子應得爲君子。



小人枉了爲小人。而子瞻賦云、苟非吾之
 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蓋言天也。至其論江
 風、山月、則曰、是造物之無盡藏、吾與子之
 所共適。似謂風月隨人取足、天不能限之。
 而孰知卽山水風月之緣、亦不可易得也。
 故曰、有天然者也。又曰、何地無山、環滁獨名。
 何山無亭、醉豐獨稱。此其故安在。或曰、以
 其爲酒人耶、或曰、以其爲文人耶。夫天下
 之酒人與文人、人不傳多矣。文忠之傳、亦或
 有神行焉者耶。子瞻謂空山無言、惟公靜
 中知其天。楊文貞公稱文忠、古文與學、直
 言正行、卓卓當時、凜然忠義、小人不能使
 文毅公稱文忠、以救時行道爲心、不能使
 其身安于朝廷之上。名亭之意、特寓情焉
 耳。然則或讀醉翁記、山水之樂、得之心、寓
 之酒、遂謂公所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亦豈
 定論哉。

立豐芭會置學田

門人楊維節以任來學。初

往其師方書田謂先生學問淵源為海內
宗主。王欲擴其學必師事之。乃就在應天學
博率諸弟子員施化遠。周景濂、陳名夏、張
一儒計嘉興黃日乾、王漢、夏時泰、鍾奇等
二百餘人從先生學。分為明新格致十二
社。復以施化遠為會長。周景濂等為會副。
為講文二會。文會以應天治中為總提調。
以上江二縣為提調。以學博三人為督會。
每月一會。優取獎賞。先生自捐俸贖供用。
講會。月有書程。初三日。于程明道祠互相
讐較。江北置學田十畝。五頃。以資筆研。刻諸
生文一集。曰鍾雨篇。豐芭學約曰。人生樂
事。聲色玩好。過眼皆空。且或反結苦趣。我
輩要尋真正受用。安在。夫爾諸士。屹屹終
身。非學也。乎哉。然而所學何物。所得錢。此從
何事。不過曰取科第。做好官。多得錢。此從



總角舞勺時、念頭便差、南鍼一錯、九澤都迷。爾諸士試問、從前魁名大物若而人、台鼎若而人、顯名厚實若而人、其精神結聚、憧憧徵逐、今安在哉。楊子曰、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或曰、若是、仲尼奚寡歟。曰、率馬以騁、不亦可乎。故曰、騄驥之馬、亦騁之乘也。騄顏之人、亦顏之徒也。然則爾諸士奚志乎哉。孝德之本也。孝弟不敦、雖有他善、猶玉屑盈車、不可琢爲珪璋。李成季謂其猶子曰、爾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澹泊寧靜四字、可爲良藥。龍之潛也、確乎其不可拔。鄙夫鄙婦相會、廝陰明日、或揚其言焉。士篤潛行、胡爲乎其炫而售也。昔人稱華榮之言、終爲愆。石有玉、傷其山。而且競攀悅之、麗蕩食色之性。而且喙長腰折、以公庭爲市、無惑乎世俗之日偷而士自賤也。夫士也、埋頭書案、以經史爲味、以躬行爲服、以道德仁義爲倦、臥渴飲

而以博反約、以意逆志、直與千古聖賢夢寐晤對。視彼舍元龜、甘朶頤、所得孰奢。至于理鬱者苦貧、辭弱者傷亂、文章一道、士趨日雜、非駢枝朮贅、則楮葉霧縠、鼓怒浪于平流、震驚駭于靜樹。雖有材士、若燕之行而南、其馬馬逾疾而去、燕逾遠、復申之曰、行衰于寡助、友傷于比匪。芝室鮑市、浸淫俱化、故交不可不慎也。爾諸士誦法孔顏、當潛心篤學、尋爾真正受用、安在必有嘿嘿可思者。與今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隣、夜光結綠、不作鬻市之珍。逸羽翔鱗、豈其園池之玩。執鬧中別具冷眼、淡靜處獨有熱腸、夫亦愈知學矣。是故學也者、以言乎其覺也。極西之南、有眠人、眠五十日始一覺、以夢爲真、覺爲妄。覺夢之間、特爲爾諸士拈破。如味飴蜜、滿口皆甜味、予之言、尤甚于是。○陳名夏問、賈誼、董仲舒孰爲優劣。先生辯難甚詳、因作賈誼、董仲舒考。



以考漢世儒者。昂爾莫如董江都。仲奇而賈長沙。誼以洛陽年少。立談痛哭。至夜半前席。史稱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後世論者。或互有軒輊。雌黃君子曰。士生千古以下。論千古以上。人物。其不苟孤忠。姱修醇學。篤論。照耀史冊。如振衣千仞之上。斯亦奇矣。或者猶銖銖寸寸。毛摘其隱而訾議之。將三代而下。幾無全士。斯亦尚論者之過也。班固賁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爲庸臣害。甚可痛悼。卽皮日休。論誼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興謗。竟杜其道。出傳湘沅。且曰。其經濟真命世王佐才也。卽子瞻未嘗不曰。惜乎賈生王佐之才。而不能自用其才。然曰。非漢文不用生。生不能用漢文也。又曰。賈生志大而量小。才不能餘而識不足。似若深悲賈生之志。而咎

其不愼所發。至謂賈生不能上得其君下
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
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噫。魚水之歡。金
蘭之臭。亦綦難矣。而後世遂以爲賈生者
必當優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有以自用
其才。此得無以成敗論人。而爲曲學阿世
者。樹一嚆矢也哉。夫君子如雲中白鶴。非
鵲鷦之網所能羅。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若誼者。亦未可盡非也。且誼非不遇也。誼
議歸農。而文帝開籍田。誼議立法禁奢。而
帝躬敦儉朴。誼議衆建諸侯。而帝分齊于
淮南之墟。誼患外侮。而帝惓惓備邊。誼患
風俗薄惡。而帝務以德化民。誼欲體禮大
臣。而帝自後有罪不下吏。近世論者謂帝
深納賈生所陳。而宣室夜半。至使人主自
謂不及誼。豈不遇惜也。其賦鵬鳥。弔屈原
以死亡之命也。夫。而王安石嘗有詩云。懷



王自陞馬、賈傳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若誼者、蓋天下才而忠之屬也。仲舒一代大儒、首以天人三策魁賢良多士。而武帝好大喜功、舒以正心教化對、意頗不合。故一策而再、再而三、視前對不少變焉。程子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而陳氏謂舒勉強學問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至其對易王之言曰：仁人者、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史稱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而紫陽謂罷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所未發明者。舒之學問、涵養、出處、語默、亦可想見。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雖伊尹無以加。管晏不及也。向之子歆乃曰：伊尹、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舒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

加過矣。向之曾孫龔、又、以、歆、之、言、爲、然。嗚呼、執、是、可、以、衡、董、子、矣。呂、子、曰、士、尚、論、古、之、人、而、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必、有、穆、然、想、見、乎、其、人、焉。世、或、純、以、事、功、繩、人、遂、有、謂、誼、三、表、五、餌、之、爲、衡、疎、立、談、高、哭、之、爲、用、躁、而、至、論、舒、無、以、加、之、乃、引、外、傳、和、親、爲、訾。此、夫、矮、人、觀、戲、者、也。君、臣、遇、合、之、際、同、心、爲、國、之、誼、自、古、及、今、豈、不、難、哉。是、皆、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綱、目、論、曰、文、帝、最、好、黃、老、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而、胡、翰、弔、董、生、之、文、曰、上、訑、訑、以、爲、得、就、好、賢、如、緇、衣。此、其、間、難、言、之、矣。故、君、子、惜、賈、生、之、志、而、歎、董、子、之、儒、效、不、彰、尚、論、者、悲、之、焉、矣。或、曰、卽、使、誼、得、君、行、志、恐、紛、更、大、過、得、之、較、勝、孔、明、之、于、昭、烈、失、之、或、反、不、免、王、安、石、之、于、神、宗。而、董、子、一、代、儒、者、使、居、伊、呂、之、地、卽、未、遠、殷、周、或、必、有、可、觀、而、君、子、曰、士、亦、豈、



必以事功繩人哉。之二子者其孤忠嫺修
 純學篤論舒于道德近誼于節義近而新
 書治策玉杯繁露等書亦皆憂憂乎警龍
 虎之藻湛理道之英論人于三代而下皆
 未易輕非之也。或曰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出門曲出門紅日高薄暮猶未歸浮雲何
 休歇東風吹客衣萬家爭晚炊因烟霧人
 目飛鴉遶高樹山暝不知宿欹斜多少年
 高樓醉浮白東隣有饑叟空釜對兒泣桃
 樹依牆枯柳樹多萎黃獨有老松樹年年
 抗風霜。

三月太倉告成。

工始于辛未九月于壬申三
 月落成經營備極苦心用積
 贖銀三千餘兩節省修倉疏曰據總巡倉
 湖廣司郎中白紹光會同督工主事何其
 僕孔元德監收錦衣等五差郎中等官夏
 吉任倣等呈稱節蒙臣憲牌爲南庾有漸

充之日、各倉無下圯之厰等事。本部院昨
年受事、日擊此中各倉如掃、憂天有心、拯
溺無術。幸今千艘漸集、一軍宿飽、猶如駢
桑餓子、方獲之粥、而各倉日日修葺、日日
坍塌、日日開銷、日日虛冒、是真無以家事
視國事者耶。安得土苴棄之若此。是本部
院之責也。等因、檄行查估去後。隨該本職
會同各差、查造圖說、文冊并估計修理數
目、到院。蒙批、閱各差所估、急修不下數千
金、通行修建、不下三萬餘金。太抵作頭書
攢軍斗等役、視修倉爲可居之奇貨、乘此
查議、指一開十、希圖冒破、仰廳卽會同錦
衣等差親詣各倉、再行驗實確估。又蒙臣
憲牌、閱送二十七倉圖冊、俱不合式、亦多
浮冒。本部院欲設處大修、一洗荒陋、而復
壯麗之觀。若不詳悉於始、必將潦草于後。
仰廳轉行各監收官、務要親詣各倉、將一
切門屏、牆垣、官廳祠廟、厰房、圍基等項應



急修應大修應中修應小修俱當簡明開
冊。此一番修後、須查官攢作頭匠工某督
工程某包修理、必以五年爲率。凡有損壞
卽歸責于匠作、分管之原役等因。去後續
據錦衣等差復行減估、冊稱五差二十七
倉、共減估銀七千八百六十五兩零、錢三
百二十二萬一千零、共約該用銀錢一萬
一千八百六十六兩零、而門屏修飾、扁額坊檻
之類不與焉。等因到院。復批、當此公私交
困、安得有此金銀供時誦舉贏之用。然日
緩一日、必日糜一日、數年之間盡成瓦礫
蓬蒿矣。復檄廳轉行監收官、各宜暫減他
務、悉心經營。念此工大貲少、嚴防冒破、上
緊督趨。仍查議心計、空閑司官二三員、就
令督工趨事、早竣盛舉。復經議委山東司
王事何其侯、河南司王事孔元德、堪以督
工、隨經劄委同總巡郎中再行親詣各倉、
會同監收官細筭查估。猶恐不確、本部院

復親自于八月十九等日起躬詣各倉逐
厥磨筭手批核定復會同本部堂于九月
初三日起工修建見今各官分工督造等
因節次呈詳到臣該臣看得留都爲祖
澤根本之地積儲係軍兵續命之膏古人
九年餘三三年餘一未聞都會倉廩無旬
日之儲而不脫巾者連年屢譁溝洫此何
光景也幸以皇上之靈稍稍舳舳街尾
貌貅鼓腹而昔苦無米今又苦無倉官解
守候露積浥濕此又何光景也昔稱匱竭
者不過曰仰屋曰家徒四壁今併無屋可
仰無四壁可家矣試觀諸倉皆高皇帝
擇建高阜踞風氣結聚之地乃廢牆折棟
一望蓬然殊非治象此又何光景也臣實
蒿目腐心而委估動以數千萬計時誦舉
贏無箸可借蓋舊例各衙門大修例責工
部今南工工稱匱稱苦臣安忍開口相告是
問之南工已矣使本部稍可爲力亦當咨



行會修。今南計贖苦甚于南工。是問之本部已矣。臣衙門舊有柴須贖。緩席竹等項。備每年小修。臣到任清查。兩縣報貯。不過二百金。別項透支。已過其數。而部院總巡各差人役工食紙劄公費之需。皆取于此。猶苦不給。是問之臣衙門亦已矣。然而臣之心不敢已也。計年餘以來。所節省清核贖。緩席工米息等項。銖積寸累。約三千餘金。皆係無礙銀兩。臣謂度幾可以了此矣。初檄各監收官估修。以三萬有奇報。再檄減估。以一萬一千有奇報。徒令臣望洋而歎。臣于是復檄總巡郎中督工主事及監收官。責令一一親歷細核。計所省已十之三四。臣復親歷二十七倉。逐厰躬閱。隨件剔釐。復會同本部尚書鄭三俊親閱商確。計所省復十之七八。臣于是始喜。庶幾真可以了此也。借令此時不急料理。恐後此愈傾。愈圯。雖實廢一萬一千。或實廢三萬。

亦難了此。臣于是復會同三俊于四月初三日、率所屬祭告太倉、興工修建。大抵乘天之時、相土之利、因人之宜、鳩材之用、廢者平之、圯者補之、傾者建之、滲漏者補葺之。雖斷輒廢瓦、竹頭木屑亦皆經臣與三俊之心目、而實不廢正項一錢。見今次第經營、落成有期、查修間續據水兌差郎中等官朱葵路進呈稱、水兌舊無厰房、本部堂署部院時節省修建厰房六十間、解戶利賴。今本部院節省創建水兌五場、官廳墻垣已畢、但場無厰房、合議修建等因。又據江北分司王事沈時亮呈稱、應天橫海等倉俱年久傾圯、不堪貯米、應請照江南修建等因。臣又看得、水兌厰房乃先年所無而創爲之者也。江北諸倉乃年久傾圯而當修葺者也。臣俱批行一併查估修建。但必經臣躬自親閱、方可杜冒破而核實用。至于鳳陽分司所管鳳陽、英武等



倉、亦屬。臣衙門督理、例于該差席竹內樽節修補。合候明旨、容臣一併渡江、親閱工程、核委修葺、俱不許動支正項。其勤勞司官及工程次第、統容刻期竣事、另行一併核叙奏聞。夫臣理財無能、善病素餐、回想前此光景、不啻談虎。所幸稍稍安枕者、皇上之精神所動也。北計臣之聲氣協應也。本部計臣與省直撫按同心督核之力也。第臣于深幸之中、轉有深慮。東南民力竭矣。有司往往借南餉爲餘地。今根本之計、既不容緩、若非賢有司、以革耗革例之意、恤民如子、而病將在民。近日遠邇皆以南庾爲小康、臣恐此言一傳、中外或復仍前秦越、將無轆轤不轉、畦隨乾乎。若非實有餘三餘一之蓄、終非長計、而病又將在國。今臣已預爲可儲蓄之地、以待有司、下不病民、上不病國之入。若空櫝存而珠去、七簪設而瓊枵、亦安用此赤白洪厓之困。

乎。○是疏在辛未十一月附記于此。以見
始事經營之不易云。○著南考工記其記
序畧曰。秦以前天下地各屬其封國。王者
制其貢而已。秦以後天下始一統于京師。
王者制貢必責其數。故山川所產一鱗一
藻亦稽于土。登于版。而壤畝之賦動關軍
國治亂。豈惟曰與瑤琨篠簜齒革毛羽等
辟之人肩背手足總以戴元首而心腹是
衛。按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于是立地官司司徒以安擾邦國。于是有九
賦九式九貢九兩之法。而分土制賦尤詳
于禹貢。我朝兩都並建。豐鎬實爲根本。陵
寢厝于斯。漕運扼于斯。九萬官軍待命于
斯。凡五省會十四郡三州四十二屯。則壤
定賦軍國之樞。治亂之數于斯焉在。松生
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厥
惟重哉。而後乃漸輕。至于積輕而不可返。
乃始有截漕軍譁之事。自天子所謂我來



矣、豈惟其庾空如洗、亦並無庾。數月而稍
 戢、期年而定、三年而始有兩年有奇之積。
 入告我后、廼經廼營、越十月而工告成。所
 經費者、皆積省贖費、于正項分毫弗損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遷乎其地
 而弗能爲良也。此天子之靈、同事者與
 二三司官之力也。雖然、石有時以泐、水有
 時以凝、有時以澤、鼎新于今、而剝落于後
 其可乎。故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之元
 亨。而天下治類如此、獨一庾云然哉。繪其
 圖、志其勝、稽其程、核其積、而又彙其疏與
 檄、與詩文而並志之。蓋在昔一望瓦礫、其
 象剝、今始有輪奐之觀、其象鼎、而以艱辛
 丁寧、諗後之人、其象蠱。瓊山有言、天下財
 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
 北、而燕京爲其樞。嗚呼、其可忽乎哉。後之
 君子、按圖攬勝、稽事考辭、庶幾由秦之法
 而聊迺周官之全、善通禹貢之意、俾肩背

手足常惟心腹元首之翼戴無斁治亂之數亦可預說而籌也。是故作南考工記者記工也。然而記工非余意也。落成庾工二首吐茹迴環劇杞憂雙屢巾脫與易求。心危此地曾纍卵手起斯民出納清雖暫倉箱來服底猶多杼軸上眉頭。如將國事同家事。都許胥庭夢裡連。諸司經始尚踟躇。竟喜工竣勝補苴。費僅三千皆積省。楮餘百萬可輕除。天生傲骨偏違世。自許癡腸頗慊子。髮鬢半絲心血盡。休令雀鼠蝕吾廬。遊雙瓦官寺。還日看會至。午殘多尋幽勝。暫傳餐三山地老唐供奉。雙寺僧爭晉瓦官。亂竹臺荒遊鳳址。寒楓洲冷放魚灘。蕭騷意思無人識。自解囊琴對水彈。

四月請罷燕稅

燕關原係創設。其題請免下。朱登仕禹之功等十餘人。分別遣配追贖。驅逐冗濫員役百餘人。寬減商稅額十分



之六、約法十事、作清燕武。請罷燕稅、疏曰、竊惟今天下所鑿鑿憂不足者、財用也。夫
人而不知之者也。臣獨以爲非財用不足、直
元氣不足耳。夫蒿目仰屋、腐心脫巾、此何
等時。卽臣于今日、有談虎之色、而反爲
民請命、恐自古無此迂學問、亦無此迂經
濟。然而根本之計、理道原是如此。故舍元
氣言財用、說在乎顏闔之言御馬也。卽國
家以食貨爲命、不廢酌濟之權、而聖王以
人情爲田、先求滋培之法。如燕關新稅、東
南元氣實關于此。臣期期知不可、惟罷之
便。夫燕稅興而罷、罷而復興、毋亦曰、此三
萬金錢、可以佐大司農、襟肘之籌、卽臣初
亦未常不謂中流一壺、乃今知此稅之必
不可不罷也。不待再計而決也。臣聞周官
冢宰以九賦斂財、賄其七、曰關市之賦。而
宋范仲淹之言曰、國用未減、與其取農、孰
若取商。張浚亦曰、民力盡矣、銷銖不可加

獨權貨稍存贏餘可救一時之急故征商
非古也然君子不諱言之者所以經國用
抑逐末也。今蕪杭淮揚九江之間何在無
稅然皆有礙許可扼柵欄可建有大灣泊之
港有開放之期獨蕪關則顯然大江一望
無際既無礙許柵欄可以扼其要司其錢
其往來得以意隱見矣其開報得以意多
寡矣其盤量得以意長短矣其貨物得以
意美惡矣。需索者以爲凡上之肉包攬者
以爲可居之貨而又或開放不常泊舟無
港守候苦于因鬼分割痛于剝心甚或一
夜大風江濤號怒莖于江魚之腹者不知
凡幾客貨凡幾生命也。號哭之聲咨嗟之
怨感傷扼腕之憤不能盡述此豈司官盡
不肖胥役盡無良其地使之然也。且也人
情難與慮始黎民易懼非常所以羣稱不
便其情使之然也。卽臣部前後嚴懲開役
苦心調劑庶幾不重厲民而終不如罷之



便。夫非獨商欲罷、卽民亦欲罷、卽輿論亦欲罷。卽臣與見者聞者商議及者亦無不欲罷。噫、欲罷者人心之同、不能卽罷者國計之詘、其時使之然也。雖然、國家無此三萬、如太倉失稊米、以三萬而失億萬人心、使億萬人含愁歛恨、無以爲生、且以燕阱天下也。且如上流則九江稅、下流則南京揚州蘇州杭州俱稅、又加此稅、是稅外稅也。况此稅特自崇禎三年始耳、非必不可已之舊餉也。又况此稅初議止漫加二萬耳、非必不可減之額編也。此臣所謂罷之便也。或曰、嘻、何言之易也。當此戊巳無間、庚癸頻呼、緡鉢可惜、何况三萬。臣于此亦徘徊反覆、無以自解。無已、臣有三議、可借前籌。其一、撤去臣部司官、以此稅歸併工司、止稅進口及落地、稍減一萬、似爲寬一分、民受一分之福。然衙役仍終苦多、稅額恐又苦少、且恐借不及額、以階之厲者猶

故也。其二、併司官衙役盡行撤去、亦不必歸併工司、止下撫按行、有司查各貨物行頭、酌量多寡、派定包稅、畧倣南京、杭州稅法、與各州縣包稅法、亦減去一萬、或減去一萬五千、更爲簡便。此非臣臆說也。今兵部尚書熊明遇、曾爲臣言、舊蕪湖、今程九萬、曾對明遇言、蕪湖布行等行情、願包稅足二萬額。而南工部侍郎徐良彥、亦爲臣言、各行戶、亦曾面陳包稅最便之說。明遇見在長安、良彥考滿北行、皆可問也。其三、臣又有至簡便之法、謂計臣原止議加二萬、不如一槩罷免、併司官衙役俱撤、併進稅包稅俱罷、使東南百萬商民脫此苦海。復光宗已沛之深恩、廣皇上久含之生意、將風水渙而大號先渙、王居雷雨解而甲拆皆被至仁、巽風遐邇、屯膏立蘇。臣部願將湖廣布政司借用過臣部額項鹽鈔銀一十三萬餘兩、內除已解過八千有



奇餘一十二萬、抵大司農蕪稅之數、六年
後、另行酌議。或容臣部催此項額餉、加以
鑄息、並南增稅存餘者、每年補足二萬之
數、以救東南赤子。臣願竭力圖之。若計臣
曰、此新餉難驟罷、或仍稅進口、作不了局
臣恐東南元氣盡、而財用安從出。且恐以
財用而剝元氣、失人心。將人情之田、殆荒
雖獲此區區、猶石田也。前本部尚書鄭三
俊已上疏求罷、未蒙俞允。臣今補續叩陳
伏望皇上早沛德意、慨賜罷免、東南元
氣所存多矣。奉旨、蕪關已有屢旨、不必
紛紛條議。約法十事、刻為約法十事、簡要
無擾、以救商民水火、以宣朝廷德意事。照
得蕪關新稅、係朝廷不得已而設、以助餉
原與南部無干。但本部院日擊商民稅外
加稅、已經具疏請罷稅、未蒙聖恩允罷。隨
經裁汰冗役、約一百餘人、訪拿巨蠹、約十
餘人、裁去副役、約數百餘人、開政稍為清

肅。但盤貨之外，又論搭載實爲非法。除已
查收九江等處稅則，爲商民具題，仰求聖
明止論。梁頭不論貨物，一從輕減，亦不許
更監貨物，除候題請明旨遵行外，所有一
切弊蠹，合行查革，以救此一方于水火。爲
此，劄仰該關員外，遵照劄內事理，凡有
搭載及陸行貨物，一槩不許抽稅，亦不許
多生事端，另出小票，致令衙蠹作奸，亦不
許衙蠹奸僧播言捏造，鼓惑人心。如違本
部一併訪拿，依律重究。仍一面移文蕪湖
縣知會，先具不違，依准繳查。○一、客商貨
物，見今姑照原定九則丈尺起稅。今已具
疏止論，梁頭照九江例從輕起稅，候明旨
施行。一、搭載貨物，各關原不起稅，今一槩
禁止，不許起稅。一、陸行貨物，俱不許起稅。
一、出口免稅，不許另立小票。一、稅則丈尺
務要公平，仍具丈尺一副，用銅嵌送部印
驗，不許衙蠹置及虛報浮數。一、客商船



到許令自投製單、該關親驗發放。一、不許秤收稅銀、擅加火耗。一、凡大小船隻隨到隨投、即與放行、不許勒抑過夜。一、客船偶爾遇夜、許泊湖口內、不許漕船久占、別生事端。一、不許關役市棍恣意包攬、賣放船隻、及捏造流言、別生事端。以上十事、極爲簡要、務一體遵行。如有故違、即行訪拿、盡法究治。知而不舉、一體問罪。

請寬南京加稅

留都額外加稅、物價騰貴、民

爲根本之計。疏曰：查南京督稅分司歲課、叻自國初、靡得考鏡。在隆萬間、逐季差委、約每年報銀四五千、或六七千不等。自萬曆二十一年始定歲差報、以一萬爲率矣。崇禎三年六月內始准北咨、倍加稅額一萬。既而議權蕪稅三萬、解北克餉、比原題已多一萬。南京增稅似當免加、即北咨明云宣課舊額仍聽南部克餉、如有贏餘、

照加額解部、非取必加一萬也。但既奉加稅之議、司官凜凜功令、是懼而商民之苦、海返爲邏役之利、罔貿易之攢眉、終歸窮黎之剗肉。於是不得不倍舊額、起徵而分司、一身不能分耳。聽分目視勢、必委之都稅等五司、龍江等三關、各大使巡簡等官、但各官俱隸應天府、不屬分司管轄。卽起解稅鈔、分司止司查核、並不經手、則爲之窟者、捌矣。乃各官勢又必委之吏書舖戶、巡欄等役、則爲之窟者、數十矣。又有行戶之攬、有遊棍之索、有秤兌之耗、則爲之窟者、不啻百千矣。於是轉相漏匿、幾不可窮詰。凡客船到港、便有一種攬頭、視爲奇貨、入之公家、什一府之鋪巡、什三府之攬棍、什六而商與民之困苦、且萬億也。蓋南都繁華之地、民好奢糜、物力匱乏、自加稅之令下、而市價日貴、一日、小民日窮。一日、至于簞食背負、零星賣買、無得免者。不以此



時浦而露之澤、收鴻雁之心、而與小民爭
尺寸之利、即使如各關增累數萬、尤當爲
祖澤寬此一方。況所爭止此一萬、在國家
視之、猶毫髮也。除金玉珠翠、綢段錦繡等
貨、貲本既訖、逐末當抑、姑仍照舊外、其有
雖係細軟、而勢下常有、包納爲苦者、如入
城之絲鞋、絲襪、織金枕頂、刻絲枕頂、酒線
枕頂、刻絲補堆紗補酒線、補刻絲裙邊、刻
絲袖口、抹絨眉條、堆紗人物、弔屏之類、臣
以爲當全免增稅。又如豬皮、豹皮、犛皮、野
貓皮、牛皮、狗皮之類、臣亦以爲當全免加
稅。乃有田家器用、如犁鋤、鐮、水車、諸農
器之類、又有爲小民日用所需、如米粉、蒜
苗、醋、糟、桃杏、柿藕之類、又有爲窮民所業
而不可堪、其歛如炒豆、豇豆、乾土、粉渣、牛毛
豬毛、狗毛、鷄毛、雜毛之類、又有粗重之物
如石礮、石磨、石碓、石臼、梓石、柱石、階石之類
又有最細瑣如紙、勛土、益土、鉢、磁器、人物

之類、又有服用微物、如綿鞋蒲鞋麻鞋羊
皮襪頭髮網巾之類、凡此者進城之稅、臣
以爲新舊之稅、可盡免也。又如出城有飯
稻飯米、收麥大麥黃豆青豆黑豆紅豆菜
豆蚕豆豌豆小麥零碎米、皆小民零買食
用之物、與入城之大販不同、無論新舊稅
亦可盡免也。又如出城之牛血紙觔池泥
毛渣紅土鐵渣木筋泥人綿鞋秧鞋竹帽
筒及牛毛狗毛驢毛豬毛雜毛雜底皮之
類、皆至卑微委瑣、無論新舊稅亦可盡免
也。以上共八十餘行、筭已悉于絲毫、在國
體祇見瑣屑。物久騰其湧、貴在小民倍
窮困。况小民些微生理、街頭市賣店牙
既無定主、猾胥最易欺家。故前二項當
免新
增稅、後八項當盡免新舊稅、於以平日
市估安根本之人、心端必由之。蓋自
稅興後、自燕來者、臣即議免新增稅銀
業已虧額十之四五、今民罷此數十行之
新



舊全稅、臣未知一年總計所收若干、能足舊額之一萬否、豈尚望餘出新稅、卽臣部徹底清查、嚴諭司權、使之潔已急公、倘有贏餘、亦應無幾、卽使贏餘、亦當存留、爲額外協濟上供袍服之需、然而臣亦未敢必其贏餘否也、臣又查得向年搜括助工、會報分司羨銀一千、後遂爲例、助南兵餉、臣謂司官賢者、第不自肥、自有溢額、若額之外復有羨、將徭役借爲口實、羨之外又復有羨、臣已大張揭示、不許科加耗羨矣、臣猶恐各關收稅、借口傾銷、起解添搭、或于正稅則例之外、多收耗羨、卽同官無染、而巡欄員役、難保全無、請乞天語申飭、各關俱將收稅則例、大刊木榜、樹之通衢、仍立石嚴諭、不許棍徒、胥包攬、不許多收耗羨、違者、許人告首、或查訪出、依律究處、庶關役稍知儆、于通商惠民、兩有補矣。

內監織造額外溢求疏爭不克

上供機房織造原係工部

職掌南戶部止該辨料銀八百七十二兩零米五千七百一十三石二斗。十年內本部解過銀七萬四千五百餘兩、支過米五萬七千一百三十餘石、皆那借鹽引紙價兵餉事例西關增稅等銀、而內監車天祥以爲分毫未解。于是年四月、先生奉旨回奏、以爲溢額十倍、匱庾難支。中有曰、崇禎二年、據南工咨、該監車天祥題稱、仰體皇上儉約、對景十節、并間有傳送、每年止用一萬有餘、連歲進、不過三萬之數。若然、則十年應節省七萬有奇。今工部咨催、仍執三十七萬之說、而謂各衙門共欠五萬二千五百有零、蓋十年以前會估之浮數也。昨冬該監車天祥題、各衙門尚欠二萬八千者、蓋十年內用過及該監所節省實用之確數也。又曰、該監節省之數、自應屬



之臣部。臣所溢解銀兩、俟筭明、准作新解之數。遂觸其忌、卒以嚴旨催解。

五月再乞休致。

是月二十四日、實歷正三品俸滿三年、給由、以病乞休、不

允。

六月疏再舉劾。

舉河南布政賈鴻洙等一十員、紀錄優擢。劾浙江分守

金衢道萬谷春、住俸督催。劾州縣官朱應聘、劉光祖、謝命賞、章鳴謙等、革職降級、督

催完

解。

十二月。

時南軍值年節冬殘、稱貸富室、加息勒費、每糧一石、不得五斗、據軍士情

願領錢代米、各部會同科道、委官折放、二

次共節省銀七千五百兩、俱批主事史繼

烈、韓文鏡磨解。北戶部奉旨、加意哀核、

具見急公。先生於錢糧分毫皆加樽節、

然不務嚴刻、而于裕國利民爲兩便也。二年共節省銀一萬七千兩、皆報解北部。○是年、先生嘗閉門讀詩、讀易、日覺有得。○先生每言、做司理時、頗信無過、惟覺好惡分明耳。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四十七歲在南京。

正月疏報鑄息。

戶部鼓鑄新舊兩廠、舊廠向來每年獲利二三千金、新廠

因罷鑄、日就傾圯。先生到任、目擊南計匱乏、借本鼓鑄生息、以補鑄漏。舊廠崇禎三年委郎中魏良槐、借鳳陽倉光祿太僕并暫節汰銀二萬九百餘兩、一年計還本外、獲利二萬二千三百餘兩。崇禎四年、又委郎中李樞、一年獲利二萬三千一百餘兩。新廠崇禎三年委主事何其侯、暫借庫銀二萬兩、一年計還本外、獲利二萬零四百



兩。崇禎四年，又委郎中張耀，一年獲利二萬一千四百餘兩，共獲利入萬七千二百九十兩，有奇。又疏陳條議，以子代母，永利無窮。奉旨，鼓鑄倍息，具見籌畫。○初，南庾匱絀，晚巾屢呼，日夜籌思，惟鼓鑄一事，不煩加賦，而可裕國用，遂疏陳，欲借本七萬二千或四萬八千，可以粗辦，卒不果行。然兩年報利八萬有餘，視前每年二三千金之利，已增二十倍，從此永行，利不止數十萬也。先生嘗謂，財原自裕，卽鼓鑄一事，行之十年，不惟南庾可裕，卽北糧亦可代支。○在前利歸司官，錢小輕薄，是時不復敢以鵝眼媒利者。及轉任，弊竇如故。報鑄息疏，畧曰：九府圉法，天地自然之利源，年來盡爲焚官貪胥扼吭，而肥其橐，不然則神奸盜之矣。況南計近爲增兵之浮餉，無名之協濟，出浮于入，至十九萬，若不設法補苴，惟有載胥及溺而已。但兵餉尚匱，安

有鑄本。卽有本而苦銅不至。卽有銅而又多私有之。以暗姦利權也。每年報息不過二三千金。國家亦安用此漏卮爲。臣蒿日竭力。斗粟必節。半錙必惜。所節核清查以補缺額之鑄漏者。業不敢自愛髮膚矣。又實見得鼓鑄一節。尤爲有全利而無小害。于是疏借光祿太僕鳳倉等銀。止六千餘耳。復暫借庫銀。責成督鑄司官。俾興利剔蠹。蓋常一食三廢箸。中夜不寐。而汲汲計此也。今二年所矣。前後委司官四人。除暫借庫銀俱照數扣還。及所借光祿太僕鳳倉等銀俱歸銀庫。已經臣與計臣鄭三俊會查清楚訖。並在厰工食料價俱各清算。不欠外。實淨獲利息銀入萬七千二百九十二兩。兩有奇。俱係見在兩厰數目。充作買銅鑄本。據前後郎中等官魏良槐何其俠李梅張耀報開。又委郎中畢生輝查核相同。較之先年二三千之息。不啻二十餘倍。



皆子代。皇上振飭之靈也。若行之十餘年以
矣。雖然、不敢必也。何也。蓋前此非無本也。
非無人也。非無爐也。而何以每年止二三
千之入。今雖獲息八萬七千有奇、倘不設
法垂之永久、恐臣病日甚一日、不免一去
而將來此息勢或委之亡。何有之鄉。又安
望更生息于不竭之源哉。臣爲此而懼。懼
而思、思而爲之法、合無將此八萬七千之
息、卽作鑄本、既不必再借庫本、亦不許擅
有支銷。卽庫庫庫事關一體、緩急不妨相濟。
然隨借隨還、各無虧額。卽不得已而動、亦
須每年一次具本奏報、通筭原鑄息若干。
又生息若干、或某項支用若干、每年一次
以省煩瑣。督鑄司官務遵明旨、以養息多
寡、有無、鑄弊爲優劣。况臣部又添差司官
設法買銅、有不競趨、祓濯而盡力急公者、
豈人情哉。第前苦無本、今苦無銅、蓋前銅

客多販至南京、蕪湖、就近兌買。臣前疏有
七萬二千或四萬八千可粗辦之說。蓋謂
以一本在鑄、以一本買銅、綽然易辦。今北
工楚撫等衙門于荊州等處多開鑄廠、遂
致銅客被截、終歲無一客至南者。司官買
銅、各自差役、持銀向湖廣、貴州、雲南、陝西
等處採買、五六月方一次往返。而又有
被別鑄局截留、不發者。所以掣肘束手、猶
有未盡之利、猶病之心也。合無今後如有
擅截臣部銅鉛、查明胥役、究治、職官叅處。
然姦僧之私販、猾役之夾帶、買銅通弊、何
處無之。不可不虛心互禁。臣已發印號簿
批文于錢廠銅差及荊鑄關隘、許令稽查。
凡臣部買到銅鉛、批文號簿比對相合、即
刻放行、不得留難。如有批簿不合及批數
少而銅多者、即係私販、許申明臣衙門究
治、以杜私販夾帶之弊。但不許擅自截留。
即各鼓鑄衙門、以北法核買銅之數、杜私



鑄之弊、塞假借之端、亦未嘗不可行也。至于南鑄獲息、比北鑄獲息原微。蓋南錢太賤而私鑄盛行、若不設法疏通禁止、將來錢法壅遏、莫可究詰。並祈勅下南京都察院及操江衙門、轉行五城各撫按、嚴行禁止私鑄、並禁止私錢。其官錢須重一錢上、下者、務要每百文抵銀一錢。其七八分以下之私錢、永行禁止。或嚴治私偷、不許買換、或設法買銷、俾歸實用。毋俾神姦與國家爭利權。此亦生財大道之一要領也。序陋巷志曰：陋巷之有志也，所以規賢也。是故居以繩之、靈之自也。圖以貞之、標之趨也。品物章之、鐘鼓式之、典謚是孚、仰之端也。淑其淵流、示殊衆也。隆之以代、烈節畢彰。風弗下也。綸彩厥錫、曲藝呈能、表永芳也。夫如是、而天下猶不知所規而序志者、則奚規哉。雖然、余規顏氏子之有與者。或曰：自孔顏沒、歷千餘歲、陋巷之學絕、子孫

世興未復明焉。其謂規興者以茲乎。夫學以規之者常也。顏氏子非文王猶興者也。然則余奚規。蓋顏子王佐才也不幸而早世。爲孔子不王之兆。故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旦尚佐文武。天固生之。雖鳥氷牛巷空桑渭濱必全成而置之。主側孔門王佐止一顏氏天生焉。又喪焉何也。或短其年以長其子孫耶。今其子孫世世興起勦烈。各位揮霍赫灼。非復陋巷聳耳目而新之。則樂益洩才益薄。而天益不可問矣。常觀之風一也。春則展秋則落。雪一也。六出則益五出則損。予所以規焉。令興者尋其樂以養其才。以固其天。如太史之言。今日陋巷門牆別能容受云爾。學焉而規之又常人之見也。天下且知之矣。〇是年正月再乞改折未行。〇先是以南直徽州一府廣

德等州縣浙江之金、備紹三府、處萬山之
中、地不差米、疏請改折三年。既允行矣、在
百姓既可稍蘇、而樽節餘銀以資鼓鑄、國
與民兩利焉。至是以三年期滿、再請改
折五年、以崇禎六年至十年止。先生爲國
爲民、任事之苦心、迫切籌畫、當事既不果
行、而至反以爲罪狀。今南都數百萬軍兵
之口、碑與海內縉紳士民之公論、顧可泯
哉乎。

三乞休致

以病三乞休不允

二月疏陳樽節善後事宜

先生三年勞瘁倉庾現徵糧一百二

十五萬、南儲稍裕。又恐復徂積習、爲懲前
毖後之慮、疏陳樽節善後以固豐芑根本。
疏曰、據巡視倉場湖廣清吏司郎中張耀
呈、奉臣憲牌稽查倉糧、查得錦木差報堂



信藏

存厥米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五十四石零
見囤在場永新縣米九千九百二十五石
三斗已投文未進倉臨川縣米一萬八千
五百三十三石七斗臨安縣米八百一十
六石一斗復成差報堂存厥米一十四萬
三千三百二十石零又四門倉該存厥耗
平米二百一十二石零已進倉未入厥上
元縣正耗米八百五十二石七斗約虧差
報堂存厥米二十萬七千六百四十七石
零、府左西倉在船榜獲候制兌放米二百
九十四石。高平差報堂存厥米二十五萬
七百五十石零。江陰差報堂存厥米一十
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五石零。未進倉潛江
縣米二千九百六十八斗。以上共報堂米
九十九萬三千五百八十八石零。見囤
在場及已投未進倉米三萬二千五百一
十八石七斗。江北應天龍虎等處倉報堂
存厥正耗米豆共二十萬九千九百九斗。未



見一差報堂在場米七百一十二石二斗
 續上納在場富陽海鹽等縣米二萬二千
 五百六十二石零。水兌二差報堂見判在
 廠米二千九百三十五石零。以上共見判
 在場在廠米二萬六千二百一十石四升。
 據此該臣看得南都根本重地止恃此八
 十餘萬之歲入以爲命脉。天啟之季政事
 廢弛叢蠹既苦內蝕外解復苦中斷。至于
 截漕甘譴連章告急屢蒙我皇上嚴旨
 諭飭復焦勞南顧。期華根本。若石以固神
 京屏翰。彼時軍糧壓欠至六七個月。軍
 屢問矣。後漸改爲壓欠兩三個月。猶時傳
 蜚語矣。卽崇禎三年之秋扣筭本色止足
 兩月而仍壓兩月方支矣。崇禎四五兩年
 始按月支放。或因青黃不接米價湧貴而
 時有預放矣。今據見在江南北各廠場
 房貯米約一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七十
 一石七斗有奇。而在囤篩晒未入廠與陸

續投文告納者約五萬八千七百二十八石七斗有奇似可備兩年有餘之儲。卽倉塲司官亦多急公任勞。釐革陋例以故各屬官解旣樂趨事。黜黜雲集。且有原來糧米交納餘剩復載以歸者。陋例旣革。米多精潔。視舊時每石不得六七斗實用者。徑庭矣。從此勵無倦之先勞。洗近習之泄沓。永固萬年之根本。仰慰南顧之焦勞。不過率舊章。無愆無忘足矣。抑雖然。不敢恃也。軍需易動於呼庚。幹蠱必亨乎後甲。神廟之末。天下富庶。卽此中亦尚有數年之積。今兵餉漸加。支供日浮。卽從侵借窟穴中得此百二十萬餘積。亦非易事。况此後出浮於入。贏積旣難。而水旱盜賊何處蔑有。若銖銖寸寸而積者。復耗之逝波。豈不惜哉。臣所謂懲前毖後。而不容不深慮也。慮夫振刷之久。或歸弛玩。則甄別查叅之典。歲旣舉行。而非開復。不得陞遷。非考



語、不許給由、當信也。慮夫壓徵之說、或啟
觀望、則每年十月開徵、限半年內解完。屢
奉明旨、業已漸見遵行。是卽於見徵寓
壓徵之意、當永遵也。慮夫交米陋例、旣經
革去、恐久之仍踵舊習、則宜爲厲禁、於江
南江北各倉、永革茶果常例、違者官吏以
貪拿問、當預杜也。慮夫米色精潔、軍需實
惠、恐久之復染揀和、則宜永飭監收官親
督篩晒、務期盡絕揀和稻碎之弊、而總督
巡倉、仍不時抽查、當著爲令也。慮夫近因
積貯稍餘、宜防姦宄、則各倉原有額設巡
捕官軍、今官仍應卯、而巡邏軍宜每倉撥
數十名、專司巡倉、仍責巡捕營官及五城
兵馬捕官、各分汛地防衛。如有疎盜、聽酌
輕重、叅治、當嚴行申飭也。至于南計積貯、
別無他用、止專供九萬官軍及各內監軍
匠人役之用、收補俱憑冊咨、職掌原有定
額、非臣部所敢越俎。臣爲此匱庾浮冒、慮

而所望同心以砥逝波者、心更苦矣。夫愛
逸惡勞、市息避怨、且喜圓通、惡硜執、厚情
面薄職業者、世情大抵然也。而臣獨屹屹
寧爲此、不爲彼、卽至取怨、有司賈忌、友朋
招謫、吏胥雖幸三代之直、不戢于有道士
紳與輿廝、戾婦之心、口只而力守、挈瓶於
風濤震撼、兢兢垂涎之際、明知債轅百折
不變、臣豈獨非人情哉、而癡乎哉。夫亦此
一片愚忠、不忍我皇上獨焦勞於上耳。
然愛臣者、皆謂非所以調世而博後福也。
或謂臣謂官本傳舍何苦如此、任怨、或謂
何必爲百年之計。此臣部司官所親語臣
者。臣答以天下何事不因傳舍二字一壞
至此。苟明日當去、須實做今日事。苟下半
日當去、須實做上半日事。且百年之計、若
命臣矣。人臣爲國任事、安可不計百年。臣
正愧不能耳。抑臣謂豐芑根本之地、正當
長計萬年、豈第百年哉。獨是心無窮而才

有限、何能爲國家寸補。惟此區區之心、自盟而已。

請蠲舊逋

詔從之

先生力破積習、摘叅提問各官、自崇禎三年七

月後、追解天啟六七兩年本色米豆一十七萬八千一百五十二石、折色銀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一兩。又報解未到部本色米豆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三石、折色銀八千六百九十三兩。皆向者隱隱爲民欠之數、而今爲清出者。尚有拖欠在民本色一十四萬二千三百四十八石、折色二十二萬四千八十八兩七錢。請赦舊逋、以專新徵。奉有果係民欠、准與豁免之旨。其疏畧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今所在水旱時聞、盜賊蜂起、議加議按、民不聊生。卽如南糧、亦屢奉比漕不赦之旨。藉令果實欠在民、而此後既不許赦、併此前已赦之逋、猶令皇仁壅遏、非所以固本也。且有嚴之者、非有



寬之者以爲之地亦非所以足國也。伏乞皇上勅下各省直撫按嚴行各司道州縣確查拖欠。臣部天啟六、七兩年本折錢糧除已報起程速催解部外，其餘未完錢糧如已徵在官，或侵或借，一併追解完納。果係拖欠在民，一槩蠲免。仍大張告示，有司不許指借再行開徵。但恩典出自朝廷，愚臣未敢擅議。如蒙皇上慨允，一以信浩蕩之仁，一以示用一緩二之意，庶有道之長愈篤，無疆之慶愈衍，而百姓之愛戴愈深，未救之樂輸必易矣。

增設清忠廠

北戶部代南部進制錢，每年四百萬文，折筭銅本銀六千八百

兩。南部買銅續解補還，援工部例於金吾南倉廢地建造木植磚瓦，取之養虎倉廢廠工料俱於各役頂首爐價內取給。委四川司郎中孫世格料理。奉旨允行。廠名

清忠、取潔已任事之義。四月疏上、一面委官料理。

四月、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賜勅諭。

以戶部實歷三年考滿、廕長子兆璜。○紙贖公費、上手交代二百餘金。先生任內約積一萬五千餘金、修葺第三千五百、助餉解北三千、解南餉二千二百、置學田七百餘。豐芑優賞三百餘、見交代馬鳴岐五千一百金、作交代畧、分毫並不私用。長安交際盡絕、故權貴多銜之。○崇禎三年九月、倉米除七月八月支放、所餘不足一月之用。越三年、交代見在倉糧一百五十餘萬、可足二年之用。折色原銀止九千餘兩、壓欠應支三十八萬。越三年後、除補支足用外、見交代二十八萬。○後任南儲者、或勵精勤事、而頻呼不應、求先生振刷之法、得先生奏議、反覆玩繹、至廢寢食。嘗對人言、某



履任支需猶是先生舊儲也。○疏辭留樞
奉旨鄉才品貞練實心任事留樞重寄
特茲簡畀着卽祇
遵成命不必推遜。

五月舉劾武弁。

以屯事舉徐士英等資才擢
用劾李成宗蔡逢賜張瓚等

分別
降懲。

三舉劾方面有司。

以南糧舉有司陸錫明等
劾章董兆等二十一員革

降戴罪
督催。

再辭留樞。

曰臣遇事認真心血久耗今怔忡
不允南樞例一辭先生疏再上。○

眩暈元氣不足近復加以脾病稍勞卽情
然昏臥夫南樞非臥理地也今日非無事
時也兼口直心癡忌者多耽耽伺影萬一
債蹶固無敢卸罪而負
皇上知人之明。



誤豐芭根本之寄臣罪不愈大哉。卽如頃
 者以臣望輕弗信于友雖臣處心之澹下
 殿之和不可以仰對俯質始睽終孚而于義
 則不可不去應去而留心弗安留之而儼
 然此席心愈弗安夫臣豈虞口實而小嫌
 是避也哉蓋以用舍固朝廷之公典出處
 實人臣之大節受恩愈厚愈慮報效之薄
 荷擔愈重愈懼物望之輕疏上不允議諡
 卓敬疏畧曰在南言南在戶言戶卓敬故
 戶部左侍郎也職謹詳釋遺乘卓敬字惟
 恭浙江瑞安人也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
 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
 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
 馮之歸比入門萬黑虎也登洪武二十一
 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
 戶部左侍郎建文初敬密奏曰北平強
 幹之地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
 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

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成祖卽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姦臣皆欲首先害朕。惟敬諫從。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于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誅三族。看得本官果毅性。成忠誠。天賦負公卿之骨髮。而相表奇徵。蹈風雨之迷途。而虎爲鄉道。夕郎首建朝儀。幕府獨嚴宗牒。佐邦計。則出納必稽。審國勢。則幾微先見。劉忠愍所謂賈生策。諸王之勢。鼂錯謀。劉氏之安。其斯人歟。當成祖續緒之秋。亦人臣致身之日。刀環入口。吹堯之聲。不輟戟技。在項。非武之義。猶申誓。不俱生門。無唯類。成祖追惜。以爲不負其君。今南都見有公。



祠專祠。夫太祖養士之報，成祖嘉忠之意，與三百年人心之天理不死，其微焉。在部則敬爲先達，不忍泯其孤忠。在國則敬爲純臣，儘可風乎頑鈍。科臣以純忠目敬，良非溢美。伏乞勅下該部，酌議補入諡冊，議定舉行，以光大典。又曰：如先臣吏部尚書周嘉謨之清介有執，秉正不阿；戶部侍郎周汝登、叅政羅汝芳之博學好修，守先待後；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御史袁化中、李應昇、黃尊素、工部郎中萬燦等之正氣干霄，血燐化碧。又如職鄉先臣戶部尚書張孟男之孤忠體國，屹屹闔修刑部左侍郎呂坤之理學經濟，疏安國本；文選司郎中贈光祿司卿孟化鯉之清風高節，力學善俗，副使何景明之文學深邃，詞足華國。吏部郎中蘇繼歐之赤心熱腸，嫉邪被陷。戶部主事尤時熙，山西叅政王以悟之粹修恬節，古道照人。督撫王三善、兵備崔儒

秀之解圍請纓、馬革裹屍、皆職所知而職所不知、與知之未真者尚多也。然其中猶有列銜尚誤、訪冊未載者、併乞勅部一併訪核施行。○先生以八股註疏聖道、門人刻以行世、名其篇曰理塵。

七月受留樞任

遵旨視事、疏畧曰：人臣致主堯舜、勉竭致身之義、自屬性生、况感此恩施、有不益捐髮膚、篤忠貞正、已率屬開誠布公、以固東南半壁之保障、卽鬼神當譴臣、卽清議當唾臣矣。素節不改、寸心恒赤、臣之所自盟者如是焉爾。夫舞劍馳驅、八陣六韜、非臣之所能也。勞怨毀忌、甘蹈明哲者、臣之所自勉也。臣之初入也、以清風冷面、砥礪錮習、而鼓舞以忠義之血性者、臣之所不敢不勉也。臣之初入告也、曾云上不敢負天子、中不敢負知己、下不敢負所學。誓以此心質之幽獨、堅之



終身勿之有渝焉爾矣。告本部土地文畧曰：三疏乞罷，不蒙聖鑒，矜乞。跼蹐簡命，中夜徬徨。單弱凌夷，目擊心傷。何以使廢弛必飭？何以使影冒必清？何以使將無習于貪？何以使士無譁于伍？何以使無躍冶之金？而積薪是嘆，何以使東南半壁屹如泰山？四維以爲神京保障，凡此皆惟神明默佑之力。祺敢不實心任事，潔已率屬，謝絕情面，力清積習，以仰副聖天子之明命。若以傳舍視官，以私意自恣，而且瞻顧情面，倒置賢否，弗進賢，是愛以負天子，負知己，負所學，惟明神其陰譴之。

整飭軍政

南都軍政廢弛，冒濫驕玩，牢不可破。緩急有事，東南半壁所係實鉅。又以恩義未結，法難驟施。先生于七月二日到部，焚香誓神，卽以赤心報國，題座右。遂以杜情面，革饋遺，發良心，課實事具疏。嚴革將官餽送，歲時令節，不許提督等官

備一米一花一茶一果、司官交際、盡行謝絕。集各將弁先考弓馬技勇、次考翰墨、取定額數、遇缺挨補。指揮夏尚德鑽書求用、卽當堂焚書戒飭、永不叙用。○揭示優恤軍士十六條、指打點使費需索者、設法稽查、盡行禁革。每營置大牌、每隊置小牌、各書姓名數目、務令旌旗壁壘井然不紊。有亂伍者、網打嘹哨正法。南軍善譁、于是無一軍譁者。嚴革請託疏曰、臣惟天下事未常不可爲、其不可爲者、情面也。情面徇而請託行、請託行而餽遺盛、餽遺盛而政事弛、政事弛而彰瘡倒置、紀綱凌夷、其源皆由久沿之積習未破、擔當之骨力不堅。卽日操三尺擬其後、徒免而無耻耳。故爲天下事者、貴提綱而清其源、不然則撓波而求清也。理絲而急紛之、將愈結也。嗟夫、才何必借之異代、人誰不俱一良心、無柰數百年醉夢不醒、痿痺沉痾之習中于人心。



半不可破。卽如留都軍政、元氣日耗、神氣
 不張。臣以未學軍旅、濫竽茲任、受事以來、
 憂心如焚、矢竭心血、以固此根本、永消熒
 壘。卽以赤心報國、題之座右、而申之以杜
 情面、革餽遺、發良心、課實事、直從醉夢沉
 痼之人、心頂門下、藏人謂綱紀粗布、良心
 漸動、而臣獨曰未也。年來法紀不明、將懦
 兵驕、平日旣無恩恤、以及軍士、安能明紀
 律而立威望。所以待之如驕子、譁伍兒戲、
 莫敢誰何。今欲提綱而清其源、莫如力絕
 請託。夫請託何以行之也。非請託者之能行、
 而受請託者之行之也。苟冷面鐵骨、如包
 龍圖之笑、比河清、如武侯之吾心、如程不
 爲人輕重、誰得干以私。然而不能然者、不
 過瞻顧情面、惟恐毀言日至、或別伏射影、
 惴惴功名、名名節而不得不從也。請託旣行、
 如水之潰、而不可砥也。才不必用、用不必
 才、彰不必賢、渾不必不肖。事不必任、任不

必實。又安望鼓舞忠義，出死力以敵王之
 氣。臣初受事，卽通行傳諭，各將弁必嚴查
 資叙，親試才勇，稽核營務，從公用舍，毋蹈
 前轍，以身試法。適一弁夏尚德持書，臣卽
 當堂焚書，重責戒飭，永不叙用矣。今已數
 月，並無一書爲將弁先容者。此後同事諸
 臣，想無不與臣同心，共塞此竇。請今將弁
 但以請託來者，該司卽說堂永不叙用。或
 擇其凌越迫脅者，問行提問，叅奏。夫如是，
 凡將弁之以寅緣進者，亦可以意冷矣。至
 于餽遺之風，南都絕少。然將弁各有本管
 相轄者，其以逢迎之疎密，壺食之厚薄爲
 喜怒等次者，不盡無也。臣部已與二三司
 官約，各將弁自提督坐營以下，歲時雖一
 米一茶一花一果，不惟不受，亦不許備。又
 嚴飭營衛官係相統轄者，生辰令節酒食
 禮儀，槩行嚴禁。違者訪首出，以簋簋不飾
 論，仍聽科道官不時查訪。夫如是，凡將弁



者、將以請託也。餽遺也。兩者不行、已清扣
歛之半矣。然而營衛官弁書識等員役多
有指名甚巧、陋規相沿、其弊非止一端。總
之、剝窮軍之膏血、填婪猾之橐囊、但知一
己朶頤、誰惜三軍菜色。臣已大揭明示優
恤、軍士十六條、如指打點使費、指歇役告
便、別竄需索、指上司文移紙劄扣剋、指補
軍開糧常例、及雖係公差折乾、或指點閘
比較索例等事、俱嚴行厲禁。至于差役煩
累、軍士苦楚無告、臣已嚴飭再四。請自今
凡係真正典制差役及閘操閱城點閘等
役、各坐營官俱要申明。臣部知會。其不係
典制、不許擅自骹法私撥。違者、聽臣衙門
查究叅治。如近日大小教場水營中哨把
總等員扣歛影占、酗酒惰廢、臣已查確、或
拿問、或革黜、統容年終彙奏。然非天語再
加嚴飭、恐此輩之肺腸未盡洗、而扣歛之

積習未盡杜也。

八月。

新安芝泉會門人中式韓趙璧、王澤弘、南京豐邑會門人中式施其政、陳名夏、胡順忠、夏時泰。○先生以聲韻之道通乎至微、陰陽開闔一起于易、乃究心于是二十年、一宗正韻而字母本于元音、作日月燈、謂夫以燈禪日月之窮也。著韻母、同文鐸、韻鑰、凡六十卷。自叙曰：說者謂圖書出入卦畫、六書作而渾沌日死、天地之元氣日薄乎哉。蓋天地之不得不開闢、渾沌之不得不文明、日月之不得不麗乎天、薪火之不得不傳而大人之不得不繼明照于四方也。云爾。是故六書之道實與圖書八卦相表裏、非小數也。宋司馬氏之言曰：備萬物之體用、莫過于字。抱衆字之形聲、莫切于韻。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與禮樂刑政之源、皆繫于此。而宋文憲亦言：惟十二



律以合八十四調。將大樂之和在是。由是
 言之。六書非小數。昔者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而字肇乎其間矣。庖犧氏之畫卦
 也。其初特一奇一耦。以象陰陽。二生四。四
 生八。八之而六十四。而三百八十四。而四
 千九十六。極之百千萬億。變化無窮。而字
 行乎其間矣。邵堯夫先生之作經世也。以
 日月星辰象平上去入。以水火土石象開
 發收閉。而以陰陽剛柔相乘因之。得一百
 一十二。得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百
 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
 七十六。極之動植之用。數通數。而字神乎
 其間矣。神哉乎。開物成務。以前民用。洩圖
 書與義。畫之與而廣之。其道一也。字單出
 爲聲。聲成文。爲音。音員爲韻。聲叶諸天音。
 胚諸地叶者。爲父。胚爲母。在人爲牙。舌唇
 齒喉。在天地之元音。爲宮商角徵羽。牛鐸
 鳴。而宮聲應。絃賓奏。而金鐵飛。陰陽剛柔

之情律呂聲音之變飛走動植之數鬼神幽明皇帝王霸道德功力之故其道一也。書契而後繫易剛詩實爲音韻鼻祖。後世如訓纂說文玉篇字統字林集韻韻畧廣韻皆自成一家。迨唐以沈約類譜取士諸家遂廢。而說者曰是知縱有四聲不知橫有七音猶子之不知有母也。又如吳棫毛晃劉淵之倫各所增省而鮮信從者。宋司馬氏作音韻指掌自謂天造神授而說者曰是知橫有七音不知縱有四等猶母之不知有異子也。噫此道晦蝕久矣學者既鮮兼綜諸家探源會微。聖祖製爲洪武正韻如日月之中天亦鮮有從者。獨斤斤沈韻尺寸不敢踰卽有疑其非者亦固曰姑爾爾。嗟乎孰正之哉。且夫五方之人各異其音各異其承學吳楚剽疾燕趙重濁秦隴去聲爲人梁益平聲似去將與其同者正之乎。將與其異者正之乎。既已同矣



興矣。又孰能正之。予獨曰。不有天地之元
 音乎。天之五行。地之五方。性之五常。其傳
 于人。爲五音。加以半徵。半商。爲七音。有開
 闔。有清濁。有開發。收閉。皆以宮商自然之
 律。呂調之。非強而然矣。故夫圖書也。八卦
 也。經世之律。呂也。等子之三十六母。二十
 四攝。三千四百五十六聲。其道皆一也。予
 潛心此道。薄窺作者之原。家弟吉孺。閤修
 無悶。深挾玄微。兼以門人執友。多所考訂。
 凡二十年。數易草稿。始成書曰。韻母曰。同文
 鐸。曰。韻鑰。凡六十卷。而總繫之曰。日月燈。
 蓋三書自相表裏。皆本原于圖書。八卦經
 世諸書。而總以我聖祖所定洪武正韻。
 爲宗。予間取裁于集韻。集成貫珠。廣韻。指
 掌諸書。其仍分一東二冬。非獨以其相承
 久也。蓋聖祖曾謂正韻猶未盡善。而于
 韻會一書。稱善。刊行。賜名洪武通韻。韻會
 固分一東二冬矣。亦可想見。聖祖之意。

非必以一百六韻爲非也。但恭釋聖祖所謂韻學起于江左殊失正音之意。反切字畫釋義皆本正韻以正沈韻之失。至東冬清青之類雖不得不分而仍註于古韻下。曰古通用分而未始不合也。虞模麻遮之類雖不得不合而仍分爲虞之模麻之遮合而未嘗不分也。蓋必如是而可導今之爲唐韻者使因唐而之明也。魯人獵較仲尼不止獵較而先簿正祭器其心苦哉。至以開口合口見一等字署于首者蓋以牙舌之五調宮商之七陰陽之義清濁之辨開發收閉之等皆于天地之元音始有領會而復分衆獨之音與凡字之異形異義者胥爲指點分屬斯則羽翼正韻之所偶未及而休明之也。猶之日月麗天能照窮山幽谷或不及暗室則日月窮窮則有燈以繼之斯無窮矣。故刪詩繫易仲尼之日月也。圖書出八卦畫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易之象也。日月也。蓋易者，日月之象也。明亦日月之象也。知易者，無如仲尼能用易者，無如我聖祖，豈非煌煌乎中天之日月也哉。日月既出，而燭火不熄，于何以異此。雖然，其以燭火禪日月之窮，于暗室也，使大人繼照四方，終不可窮也。天地之不可無日月也，其又可無燈也乎哉。堯夫嘗云：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剛後更無詩。此蓋言渾沌未常死，天地之元氣未常薄，而欲人于圖書八卦六書之外，有會心焉者。故曰：六書之道，非小數也。○

十二月疏陳流寇蔓延并請蠲征詔從之

時先生方病力疾視事，檄提督趙世臣等督池河兵馬，署提督撫寧侯朱國弼等督水陸各營兵偵探防汛，疏陳流寇情形，並請蠲征。奉有酌議量寬以紓民力之旨。疏

曰臣聞善固本者必先元氣救危病者首
重腹心以今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九
邊肩背也東南財賦所出榮衛也各省肢
骸也而臣鄉腹心也百姓則元氣也南都
與鳳泗承天皆祖宗陵寢所在而以宿壽
襄葉爲咽喉淮徐則漕運之所經而京師
之咽喉也慨自軍興旁午轉運呼庚於是
徵輸繁而元氣病矣秦晉之寇流毒中原
而腹心病矣自河彰衛懷之間鞠爲戰場
而臣府河南一郡防河供億饑饉頻仍其
流離死亡之苦慘日傷心之形真有不
繪不勝哭者蓋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
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輸輓於是庚午旱辛
未旱壬申大旱尋大水而今癸酉又復大
旱秋既無收麥又難種野無青草十室九
空於是斗米值銀五錢者有工作一日不
得升米者有採草根樹皮者有夫棄其妻
父棄其子者有賣一子女不足數餐者有



自繼空林、甘填溝渠者、有餓死路側者、有
鵲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杖比而斃者、有泥
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兼以流
寇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礦徒
之煽亂、而且、有防河之警擾、而且、加之、以
誅求、重之以供應、而且、責之以兵糧器械、
米豆草茭、悉索敝賦、以應河北之求、而且
正賦之外、又加派焉、而且、盡追數年之舊
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連索久逋
額外拋荒之補祿。夫臣曾待罪錢穀、極知
司農仰屋、自難執經生用、一緩二之說。然
而、正賦不可減矣、加派不可驟停矣、連年
舊逋、固難盡蠲也、獨不曰、有大荒屢飢之
區、金追數歲、必不能應耶。三分預徵、或濟
急用也、獨不曰、名盈而實虧、但緩一歲、即
歲歲見徵耶。額外拋荒、責數年之逋、亦正
理也、獨不曰、此沙滴河灘、荒糧之補祿、不
皆實額耶。臣所真知者、如新安歲荒、賦重

民逃強半。卽拋荒補祿、約每年該二千餘兩、內一千四百餘猶有地有人、特以豐歉分完欠者也。內七百餘則無其地、金無其人、相傳自國初至今、未有起徵者也。他如孟縣、洛陽等邑、多有先年中免追者。今一且取紙上虛數盡入考成、是刻舟之劍也。士民惶懼、不得已願義助加派、合縣糧內兩年一千四百之逋、尚不知能輸納否。然其情苦矣、其苦不可繼矣、是竭澤之漁也。卽一邑而他邑、有類是焉者、卽一項而他項、有類是焉者。舊徵未完、新餉已催、新徵甫畢、舊逋又下、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呼之門。樹有啼鵲、盡洒鞭朴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常聞鬼哭。觸耳有風鶴之聲、滿目皆荒慘之色。欲使窮民之不化、而盜不可得也。欲使姦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窮良之不率、而奸不可



得也。或猶曰：黃河天塹，可恃耳。頃聞賊已
 山澗池，地方水堅，渡河矣。夫河以北，苦兵
 河以南，苦荒。今荒猶故也。又苦餉矣。餉已
 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以餉，又苦以兵。
 更不支也。又苦連荒之餉，連荒之兵矣。傷
 哉！民也，誰非赤子？父母兄弟，夫婦男女，塹
 監愁苦，靡所控訴。一至此也。所尤慮者，澠
 池止有半城，新安城低逼山，守之尤難。且
 河水已合，不葦可渡。嵩永稟葉之間，深山
 曠盜多，摩厲以須，而東南坦夷，更無險阻。
 可障，狂飈萬一浸假，而賊續再有渡河，或
 浸假而攻陷城池，則秦蜀之道梗，河洛之
 齒寒。或浸假而盤踞嵩永等處，之深山則
 巢穴老，而勦滅無期。或浸假而南窺楚東
 窺鳳，泗淮徐則藩籬撤，而而陵運可虞。天
 下事尚忍言哉？雖萬不至此，而半月以來
 消息隔阻，不知其兵火流離，望風影附之
 光景，何似？與言及此，未濡毫而淚先下，欲

痛哭而嘆已墮矣。先是十月間、臣差家人
迎養、臣父母時歸、語臣鄉饑荒、不覺夢遶
鄉關、惻然動念。隨預支俸薪紙劄等銀、併
與臣父誥封南京戶部侍郎臣孔學、臣弟
選貢臣維祐、臣男廩膳生員臣兆璜等、易
產捐貲、共奏銀六百兩、麥糧一百石、錢一
百餘千、并羊酒等物、犒賞軍士、賑恤戚里、
助修城垣、尚不知當此離亂、能達否。卽能
達而尚不足、以投三軍一簞之醪、果窮民
二缶之炊、補函谷半丸之泥也。夫人有肩
背肢骸、病而腹心不病者、卽或病而猶能
滋榮衛、以戴元首、何者、其元氣固也。今天
下之元氣、何如哉。此非第爲一鄉慮也。蓋
以臣鄉天下之腹心、北拱神京、南護陵寢、
東障運道、皆煞有關係。若是乎腹心之安
危、關周身之命脉、而元氣之存亡、又關腹
心之命脉。伏懇我皇上深惟天下之本
急、賜乙夜之覽、俯垂萬里之照、勅下該部



議覆速行撫按查河北河南果確係見罹
兵火連年荒旱地方准免加派預徵暫行
停徵以收拾思亂之人心以預遏附賊之
口實仍將流離逃亡之民聚集城市鄉村
者設處義助周恤賑濟其餘州縣果係大
荒暫緩舊逋盡免預徵河南一府既已被
兵免再供應河北至額外巡荒補祿查果
無地無人自當蠲除煩苛以存子遺至于
河北兵馬浩煩聞每月用餉不下六七萬
而又加河南之役更費襟肘萬乞勅下再
議留餉若干萬以便早奏膚功預弭庚癸
臣極知緩徵蠲恤留餉之語不達時務殊
竇宸聽但處此腹心危急之時恐亦不得
不然仍乞勅下督撫按諸臣力拒餘寇于
黃河水堅之隘無使續渡及占山爲巢無
使東越洛汝襄葉一步渠寇必剿無赦脅
從設法解散勢急不妨隨賊所在移駐速
圖如新澠等邑不成城者稍間卽設處修

建以固河洛門。宿壽鳳陽逼處震隣之地尤宜預防。奔突以圖。從新徹桑之計。

主試南京武闈。

先生主武闈。以卽中俞彥副。

情一時入彀。皆技勇之士。雖鑽求要道。竟斥落不與。卽武生進學。亦不濫收一人。

仁孝公至南京。

十一月冠渡河南。先生念兩尊人家。居憂思廢食。仁孝公

同田太夫人倉卒起程。十二月抵金陵。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四十八歲在南京。

再飭軍政。

留兵訓練。殊少絕無紀律。器與人

排列放砲而已。先生乃置隊伍。使什長隸隊長。隊長隸總衛。相習如臂指。乃課武藝。實訓練。留兵稍爲改觀。又以江船不堪實用。募海船。選善水都司。楮正行統領防江。



隸水軍營。疏陳提要務實之法曰。竊惟南都爲高皇帝豐芑舊邦。開國家萬年之根本。完東南半壁之鎖鑰。養女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闕。爲其將危已也。臣久病餘生。雖形神俱憊。心血全枯。睹此單弱。玩弛之象。或當食廢箸。或中夜徬徨。或戴星出入。無日不力疾以討軍實。而釐飭之。惟是臣心甚長。臣才甚短。臣志甚癡。臣守甚拙。且此中積習。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經理非一手足之烈也。維時與有會閱巡視之任者。則有守備內臣二。則有守備勲臣二。則有巡視科臣道臣各一。而專管操練新江口奇兵游兵等營。以備防禦者。則有操臣李弘濟。文操臣馬鳴世也。其提督王家賓。趙世臣等。叅將坐營等官。陳兆蘭等。則聽臣部節制。而專司操練兵馬之責者也。天啟時。綱弛紐解。兵馬誠多。子虛營陣。或同兒戲。賴我皇上聖明神武。屢煩睿慮。嚴

飭一時內外文武諸臣皆仰惕天威、俯虞多故、罔不留心整頓。卽前樞臣亦多所鎮定。彈壓說者謂今日軍容壁壘亦旣稍稍改觀、足以生旌旄之色、壯赫濯之聲矣。此孰非我皇上南顧之靈、而諸臣同心戮力、拮据之力自不可泯。臣會逢其適、能無沾沾喜。雖然、臣所隱憂亦卽在此、何也。不可不更于其要與實焉求之也。是故有告臣以及是、不可不爲者、臣師其意而綢繆桑土之急、有告臣以痼疾難醫、軍驕易譟、不易爲者、臣亦師其意而調劑吐茹之節。蓋凡臣部之所爲嚴門禁、謹夜巡、明偵探、清影冒、利器械、遴材勇、皆兵之必不可緩者也。然而非其要也。卽各營之鳴金鼓、習步伐、演戰陣、整旌旗、齊隊伍、皆兵之必不可無者也。然而非其實也。天下之患莫大乎無統、而不相御、或蒙其情而不相予、又或循套而功過不相涉也。又莫大乎將與



兵弗習、兵與器弗習、用器之人與作器之人弗習也。今各將弁之不肖、勿論。卽賢者第曰、吾善事上官、或不失馬步數箭足矣。問以所轄之官孰優劣、所練之事孰生熟、茫然也。各軍之影冒、勿論。卽著伍者第曰、吾爲某衙門差用、與夫黎明布陣、日高散操足矣。問以所習之器、所稟之號令、茫然也。則其要莫先明相制之分、鼓忠義之氣、申連坐之法、自提督而坐營、而把衛總哨、隊長之類、皆如身使臂、臂使指也。皆令相統相鈐、呼吸必靈、殿最同論、毋但如往日之精神妄用、止以一走陣、一射箭爲盡職也。而又責成提督坐營等官、務要體恤軍士、如一家一體之相關切、以孝弟忠信鼓其氣。每遇閱視、掣隊比試、以每隊中箭之多寡、技藝之生熟、定爲格。隊長教習與把衛總同其賞罰。久之、官與軍如精神血脉之貫通矣。其實莫若將習兵、兵習器、作器

者與用器者俱相習也。自今編定營壘隊伍、以什隸什長、以什長隸隊長、以隊長隸衛總、又遞隸于把總坐營、永不許告便別竄。晝則教演、夜則防守、旌旗足以相視、聲音足以相呼、仍提精勇者拔出、加賞資、免雜差。每季大閱、會閱外、臣部堂司不時委閱、掣點掣比。有不到數多及生疎散亂者、責其隊長與官。而家丁、親丁、隊長、選鋒常伍、以中箭武藝遞爲升降黜革。凡材官家丁親丁親兵水陸兵俱非堂選、不許擅補。非呈堂不許擅差。倘有異等之才、不妨拔之、儔伍之中、升之衆人之上。至箭把步弓皆定爲式、不得以意增減。若夫器械船隻皆取南京工部令缺者補造、皆造作如法。臣部亦委司官稽核、并委官匠作、有冒破不如法者、以三尺隨其後。臣部近募得海船八隻、不論順風逆風、往來如飛、責令俱照此式製造、仍專官教練、以求實用。總之



事宜雖當條上而不敢襲浮泛之條陳文
告雖難盡廢而要在本精神之鼓動如中
流遇風之舟不得不謹衣御如朽棟遭雨
之屋不敢不急桑土卽勞怨之集自分無
以善其末路亦弗敢顧也但擔重易仆掌
孤難拍而流言訶訕何日篋有臣惟一以
冷面赤心御之倘爲之不効當自効禘以
爲仰負付托之戒

五月請開鼓鑄以佐軍需

數修建閱練偶有所費輒苦無措題准鑄
局委郎中俞彥司鑄法依南塲已效故事
錢用馬形以象司馬自先生始二月議鑄
五月舉行半年獲利八千五百四十八兩
除軍典應支過三千九百二十九兩及交
代見銀四千六百餘兩○二十六日以經
營積勞有年忽眩暈仆地家人救之越日
方甦疏陳生財大道以裕軍實曰兵馬錢

糧原屬一體。志曰：興師十萬，日費斗金。又曰：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蓋財者民命，卽爲國命。留都根本極重地，亦形勢極要害地也。城守調度實係臣部職掌。祖宗朝設立神巡，大小江標、池浦等營，月糧給自戶部，器械給自工部。臣部三司錢糧爲數無幾，漸就匱窘。且久弛久玩之日，以鼓舞人心，厚加賞賚爲第一義，非武健嚴酷爲勝。其任而愉快也。又如器械船隻修建，閱練犒賞之類，皆難膠柱鼓瑟而不爲之所。無論帑匱無餘，卽其餘也。而各有款項，亦未可擅動也。臣等雖捐俸設處以犒軍士，募水犀，收材勇，而不可長繼也。且也卽今淮越之海賊，中州之流寇，皆逼近庭戶，脫有緩急，如正德、嘉靖間事，號伯無門，何恃而不恐？臣等與司屬各官晝夜嘔心，從長打筭，又謀之南中諸臣，多方商度，僉謂鼓鑄一事係生財大道，不可不亟圖者。



其便有四、蓋銅鉛產自山澤、生生無窮、不過稍費採買之力、取天地自然之利、爲軍需無盡之供、其便一。臣昔任戶部、試有成效、見今獲利十萬一千有奇。執柯取則、匪屬寡言、不增一官、不糜一錢、其便二。經費那借、勢不可已、一借不返、如水東逝。曷若惜之、鑄本母去子還、其便三。各官柴直及黃馬快船修造水手應支給者、多以外解不至守候無期。鼓鑄一行、按時卽于所省銀糧貯庫漸多、其便四。或者謂鑄錢係度支水衡職掌、非兵曹所宜越俎、臣等竊心爲不然。今各邊腹督撫孰非典兵之官、設有額餉、又有所屬州縣爲之供億、而往往另開鑄局、卽今南京操江都御史不見在疏、請予應天府不見存鑄局乎。豈非軍馬錢糧原屬一體、而鼓三軍之士走死地如驚、舍金錢別無奇術耶。至於其修建、則取之頂首鑄息、不動官帑、其鑄本則借動工

料等銀庫借厭還互相灌輸而一年之外盡筭還庫其支銷則另置一簿非舊賞器械修建之類不許擅支若兌換銷還各從其便其爐則以二百一十爐爲率其銅鉛照戶部定價每鑄每爐鑄錢八萬文約每鑄該報息二千三四百上下其每年以一十八鑄爲率少亦須十二鑄每鑄以十五日爲率連放米炭止以十八日爲率不許多占日數以致夾帶私鑄如違委官人役拿問其錢實以重一錢爲率至少不得下九分二厘違者以弊論其買銅委之督鑄官任其就便買運但給與堂批設立號簿仍責令每季查銷不許委去員役私帶銅鉛其出入以一千六十文爲一兩如在一千六十文之內有節省者歸于公用其員役照戶部新舊厭爲率不得多添其委不論調郎中員外主事擇人剗委其考覈司官每年一換其題考有無稱職以息多無弊



上緊料理者爲上。如息不出二萬之外而多延時日者、以下考論總之、其大畧以臣在南戶部已試之法爲準、而每遇收鑄出錢、臣部另委一司官盤核。臣等或不時親驗其錢、責令五千爲一號、秤定斤數、每次置簿、秤兌報堂。如查出一號低簿、委官員役俱以三尺究追。夫法以繩其不法者耳、非爲賢者律也。然而不可不爲之坊也。○兵部司官最少、四司郎中尤爲任事事煩、疏請久任責實。今歷俸雖多、亦當以歷郎中俸二年以上、方行遷轉。○南軍大半影冒、各衙門兼令供役、而軍實蕭然。先生乃清查內局衛弁冒濫冗軍八千餘名、盡汰不補、仍補缺額操軍五千餘名、不令各官私役。以餘精題准募親丁八百名、以爲居重馭輕之勢。○防城內城外江上等處而又嚴行保甲、城內不至大盜公行、驕軍不敢譁伍、流寇不敢窺江。立巡軍條約十

四則。○向補一軍、費錢十五千、補一兵、費銀二十餘兩。一軍兵經十五衙門、使費日煩、故勇力之士不得入。先生疏請兵止驗技勇、軍止驗祖籍勇力、各衙門會同一日較試、隨到隨補、隨開糧、各軍兵所省費不貲。題請補缺、伍責以任。上允行。

四疏乞休

疏曰：伏念臣由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前後三疏、控免、未蒙恩允。維時義難就列。前部印空懸、臣雖病、未敢安也。隨侍郎未至、部印空懸、臣雖病、未敢安也。隨力疾於客歲七月二日受事。感激聖恩、誓竭愚忠、盡謝情面。晝夜拮据、遂中風寒、手足麻木、不時暈倒。冬杪、臥理主筆者四十餘日。維時河南有流寇渡河、之報、賊之東潰、如狂飈逝波、漸逼廬鳳。人心震恐。臣雖病、不敢卽安也。隨力疾卽勉出、見密訪機



宜、選壯特角、羅材飭備、選銳課實、以壯先
 聲、消窺伺者、罔不倍竭苦心、力肩勞怨、雖
 然、臣固蒲柳弱質、狗馬善病、兼以積勞之
 後、卒瘁之餘、人非木石、何以堪此、于是自
 春徂夏、或日午未食、或夜分未寢、或形勞
 神疲、痰火驟發、或偶值會閱軍馬、而忽然
 眩暈欲仆、每讀臣父手書、責臣殫忠報國、
 臣雖病、不敢卽安也、恪遵庭訓、不知節勞、
 心血盡枯、愈加怔忡、延至五月二十六日
 出署、遂吐痰升許、眩暈仆地、越日方甦、至
 今痰火時發、兩手足俱麻、左臂木彊、不可
 忍、步履艱苦、飲食減少、身蒸如火、延醫診
 視、皆謂病已深重、當預防偏枯之患、非謝
 事靜調、必不能愈、且每一思臣父母垂白
 在堂、不獲歸養、愈覺病劇、蓋人之病、或在
 色澤、臣之病、獨在元氣、人之病、或腠理之
 偶疎、臣之病、獨痰邪之久痼、瞻此東南重
 地、何等責任、而以臥理肩之、臣四載于茲、

冷面癡腸、卽至束手、嘔心賈忌、市諉臣仍
屹屹不爲搖動、豈其敢有託御、無奈臣積
勞久病、已入膏肓、而至情所結、日就尪羸
若荏苒戀棧、恐無益於根本之計、而且幾
幾覆餗也。昔人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
之不能、固已見於天下矣。臣前疏、固言臣
不知兵、恐負付託。夫臣尚自知不能、而況
于人乎。是以臣之弗敢、卽安愈甚、乞我
皇上憐臣病、真情苦恩、允休致、以避賢路、
抑所造于豐邑重地者更大矣。

五乞休致

疏曰：該臣六月內具奏、爲聖恩未
報、臣病難痊等事。奉 聖旨：南都



根本重地。隣警時聞。亟須悲飭。綢繆。卿宜
殫精任事。以副倚托。不必引疾陳請。該部
知道。欽此。時臣未有起色也。越月小愈。尚
艱步履。忽據各撫咨。有謀寇東犯。白下姑
蘇之譏。臣忠憤感泣。力疾拮据。隨具奏。爲
臣病實深。臣心無已等事。奉 聖旨。覽卿
奏。知卿遵旨視事。留樞重地。務着加意振
飭。前疏已有旨了。所請文武官久任。該部
卽與具覆。欽此。此時臣久病之後。加以勞瘁。
元氣愈虛。雖竭蹶視事。而稍一過勞。卽僵
臥數日。方能再起。至九月十七日。拜表出
三山門。復罹風寒。愈不能支。向時臣苦手
足麻木。痰火怔忡。頭眩胃脹等症。今愈加
甚。今背痛臂酸。飲食愈減。總之元氣弱。心
血枯。以致外爲風邪所乘。內爲痰火所結。
幾有艱限。刻黃之象。夫留樞者。所稱根本
重任。而運籌決勝之計者。也。臣生平實無
他長。而于軍旅。尤其所短。且經年臥病。其

不能勝任而愉快亦明矣。我皇上方屬
精堯舜之治、皐夔布列、師師濟濟、卽草野
閭沕尚思耀于光明、豈身受却遇之恩、溢
竿、喉舌之列、葵藿向日、敢或後人、無如其
病日深、一日、職日曠、一日、心雖無已、而力
莫之勝、豈非天哉。日者、臣之勉出也、本以
流寇馳討、義不敢高臥。今東南幸稍晏然、
正臣知止足、避賢路之日也。矧臣與臣父
母相依爲命、臣父母年皆望七、近日臣子
寄臣家報內云、臣父年老病脾、色黃身瘦、
不覺五內如割、前病愈劇。我皇上以孝
治天下、如刑部尚書胡應召、南京工部尚
書靳于中、皆不難立、允歸養、臣之至情與
兩臣同、而善病曠職、自知尤審。懇祈我
皇上憐臣積勞久病、思親愈劇、一字一淚、
非敢假托恩允回籍侍養。倘不卽濫焉朝
露、顙舞絳衣、以展孝思、
更歌擊壤、以敘華祝矣。



疏陳豫防。

自流寇渡河、豫秦蜀已蹂躪。初
 謠。操江馬鳴。世咨稱流寇在南陽等處。大
 兵追躡其後。奸細共稱走金陵。達姑蘇。東
 南一時震動。南軍八萬。不過包荒言耳。先
 生汰浮清冗。盡歸操練。僅操軍四萬有奇。
 除夜巡守門及外衛班軍充數外。止實操
 新江六千。池浦六千。可供城守固本之用。
 者。僅操軍一萬八千有奇耳。兵部水陸兵
 約四千。與操江專管奇兵新游等營約三
 千。護陵防江。及有事城外扎營。而城內城
 外。江南江北。分佈寥濶。一時震隣。百事捉
 衿。先生力爲籌畫。固本消弭。設處火藥五
 萬斤。硝黃二十五萬斤。城梁設法運石二
 百四十萬塊。又勤偵探。嚴門禁。申保甲。補
 缺伍。嚴選練。振先聲。以保甲責伍。城以緝
 盜。責提督。以巡防責司官。營官力振積頑。
 正思患豫防疏畧。曰。或謂賊皆烏合鼠竊。

何足深患。嗟乎、無論螳、穴潰堤、燕响焚棟、尚冬隱憂、卽追逐之餘、潰而趨、暇亦有獸攫鳥啄之慮。矧海寇揚波、饑民伏莽、焚掘思亂、近在肘腋、而江北屢年荒旱、蝗蝻蟲食、苗始盡、至于妖鳥兔足而害稼、異鼠結聚而渡江、尤屬異變。以此思患、患忍言哉。臣嘗恭惟我皇上留神南顧之意、仰釋明綸、俯揆時勢、乃知賊無定向、食盡則徙、饑猾之附、水陸之衝、何處無之。萬一承天、黃州震鄰、則安慶急。如賊蔓南陽、逼光信、則廬鳳急。倘造舟作筏、果確或乘、撤兵伺、竄狂騁、則南都沿江皆急。夫防廬鳳、護兩陵、淮撫楊一鵬事也。防江及安慶上下一帶、則操江與應撫相表裏也。諸臣壯猶詰戎、自當仰副宸慮。或謂賊勢垂殲、萬不至東越一步、總督亦萬不至容賊東越一步。臣獨謂寧備而不來、勿來而弗備。臣與淮應各撫約、無事當各嚴汛、地有事當互



相犄角。如江上急，則淮應二撫皆當應策。鳳陽安慶急，亦如之。明旨所謂鎖鑰控扼，責有所歸，當豫也。至應撫各題召募選練，防守安慶，謂賊倘南潰，希發一旅，想已挑募就緒，無俟遠調矣。惟是臣部與各撫有共濟之誼，自當視各路之緩急，相機策應。而南都可處，非一陵寢所在，尤宜儆備。更望各撫共切陰雨之防，同效將伯之助，以永奠明。旨所謂密籌共濟，先聲伐謀，當豫也。臣更有憂者，南都軍兵專為護陵守城之用，地重時艱，豈宜單虛。卽南軍八萬之說，統就衛官經歷內府陵直軍匠及漕運水夫等項，包荒言耳。近日臣已力汰浮冗，盡歸操備，仍僅操軍四萬有奇。而此四萬有奇者，除夜巡守門及外衛班軍充數外，其實操則新江七千，屬操江也。池浦六千，分江北也。至可供守城固本之用者，僅大小神標操兵一萬八千有奇耳。一槩一軍，

尚苦不足。卽尚有臣部水陸兵約四千。與
操江專管奇兵。新遊等營約三千。皆以護
陵京防。江及有事。城外扎營爲重。蓋通筭
南都軍兵止此。而城內城外。江南江北。延
袤寥廓。分佈之。如晨星也。乃其影借差占。
又百餘年痼癘。近同諸臣清剔。稍稍實壘。
而荷戈矣。卽水陸兵在昔原募壯勇。後未
免雜以喇猾。而南方風氣脆弱。未經戰陳。
臣已嚴飭提督坐營楊應端。朱起明。陸超
等。訓練精簡。以備一臂之用。更飭此後有
缺。必職方精選。堂驗方補。務使一兵有一
兵之用。至于各營操軍缺伍。臣已題准戶
兵科。逐月會選。速補者。蓋常伍軍也。若各
營選鋒及標營兵。必年終會汰。會選。此舊
例也。固不容廢。但有缺。必待年終始補。則
缺伍不實多矣。當此多事。宜破格套。如有
缺。卽令提督叅將。或職方遴選精壯。呈部
查補。仍移科知會。務要實用。乞著爲令。若



夫城內五方雜處、奸宄訛言、尤易煽搖、則力行保甲、嚴緝首舉之法、責在五城印牌官、費應宿等。嚴更傳籤、分汛緝盜、責在提督王文烈等。然尤以緝拿訛言、體查奸細、爲第一義。而內城十有三門、延亘僻遠、防守易懈。嚴更鼓、練火器、時啟閉、議非常責在司官史繼任、營官王國重等。議者謂就門巡軍內擇壯健機警充爲選鋒、俾晝夜分汛緝盜、查奸量於額米內、衷益加資、以示鼓舞。容臣議定、另行題報。此明旨所謂選練整頓汛地責成、力行保甲、悉飭保禁止訛鎮重、當濠也。抑臣聞舉大木者與譁邪許、前後互應、而當此中外多故、羽書旁午、正如同舟遇風、積薪厝火、及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矣。卽如城守調遣偵防、哀益糧餉及器械船隻火器衣甲等項、無一事不經數衙門、無一費不仰咨于戶工兩部。南都積弛日久、中乾外竭、整頓良難、宜

何如破格備、濟此屯蹇、斷不至貽臣部
以孤掌之拍、無米之炊也。臣與諸臣腐心
計之、不敢不先事言之。所藉同舟共濟、厝
火相戒者、豈淺哉。至于內府備用、城守器
械甚多、但朽鈍銹缺、稍一修整、磨拭儘可
足用。當此匱乏之多、警之日、各衙門當預行
整拭、堪用所俾多矣。所當一併移會內外
守備、戶工等衙門料理者也。總之、為陵京
綢繆萬全之計、不可不豫也。天下事有見
為未必然而發於或然、倖然之變、遂嗟何
及者、不可不思也。我皇上上宸衷焦勞、臣
寢食靡寧、瞻依倍切。東南之事、願無更煩
皇上南顧之憂、而臣誓與諸臣願臥薪嘗
膽、以共破積習也。願伯璵仲篋以共效和
衷也。願曲突徙薪
以共防未然也。

六乞休致

先生在南庾、南樞、疏五上求罷、不
至此積勞病深、適以親恙驚聞、



益爲力。謂不。乃卒爲當事者。携井下石。以他事去。然數月爲仁孝公親侍湯藥。以全天性之孝。豈人力哉。疏曰。頃接邸報。該臣維祺具奏。爲籌帷才疎。思親病劇。再懇聖恩。俯允回籍侍養事。于本月初十日奉旨。卿才望素著。留樞正借釐飭。着卽出視事。不必以私情引陳。吏部知道。欽此。臣感激如天。悚慄無地。何敢復有引陳。惟是竭忠致身者。人臣之義也。左右就養無方者。人子之至情也。古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是以陟岵陟屺。每歷靡盬之懷。伊蔚伊蒿。恒切罔極之報。寧有愆焉。絕裾之子。甘爲久于戀棧之臣。言之傷心。法然墮淚。適接臣父手書。內云。因脾受濕熱。面身俱黃色。在家用藥。通未見效。又云。此時不能驟清濕熱。去黃色。臣子此璜寄家報云。醫診臣父脉有結止。或二二三至。或四五至。謂氣血兩虛。脾胃濕熱。面目身體俱黃色。恐開

春病癸甚切惶慮。又廷醫黃永昌等診視云。目與面俱黃。飲食減少。不生肌肉。小遺赤澁頻短。有時煩渴。怔忡不寧。心內燥熱。蓋濕熱蘊積于脾胃之間。久鬱不舒。炎于上則面目黃。停于中則脾土濕。浸于下則小遺赤。今脉亦結滯不勻。亦復不見和緩。主濕熱特勝。致傷元氣。恐春月肝易動。脾易損。生化之源不旺。熱鬱相蒸。諸症由此而生。又寄脉症藥方一紙。內云。六脉滯結。心肺火結。不能下通水道。如亢陽不雨之象。脾土鬱滯。不能養金。遂發黃色。熱在氣分。津液耗損。又云。將息調理。但立春後不添尅脾之症。徐徐自愈。此症非朝夕所感。難責速效等語。臣又細詢家僕云。臣父委實。日黃肌瘦。面黃帶黯。病勢已成。憶臣于前寄報。止云。臣父年老病脾。數字而已。今家報又甚于前。而僕言又甚于家報。臣聞之。方寸亂矣。不覺涕泗交頤。寢食幾廢矣。



矧臣年來抱病全無起色向手足麻木今兼身背俱痛矣向痰火眩脹今兼脾胃虛損矣且元氣已耗心血盡枯向猶能坐至夜分呶呶書史今晝亦伏牀褥矣向猶能披閱文牘手不停批今但草一檄閱一牘卽連臥數日不能起矣日者萬曆天啟之季臣隱居十年與臣父母相依爲命日侍膝下不求聞達自皇上御極彙征拔茅卽臣不肖亦蒙環召洊歷今職兵食兩擔如理亂祿心力交瘁如耕石田迄今身病已極毫無寸補出山七年定省之曠久矣情深戲綵徒抱老萊之心日望飛雲每揮狄梁之淚臣聞古之孝子遇父母疾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至情所結齧指心動臣昔在里臣父甚善飯卽稍違和臣親侍藥旋霍然病已今臣遠在三千里外而懸父病于醫人之圭匕臣心所謂惻然痛而病日積也嗟夫世風之下也非一日矣我皇

上方孝治天下、以廉退、禡世磨鈍、不難解
疏、寅之組、遂李密之精、以風孝德、以挽富
貴、浸淫之習。孝經有云、天地之性、人爲貴。
人之行、莫大于孝。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
古人有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豈故矯
情、益其天性然也。況于臣之善病而宜知
止足者乎。敢昧死瀝血、積誠籲天、不遑將
父、度日如歲。伏懇我皇上俯允微臣休
致、歸侍臣父湯藥、幸憐烏哺之依依、敢忘
崔瑗于世世。倘謂計期伊邇、臣之罪戾、久
積職業、多曠、亦惟懇我皇上將臣罷斥、
以爲黜幽、嚆矢、則臣父子感戴聖恩、擊壤
祝釐、當與天覆地載、俱無窮而豐芑重地
之樞務、亦庶幾勿爲方寸已亂、久病曠弛
者誤。恨本幸甚微臣幸甚。○叅龍江陸兵
營坐營陸超貪婪挈問。

清察留樞隱匿錢糧

清察出工料分司積書
陳天壽沈士龍等侵欺



備藏

呂明德先生年譜 卷三

衡陽縣解到工料銀三千八百九十兩。侵欺宣城等縣銀四千餘兩。又清察出涇縣南陵湘潭咸寧侵欺銀三千五百餘兩。具題叅分別追贖造配。

校記

①豐：當作「翁」，見上文。

②「差」字疑誤，或當作「產」。

③據下文，「是」下當脫「有」字。

④即：當作「郎」。

⑤據文意，「俾」當作「裨」，補也。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受業門人

施化遠

周景濂

袁應參

姚賡唐

黃基昌

李毓楠

石岳

陳容

孟瑁

郭希銓編次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四十九歲在南京。

正月孝經本義成。

先生以孝經為千聖傳心之要潛心二十餘年、夜臥

猶口誦一遍謂孔子二千載精神安得竟

廢。辛未註疏本義至是告成。又箋訂大全

圖說。○本義節略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

孝經孔子之教書也。皆天子之事也。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上下無怨天

下和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又曰。有天下



儒藏

國家者不可不知孝經。孝經先德教、後政刑。又曰：孝經其用大而理約。於次年作孝經本義序曰：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學術矣。學術荒而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爲何物。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爲長。大倫有五，而仁之於父子爲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爲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雍本于親睦；舜之風動，本于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爲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



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遞傳於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於秦、紛于漢唐、偽于炫邵、黜于安石。於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狃承學、卽爭竄易、不然亦祇于家庭問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本旨大義愈不明于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慝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於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卽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濬決排、不可

不歸於海也。子輿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祭於天。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經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會六經，繼二帝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子之傳，宗其物事，蓋可思已。昔元隱士釣滄子，嘗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與興起振作表章，是經。今天子天縱大孝，同揆堯舜，而拳拳諭士人習孝經，以宋黜孝經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愚不敏，學識淺昧，猥以沈潛淹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竊取大義，蓋欲發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不規規于家庭問視之一節，或于孔曾傳孝之本旨，大義不其刺謬，而于經文一字不敢移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宮，而躬行于上，以明教



化於下。由是大義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乎富強。何繁乎刑名。何憂乎邪慝禍亂。明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晦于天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本矣。元日本義成箋次大全恭紀四首。我后崇禎之八載春。王正月歲之元。風微日澹。寒雲薄。地義天經。孝道尊。錄閣老藜存聖諦。留曹開筆總。昔恩圖書告備。漸才淺欲問真傳。不得言。自從堯舜至於今。談道紛紛衆若林。誰識孝爲天地性。吾因經見孔曾心。神明四海其源遠。兢戰三言厥旨深。却是見前平易事。多人踏破鐵鞋尋。諸

儒言孝在承歡。曾作明王德教看。泗水應遺周禮樂。期門猶想漢衣冠。三千餘載真宗派。五百多年廢學官。天子方思興至理。獨無孤柱可迴瀾。日來連上侍親書。陶徑全荒萊。綵虛。北斗孤懸黃玉幻。西山遙望白雲疎。爭言魯壁藏蝌蚪。耻撥秦灰問蠹魚。此意與人談不得。橫經春在五辛餘。

寇陷鳳陽發兵追勦退之

流寇假扮進香。陷鳳陽。十七日聞報。

十八日即發兵一千過江。二十日又發兵二千。牌至廣武衛。賊見牌西遁。仍追勦至安慶。○疏糾提督趙世臣庸懦不前。察死難將領袁瑞徵等十員。題請贈卹。○合勦流寇。南有楚。鄖。北有豫。西有秦。皆提勁兵夾攻。南方風氣柔弱。惟東南一面稍虛。先生議秦楚。鄖。豫各將由江北。西北。西向轉戰。合勦。以東護陵。運。截賊奔潰。○流賊聞江上。



布置謹嚴、市散流言、欲剪其所忌。城內奸
宄之徒、互相煽惑、欲圖竊發搶掠。進香數
千、形迹可疑、提督職方失色、報變、遂點親
丁數百、及操兵分駐隘口、大書白牌逐之。
惟防禦隘口、謹嚴賊守、搜拏奸細、晝夜調
度、目不交睫者數旬、而都城安瀾。○疏陳
南都四重四危四難曰、臣觀今天下、腹心
肩背無一處不岌岌稱亂、特有東南根本
之地、江波晏然、忽流寇奔突、驟如風雨、前
波固在、後濤更猛、以七八年所不能結之
局、驟而合力東窺、難以下手、乃天時人事
人情、事勢無一不堪痛哭流涕。何者、臣所
憂者、非憂流寇也、憂無有肯爲皇上任
事者、而任事之綦難也。蓋總論南都之勢、
有四重焉、其危亦四、其難亦四、明乎此、而
後可與言補救也。何爲四重、國之大事、莫
重於動輒、嘯聚高竇、賴徐之間、無處無之、
安知無不逞之徒、爲賊前驅乎。以此思危、

危可知矣。危者而何以使之安也。何謂四
難。流寇之在楚、在豫、在宿、徐、廬、安者。謀稱
八十萬。雖未盡確。然無地無賊。且皆以東
窺。爲志。賊勢之急如此。而南都城視京師
倍十之六。城內更復曠闊。軍兵額設最少
且弱。孝陵在內城之外。尤當防護。是捍衛
之難也。南都去天遠。法紀久弛。人心玩愒。
又且衙門頽頽。事事牽制。是振飭之難也。
自教化不行。紀綱不振。上下名分倒置。往
往小加大。下犯上。且五方雜處。奸宄叢伏。
是消弭之難也。又如風俗薄惡。人情日澆。
稍一任事。浮言四起。卽如流寇一事。何如
倡僣。而猶有造爲流言。謂不過土賊數百。
以解軍機者。甚之。伏機設阱。煽惑人心。忌
成樂敗。伎倆叠出。以陵寢而孝陵在其
南。祖陵皇陵在其北。較他省關係萬倍。
我國家以南都爲根本。根本搖則枝葉難
固。我國家以漕運爲命脉。今日吳、越、陽、淮



山左皆漕運之孔道也。漕運阻則神京坐困。至東南財賦之區。賊所覬覦。近亦水災頻見。民力困竭。以此思重。重可知矣。重者而何。可貽之輕。何謂四危。前正月一日。江北歸德皆雷。去年十月五日。南都大雷。震電至于妖鳥殘麥。妖蛇食稻。妖鼠渡江。豈可盡謂天道遠乎。江北諸郡旱魃爲虐。粒米不登。父子兄弟流離失次。卽無流賊亦慮揭竿。况如桐城亂民不一而足。特未盡動耳。如鳳陽播虐。有素民實引賊而至。良可悲也。至於江南江北。所在大盜出。是任事之難也。難者而何以規之。使易也。夫以南都之重。如此而危。與難又如此。臣書生也。生平才立不善。諾世五年以來。嘔盡心血。夫亦矢忠孤樹。雖無日無浮議流謗。以掣臣之肘。臣總不爲搖動。然天下未有爲人所忌。必欲敗之于旁伺。而能成功于當局者。况臣病勢支離。兼以夜不交睫。手

不停批、而父病未愈、至情迫切、方寸甚亂。然以賊勢孔棘、力疾料理、二十餘日、幾無生理。所幸南都內外鎮定、而賊已西遁、六百里外、各撫夾勦、必有成效。臣實病、實愚、實不能、有爲于時、與言及此、不寒而栗。留一日、必誤重地。一日、此臣所爲痛哭流涕、而不知所底也。伏惟皇上念臣五年勞薪、料理調度、力捍東南、頗竭愚忠、准臣解任、以謝忌者。然而臣實不能盡職、若非恩賜罷斥、恐臣一腔任事苦心、終債轅末路。從此天下以臣爲戒、更無肯爲皇上任事者。人實耽耽、必不容臣、非臣當此時敢求弛卸也。謹瀝血自効、伏祈聖鑒、立賜恩斥、臣曷任戰慄待命之至。

遵例自陳。

二月大計致仕尋革職。

先生在南庾、南樞、兵食兩事、一肩承擔、矢



忠報國、盡謝情面、權貴久已銜之。時陷鳳
陽、報在正月十七日、方議發兵渡江、而十
八日、吏部堂題、即以總鎮楊芳擁兵自衛、
萋菲影射。次日、遂用刻成帙、傳播南北、後
南科道糾疏、已發、所糾南戶部某、其人與
事蹟俱傳播、小報發賣、忌者與二三腹心
連、夜襲衣步行、執題要挾、科道中途換疏、
有涕出而從之者。疏上、命致仕。尋以南南科
糾拾革職、回藉。時陰雨狂恒、山川昏黯、月
餘不解。先生乃禱于關帝、稍霽、軍民送者
各持一香、涕泣而別。棄香于岸、香烟如霧、
竟日不滅。告孝陵文曰、嗚呼、維茲豐芑重
地、是我高皇帝鼎湖藏衣冠之地、而我
國家之根本、財賦之所出、漕運之所匯也。
年來南庾如洗、漕截軍飢、憂在食。南兵半
屬虛冒、半歸差占、盜劫公行、驕軍屢譁、憂
在兵。我皇上不知、臣之不知、臣之不肖、命臣兩肩
之。臣即愚、豈不知與世浮沉、猶可自全。豈

不知以孤踪綿力認真做事必任怨賈忌
無以善末路然臣嘗謂古之忠臣視國事
如家事當此國家多故安危共之卽實是
自巳家事何但言如又謂天下事豫爲之
雖無赫赫可喜之功而曲突徙薪所全實
多是以移山填海徒竭報國之心下石舍
沙終受癡忠之累自臣受事至今凡五年
無日不嘔心血竭四體以消隱憂人亦無
日不騰謗流訛以掣臣肘臣皆屹然任之
而人之所以搖動臣愈出愈奇夫然後知
臣之所當去而罪之所在何者人所傳
舍之空帑而臣實任之凡改折糾叅清冒
剔姦儲積節省皆罪也人所不肯犯手之
影占冒濫而臣實任之凡裁浮釐弊實伍
節米以至請託不行餽遺盡革嚴治委官
衙蠹皆罪也又如清補軍之格以省索賈
精技射之試以拔廉勇破格套廣使過以
憐才備用嚴防守之實壯臂指之勢以精



劫盜、鎮騎軍、皆罪也。卽如賊自假扮進香、陷鳳陽後、勢如破竹。一日、職方五鼓謁臣、云、楊提督言、城中進香數千、甚可疑。又及訛言、煩與奸棍竊發之狀、遂密遣將官微服體察、更點標下兵丁數百、布防隘口、卽大書白牌、驅逐進香、併彈壓姦棍。衆皆謂臣定變、而或謗爲陳兵自衛矣。又如臣部十七日、會議發兵十八日、卽先發一半渡江、待糧、此臺臣黃昌親見也。二十日、糧出、全發渡江、扼賊、賊至廣武、見牌擲地、出藕塘、西掠、則兵部差官侯爵親見。南兵部發兵三千、二十日、過江、勦賊、賊遂逼廬州、入安慶、已經兵部題奉御覽。衆皆謂臣伐謀、而或謗爲發兵遲延矣。又如南庾苦無一月之糧、臣盡謝情面、力砥頽波、如徵紹、金衢折米二十五萬、在民每年可省二十餘萬、在南庾數年已節省三十餘萬、於國計民情兩便。兩次折放、俱係南計堂司經手、

且節省數萬、解抵北餉、俱有疏奉^①褒綸。其
他錙銖節搜、葆存元氣、二年之間、南使遂
積一百五十餘萬、可足三年之用。衆皆謂
臣功在社稷、根本、而或謗爲受金改折、減
放軍糧矣。卽如近日、南計臣某于七年十
二月、以錢五百二十文、作米一石、放軍時
石米、值至九百二十文、軍有煩言、遍貼匿
帖、與臣部何與。臣卽密集將官、默加消彌。
衆皆謂臣臣彌亂、而或以南戶部事嫁禍臣
部、謗爲臣部折放、一以搖惑科道。一以挑
激愚軍。今南中之公論、豈不昭昭哉。又如
南軍至驕、無一年不十餘譁者。自臣受事、
申嚴法令、一軍肅然。衆皆謂臣旌壘改觀、
而或謗爲大閱鼓譟。夫大閱何事。矧與內
使侯伯科道共事、豈有大閱鼓譟而寂無
一言者乎。至於江上戰船、城內防丁、及一
一切預備火藥硝黃、聘取將才、咨訪叅軍、無
一不可對天日而質清議。若夫南中司屬



將領之饒遺、自臣題革。衆皆謂清嚴大過而或謫爲欲富。如使臣欲富、記臣代庖南戶、節搜數百萬充南餉、節省數萬抵北餉、獲鑄息十萬、一千存南庫、蓋公帑出入、南北一體、無論賢不肖、皆無容上下其手、固也。惟是臣督儲衙門、上手止交代二百餘金、臣任內、節積贖費至一萬五千、以三千五百修倉、以五千二百助南北餉、以千餘置學田一千五百畝、并興起學會、仍存五千一百金、交代下手督臣馬鳴岐、分毫不染。夫此一萬五千者、卽取以半肥囊橐、半充交際、世俗不以爲貪、反交口而賢之。臣豈獨愚、棄一萬五千而罔滿紙描寫之、二三千金、是爲欲富乎。今南中之公論、豈不又昭昭哉。嗟嗟、共見共聞之事、四知一介之嚴、猶欲變易黑白、以亂人聽、其他所苦、心拮据、反以得謫、皆類此。凡此皆臣罪也。嗚呼、臣以久病餘生、手口卒堵、當

其外有強寇、內伏姦、充而南北交構、以怨
報德、挑間、機阱、靡所不至。臣直挺身碎心、
消憂、杜萌、殊不自意、其有今日。幸陵園
宗廟、江干內地晏然、無虞、今已仰遵明旨、
交代、新樞臣范景文料理。五年兵食之危、
擔半生砥礪之孤忠、上不愧皇天、下不愧
衾影。仰侍有高皇帝在天之鑒、與皇
上特達之知、俯侍有海內有道士紳與走
卒戍婦之心之口。嗟嗟、腐鼠焉能嚇人、浮
華終歸泡影、臣又何尤。惟是使臣踉蹌去、
而天下後世之實心任事者、以臣爲前車、
俾我皇上孤立、國事日壞、則臣之所深
痛也。去國孤臣、回首、瞻天、鍾山蒼蒼、江水
灝灝、惟有遙戴紅日、歸依白雲而已。○舟
泊燕子磯、告關聖文曰、先是崇禎庚午四
月、上以南庾匱、命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
常寺卿呂子維祺督南儲。時大司農兩以
差滿里居、代庖三載、積糧一百五十餘萬



交代。又疏罷內遣糾輔臣湖職。癸酉、上復以南兵驕虛、命維祺典南樞、疏革請託餽遺、汰內外衙門冗占八千、以實軍伍。乙亥春罷免。及去國、陰雨狂恒、山川昏黯、月餘不解。呂子禱於闕聖、帝君雲、長先生稍霽。一日、乃得塞舟、解維去。軍民送者各持一香、涕泣而別。舟泊燕子磯、呂子以野服、瓣香告於雲、長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聽之。先生在漢、精忠大義、格天表日。其聰明正直、而一、雖千秋猶凜凜有生氣。先生之言曰、日在天上、心在人中、設使天無日、人無心、恐世官夢寐長夜矣。去國孤忠、風清兩袖、天日長白、人心未死。嗚呼、先生聽之。我國家之有南都、猶周之有豐鎬、東漢之有西京、根本係焉也。當此天下紛亂之日、藉令根本一有動搖、不知費多少金錢、壞多少性命、損多少元氣、而可能卽底定否。嗚呼、危哉。試觀數年前、兵不成、兵、食

無所食、紀綱凌夷、人心反側。當局裹足、有觀袖手。維祺乃揅此一副赤心、癡腸五年、此地兩擔並肩、形神俱疲、寢食幾廢。以一木支此大廈、而邪許不靈、以孤舵屈彼中流、而風波轉甚。至今惟有髮鬢半絲、心血盡枯、勞怨之苦、自甘含沙之射、甚巧同室之戈、相向而已。嗚呼、先生聽之、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何補高深。然而所竭力効忠於國家者、丹心素節、固在也。前此數萬官軍、寄命空帑、倉無一月之糧、庫無一錢之積、何如景象。乃搜剔填補者數百萬、交代積餘者百五十萬、銀庫交代者二十八萬、固在也。前此鑄局往往利歸私囊、錢如鷲眼。乃任內嚴督司官、錢質一錢爲率、而二年之間、已獲利十萬、一千、固在也。前此各處南糧或送權紳、或借別用、或委衙官衙役婪商乾沒殆半。乃任內清查侵欺百十餘萬、從此輩手口中奪出公家之糈、又查出



楚藩侵借三十餘萬疏爭北戶原借一十
 三萬固在也。前此司屬衙役倉場使費不
 貲乃任內鼓舞司屬謝絕常例嚴治衙役
 不許需索獎賞一清故科道公疏有苦心
 率屬勵精司官各心其心共圖實效等語
 四方官解聞風響應舳舻滿江固在也。前
 此以無糧故倉場頽廢一望蓬蒿棟折垣
 敗乃親行料理自捐贖費三千五百不動
 朝廷一分一文不科民間一草一木。今城
 內二十六倉城外五場江北十餘倉共房
 五千餘間煥然一新固在也。前此徽州金
 華等府地不產米止憑商販以侵欺重追
 小民有費一兩五六錢不能完米一石者
 乃從司府申文鄉紳公請題折數年民省
 無算且爲朝廷節省三十餘萬固在也。前
 此軍米濫惡不潔實惠乃任內親下倉場
 看驗米既瞻足又復精潔且遇米賤則折
 錢頂放軍既騰歡而朝廷亦獲節省之利

遇米貴則發倉預放軍旣宿飽而民間亦無騰貴之苦。南都軍民走卒婦女之口碑固在也。南軍善譁無一年不十餘譁者。乃任事後革補軍之費減差役之煩申畫一之令嚴細打之法雖衙蠹煽搖奸人捏造而紀律肅然絕無譁者固在也。南中選將補兵多以請託爲高下乃任內首疏嚴革人皆銜之。至於武舉武生皆以技勇韜略選取絕不徇情濫用固在也。南軍影冒成風戰艦虛應故事乃任忽汰去浮冗八千以補操軍餘糧疏募家丁八百分防城內江上仍募造海船二十餘隻無論順風逆風往來如飛而驕軍不至譁伍流寇不敢窺江固在也。將官司屬餽送成習乃一切革之。將官雖一米一菜一花一茶無敢餽者。司官一以清淡相與人或謂其待之過嚴。若夫有司非道之餽一槩謝絕官解小過之贖盡與豁免卽督儲萬餘之贖費俱



修倉助餉、仍餘五千。一百餘金、俱交代下
手、分毫弗取、固在也。以至捐俸立會、與諸
生講性命之學、兼課藝之業、置江北學田
一千五百畝、有奇、固在也。設處置造火藥
五萬、硝黃二十萬、城上運石二百四十
餘萬、固在也。今城內江上、孝陵宗廟、晏
然無虞、固在也。嗚呼、先生聽之、祺非有他
才能、直此一片丹赤、不忍負高皇帝、負
大子、負所學、負海內知己之素心而已。
祺亦非有他罪戾、直此一生迂直、不合時
宜、不聯黨羽、不善涉世、不識宦套、不徇權
要之癡衷而已。嗚呼、先生聽之。高皇帝
在天之靈、南都千萬軍民之心之口、海內
有道縉紳平生之知己、固皆在也。昔寇逼
南都、前哨至關山、夜見先生、神兵滿山、燈
光熒熒、如數萬旌壘、從天而下。賊至廣武
以爲南兵至矣、卽由藕塘西遁、廬安。乃知
先生之精忠大義、千秋不死、固長在也。嗚

呼先生聽之。道之行廢命也。人之使尼天也。可以止。可以速。時也。聚順。侍藥。微孝也。教子課士。真樂也。程風邵窩。時花種魚。至韻也。無愧無作。何怨何尤。天日亘古。長明。人心終難盡死。嗚呼先生。諦聽之。祺明日。行矣。祺出而圖吾君。苟有負于君。或負于友。負于軍民。負于生平誦讀。負于根本重地。先生聰明正直而一。其將沈諸江淮。洪河之濤。○解任疏略曰。夫言者豈有怨于臣。亦豈別有求多于臣。不過以成臣之去耳。幸俾臣免一日之瘼。曠安一日之山林。侍一日之菽水。皆言者之所詒也。臣且愧且感。一切付之無辨。又曰。臣報國心長。周身智短。言之者成。臣甚大責。臣甚正。臣不敢以不知。臣尤言者。惟自尤。臣耿耿之心。硜硜之守。未足信友。未能動物。古人去國不潔其名。身既隱矣。焉用文之。後相知者。戒勿上。恐益中。當事之忌。遂止。



五月歸洛陽。

仁孝公因避寇亂，病臥洛城。先生歸，展新安祖塋，即返侍仁孝。

公營宅于洛，歸里口占。人見洛陽司馬還，爭傳紫氣落函關。連年水旱郊村冷，舊日親朋鬢髮斑。握手共含兵火淚，傷心誰念輓輸艱。幸吾茅屋猶無恙，十畝蓮花澗水環。憶出深山已七年，慙迂隨處拂時賢。要將頽屢扶孤柱，其奈狂瀾倒百川。陶徑老松猶宛在，爾萊階舊綵尚依然。納溝夫婦應誰恥，才薄天教被放全。

八月仁孝公卒。

侍仁孝公湯藥，三月餘，口嘗

仁孝公卒，哭至嘔血，暈倒。力疾親視衣衾，棺斂喪事，一遵禮制，不作佛事，不用鼓樂。延賓率子弟寢于柩側，不宿內，不飲酒茹葷。○先生居喪，讀文公家禮，準酌古今，參論煩簡。羣諸弟及子姪，日讀數葉，夜則聚較其義，有訂証家禮稿。○先生過于哀毀。

瞿然病作。諸子姪以先生年高善病，請少進肉食。乃許用肉汁，然一再進，則愁然不樂，旋命撤去。

十月，長子兆璜舉明經。是年，上以督學為考

司提調，分房易書，悉如鄉闈舊典。拔貢九十八人，先生長子兆璜以書經取中。三十
二名。原名璠、後改今名。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五十歲，在洛陽。

二月，歸葬仁孝公於新安。先是，孟太夫人墓在祖塋東隅，歿時

先生方六歲，以仁孝公例，有特恩祭葬，局面稍隘，啓殯，合葬，痛哭仆地。日，母棄兒已四十餘年矣。合葬玉屏新塋，去縣南三里。馮恭定少墟先生稱仁孝公樸直有古風。



八月

子風而仁孝公自謂授以百里不難臥治。

豐芒門人中。式應天四人。計嘉聞王潢。黃日乾。鍾奇。○嘗謂子弟門人曰。汝輩讀書要徹源本。讀書時不透徹。凡事棘手。分撥不開。讀書亦不徒多。源本透徹。下手便劃然中解。自言做司理。到八座。凡事到面前。惟認源頭。故覺不大費力。○每元旦。冬至及朔望日。率子弟肅興恭拜。天地。皇上。次詣祠堂拜祖先。果于爲父母。四拜。兄弟二拜。家人以次叩頭。肅然嚴敬。○安邑理學曹自梁諱于汴。與先生友善。以乙亥卒。丙子歸窆。先生作誄辭以哀之。曰。有明崇禎九年。是爲丙子。子呂子居洛。聞御史大夫安邑曹自梁先生卒。呂子與先生爲忘年交。最久且深。以束帛絮酒哭而誄之。曰。嗟乎。九原安可作也。江河滙地。日月中天。斯文未喪。識大難賢。百年接踵千里。

比肩吾道不孤如薪斯傳而先生乃嘅起
於平陽蒲坂之間倡道於歌薰錫疇之墟
少成若性簡躬自持鐵骨丹心聖賢爲期
一鳴輒斥九死不移而先生于功名富貴
之塲榮辱毀譽之變歷之泊如也今上大
張薪槱人惟求舊而先生正色稜稜笑比
河清久之先生乃解疏廣之組開香山之
社矣明發聖學彌精彌深素篤躬行晚益
會心時習朋來桃李在門而先生忽已矣
嗟乎祺於西北間得一師二友師爲芮城
王莊毅先生友爲關中馮恭定先生與先
生也而今皆已矣某方在疚淚盡繼血聞
先生訃益不勝痛哭嗚咽也嗟乎近如此
甚去况未遠義屬知己生平不淺日月長
明江河同宗泰頽梁壞我心斯恫薪火
相禪勿替高風嗟乎九原安可作也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五十一歲在洛陽。



立伊洛會

先生慮伊洛久湮、聖學不明、以姚

紹周石岳田乃實李毓楠張鑑衡張祖恕
吳治平劉介徐琦等來學五十餘人作伊
洛社講學於程明道祠以初二、十六為期
又以初三、十七為文會謂諸子曰理學舉
業初非兩事從遊漸眾至二百餘人伊洛
會約序曰學何為者也孟子曰乃所願則
學孔子此學字之義也夫吾曹一生誦讀
誰非學孔子者然其所以學之者非也人
不知學猶可談之無知乃既學矣而其心
不知所學何事且言與心違行與言違是
非不學之過學之者過也彼不學者反口
實矣嗟乎既為父母生養天地蓋藏哀然
為人讀孔子書乃竟昏然與不學同至反
為不學口實豈不痛哉所以吾曹今日要
見得孔子是生成聖人實是學成聖人至
易至簡至精至一立志要學孔子全不為

博好名色、拾舊套數。然而才說學孔子、人未免汗流沾背、不敢承任。我伊洛程明道、程伊川、邵堯夫、司馬君實、曹月川、尤西川、孟雲浦諸先生、非我輩人乎。不敢學孔子、亦不敢學諸先生耶。不敢學孔子與諸先生、生亦不欲自爲人耶。必爲孔子與諸先生、而後可以爲人。必爲人而後可以爲孔子。與諸先生何者。此心此理同也。要知孔子與諸先生是簡易精一、言不與心違、行不與言違。今人卽未必能爲孔子與諸先生、而此心此理却未常無。但緣俗情牽擾、私意遮蔽、卽使一念省悟、未免一念起、又一念放下。又或認理不真、執理太過、亦終無成就。所以朋友叅証提醒、其益最大。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如鏡本光明、只爲塵翳昏垢、便不光明。一經洗磨、便見光明本色。故吾曹立志要學孔子、要從諸先生做起。學孔子事、習不妄習、講不空講、實實躬行。



實實向此心此理証悟方是真學問。若夫
言之而未必行行之而未必實或不求諸
心與理之安而行皆無益于學者也。須從
此一刀兩斷做箇男子無負天地父母牛
我一場。此志一定如盤針司南九澤長途
可無迷謬。不然。是南其轅而語人曰吾燕
之適也。而可乎。謹折衷舊約爲若干條。願
諸友率而行之。山是而之焉。而體認之而
一力擔當之。久而純焉。則所以學孔子與
諸先生者。卽在此矣。雖然。程子云不能存
養只是說話。願諸友更求之。予欲無言。○
謂諸弟子曰。人不論科第。能自卓然便是
聖賢。但兩榜乃經濟之梯。譬如人要去北
京。走也。到騎也。到乘輿也。到但騎輿爲稍
逸耳。○先生因論性而引言。天地之性人
爲貴。遂詳言聖人可學而至。及王陽明滿
街皆聖人之說。總爲人得天地之氣以成
形。而理卽賦焉。原與天地合德。故人人可

以作聖、以人人原本天地之氣也。比如江河之魚、皆得之江河之水、所以能生、若離水則死。人皆得天地之氣、故能生、若置之氣所不到之處、則死。當受胎時、本於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及分娩時、落地一頃、便已接天地之氣。此氣正所謂至大至剛、貫金石、徹靈蠢、無物不透入、無處不充。周人若養得到、自然塞乎天地之間。至于生物、亦是這箇氣、而物之本質原蠢、所以僅能動植、而不如人之能靈。○又曰、學問必造到一分、始見得一分。比如吾曾登泰山、觀日出、俯視羣山、有如堆土、及烟霧雲雨、繞于山脚、而其上清翠晴嵐、自若。今以此語人、必不及信。或曾履其地、必低徊嘆賞、深信其然。學問之道如是。○又曰、涿泗之間、斷斷如也、非謂講學乎。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學之當講乎。若實見得、不可不講、不得、不講、不敢不講、便認就一路、出頭承當。



孜孜終身，不必與世情爭長較短。○又曰：學之不講，是為書筭。講之不行，是為說鈴。剽襲講學模範，而不本于洗心退藏，是為衣冠優孟。○又曰：講學不為世俗非笑，是為鄉愿。講學不到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為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于世俗，是為隱怪。講學不大倡其道于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為法可傳自勵，是為半途之廢。

十一月

勅賜仁孝公建坊

仁孝公以歲荒捐積粟一千石

錢二百千，賑給一萬七百人。巡撫常公道立題請建坊旌義。

仁孝公崇祀新安鄉賢

十一月新安公舉鄉賢。十一月二十五日迎

主人祀。

十二月孝經大全或問成

先生留心孝經考

全南樞業已箋訂會允放歸里以次成或問諸書謂孝經乃明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不止事親一節第家謬童習宗旨未明與諸門人共相關論朝夕不輟○先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足以盡堯舜之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十二字足以盡孔曾之傳○又曰孝者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敬者千古聖人傳孝之心法敬親敬身只是敬離敬更無孝○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忠恕無兩事○次年戊寅元且作孝經大全序曰臣既著孝經本義已復櫛比諸家之同異潛玩孔曾之心傳久之興而嘆曰大哉聖人之言孝也其言近而旨遠其守約而施博其理至廣大而淵微至神奇而平易



其文至暢達而精約。至參錯變化而脈絡貫通。前後照應。非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也。慨秦焰既灰。諸儒羽翼孝經者。殆數百家。而今古分壘。爭勝如讎。嘗攷今古所異。不過隸書蝌蚪字句多寡。於大義奚損。且夫正緣互異。愈徵真傳。苟能體認。皆存至理。而諸儒多以其意見自爲家。卑者襲譌。外高者執胸臆。如長孫、江翁、章、昭、王肅、虞翻、劉炫之流。論者遽起。互有出入。孔傳既亡。鄭說無徵。唐註浮謗。邢疏繁蕪。學士搖搖莫知所宗。迨夫涑水指解。紫陽刊誤。庶幾學者之津筏。而疑非定筆。他如董廣川、程伊川、劉屏山、范蜀公、真西山、陸象山、鈞、滄子、宋氏、濂、羅氏、汝芳諸君子。亦各有所發明。而或鮮詮釋。又如朱中、周翰、吳澄、董鼎、虞淳熙、蔡穀中、孫本、朱鴻諸家。各有詮註。行於世。亦皆有功闡翼。然或是古非今。分經列傳。率合附會。改易增減。似失厥

旨。嗚呼、孝之道本天地之性、傳帝王之心、通貴賤之分、因愛敬之良、而孔子發明之、以統六經之要、垂萬世之法、爲人君父者、不可不知孝經、爲人君父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立德、教之、極爲人臣子者、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盡忠孝之倫。昔明道先生看詳武學經制、猶欲添習孝經、雖漢唐宋中主猶知置博士、講殿廷刻石臺、令虎賁羽林悉通章句、而安石獨以私見罷黜、至今猶不得與麟經共恢復。嗟夫、以孔子作于七十後者、乃視爲蒙穉之句、讀以孔子所謂天經地義、通於神明者、尚不得爲稽古之筌蹄、何怪夫忠孝風微、廉恥道喪、士祗其學、民蔽其俗、浸淫至于盜侵、兵譁、妖興、亂起、邪慝熾、而良知燼、斯不亦人心之秦火至今焰哉。洪惟我二祖、以孝治天下、其振鐸之諭、首曰孝。其序贊孝實、嘗曰孝經者、聖賢之



格言大訓而我皇上親灑宸翰屢諭表章且曰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孝孰大於此者往歲上釋奠太學一儒生犯蹕上書乞行孝經所司劾奏治罪上猶優容下其議意者二千年志行之精靈固在茲耶臣幼志此經有年及官鶴署歸省始拊撫羣書淹貫折衷時欲任此顧未敢爾意謂海內必有人焉先得我心者遲迴十載跂望稍孤于是更不敢不自任會以視南膺之明年食足人悅執掌小暇不揣狂僭下鍵脫草成本義若干卷又四年成大全若干卷冠以義例羽翼引證姓氏節略若干卷附以孔曾論孝曾子孝言曾子孝行曾子論贊及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餘若干卷蓋欲明孔子作經之意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義理節次皆有本領條貫大哉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乎而豈諸儒可以其意見自爲家者然諸儒之說亦

有雅正淵閔可發聖蘊可裨治理可互存就質者皆取節焉。乙亥履端業擬繕寫爲表上之會以恩放歸田不果。深山之暇間簡原草重加箋訂而孝經或問成謹彙寫恭進。尚有續著孝經衍義外傳等若干卷容次第進呈。要亦獻一得之恩云爾。敢曰闡聖言於將湮扶名教於幾頽提良知于未泯足爲導忠孝翼德教正人心之一助哉。杏壇不遠斯文在茲幸孝治之方興庶吾身之親見。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五十二歲在洛陽。

正月。

復訂孝經本義大全。○元日再訂孝經本義大全作序例。孔曾論孝等卷成。恭

紀四首。閒臥深山石隱居。辛觴應是聖恩餘。時情冷煖爭迎歲。日課陰晴愛擁書。半世窮經知是否。千年言孝竟何如。憑誰細問春消息。聽草盆梅爲起予。椒盤柏酒俗



相沿、冬去春來亦偶然。浮世光陰如一瞬，
 真傳今古竟誰肩。東風始起堯階葉，北斗
 長留孔壁篇。時輩不知人意思，爭謠閉戶
 草楊玄。孔門沐泗總斷斷，傳孝獨於曾子
 云。自古人皆存至性，祇今天未喪斯文。心
 疑見處還非我，手欲拈來說與君。畢竟通
 神光海訣，其中消息迴難聞。薪傳千古問
 遺經，絕學諸儒見未曾。堯舜可爲惟孝弟，
 孔曾相授只淵冰。幸留斯道微言在，合有
 明王應運興。想像東周真事業，誰當執此
 答升恒。

仁孝公崇祀本郡鄉賢新安專祠特祀。仁孝

祀新安鄉賢士民復請專祠兼崇郡祀督學允其請。

六月孫升恒生。次子兆琳生。

七月。

復訂孝經或問。○〔作孝經或問序曰。孔子述而不作。其作孝經也。蓋繼往開來。調元贊化之書。而孔子欲輔明王孝治之心。於是焉寄也。此經不明久矣。不明故不行。不行故人心不正。學術不醇。政教不興。而作經之心幾晦。聖天子加意表章。申諭多士。講究力行。此誠明王孝治之一大會也。愚敬信此經如天地神明。父母師保。二十年苦心玩索。沉潛反覆。或晨夕焚香恭誦數過。久之始敢作本義大全。二書既成。乃與學者日講究之。力行之。而學者尚紛紛多徂舊見。半昧宗旨。愚於是。不敢不作或問。所以明大意。揭宗旨。傳辨真偽。闢附會。詮章旨。折疑似。而末尤拳拳於表章之實。道統之傳也。其爲卷凡三。綱凡六十。有五。日凡百十有二。有前所未言。而訂補者。有前所已言。而重申者。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而詳言之。而屢言重言之。愚豈好辯哉。周



茂叔曰、世無孔子、萬古長夜。今聖天子表章孔子所作之經、而欲明之、行之以旦萬古之夜也。誠使此經昭然明於今之天下、而明之、而行之、而實明實行之、而亟行之、如日月之中天、江河之行地、然者、道豈遠乎哉。愚極知僭踰且固陋、然愚區區千慮之思、或亦可以少副聖天子孝治之意、不晦孔子作經之心、而於人心學術、政教、庶亦有小補乎。

敕贈仁孝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尚義

活萬人、事聞深嘉、特命敕贈右都御史。

建明德堂。作講會所、堂後有孝經軒、題曰講明孔子行在孝經大義。

舉復祠堂祭禮。先生曰、四禮皆廢、尤不知祭為何事。時食品簡、薦也、非祭

也。古人祭用春秋二仲、或四仲、四孟、必吉。獨特牲始可成禮。今庶民家無石儲、難以語此久矣。獨怪士大夫尚且缺如、更將誰待。酌家禮、祭以四孟及冬至元旦、先一日率子弟齋戒、別所潔牲告廟。次早、夙興成禮。儀註酌定繁簡、以古今可通行者爲率。卽偶病、必強衣起、以畢祭事。儀詳訂証家禮。○先生曰：余昔問爲人之要於王憲葵老師。師曰：只是要誠要平。余居官處世、甚受用此兩字。○又曰：七情惟怒爲難制。人當盛怒時、若要說以理排遣、便降伏不下。只怒時且不要驟發、略存想一想、事體輕重如何。後來下落如何、暴戾之氣卽未必銷鎔、亦或稍退回。此便是功夫處。未

建新安北新城

新安城垣卑隘、北城逼近懷扛北城于懷山之巔、方可言守。先生與邑人議、請之上臺經營、建城于山當北一面。

并包修周圍磚城、增高三丈。自捐銀一千四百七十餘兩、獨修其半、闔縣里人任其半。又慮北城稍卑、捐銀三百兩、建敵臺數座。

修葺文廟

先生謁文廟、目傾圯狀、兩廡皆屬罪、遂興工營修。費六百八十餘金、煥然一新。以戊寅經始、已卯工完、與城工一時落成。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五十三歲在洛陽。

二月內閣疏薦。

三月河南巡撫疏薦。

巡撫常公諱道立。○屢

時春又大旱、先生與洛紳士禱于府城隍、爲文以告之曰、嗚呼、維上帝命爾明神主



備藏

此邦邑維爾明神承帝命以保障此邦邑。嗟此邦邑下民蚩蚩何罪降此鞠凶備諸種種荼苦此邦邑下民有罪亦惟爾明神是貽是依是啓是佐。胡不愍我下民兵寇早蝗曆累再四迄無休時。我聞古昔盛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海不揚波。卽偶災饑此或有遺秉彼或有滯穗用是民物康乂災害禍亂不作。胡底今日三年大旱九月不雨我下民苦寇苦兵死于焚殺者半死于歲者半死于征徭者半神寧弗聞耶。我下民夫婦男女父子兄弟不相保聚餓莩在野逃亡滿道神寧弗聞耶。我下民野無青苗千里赤地惟是破屋頽墻白骨燐火蓬蒿夜月時聞鬼哭神寧弗聞耶。財盡民窮征歛愈急頻頻敲呼累累株連我下民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神寧弗聞耶。入春日赤無光河井皆竭黃霾四塞狂飈滿天水雹霜霧交相侵蝕蝻子重出諸



蟲叢生、不憖遺、隻禾寸草、神寧弗聞耶。神
 如弗聞、神寧弗聰、神如既聞、神寧弗仁。既
 聰且仁、其寧不拯我下民顛隤。神不拯我
 下民顛隤、神何以血食此邦邑。乃視天夢
 夢、誰達九閭、百司泄泄、誰啓厥衷。我聞明
 有長吏、幽有明神。凡宣朝廷德意、省刑薄
 歛、以下膏澤于下民、長吏職也。長吏弗若
 厥職、尚賴爾明神降鑒、啓厥衷。爾明神弗
 若厥職、我下民蚩蚩、其又何望。我下民蚩
 蚩、備罹種種荼苦、至棘至極、神不爲之
 所、我下民其將盡顛覆、不聊有生。惟我下
 民有罪、我諸紳實尸其罪、然亦惟神怨、神
 苟爲之所、上達于帝、下達于所司、百神庶
 回天怒、用濟時艱、惟神德、卽明神弗德、忽
 是任、繫惟明神、承帝休命、以永主此邦邑。
 若七日不雨、爾明神何以永保障此邦邑。
 以永血食此邦邑。爾明神其顧諟帝命、
 以拯我此邦邑。蚩蚩下民、嗚呼敬哉。

八月

賜冠帶閒住

謝恩疏曰臣維祺蒙

報吏部題爲在籍大臣忠憤倡義等事奉

聖旨呂維祺准冠帶閒住欽此伏念臣

蒙聖恩非止一端臣父封侍郎旌孝先臣

孔學以賑濟蒙勅賜建坊加贈右都御史

仍給誥命蓋特恩也先年南都倉庫如洗

漕截兵譁皇上命臣爲南庾南樞說者

謂臣癡心剔釐積餘糧一百五十餘萬可

備三年軍需又申紀律飭江防以小補根

本稍紓南顧不知臣豈有尺寸之効哉言

聽計從皆聖恩也夫皇上每憾臣下無

實心任事者臣豈其人哉謬蒙特綸謂臣

實心任事又蒙屢旨曰廉辦曰才望曰勤

幹曰具見籌畫曰具見振刷曰具見急公

曰清查夙弊具微任事曰興利剔弊具

經畫曰於南計有裨曰於南計大有裨

著効曰有裨長計曰於南計大有裨益凡

著効曰有裨長計曰於南計大有裨益凡



此知遇聖恩。臣敢負哉。臣忍負哉。亡何。臣竟負知遇矣。說者謂臣任事太過。處世太賤。不知臣實溺職。蒙恩斥。猶爲罪重。罰輕。且獲侍臣父四月湯藥。一夕永訣。聖恩也。五載里居。適值寇氛。兵荒。臣雖家食。忍忘國卹。前後鬻產捐金。不過太倉涓滴。忠義嚆矢而已。不意所司報聞。蒙恩優渥。若此。今臣父衰綸與微臣恩命。先後光賁泉壤。輝映閭閻。除臣望闕叩謝外。竊惟皇上聰察神武。度越千古。而猶兢業圖治。欲從頭徹底做起。卽堯舜欽恭咨儆。何以過此。臣愚祗生平之介操。匪求人知。愧一節之微行。輒蒙聖鑒。感激隆恩。葵丹耿耿。惟願我皇上順養天和。葆耆聰明。節宵旰之勞。崇寬簡之要。斥富強刑名之說。密正心誠意之學。提綱領本源于上。穆然爲堯舜之急先務。急親賢而延臣仰體德意。思今日所爲急務者。尤思今日所謂本務者。而

次第圖之。堯舜臯夔上下喜起臣當終其身結盟洛社行吟邵窩以擊壤歌堯舜之化日爾。○復職恭紀北來數騎拂塵飛說捧天言出帝畿填卷喧傳新寵命焚香簡點舊朝衣窮通自古關時數童叟從前有是非誰謂浮雲能蔽日陽光終照寸葵微吾爲八座方彊仕帝許歸田未艾時宵旰高深誰忍負別梳勞忽我寧癡彈冠尚淺明王夢聽履曾深國士知自是中興饒勝事思丹還欲獻憂危。○豐芭門人中式十一人施化遠周景濂羅策王亦臨方以智朱應昇周士章王象春王家楨謝廷相陳丹衷伊洛門人中式四人丁泰吉石岳荀良翰陳治策。

九月進呈孝經本義大全或問等書命下

所司較正

先生擬孝經註疏欲恭進未果會以致仕歸洛作孝經軒錄經



于壁、食息誦誦、更相發明。題額曰：講明孔
 子行在孝經大義。孝經註疏多分經列傳，
 是古非今，殊失聖人作經本旨。與孝治天
 下之意，乃疏進孝經本義大全，或問等書。
 奉旨：謂有裨治理，命所司較正詳備具奏。
 ○進孝經疏曰：臣聞宋儒蔡沈言：二帝三
 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臣
 以爲：二帝三王之心，本于孝。昔堯親睦而
 時雍，舜齊栗而風動，禹致孝而祗台罔距，
 湯思孝而肇修人紀，文武止孝而汝墳遵
 化，四海未清。大哉孝乎！天經地義，神明四
 海，一以貫之。世入春秋，孝治之道，邈焉孔
 子刪述六經，筆削春秋，復作孝經者，蓋所
 以會六經之指歸，繼帝王之道統，以明治
 天下之大經，大法端在乎此。唐宋雖代有
 表章，然止設科取士，而猶未深知興道致
 治之本也。我太祖高皇帝首諭孝順父
 母，成祖文皇帝御製孝順事實，凡我

列宗皆崇孝行。然表章頒布、千秋盛事、猶
關以待我皇上之善繼善述爾。而我
皇上仰法二祖、列宗躬行孝道、以明
教化、故加意聖祖六諭、孝經小學、以爲化
民成俗之本。今六諭解註、小學集註頒矣、
至孝經則有孝經全不講究之諭、孝經委
宜表章之旨、孝經着學臣嚴飭誦讀力行、
考試一體命題之旨。頃于本年五月內、又
有聖祖六諭、小學孝經果否遵旨通行講
讀考試、撫按年終類奏、該部詳加甄別、以
憑黜陟之論、而適與尊崇聖母徽號之
恩詔會、是皇上躬行孝道、表章孝經至
矣。而尚未頒發定本、坊刻舛誤不一、士雖
留心此經、莫知適從、故頒發萬不容緩也。
臣潛心此經二十餘年、不揣愚陋、僭著本
義二卷、大全二十八卷、蓋求合孔、曾相傳
之心、法與明王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
不規規于訓詁事親一節。第世祖故習、宗



旨未明。復僭著或問三卷。所以釋羣疑而
 明大義。謹繕寫成帙。恭撰表文一通。附卷
 首以進。伏祈 皇上深維孝治之本。曲賜
 乙夜之覽。倘一得可採。祈勅禮部覆議。頒
 行。以爲羽翼化理之助。臣惟願我 皇上
 早奏明王孝治之効。以建中興第一事業。
 同符 二祖光顯 列宗。臣當與父老子
 弟共歌聖化於無窮已。○進孝經恭紀。孔
 壁遺經久在茲。微言傳後更傳誰。漢唐課
 士猶虛典。今古通儒尚妄疑。闢地開天歸
 聖主。崇文重道恰明時。豈應千載渾埋沒。
 一日絲綸萬國知。謂訓蒙書世盡云。誰知
 治理裨斯文。天顏展閱臣鄰喜。御筆親批
 較備聞久矣。孔曾傳此道。都哉堯舜見吾
 君。還期早奏明王事。
 穩臥東山老白雲。

十一月疏陳表章孝經八要

先是進呈註疏。隨具表章八要。

通政使以新奉限字嚴旨、未敢封進。先生乃分具五疏進覽。一日進講經筵、以樹模範。二曰東宮講習、以端儲教。三曰頒諭宗戚、以敦親睦。至於戚臣一體頒諭、宗學一體試題、選舉換授、必以敦孝行、通孝經爲本。四曰頒行試題、以驗習學。五曰鄉會出題、以隆大典。令習本經之外、皆通孝經。遇鄉會試、出孝經題一道、附四書後。本經前減本經一篇。六曰頒諭武士、以明大義。武學考試、武塲鄉會一體出題。至公侯指揮世襲子孫承襲、必間抽孝經一二段、令背誦講解。通者方許承襲。七曰辟舉真孝、以勵士習。八曰諭俗講解、以正民風。天下府州縣官講鄉約、時講說孝經、凡塾師教習處、皆頒孝經一部、令誦習講解。其士民杖笞小過、果能背誦講解明白者、亦准寬宥。疏上、俱依議行。惟鄉會試題、先以江西道御史李一鵬具題爲科塲屆期事奉旨。



孝經章數無多若更定一題易於揣摩打點會場仍舊其後惟以科歲二試出題而已。○又疏陳表章孝經四翼以孝經大學合爲孝學其略曰臣聞漢唐宋謂孝經章數不多故有附論語或附孟子爲一經臣謂孔子作孝經以垂憲萬世直當孤行於世何必他附倘必存乎見少請以孝經附大學便蓋四書記孔子問答之言五經孔子所贊定筆削者獨孝經與大學聖經其所作也若以二經合而名之曰孝學使天下知孝與學非二物孝學與治天下國家非二事每科首出孝學一題次出論語中庸孟子各一題次出本經三題豈非千古聖事自皇上一始乎哉。先生講易以卦象說易義悉本于奇偶變化之數謂君道臣道不過借影子譬喻其實與易義無涉與門人說乾卦六爻謂一部易經皆須會心卦象之原。

十二月南吏科疏薦。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五十四歲在洛陽。

力止河洛安插流寇。

流賊三十餘萬盤據洛西詭求安插岌岌不測。

總理熊文燦議招撫河洛已具疏敘功人心洶洶莫可如何先生乃從容詰之曰數萬逆孽倏然歸化功高社稷矣信能使賣刀買犢不帶刃不團聚不焚劫乎曰未曰信能使終身于此保無他虞乎曰未曰然則何恃而招撫異日指視者孰孰誰實詒禍恐不免乎人言矣總理聞先生言悚然悔悟曰疏已成奈何頓止前疏破撫局而人心安洛西數百萬生靈不至如房穀之禍先生之力也。



寄弟書語二十一條。○先生胞弟諦維祐，字泰石，與先生發明理學，殉難，贈僉憲。○士君子立身，要自定根脚，中立不倚，百折不回。若占風望氣，東奔西走，踏雨家船，或寄一家，離下，不知雨罷，庭空，酒闌，客散，作何生活。○東西分局，非國家之福，人皆有局，有局則有勝有敗。吾知有朝廷世道而已，不知有局。○彼謂我於東西二局未曾立定根脚，誠愛我哉，非知我也。我正不于局中立根脚，自有立定根脚處。○試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此處要見得定。吾生平硜硜，不能依傍人，以至此。如某言，欲我擇勝而趨，豈不聞古人有云，豈期百鍊鋼，化作繞指柔。若我今日由依傍人進，一日失身，終身莫贖。○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吾以爲惟我貴，故知希。○行，使止，尼，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吾之用舍，自有天意存乎其間，於人何尤。○世之不知

我者多矣。卽知我者。或謂我才。或謂我肯
任事。或謂我出處取與不苟。或謂我可以
經國之財用。此果知我也乎哉。吾於此數
者。猶不能也。嗚呼。此果知我也乎哉。○世
不知我。必自有知我者。知不知人也。用舍
時也。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明王發夢。固
不可知。巖穴終老。於我何損。○山中饒有
事業。惟日不足。無暇問出山事。○山中有
山水可遊。有花可傍。有柳可隨。有農夫漁
叟可話。有及門弟子可教。有子可訓。有琴
可彈。有書可讀。有清閒工夫。可自在受用。
此中未嘗不樂。○此中之樂。不可名言。古
詩有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世人
情面多。肝膽少。卽自號爲肝膽。仍是情面
而已。不然。則勢利而已。偏黨而已。朋友列
達道之一。噫。此道之存者。或寡矣。○窮居
不損。不知不愠。此中若無自得處。豈能寧
耐得下。易曰。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又



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要思何以能無
悶、何以能不可拔、當是得力一潛字。○來
書謂、某言孝經當進、但此時勢須且緩進、
恐當國者不喜、不肯行是矣。不知世道之
所以不壞、人心之所以不死、只此孝之一
道、足以維綱常、名教于不墜耳。正謂當此
時勢、此經不可不進。喜不喜、行不行、奚論。
進孝經與他人不同、此是明王孝治天下
大道理、直欲大行此經於今日耳。蓋孔子
一生精神在此、今日對症之藥在此、非深
心體認、不知此經然有關係。一部孝經、是
我一生精力結聚處、如有用我者、吾當執
此以往。○或謂之曰、如子之固執、子無意
仕進者與。曰、否。是為忘世。忘世則果。然則
子有意仕進者與。曰、否。是為希世。希世則
諂。然則子非忘世、非希世、而嘯傲
任運者與。曰、否。是為玩世。玩世則不恭。○
用舍在人、可用之具在我。子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要深味是字。無是則行是行。甚物事。藏是藏。甚物事。

勸賑荒。

先生卯辰兩歲。目覩飢荒。鬻產稱貸。并傾家所有。積麥苡柿。辦得三千石。



以活貧民。兩年間、凡四大賑、七小賑、給散二萬四千餘人。又手爲勸賑檄、約縉紳士民、得錢二百餘緡、以賑洛民。一時之不舉火、不再飽者、檄曰、嗟我蒼赤、罹此兵荒、比歲不登、祇今尤甚。蓋師旅饑饉之交、集兼賊梳兵篋之頻、仍不雨經年、遂赤地者千里。飛蝗蔽日、苦不留乎一禾。旱而蝗、蝗而哺、哺而雹、雹而風、風而霜。夫何至此極也。富者貧、貧者窘、窘者餓、餓者死、死者棄、天乎、謂之何哉。風鶴皆兵、備焚殺拷擄之諸慘。荊棘載道、并斗粟寸線之皆空。天災與人害相乘、徵呼合輓、運交迫、皆盡喪其生趣。茫不知有樂郊。民無孑遺、人將相食、嘆半菽之不知飽、愴萬突之無煙。母子夫妻皆不相保、典賣稱貸、總苦無門。蕎稭盡而鴈矢疾藜、皆殘黎延喘之物。菜色變而鳩形憔悴、無生人。一飯之歡、觸目皆伏莽弄潢。傷心是青燐白骨。千村夜月、幾無犬吠之

聲孤嶺陰風都傳鬼哭之事。即使鄭監門善繪、不過作流民之圖。就令賈太傅尚存、何處洒憂天之淚。睹斯光景、豈忍見聞。雖素封之家、尚發覆餗以不足。况貧寒之士、更嗟一飽之無時。文不療飢、徒哭窮途於阮籍室。交徧謫誰餐餓夫于緊桑。值此困苦顛連、皆吾輩剜心之痛。但餘殘羹剩米、即小民續命之膏。見死不憐、修寺造塔、亦何貴。有財不散、泉壑撲滿之奚爲。吾聞麥舟義倉、尚聲施之未泯。人傳渡蟻活鵲、猶報應之不誣。善雖小而必爲、誠無微之弗顯。敢告仁人君子、任力所能、不論升合分文、隨心而捨。縱鬻一田、典一屋、質一衣、銷一器、亦無損巨室之毫毛。苟救一夫、全一婦、存一老、恤一孤、總皆關上天之生意。捐不在豐嗇、要於輕財。與不論寡多、期於當厄。凡我簪紳士庶、必有同心。即彼天地鬼神、寧無陰鑒。矧身外皆屬長物、徒多藏終

恐厚亡。願駕苦海之慈航同結寸地之善果。

揭陳漕糧議

漕糧糴買之難。百姓一當傾家

益難支。先生作漕糧議。略曰。竊謂天下事。有利之而行之。反害。害之而其中有利存焉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今日小灘兌運。其初未嘗不利。卽前七八年。尚有委官央囑承買者。而後乃滋害至此極也。蓋歲荒則米貴如珠。民窮則色變。談虎加以費耗之溢。弊賣之叢。民力旣竭。國用何充。心已剝而瘡尚難醫。皮不存而毛將安附。于蒿目腐心之餘。爲補偏救弊之說。敢畢千慮。用佐一籌。其一酌議可備題請者二事。一議增價改折。夫漕不准折。旣奉明旨矣。然正改兌。不過七錢上下耳。以此議折。自難徵。聖明允從。目今時價騰湧。并一切費耗。每石不下二三兩。今議每一石折銀



一兩五錢。若以七錢折色給之，便于軍。又可知也。在朝廷如折河南一府，可淨獲利。四、五萬。如通省折，可淨獲利三、四、十萬。便于國。又可知也。如此而主上或允從，未可知也。不肖在南都題折浙江、金、衢、紹、南、直、徽、州等處米二十、十五萬有奇。三年除給軍外，淨獲利三十餘萬。原疏見在御前，似可倣行之也。一議就便抵兌。夫米價雖出河、南，而米則東土之所產也。賁銀往返勞費，十倍。所謂二十鍾而致一石也。今東北臨河、州縣自有額解折色。若以彼處應解議改本色兌運，而以河南代彼解運折色，彼此相濟，所省實多。倘慮不從，每兩加二兌解亦可。如今日兵部覆奉明旨，以驛站協濟抵兌京邊，似又可倣行之也。其二酌議可便宜行者三事：一議印官自買。印官果實心爲民，凡事自擔任，在自身上急宜盡革承買，以免傾家蕩產之害。今議近者印



官親自到彼兌買。遠者許差親信員役兌買。如有名爲官買而朦騙大戶者。以不職論。庶可省小民切身一苦。一議早赴糴運。聞各屬糴運。大抵十月後方料理。有十一二月。尚未一人到灘者。卽在豐年。米價已貴。况當荒歲。愈遲愈貴。在印官曰。於我何與。貴則貴買。到底派在糧石上耳。今議每年以六月將價起完。七八月。米賤者早買。庶可省十之三四也。一議定價公派。夫米價騰貴。不得不派之民間。然賢者攢眉言苦。不肖者或反因之以爲利。甚且衙官衙役。百方開帳。指一科十。不遇每石糧暗加幾錢幾分耳。今議如米貴。印官先儘那解買運。事完。道府衙門酌時值市斗若干。以斛斗計。筭應值若干。每石應派若干。原價外。總派若干。申請兩院批准。行各道懸示通衢。加在糧石內。攤補。多加一分者。以墨論。庶可杜暗加之弊。又補陳議略曰。一

議加耗補兌。前倍價改折之議。頗出苦心。且便于國。便于軍民。可仰徵聖明俞旨。倘恐漕米虧額。或煩宸慮。則有加耗補兌之議。敢借前箸籌之。除各州縣已糴在倉。儘數兌運外。其餘未完漕米。勒令加倍征銀。盡貯藩庫。疏乞聖明稍緩此三四箇月。候秋成七八月。買米補兌。除正米原耗米外。每石願再加耗米二斗。在太倉不失原額。而且溢其數。在地方暫緩須臾而已。受其賜。或亦聖明之所樂從者。是在老公祖之力。請而已。一議預備不虞。古者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可積十年之蓄。今朝野俱置。公私皆空。所以聖明不允折漕。良有深意。合無疏請當國者與大司農從長計議。如遇北直山左米賤時。預先設法措處。或委心計大臣。或責令撫按。平糴數十萬。以備荒年補折之需。如遇各省大荒。許令加價折解。或於應



洛陽吳瑄王珪董照乘等五十餘人來學。

議公派藩運鹽車。

福藩鹽運梗米本爲河南

領粟米軍人酌照時值順情寬折。聞軍人領粟米者卽時賤糶易換老米食用則每年多放一二月折色諒亦軍情之所甚便也。在軍旣便折色之用。在民獲免糶運之苦。在國亦收倍折之利。一舉而三善備焉。是在謀國者之留意熟計之也。○是年大旱井水盡涸復爲文禱雨。○條救荒六事安民彌盜修城賑濟藉噉勸施上當道時獨鹽運遺新通陝三州縣路運賠補及收官勒索或數十家不能運一車或一鹽車死數命。先生力請公派有司以爲至公至當。三院詳允。令旨准行。有中阻其事者。僅以梗米抵鹽車。先生爲民爲公不避勞怨。揭議數陳。目不交睫者旬餘。作藩運議

略曰、竊惟天下之所以相維不亂、衆心同然者、情法理三者而已。情不平則鳴、雖厲禁不能阻。法不均則偏、雖慈父不能強。理至當則公、雖羣吠不能撓。如各屬王鹽、梗米、皆大苦累、而運鹽一事、猶獨累新澠、陝三州縣、代人受害二十餘年。若燔雞在湯、獲之中、若牂羊飽餓、虎之吻、仰高天而無路、呼厚地而莫由。况遠隔萬里之君門、誰憐七日之庭哭。年來三屬百姓父子兄弟離散、身家性命難保。下情難達、每苦見帝於因鬼。上意雖憐、終同桀舍於道旁。幸遇仁臺深軫民瘼、所以百姓不憚呼籲、欲出水火。此亦萬死一生、白骨復肉之一會也。夫福殿下非十四屬之國主乎。運鹽非十四屬之王事乎。獨累三屬、貽害無窮、請言情理法之不便者十有二、而後議蘇累之四事、可乎。一曰運鹽既係王事、三屬獨運是爲偏苦。二曰彼如謂鹽運係三州縣差



則各屬自應袖手、何故協濟脚價一千三百六十兩、又何蒙議暫加銀五百八十兩。其爲各屬公共之差、無說矣。三曰彼如謂三屬係經過地、夫洛獨非經過地乎。且自會興頭至洛、每車往回千餘里、豈皆經過地耶。四曰彼如謂路遠不便、派運則三屬往返之路、不可謂近也。五曰彼如謂三縣有遞運所、可供車牛、則運鹽不列于郵制、工食不加于往額、況逃累強半、近已派運于閬縣、行戶里甲矣。六曰彼如謂路非經由、縣無驛站、則三屬地不產粳米、與各屬同、派上米、何爲也。七曰彼如謂各屬別有苦差、或屢經寇患、則銜疲彫敝、未有甚于新澠、兩經殘破、未有甚于澠、陝而又加以此等、大苦累、其何能支。八曰彼如謂吾各屬已出銀協濟矣、則三屬之賠累者、千伯而各屬之協濟特十分之一二耳。况協濟未必以時至也。九曰彼如謂吾止應協

濟耳、運鹽非吾事也。譬如父母有十四子、衆子以三子稍近、貼併侍養、久之獨以侍養苦三子、而曰養父母係三子事、非吾事。此論之不通者也。十日彼如謂流寇雖擾、自有息時、不知流寇雖息、而道途交收、賠累錮鎖之苦、未嘗息也。十一曰彼如謂三屬雖苦、自有正本清源之法、杜漏卮減使費足矣、何更苦各屬爲也。不知即使果有正本清源之法、三屬止當與各屬共沾公恩耳。十二曰彼如謂各處皆申議曉曉、不肯認也、不認亦人情也。夫上臺亦視諸理法情之可爲者而已、使事必下屬肯認、則上臺之法亦窮。且未聞三屬獨運從來肯甘投服認者也。有此十二不便、而于情爲不平、於法爲不均、於理爲未當、百姓能甘心乎。上臺能不垂憫乎。皮骨與元氣俱盡、能無憂乎。于是有再議加派協濟之說、謂可以紓目前之急。然而愈期難齊、實惠難沾。



且恐愈開需索之借口。是受虛名而甘實禍也。于是又有議分派三屬梗米于各屬之說。謂可以抵轉遞之苦。然而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徒以資甲可乙否之不决。是議論多而成功寡也。今惟有兩言而決。王鹽應協濟乎。不應協濟乎。運鹽果苦累乎。亦不苦累乎。如應協濟。則王鹽爲各屬之差。而非以三屬之獨差明矣。如果苦累。則三屬代他屬受累。而非以三屬之累卸之他屬。又明矣。爲今之計。亦惟有三言而決。以交收分之各屬。而不必協濟也。以轉運責之三屬。而不必遠派也。以梗米仍舊分任。而不必抵兌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于情平。于法均。于理當。三屬卽再欲訴苦。而亦無可訴矣。各屬卽再欲置喙。而亦無容喙矣。是三屬赤子既死。而上臺生之。旣骨而上臺肉之。出燖雞于鼎湯。救牂羊于虎口。揆諸情法。

理之至平至均至當保赤獲一視之仁造
車有合轍之理雖以陰騭萬世可也。○先
生朝夕坐孝經軒鑒池引水日人謂天不
禁人富貴而禁人清閒予謂人自不閒耳
天何嘗禁人閒時以賜閒居洛作閒居十
首水竹清閒隱士家半林書史一盂茶疎
簾不捲香風入雀起驚搖夜合花日長耽
睡起遶遶閒學時花或種魚不爲病中疎
筆墨多時懶答故人書北牕高臥更何求
閒課松風思轉幽頗憶當年魯尼父何緣
久不夢東周滿盤水果在水壺鄰舍青帘
任意沽不識征人爭路處可曾消受此閒
無長安憑他在西東隨意掀髯一笑中不
信丹山閒隱鳳萋萋烟霧老梧桐草鞵箴
帽與荷衣領略閒中得趣微更欲虛空尋
太極滿山青綠是耶非閒砌無人午夢遲
有時箕踞自吟詩松邊鶴睡無拘管驚起
拍門誰問奇日來負笈喜多賢銷夏閒箋



八月定新安寇變

十八篇。見輩過庭時有問、恐人擬作子雲。玄只此喧塵城市間、悠然沉靜若深山。仕途老友如相問、夜夜熟眠清晝閒。小池清碧冷梧陰、恬靜虛明見此心。假使胸間馳一事、閒中真樂豈能尋。○晉人有詆辛復元之非賢者、先生徐詰之曰、鄉紳中有立心制行比復元為愈者、誰曰未曰、學校中有愈復元者乎。曰未。先生曰、然則辛奚為不賢、特大小純疵之別耳。晉人笑而領之。敢死者六十餘人、與鄉兵團練、自給口糧、鼓勵剴平李永福、張石等土寇六起、約二千餘人。先是土寇王之典、螳聚千人、與城中通。八月初六、引繩汲賊為謀、已成。有知者告密、大盜就擒、邑令與監司王公審明正法、而反側以定、新城為之安堵。少司馬

張公鼎延作定變記。○復勸賑荒說曰。明崇禎十有三年庚辰。河南南北畿南中都齊魯秦晉皆大飢。伊洛尤甚。蓋兵荒凡七載。大旱蝗凡三載。不雨凡十有三月矣。先是癸酉。賊渡河。百姓以焚殺死者半。甲戌乙亥。遂旱。丙子丁丑。旱猶半。戊寅。大旱。己卯。復大旱。蝗。於是風霾霜雹。螟螣蝻賊。災害禍亂。蓋交作。已連年甚矣。今春又甚矣。入夏愈甚矣。河井盡竭。草木皆髡。萬井寸土全赤。一朝斗米千錢。無論明興三百年所未前聞。卽稽諸往牒。或亦罕觀也。民之孑遺。能餘幾哉。今流亡滿道。骸骨盈野。陰風慘鬼。燐之青。嘯聚伏林莽之綠。且有閭門投環者。有全村泥門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數百者。有食鴈矢者。有食荆子。疾蒸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衣冠而長跼涕泣者。有借叢設阱以網錢物者。有集數千



數百千人。千城隅周道。而揭竿者。創荒尚軫
哀慮。勸助。屢輸論。乃我輩見與聞者。顧
不。則。但。下。淚。腐。心。杞。憂。豈。情。也。哉。子。自。客
戎。抵。今。視。此。顛。連。不。忍。置。膜。外。市。山。莊。林
木。爲。炭。鬻。田。數。百。畝。書。房。一。區。復。貸。山。左
一。故。友。梁。菽。五。百。斛。并。家。存。積。麥。菽。柿。櫟。
大。約。可。值。錢。三。千。餘。緡。盡。捐。以。活。親。族。貧
士。飢。民。計。二。萬。四。千。餘。人。且。爲。一。通。勤
簪。紳。士。民。之。爲。仁。人。長。者。復。得。錢。二。百。餘
緡。以。大。賑。一。時。之。不。舉。火。不。再。飽。者。今。予
尚。苦。瓶。壘。又。敢。望。他。人。哉。雖。然。泰。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
其。大。施。何。必。幾。斛。幾。千。救。何。必。千。人。萬。人。
升。斗。之。水。可。活。涸。鮒。中。流。之。壺。可。抵。千。金。
匹。夫。苟。存。心。愛。物。自。有。所。濟。况。居。可。爲。之
地。分。可。棄。之。幣。救。人。性。命。所。費。幾。何。奈。何。
豐。衣。足。食。不。念。人。飢。寒。苦。楚。見。一。二。人。某
色。殊。不。介。意。人。衆。則。又。曰。此。端。不。可。開。見。

人將死、則曰、救亦難活。甚且曰、我方飢餓、
何暇顧人。又曰、我若施多、恐人疑我富。或
又曰、卽喜捨施、所濟能幾。不知沾盆粒米、
卽窮民續命之膏、漬釜淋漓、皆餓夫回生
之液。日省數合、可濟一飽、日省數升、可活
一命。活得一人、是一人陰陽、延得一日、是
一日福澤。無以小善無益、而不爲、無以一
毛不拔爲得意。試想天之富貴我、也何爲。
卽不富貴、苟不至貧而餓也、亦是天地福
庇。祖宗積德、致然。豈一儉吝錢癖、遂能然
哉。况水火盜賊、疾病橫災、亦能令人頓盡。
卽使厚積多藏、子孫不肖、徒胎禍耳。曾見
某某、或一錢不捨、或發誓言貧、或攘鄰自
益、或貪婪無厭、或巧搜飾非。乃身歿、或未
歿、而天與人且交槩之矣。嗚呼、陰鑒哉。予
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
日不足。夫爲善者、非以爲報也。要之、報應
之理、自不可誣。淮南子曰、君子見過忘亂、



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牟子曰：「賢忘賤，故能讓。」以一飯活軀，陰施出于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產，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秦、衡、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作善降祥，積善餘慶，豈有報應之理而可誣也哉。

芝十八莖生于庭

孝經表章，廣吉適下，庭中產芝。先是夢具袍笏拜

帝，論孝治天下，本源綢繆，領甚悉。大意謂治本于道，道本于孝。孝本于敬，內王道，外富強。先德教，後政刑。帝以丹篆圖書賜先生。曰：「此與孝經相表裏。」嘉先生純孝，復表章孝經，甚力。命汝壽考，福履世世。有文名顯者，袖中出一物，如黑餌，少時生二白角，化為黃氍毹，羊有五色，約七八寸，優游草際，謂先生曰：「此孝芝也。」覺而得孝芝一本，十八

莖葉。芝生之日、適部覆表章八要、芝成而取、適齋旨至新安。○先生曰、昔者至聖作孝經、蓋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論治極至之效、則云、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又云、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今天子表章孝經、躬行大孝、而靈芝之應如響、意者麟出王降、理固然耳。余聞明王以孝治天下爲瑞、非以芝瑞也。以一孝治一身、一家、則一身一家治。以孝治一邑、則一邑治。以孝治國、則國治。以孝治天下、則天下治。子思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又曰、善必先、知至誠如神。然則人以芝重乎、抑芝以人重哉。又曰、世傳靈芝代有產者、然十八莖連葉、則亘古罕聞、奇也。又與孝經十八章應尤奇也。且芝生以上覽孝經、芝榮以上頒孝經、而拜受芝、又與得見頒行制旨之日、會更奇也。元隱士釣滄干、預期五百年、明王興起、表章孝經。



乃頒行之。青靈芝之出，皆與五百年之期會。又更奇也。芝之初產時，有小奚用紙刀鋤之，余見而呵止。數日，又一僮用挺鋤之，不能下。又用銛刃鋤之，不能下。夫芝之本大，于綫耳。用紙刀用挺用銛刃，俱不能鋤，豈非天哉。然已鋤去一葉，數日又生一小葉，補十八莖葉之數，則愈奇甚。故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又曰：千車氏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者之于名世，蓋相遇綦難哉。王者不遇名世，或名世不遇王者，治亂之數未可知也。神芝世不常有，或數百年，或數千年，始一種間氣而生。生不偶時，或如奚僮之鋤者，有之矣。王者之于名世，芝之于人，于地，于時，其生之偶不偶，其遇之難易，顯晦蚤暮，則信乎其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又曰：於戲，夫芝豈有意人知也哉。雖然，芝之不易知，芝之亦不易也。芝有數種類，芝者亦有數種類，非芝而類

者亦又數種故有幻其事者矣有冒其名者矣有竊其似者矣如世所稱月精龍仙等芝皆神仙服食之物非世所常見聞則幻芝之事者也而非也如世以荷爲水芝芋爲土芝鱉爲菜芝則月芝之名者也而非也如世以木中生橘土上生菌爲芝則竊芝之似者也而非也凡此皆非芝而類焉者也如世所稱石芝金芝草芝千歲蟾蜍亦有化爲芝者凡此皆芝而類焉者也夫今乃知竊其似者芝之僞學也冒其名者芝之世儒也幻其事者芝之仙流也色香芬郁莖葉靈異其芝之聖賢豪傑而名世者乎幻其事者方外之士豔稱之然非赤松葛翁不可多見見亦不識况得而服食之乎冒其名者世俗相與標榜焉竊其似者則燕石之客或寶之矣世有知芝中之有聖賢豪傑而名世者幾人哉於戲不知何病不知然後見芝之弘也○三勸賑



荒曰予之爲文勸救荒者再矣昔救貧困
 今救人死亡。蓋今歲大荒古未聞也。有數日不
 見火食。有數月食草上。無一米入胃。有全
 家合族盡歿。有數村滅絕。無一人存者。有
 死于賊。有死于爲賊。有死于食人。有死于
 食于人。所僅存皆炊骸薪骨。羸瘦黃腫之
 人也。予嚮來破產活親族鄰里。多不死。今
 亦纍纍死矣。予側然念之。顧以連歲屢賑
 囊困如掃。自贍不給。雖然。予何忍親族隣
 里纍纍死哉。雖醫所居所業。弗吝也。然而
 誰爲售之者。家有山。林木可爲炭。三區
 池藕一區。及原典計生洛市房一區。其值
 四百金。通計可得錢八百千。可市米麥雜
 糧數十斛。以其半平糶。以其半爲餽粥。活
 親族隣里之垂斃者。候春和。給散錢遣歸
 農。或不便食粥。亦以銅錢米麥雜糧賑其
 不舉火者。次及貧寒生儒。城兵門丁。皆量

有施濟、用示存恤。然而人人死亡、家家死亡、處處死亡、如以滴水沃焦釜、九泥塞決、浪而已。嗚呼！予心無窮，予力有限，所望仁人長者，惻隱拯救，必有同心，其幸推而廣之。各親其親，各睦其族，各周其隣里鄉黨，卽施一錢米，活一性命，上天所陰騭，而鬼神所昭鑒者，况多乎？乃或曰：救荒視其所，有吾自救，不遑何能救人？卽救，亦能救幾人。吁！亦在乎人之存心而已矣。○先生置中和牌，以自準，暴怒嚴刑，從不加于童僕。**新洛設粥廠**。隆冬，飢寒愈甚，斗米二千九百錢，洛市屢斷，死者枕藉道旁。先生與監司王公及郡邑長吏捐貲，平糶通粟，治僦價稍稍平。辦錢米賑貧寒親族呂守業、張全、孟加福、田時敏、牛門姬氏、守城兵夫夏士黃等共四百三十三名。又慮賑濟不能存活者，于新安設粥廠，食親族呂孔和、曾兆泰六十人。洛陽設粥廠，食本街



士民。○先生以新安及河洛災荒圖畫成帙、借手當事進呈、爲民請命。河洛當事者以費無從出、欲暫緩至明春。乃慨然自任、捐費錢一百餘千、銀二十兩、刊板六十餘葉、印一百部。又圖寫綾箋八部上之。○先生每出、飢民群聚、擁轎乞討、泣呼滿道。先生亦墮淚給濟。至貧士貧宗貧弁不能舉火者、多賑給之。每出、故携金錢、及反、囊爲之空、而苦不給也。嘗隱自憂曰、天下嗷嗷元氣已盡。當此之時、殆有不忍深言者。○四勸賑荒曰、先是、余過新安、斗米錢二千九百有奇、市數告斷。其民反側洶洶、不可底屬。予出家所有米數斛、又鬻房市糧數斛、減直平糶。市價稍平。旣而洛市亦斷。監司王公與郡邑諸大夫、遑遑然捐貲平糶。通粟治餒。洛二三巨家皆出米麥、減直平糶。予亦以所市糧二十斛、減直平糶。數日、價稍平。然新之市價數數騰湧、市復數數

斷。予時其斷市而平糶之、使小民不至輟
火、市僧不得上下其手、庶無及亂。雖然、予
之心未已也。蓋新民瘠而貧、不善治生、不
務居積五穀、一旦值荒、遂窘以死。予族人
尤貧、予雖時賑貸、猶不免死亡。卽一二稍
殷、可存活者、亦無餘積在廩、僅貸衣產取
給而已。我聞古人有言、良醫常治無病之
病、故無病。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與
其救于已荒、毋寧救于未荒之爲豫也。與
其博施濟衆、毋寧由親及疎之爲約也。平
糶之餘、余亦無所利之。俟春和價平、計其
直可市腴田四百畝。卽不足、當再別爲湊
處、務足其數。以四之一爲本族、祠墓祭田、
以四之三爲本族賑貸婚喪之需、倣古義
倉、常平法、出入生息、垂諸永久。倘猝有凶
荒、庶或保諸族人不死、以其餘及于親戚
隣里、及所見聞之貧寒士民。此古敦本睦
族之遺意、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戢



不勉焉。其收放訓迪之事，俟別訂行。此亦率爾一念，因心爲之。倘大君子以此舉爲是，必有引而伸之、擴而大之者，敬以爲勸。義嚆矢。○五勑掩骼曰：予聞之，掩骼埋胔而述文王之仁者，必曰澤及枯骨。嗟夫，河洛之民何辜哉！昔之言人相食殺人而食者，偶然耳，未有城市郊原其子遺飢餓之極，人人皆然，在在皆然，日日皆然者，有之。自今河洛之民始，每見血齒淋漓、白骨委頓，皆予遺飢餓果腹代薪之餘也。嗟夫，民亦何辜，罹此奇劫！初見猶少，今且岑岑然蓬蓬然，無非是者。觸之掩鼻，言之下淚，始猶駭異，竟且相習，恐旦夕皆爲羹下薪。嗟夫，此非獨于上天之和，抑且有不容之忌。想仁人君子見之，聞之，必有惻然不忍者。予僅捐數緡，雇數力，界之城隅，爲數大塚，掩之。雖然，見聞或有未廣，掩埋或有未徧，所願凡有力有心者，皆因所見聞而擴充。

之。夫掩骨澤枯、施少而及多、非以為微譽所報地也。淮南子曰：芥子入目，必加撫捫。蓋由中發，非為觀容。敬以公諸同志者。先生慨道學久湮，每求諸子弟門人以寄其傳。先生擬七陳表章六便七益并擬試題疏，未果上。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五十五歲，在洛陽。

正月二十一日，先生殉難于洛陽。

年前流寇猖獗，宜永

被陷，侵窺洛城。先生與當事者謀所固圉，皆唯唯而已。正月寇至，先生分守北城。時人心洶洶，先生獨為深憂，出金帶首飾，括家所有，以勞軍士。與家人數十人晝夜守卧城頭。十九日，賊抵北城，縋家丁殺賊數人，賊退西北。攻打二十日，王兵畏避，守堞者皆有潰志。諸子侍先生食，因白之。先生曰：我為國家大臣，誓無他義。拂諸子去。先



生遂登城。二更王兵汲賊。賊訖衆潰。家人
勸更服弗聽。勸縋城弗聽。勸避民舍弗聽。
賊至被執。逼下雲梯。先生不可。賊掖出西
城。遇福藩。從容言曰。綱常名義爲重。萬不
可屈。賊爲天朝辱。見執友張東井曰。吾輩
學問。此際乃見。及遇賊首大罵曰。恨無兵
馬殺汝。狗彘事已至此。死爲乾坤正氣。不
辱聖賢。賊叱之跪。先生曰。生爲正人。死爲
聰正神。豈肯跪賊耶。轉向東北拜。先帝
曰。聖恩未報。臣心已竭。又西向拜辭父母。
賊怒。被害于周公廟前。洛士民被掠者數
千。環視流涕。二十二日。家人潛遷靈于新
安。十五年壬午三月。塋先生于新安城東
新阡。事聞。上哀之。贈太傅。謚忠節。諭祭
三壇。造墳安葬。宗伯王公鐸作墓誌曰。公
裔本四歲。宋呂文穆公後。世居洛國。初。始
祖俊徙新安。俊生獻。獻生鑑。鑑生思聰。思
聰生玄。玄生景陽。景陽生鄉。贈南戶部右

侍郎。淑人牛氏旌貞節。生孔學。旌孝。歷封戶部右侍郎。以捐粟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淑人孟氏生子二。長卽豫石公。次樂平。令維祐。繼淑人田氏生庠。生維祺。孟淑人夢月。墮懷生。公少卽特立不恒。人咸異之。曰。他日必奇男子也。稍長。就傳。談忠義事。動以君子自許。十六爲諸生。次年餽庠。惇孝悌。以世道綱常爲任。丙午副榜。壬子年二十六。鄉薦。癸丑成進士。釋褐。爲充州推官。陞吏部稽勲司主事。調驗封司。調考功司。調文選司。陞考功司員外。調文選司。陞驗封司郎中。陞尚寶司卿。陞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陞太常寺卿。陞欽差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陞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其爲李官也。以孝弟。迪民之。不淑。去華飾。多平亭。除嘉肺羨縉。擒黃河巨盜三十餘。正法。凡與主不能資緣。慎麗事。郵



於無有曲回。繕草室以棲。餓者暇則哀衣
 延諸生講經義。份份赴都。乙卯秦圍。戊午
 山東圍。二元出其房。其爲銓部也。謝餽遺
 絕。屬托同僚多譁。公戒勿譁。浙吏作姦。蝟
 集。鈴之重。則庖廚生焉。公按八十選簿曰。
 此獎數乎。合爲四冊。而竇以塞。先是家宰
 某爲給事所彈。公在。以覆奏不徇。家宰
 意。家宰大怒。八曰。不公安足服中外。口可
 鉗耶。吾必如且。不如是。有挂冠立武門去
 耳。長揖卽趨出。家宰尋亦悔。謝曰。我過矣。
 房師。璫之制也。以赤曉求遷弟某
 官。公持不可。無有曲回。答曰。吾豈不知師
 之介弟歟。朝廷之制。吾不敢私。魏方秉政
 政府。大恚。欲魚肉公。拒之。不許通門。還法
 鉏其壘。貧老者不翼轉死都下。舊式都科
 謝部。揖于選司之門。某不揖。公無曲回。草
 疏爭之。給事聞之。急來揖。且謝罪。某御史
 于朝中邀之。語公。不顧曰。勿以私相傷。我

非可招之來者、彼何能以力壓我耶。光
廟徂落、人心洶洶、百官欲見。新天子、內
侍梗不許入。公聞與耿員外見、政府曰、外
議靡定、時當屏毘、無有所壅蔽、豈可沮諸
臣欲見意乎。遂昌言請見、慈慶宮、方退。熹
宗未登大寶、諸闈導之幸小南城、鹵簿已
出、公動色、急約省臺抗疏、謂調護聖躬、近
御不得干預政事、防微杜漸、不可一步輕
動。時魏璫及諸寺人已心憚公矣。同時劉
范、張耿諸君皆嗟嘆、以爲公誠遠慮也。天
啟元年、省親歸、舉蘇公繼歐代、蘇未之知
也。無幾何、海內靡然、識正學媚、盡毀書院、
搖動天下。公與馮公從吾、鄒公元標、曹公
于汴、敦行講誦不輟。河南會城建魏祠、祠
公以書、謂諸紳曰、鬚髯丈夫、豈可陰狐以
降色、辭令士氣凋喪耶。諸紳從公、隨無捐
貲者、璫益爲悵之。甲子冬、推公考功郎中、
魏璫矯旨、竟別推部郎、報睚眦也。舊無別



惟格自公始。今皇帝御極、海內急推公
 公乃起。及爲太常卿、疏陳堯舜之道、聖德
 聖治、時艱先務、大綱急拏之。任一賢領千
 人、提一事、活萬事。疏防設八事、如罟中、改
 票、慎刑、點陪、免進講、措言官、疑臣下、寡欲
 慎遊、上皆嘉納。公又條奏兵餉、其爲南戶
 兵部也。時漕糧細數、凡公屢疏振刷、以東
 南爲擔曰、財也。生有源、耗有孔、徒銖兩利
 民、恐國用日匱、祇削元氣耳。無論壞祖宗
 法、且漁收貧民、損上盛德。臣子于心何忍
 乎。此蓋大畧、爲猾胥蠹也。我惟無所屈回
 而已。遂晝夜覈之、搜北戶部、借南糧二百
 六十四萬、疏爭之。浙、杭、嘉、蘇等府、侵南部
 抵漕折銀八萬五千餘兩、劾布政莊廷臣
 等抵之。搜各省未納二百三十六萬兩、搜
 藩工銀十三萬四千兩、又隱匿布絹紗銀
 二十四萬兩、劾布政抵之。清完屯糧八十
 八萬有奇、戶部每年額支銀缺額一十九

萬。疏奏二十四壁、設法稽清。南庾昔若掃
今遂行溢、民力以舒。且修建三十六倉、五
場、蓋蚤年者及瓜、可以足數年之需。其批
恨、族蠹、彈心實用、皆類是。尋率南都人士
講學。會上遣內臣監視戶工、九邊錢糧、諸
騎紛若、春春多事。公首疏請罷、仍責相臣
首鼠不言、後南北始有公疏矣。上亦悟、乃
罷遣。考績、贈三代、廕一千、陞叅贊機務。疏
華將官苞苴、重勇技、勤操練、儲火器、作興
士伍。覈奸吏、陳天爵、沈士龍、侵衡陽宣城
涇縣、南陵、湘潭、咸寧等縣銀一萬二千餘
兩、正法。裁冒濫軍八十餘名、備硝黃二十
五萬。斬流寇謀者十餘人、寇遂西。公鯁亮
不絀、凡大事抗義、不爲骹狗、直愈起、名愈
重。而妬亦隨之以積。尋將大用、公世不無
脾睨者、遂以大計鍛公羽矣。尋丁外艱、服
闋、與伊洛間諸弟子講誦自如。先是、同封
公捐穀三千八百石、銀四千兩、修新安磚



城、犒城兵、醫活萬餘人。土賊王之典璽聚千人、城內應。八月初六日、率城公心慚焉、密構之、而盜首戮。乃作飢民圖、進孝經註疏、表章八要、上嘉納。尋復職。芝十八莖生于庭、其死難于洛城也。流寇破宜陽、永寧、復窺洛。公縋家丁李定、邢等出城、殺寇十餘人。總兵至紹禹、其子璘、率兵畏避大城樓後。公分守北城、方食、其子璘、族孫廌侍曰、寇勢彌張、攻不遺餘力、此方用肘足時也。大人急自愛、何拱手以須與。公叱之曰、小子何疑畏。洛大矣、賴皇上之靈、豈卽破一東周。萬一破、我不能特立、平日講聖賢學、何學乎。吾豈有所屈回也者。有進死、無退生、飲食衎衎自如也。且督城士弩駁、雷發以拒之、多所傷。少頃、紹禹城內有騎長矛、鞋鞢闌路馳殺、人城上繩汲、寇腹背受敵、寇誑衆潰走。或曰、更服跳、公曰、否。曰、縋城、公曰、否。曰、避民舍、公曰、否。冠至、枝

戟在面、扯公去、公無愁色。至城西、圍周公、見大寇營中、上驪兒不跪。怒曰、汝請兵、勦我、何太偏人。公厲聲曰、我爲兵部尚書、恨無有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時福藩與洛人十先縛于前、公顧之曰、綱常爲重、萬萬不可跪賊。皆泣下。大寇令之降、公陽笑曰、世寧有屈降呂尚書哉。我當國家事、死不顧。今之死、不辱聖賢、不羞國于天地、生正人、死必爲聰正神、吾何畏汝耶。左右欲生之、公更嫚罵曰、生尚書不值一錢。北向拜。皇帝哭曰、聖恩未報、臣心已竭。西向拜父。公從卒、伊尹就死。嗚呼、痛乎、人疇無死、雖隄效轅下、蚍蜉蝼蛄、何足輕重、安可與公抗顏哉。公之死、爰得其所、旌倪咸慟、里不爲相可矣。事聞、上哀之、贈太傅、謚忠節、賜祭三壇、造墳安葬。廕一子入監讀書、建祠、勅歲祀、恩良渥矣。然則係籍聖賢、與張巡、杲卿、紫烈、堅定



不回之力也。千秋萬世、天壤曄曄、公之人
爲何如人哉。噫、禹、夔、顓、天、豈必盡以死見
于世耶。此可觀于際遇之時也。是故子所
以悲不能誌、而必欲誌之也。誌曰、士君子
譚節義、易易耳。一旦斧鑕錯愕、命在刻楨、
卒不免變爲繞指者、何也。視生太重、而生
愈不重矣。夫、公、郡、守、其、官、日、主、事、者、與、介
冑擁兵觀望、介冑不死戰、而、且、內、讐、焉、誅
韋之君子、誰、也、肯、死、戰、耶。有、司、掣、鄉、官、而
枳之縉紳、大、夫、徒、率、家、丁、十、餘、人、無、篆、庫
守土之權、又、無、重、兵、聖、賢、豪、傑、往、往、以、死
鳴。不、竟、其、學、隨、悔、天、下、爲、國、家、作、大、事、杭
海、巨、艘、僅、以、惡、溪、碎。于、臣、子、之、無、作、得、矣。
于、國、家、之、調、整、寇、賊、之、蕩、平、竟、何、益、耶。嗚
呼、板、蕩、識、忠、暉、睨、公、者、之、雖、黃、不、益、昭、公
之、悻、直、特、立、無、匹、也、耶。雖、然、鼎、之、玉、鉉、得
公、輩、二、三、人、足、光、國、家、鍾、鼎、以、力、砥、波、靡
豈、至、以、雷、霆、列、欽、動、其、心、乎。然、而、今、已、矣。

天賦非賦。公著孝經本義二卷、孝經大全二十八卷、或問二卷、音韻日月燈、銓部太常南庾南樞奏議、慎獨堂文集、存古篇、理塵語錄、督儲三約、考功記、清蕪紀、世德集等書。他如焚券更驛、助婚、葬、澤枯骨、作興士習、勸人爲善、皆不細載。公生萬曆十五年丁亥七月二十日、終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五。子兆璜、兆琳、族孫鴈、同舉而合、殯于新安。壬午三月朔三日、葬于城東新。配淑人郭氏。生于二、長兆璜、任解州知州、娶永寧魯氏、常州府判繩祖女。次兆琳、亡。亥進二、娶王氏、卽余長女。女四、長適呂廩生孟瑛、貢生一誠子、理學贈光祿卿化鯉孫。次適淮安府知府張琯、兵部侍郎鼎延子、四川巡撫論孫。次適洛陽生員楊世燦、舉人廷揖子、布政歸儒孫。四適洛陽貢生郭人龍、都御史景昌子。孫升恒、蚤沒。又孫四、貢恒、璜出、娶常氏孝廉



景星女。履恒、謙恒、復恒、俱余外甥。履恒聘
 余長子濟南參議無黨女。謙恒聘余次子
 太常寺卿無咎女。復恒聘傅氏。登封孝廉
 而師女。孫女四。余外甥長適庠生楊奕筠。
 舉人奇蘊子。四川巡撫嗣修曾孫。次適庠
 生李若絃。東陽知縣壬辰進士毓楠子。三
 字郭岱鎮。貢生人龍子。山字董嘉孚。副都
 御史薦行子。絃曰：公之神靈，無不燭乎。用
 人拯痛，惟于平日焉。是圖老之于林壑之
 間，而遇兵蠱，遂其枯。何如蚤置之左右，以
 大昌其謨。熙書化瑟調，可以消鯨，以彌天
 吳。今第區區節，倭虜不敢與為徒。史雖
 書於玉匱，行人弔於墓。簡，但曰郊廓之鄉
 先生死難之賢大夫。嗚呼。

先生沒之次年于五月，新安門人黃基昌、
 袁應參等具呈洛陽門人姚賡、唐石岳、丁

泰吉等具呈請修祀孔廟。又三年癸未江南門人具呈請從祀俱未果行。越二十一年辛丑順治十八年山東兗州府紳衿百姓請祀郡名宦時長子兆璜任中都令又重建世德祠于中都。壬寅康熙元年冬十二月新洛二邑公呈以從祀之與尚懸先請祀鄉賢。癸卯二月初一日祀新安學官。十七日祀郡學官。是年五月諸門人與子璜琳刻



儲藏

先生全集于淮南孝經本義二卷大全二十

九卷或問三卷文集二十六卷存古篇六

卷及先生年譜忠節錄行世。大全增先生入告說一卷。

男兆璜、孫賁恒、曾孫繼曾

兆琳、履恒、緒曾

侄兆瑜、謙恒、較梓

兆琚、復恒

校記

①奉：按文意，當作「奏」。

②按下文，「救」下當有「人」字。

③側：當作「惻」。

鄭桐菴先生年譜

清·鄭敷教自撰
清·徐雲祥等續編

王智勇校點
郭齊一審
李文澤二審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鄭桐菴先生年譜》一卷，上卷爲敷教門人徐雲祥、盧涇材撰，下卷則鄭敷教自撰者，紀事至康熙十四年乙卯八十歲止，而敷教即於是年九月卒。民國二十三年崑山趙氏鉛印本。

鄭敷教（一五九六—一六七五），字士敬，明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父光宙。天啓間於吳中倡爲文社，敷教與焉。崇禎庚午，舉應天鄉試，湛深經術。其時東南文士統會於吳，號爲復社，敷教生徒之盛，與楊廷樞俱爲鄉里所宗。丁丑，舉賢良方正，以母老辭。晚年隱居教授，著述甚富，而尤深於《易》。卒後門人私謚貞獻先生。著有《周易廣義》等。

據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四四、雍正《廣東通志》卷一九載，徐雲祥，浙江上虞人，康熙五十二年癸巳進士，雍正二年知新安縣。據此譜卷末趙詒琛跋云，此譜於道光、咸豐間爲崑山潘晚香所得，其門人徐枋所錄。民國二十一年，馬梅軒於崑山書市得此譜及詩文，然其書已殘蝕破碎，趙氏遂購之，並請梅軒補綴裝訂。民國二十三年，趙氏鉛印《甲戌叢編》，遂將此譜印行，作爲《叢編》之一。然所憾者，本譜上卷首頁已闕數行，其生日又爲蠹蛀蝕，無從補錄。雖然，讀此譜者，不但知敷教之行跡及學術，更於明末清初之黨社運動及社會風貌，可略知一二，並可補《明史》之所漏書者。

鄭桐菴先生年譜上

首數行原闕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十二歲。

是年初就童子試。郡守趙紫房公世祿器之。評其文曰：撥弦調轉，發弩機隨。少年卽有此雋筆，安得有此超解。梓試卷行世云：十一歲奇童選入，聞子將鳴廉。初集崑山府署中，諸令公若長洲祁公承燦、吳縣陳公以聞、常熟楊公漣、崑山祝公耀祖相遇，爭相推引，自是先生之名傾方國矣。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十六歲。

先是戊申，楊院淇園公建筠試見遺。是年，熊院芝岡公廷弼面取，命羅廣文廷瑋另封。及發案，以另封失之。郡公特稟再三，不能得。

萬曆四十年壬子十七歲。

趙公陞任濟寧兵憲，送之於郊。公曰：不謂當吾任不及青子之衿。勉旃自厲，穿這



儲藏

領藍衫非難、脫這領藍衫難耳。復移書後守林公紹明相薦。先生嘗曰、知己之感、不敢忘也。是年十二月初三日、畢姻。

萬曆四十一年甲寅十九歲。

二月、生長子之謨。

萬曆四十二年乙卯二十歲。

王院咸所公以寧取第四名、入府學。邑侯胡仁常公士容、郡守陳蓮湖公訐謨皆優拔。胡公爲治、築崑山塘七十里、瘴惡三十四人、後以忤璫繫謫。再起秦中、有軍功、蔭本衛百戶。當日與先生期許、不止在科名也。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二十三歲。

駱院乾沙大駁會取遺才第五名、本房虞公廷陞首薦、主考鄭公以偉欲稍後之、虞公固爭不已、竟置副榜。是年、立廣生菴蓮社。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二十四歲。



虞公徽州司理書來趣先生。十月閒偕黃五芝、徐惟庸同行。主僕五人，繇武陵取道餘杭，徒步五百里，但見萬樹楓葉、松杉蔽天，野火燒田，浸山寒焰，牛羊日夕，四望無聲。鳥道欹窄，下垂百丈之淵，人跡板橋斷，岸數尺之險。先生卽景吟詩，曠若世外。忽有一人狀貌獷惡，呼噏相隨，能作吳語，指示前林，此卽半夜夫妻八百丁吳氏之墓。又言此地近來多盜，五芝意此人卽盜也，故深相結，因叩今夜宿處。云：在獠木嶺，去新安城十餘里，民居相接如楓江之於金閶。五芝佯應曰諾，竭蹶而趨。去可二十里，有章岐村，便住。見其人五六騎躍鞭赴嶺上，更餘火光閃爍，馬鈴刀鎗之聲，尤尤各店搜問。蘇州客五人賴五芝以鄉語投店，故店主拒之。次日行，至嶺上，飯店三四家，窮荒無鄰，四十里無人煙。至城下，先生至今述之，猶談虎而色變也。時已窮冬，先生思親念切，見虞公，越三宿辭行。公大怒然。時江南撫軍新任公循例出謁，至吳門，爲言於蘇司理鄭公崇儉。鄭素剛嚴，遇先生以殊，未久以艱去。先生素無干澤之志，至此愈知自安矣。

泰昌元年庚申二十五歲。

是歲先生館莊渠城飲賓陸弘宇家。前後館地新安吳子居、上林張習之、觀察繆西垣、東山周崑麓、上舍金澄源諸家。弟子日進堂下，橫經奉手請問者恆以百計。遠方負笈者不憚千里百里，樂育英才，比於河汾先生，不以華陰影質傷儒者之風。然立志嚴苦，脯脰而外，未嘗一介取諸人者。

天啓元年辛酉二十六歲。

毛院孺初公一鷺科試第七名，補廩。閏二月，生次子之鑑。

天啓二年癸亥二十八歲。

孫院六吉公之益歲試第四名。先生以實學膺蚤譽，凡觀風季考之類，頭頭第一。遵父兄之訓，從未謁河干至偃室，沖抑下人人望益歸之。時社事漸盛，吾地有輔仁社、鼎社、鸞暉社、觀成社，而楊維斗所立羽朋社，則名士咸集，文章風氣爲之一開。郡博劉公民悅、劉公一霖立道山亭社，盛世師生並以文事相知，前此則有吳

公廷雲、馮公世脩也。是歲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三子之銓。先一日，地震吳中，災異始見。次年甲子，孫公科試第一。

天啓五年乙丑，三十歲。

是年十二月初八日亥時，拱山翁見背。翁一代儒宗，出其門者，文行兼修，散在四方。如胡安定公，不問可知爲胡公弟子。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人之云亡，舉國痛悼。先生與兄聖符先生勉力喪事，人咸觀禮焉。窮巷中，長者之車畢至。次年丙寅，葬於吳縣五都八畝道字圩之新阡。繆公西垣題主，吾師泣血爲狀。吳縣志載云：拱山先生鄭光宙墓在紫石山。三月十八日，先生爲父翁百日營齋。是日，周忠介被逮，開讀顏佩韋等擊死緹騎一人，今半塘五人之墓是也。羣怒毛撫幾及郡守，寇公禮亭愼素得民心，解散之。

崇禎三年庚午，三十五歲。

李院玉完公懋芳科試弗錄，吳令陳同凡文瑞引爲已事，乃以遺才應試，中應天



榜二十二名。本房熊魚山開元座師。姜燕及曰廣、陳贊皇、演先生刻窗稿曰瞻帖。草不脛不翼、紙貴都門。張異度先生遺書相砥礪。其略曰：門下捷聞，此邦家之光，非止德門之慶也。以身繫天下之重輕，世味中斷不可熱，聲氣中斷不可冷。孔孟所以介然自異於鄉愿者，以此。時吾鄉老成未謝，正氣方張，文章節義之林爲四國望。實惟吾師與維斗諸先生益振起之。

崇禎四年辛未三十六歲。

盛子裁先生偕上公車，下第歸。三月十四夜，黃河遇盜，幾不免。先生嘗言自新安及黃河，兩逢暴客，皆之死而得生。自謂於孔孟欲惡去處，舍生取義兩章有立脚處。是歲春，聖符先生下世，不及訣。長慟曰：此恐懼修省時也。額其居曰震來堂。次年壬申，遷縣橋巷。先生掩扉悔禍，方思息影，而魚山先生所立復社以先生主壇站，海內從風，酬答日繁，江干車馬日不暇給矣。

崇禎七年甲戌三十九歲。



先生與柯亭維斗、王平仲與游上長安，皆同志也。既至，名人相聚，若豫章四子羅陳章艾、公安諸袁、彭城萬年少、雲間夏彝仲、陳臥子，日夕言志。而是年得雋者，陳口士、袁特邱二人而已。場後，先生祈夢呂公堂，夢呂公相視，有愀然之容，命之曰：「天地日月心須記取，功名事不必問。」又曰：「心者中心，非星辰之星也。」引至後庭，示道書一卷，令讀，讀竟便熟。寤時都不記憶矣。先生嘗言如嵇叔夜石室中素書，雖知其字，不能入其室，不應得道故也。然此五字相勸，所以詔先生者，隱而顯，遠且大矣。時魚山公在吏垣，疏糾戶工太監張彝憲，借四司料價銀降謫，議補先生。以公命謀於淮揚鹽使黃公希憲，乃抵淮渡河，爲桃源令龔公爽掣鹽事，融通相濟。時正中秋，往返踰月。太君年八十，抱恙。先生歸有百金之贈，辭曰：「候安醫禱之費，實有藉焉。」

崇禎八年乙亥四十歲。

詔巡方舉劾孝廉王公志舉疏薦云：練品如凝秋水，與人若坐春風。至孝性成文。

章戶誦真表裏允符而衾影不愧者也。先是任公濬啓先生修蘇州志，又欲以易經大義請教於先生，事雖未就，去後尙惓惓云。

崇禎九年丙子，四十一歲。

路公振飛疏薦云：入孝出弟，歌詠先王之風，義路禮門，率繇君子之訓。天下爲任，不愧同鄉憂樂之傳。教澤在人，擅茲東南竹箭之美。允稱師表，夙裕經綸。送扁額云：人倫坊表。是歲，館徐宮詹，勿齋二株園，欲於冬初同入都。宮詹丁內艱，爲設處途費，偕顧敬承公行。

崇禎十年丁丑，四十二歲。

先生公車日，柯亭公必同往返同寓。是年，柯亭乃同趙渙之。柯亭既捷，先生與渙之及魏公叔子同拜。先生每云：驢背風日，晨星夜月，往往徒步二三十里，惟柯亭與余安而行之。渙之則勉強而行之。叔子貧士，好潔好受用，雖旅次必極精美，晚酌必呼余相對甚樂。渙之不往，甚笑其固也。余問何以得此，曰：牧齋斂會得三百

金家兄仲雪四十金、差不苦耳。時朝廷下保舉之令、兵部職方錢公位坤應詔疏云、曾參之孝、原憲之貧、節凜四知、學窺二酉、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有司欲繼粟而無從、侍御因采風而入告、真足膺九重之寵命、而副百姓之謳思者也。事下、郡守陳公洪謐歎曰、聞人易致、真士難求、錢君先獲吾心矣。頻趣應召、以太君年老堅辭。是歲遷學道坊。

崇禎十一年戊寅四十三歲。

夏大旱、自此吳中旱蝗相仍。先生從官師紳襟徒步祈禱承天寺狼山房、濬井得鐵函所南先生心史、外書大宋鐵函經、德祐九年佛生日封。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老生文從簡、陸嘉穎等聞於中丞張公國維、梓而行之。諸生張邵領其事、以原本歸先生、將建祠守藏、以陞任未果。柯亭令蘭谿、是冬及次年己卯春、一再遊其地、渡錢塘、過嚴灘、弔嚴先生祠、谿水清平如鏡、荇藻交橫、鬚髮畢照、入蘭邑中、如三家村塾、泊然清冷、三日而返途之人頌廉明者、耳不遑接也。是年、元院



瑋取長君之謨入長洲縣學第一名。

崇禎十三年庚辰四十五歲。

是年再同渙之公往返長安。元旦遊醉翁亭。歐陽公手植梅花大放。摩娑嘯詠。懷古情深。卷在給諫盧公房中。已入彀。方加評隲。俄失所在。放榜後旋得之。遺書屬其門人路朝陽致先生。惋惜倍至。徐蓼莪公耀急搜先生卷。每質諸勿齋公。得一卷。勿齋以爲然。填榜則沈以曦原注。以曦字旭乾。也得失之際。大力者負之。自是先生遂斷春明之夢矣。時館西城王景雍家。

崇禎十四年辛巳四十六歲。

秋九月十三日。錢太君見背。年八十七。太君一世女師。門人輩皆感而頌之。略載殿學新建姜公墓誌銘。宗伯海虞錢公墓表。歿時宗黨鄰舊無不傷悼。男子哭於巷。女子哭於機也。先生投冠括髮。哀痛毀瘠。哭無常聲。心絕志悲。勉力辦大事。執友奉節。施公羽聖自夔門寄杪板。適以時至。羣情驚喜。先生一遵古典。凡附於身。

者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司喪姪欽諱、護喪年姪楊廷樞、備極嚴恭、以待四方之來者。郡邑大夫省牲設祭、會奠弔者空國。及葬、大司寇王公心一題主、貢士文公從簡祀后土、守備曹清任趨跼、職掌儀仗、執引執紼、而送者填塞山原。後之臨喪者、從先生問禮焉。自戊寅以後、比歲不登、是年饑、春夏閒、當事存心振救、立平糶法、復設粥廠以食、不能出糶者、諸生張我城、倣宋劉彝立慈幼局、收棄嬰孩於路者、募貧婦月給米乳育之。先生主持總理、所全活甚多。

崇禎十五年壬午、四十七歲

時當荒饉之後、疾疫死亡尤甚、爲設法振救如前。江南郡邑賢者利弊興革、多式廬請益、先生不多言、言必有中。然遠嫌潔己、卽公事不輕置喙。故時益重之。故事、孝廉謁巡方、行庭參禮、立階下。御史趨下階、詢問地方事。參畢、送之露臺東街、越數武、三揖而出。宗公不采儀注、於堂一揖別。先生爲陳告故事、不爲意。乃厲聲曰、諸生所以尊明公者、尊朝廷也。朝廷相沿之禮如此、而明公廢之、是失禮自上始。



也。遂目同袍不揖而出。宗公訴於中丞黃公。公曰。諸君皆賢士。以禮自繩。故以禮繩人。其又何尤焉。先生立訓。每言父兄宗族之所在。勿以賢智先人。而禮之所在。侃侃不撓如此。既而宗公遂督學吳中。先生仲子之鑑取入長庠。季子之銓取入吳庠。太守陳公爲道家世。宗公甚喜。聖符先生子玉崑庠生。是歲卒。

崇禎十六年癸未四十八歲。

鄭之先世有祭田六百餘畝。爲富猾吳好古所奪。上年壬午五月。閭族控縣。閏十一月。好古訐先生於按院。人心共憤。至是年八月。案結。當事同力倡義。決斷回贖。始於吳縣牛公若麟。終於司理倪公長珩。署府孫公國楠。兩道程公岫。張公調鼎。批結則直指周公一敬也。後周公疏薦云。操矢冰霜。度方金玉。至性不移。孺慕真修。無忝人師。蓄脯資以恢復祀田。而自甘塵飯。承德意以經營稷歲。而惠及維桑。真勵一介不取之慨。而有天下已任之志者也。送扁額云。天人應瑞。自注於票云。天瑞五色雲。人瑞鄭仁表。

崇禎十七年甲申四十九歲。

三月十八日、吾地共見兩日相盪、黑光上壓、遂有十九日之變。四月初、先生與平仲、子裁、孟宏、渙之諸公候魚山先生於武陵、途遇張玉筍中丞、始聞三月十九之信。五月朔、得確報、詔到日、官司哭臨三日、百姓如喪考妣。諸生好事者哭於府學明倫堂、士民環聚、有倡衆擊從逆四人者之家、洶洶可畏。傳言李自成寇騎南下、僞官踵至。會吳三桂引兵驅寇、南中大臣擁立福藩、五月卽位於南京、人心稍定。先生建所南公祠於條坊巷之陽、癸未蠟月啓土、今八月竣工。院道遣春秋一祭、按入條編。祁中丞優免祭田給帖、宗公批令後人之賢世守其祀。十月中、有約先生探栖霞牛首之勝者、兼覘新朝氣象。及至、但見城中如沸、飲食拜謁、賂賂公行、新參馬士英與誠意伯劉孔昭自恃策立勳、專攻黨人、爲逆案阮大鍼等翻局、開部史可法矯命出之、淮揚閒、故掣其肘。涇材敢效陳東上書、請留閣部於內、兼攻從賊諸臣。雖奉溫旨、事格不行、安遠侯疏劾徐宮詹、羅網漸密、先生亦遄歸。冬盡、



喪一女與平仲結姻者。

弘光元年乙酉五十歲。

祠初落成。二月春祭。兩縣會集。儀文整肅。張中丞時任戎政。遣官束幣送南風堂額。煌煌大典哉。春初。先生有長嫂之喪。又有外母之喪。鬻田二十畝治喪事。四月中。門人卮酒上壽。先生意不自得。慨然曰。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二三子識之。時南中大起黨錮之獄。募能劾東林復社者。予大官。有王實鼎者。具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橫斂。請敕風力內臣專行清察。以裕國源。以誅首惡。一疏專指先生與維斗先生爲言。而劉阮輩每言孔孟之門三千。楊鄭聚徒有萬。不反何待。至議陳兵於江以爲禦。同志寄筭相聞。聲淚俱下。先生謂厝火積薪之下。恐可憂者。不獨在一二人也。左師壓境。兵破揚州。五月十日。帝出奔。先生攜家避張莊。六月四日。李延齡將軍至蘇州。閏六月初八日。下薙髮之令。勿齋先生赴水卒。先生中野長號。以爲負愧良友。先是二月中。祁中丞彪佳送扁額云。吾道干城。指示門人曰。苟

全幸免、視此能無慚乎。雲祥等掩涕進曰、忠良致命、老成淪亡、固其所也。然使本朝經術之士、諳故實、明舊章者、盡在溝壑、後來采訪、其何從焉。先生不答。



鄭桐菴先生年譜下

按年譜多在身後。二子譜予。五十歲止焉。余自五十以後。益不堪述。而渭生踪跡亦在江南江北。致身戎幕。踉蹌以死。可哀也。予自惟祖父積德。相傳一經。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先。入則承歡菽水。出則朋友講習。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又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吾享受此樂者三十年。至於閨闈之內。敬順和悅。子姪交歡。差池雁齒。儒者家風。鄉邦所共推也。自三十歲無父。而家庭闕陷。先兄繼之。幸忝賢書。競業自砥。交在四方。俯仰多疚。循省自知。長戚戚而已。四十六歲無母。而天倫隕絕。世界日隳。至四十九歲無君。而生趣盡矣。昊天降酷。又奪我二子。有覩視息。惟及門者陳蔡相從。多致通顯。然吾道不尊。誨言衰弱。以云三樂。逝其遠矣。嗟乎。君親之恩。固可量乎哉。桐菴自記。

順治三年丙戌。五十一歲。

春祭時。縣人循故事來請。辭之。時舉會試。亦辭以老疾。郡守丁允元許之。長令沈

以曦爲請於巡按趙弘文。趙曰：士各有志，勿奪可也。明日，纁幣式廬，自言山東鄙人，知公久矣。惜至今日見公。賢人出處如鳳，閉戶著書，公今日事也。某願以蔽賢之實，成先生高士之名。是年夏，遷興隆巷舊居。

順治四年丁亥，五十一歲。

復舉會試，巡按盧傳檄余與維斗尤急。沈旭輪以丙戌故事切言之，乃免。余所居之前有周氏廢園一區，有亭有池。次男鑑與沈韓倬成交，爲余坐地。時先祠在學道坊，兵馬蹂躪。元旦五更，抱神主安供亭中，遂爲家祠。日瓣香肅拜，讀書念佛，將終老。自以居桐梅過，因號桐菴。往嘗與勿齋、維斗以死相期。乙酉，勿齋既赴義，是年維斗亦殉節亡。忽五月初七日，生員俞昌國者請見，持土撫國寶印票，內開戴良遵旨直首奸渠等事共十二人。余居一，遣昌國密伺踪跡。時巴帥每令邏卒夜半抄捉人，余家人悉遠去，惟一老蒼頭炒飯，獨坐園中。鳥雀之外，淒絕無聲。吾友陸子明炎歌中晨至夕返。至六月初八日，巴歸南中。初十，趣家人返。十二子明來。



方坐定、府役錢昌、余舊僕也、氣喘失聲云、府官坐收劉曙、以次及吾家矣。於是急遣家人復避去。次日、收管子靜、子靜與吾家偕鄰。索索矍矍者又十日。彼時自分必死、可以不負久要、相見徐楊。不謂獲免、赧然以至於今。次年戊子正月、介婦陸氏歿、余有紀略。自後館張君昭家。

順治七年庚寅五十五歲。

重舉廣生菴社。九月中、吳好古以前事訟於土撫、土與吳甚密、而相待有禮。經署縣石映星、知縣李廷秀、皆識大體。次年辛卯、吳再訟於巡按秦世楨、經總捕王吉人。余經年在訟牒中、或勸余借公車以避咎、十二月盡乃遠行。

順治九年壬辰五十七歲。

策蹇單行、自南京渡江、城郭人民之感觸處沾襟、日惟念佛哀吟。閩中黃兆丹映子、志士也、江右金劉諸君互相倡和。既至京、寓南泉寺、晨夕禮拜、心焉如割。二月初十日、出都門、泊舟天津、同舟者宣城洪啓權、長齋有道氣、婁東諸子皆極和遜。

一路甚安。往返閒。捱上下平韻作雲遊詩百首。私祝四月十二日抵家爲壽。黃河多鬪風。一夕禱於金龍神。忽夜中反風得渡。渡已。風如故。十一日抵家。先於徐州訪萬年少。而年少在吳門。是日遇於虎邱。次日道開至。皆余所欲見者。甚喜。未久。二公俱以訃聞。可痛也。五月中。訟始結。後在淨社。有老人鄒澹玄爲余言。好古賄屬鄒大廳。使謀於中路。大廳怒拒之。鄒同族故知之。且誓於佛前。以明不妄。又乙酉年。好古以心史激李延齡。幕中有張職方者振臂而前。以書示李曰。何得以宋元閒事陷人。瞋目大叱。吾友顧南征所目見也。是春余姊去世。吾父母生吾三人。兄姊之亡也。俱以遠行不得視斂。天乎人耶。骨肉閒遺恨至此。

順治十一年甲午五十九歲。

姚文初舉假年社。自五十以上者得陸起頑。劉子問。金五貞。許孟宏。徐武子。李子木。文端文等二十餘人。吟詩論古。余輪舉於正誼堂。燕中梁以樟公。逖適至。歎羨不已。賦詩紀事。嗣後時復長篇見寄。天下固多有心人。惜不能傾蓋論心也。先是。



孟宏偕余起九老社、文仲吉、林若撫、陸子垂履長、吳蒼木、顧宣木、顧青霞、張君昭舉雅集。始不過六七人，乃增至二十餘人，由儉入奢。此集與假年聚爲最久。自壬辰以後，怡堂鼓缶，飲食宴會，聊度餘年。時則多廬山之社，自廣生菴久而不廢。若顧敬修舉於聞慧堂，繆子京舉於天龍菴，皆余所恭謹趨事，久而勿懈也。

順治十二年乙未六十歲。

門人徐枋撰文作畫，製手卷稱祝。四方來賀者，海虞錢謙益、玉峯徐開禧、梁谿秦坊、華時亨、族弟應皋、真定施肇元，皆爲文製屏軸。其餘遠近知名士賢，諸方相識，多吟詩寫繪事，羣賢畢至。三男侍膝，致足樂也。自後專心讀易，著易廣義，六七年而成。又旁搜漢魏以下諸說，同異采錄成編，惟下經尙未就。

順治十四年丁酉六十二歲。

次男之鑑以丙申五月赴試江上，正當母壽，往返不寧，歸途冒風微嗽，因循經歲。至是年五月初四日卒。之鑑孝弟成性，篤於朋友，頗能文章，稍工詩畫及字法。死

後於臥地得遺言一幅以慰二老人似有夙根者。前輩時髦聞者無不咨嗟歎惜。之余自爲紀略。

順治十五年戊戌六十三歲。

先祠爲亡賴子所奪抱神主供廣生菴。

康熙元年壬寅六十七歲。

著學庸大意。次年癸卯著鄉黨考略。

康熙三年甲辰六十九歲。

四月十五日丁未封壽壙於紫石山之穆穴。

康熙四年乙巳七十歲。

賦詩贈畫者甚衆。徐昭法文一篇又作畫一軸。同社三十有七人祝予於廣生菴。甚樂也。余自爲文紀其事。十年以來著金剛外書。

康熙五年丙午七十一歲。



二月二十八日、三男之銓卒。銓性恬靜、無過舉、自幼至死、未嘗有一言忤二人意者。愁困以死、其死尤出意外。余福薄德涼、兩嬰劇痛。吾父七十一歲見背、子孫在旁、含笑熙怡而逝。吾二子死在吾七十一歲之前。天之報施、可概見矣。余爲作遇毒雜論。

康熙七年戊申、七十二歲。

八月、到洞庭西山族中君玉家。吾族聚居角頭、號角頭鄭、相傳漢四皓隱居處。案魏始光中、有七房鄭氏、長白麟、次胤伯。吾家譜傳白胤伯、而西山譜傳白白麟、故其各自爲支。是年、適有閩人名燁爲蘇總捕、其姪進士名泰樞、出譜相質。閩譜亦傳自白麟、以前世次昭穆不爽。先君子修譜識曰、滎陽共本、福建分支。良有以也。君玉與理齋重修舊譜、刻成、余爲序。先是、御史公準有孫泰徵、助建所南公祠、余姪行也、無嗣載之。

康熙八年己酉、七十四歲。

之銓次子宗忠生於癸卯五月初八日、年七歲、智慧過人。初讀四字經、於古今治亂貞邪之故、逐一詢問、時出驚人語。讀大學、便與四字經互相參質。余禮佛、誦必莊立不懈、嘗有疑相叩、時刻戀余。是年二月二十八日、執余之手、念佛數百聲而絕。至今思之。

康熙十年辛亥七十六歲。

點閱華嚴疏鈔。

康熙十一年壬子七十七歲。

覆閱資治通鑑。

康熙十二年癸丑七十八歲。

前次依天如會解圓通疏、約略傍注、楞嚴至是畢。二月初六日、長兒之謨六十歲。猶憶謨初生、吾父喜、命題父母其順矣乎。至今如昨、而俄已周甲子、婦孫男女繞膝、女壻外孫男女環侍、奉卮爲壽。我二老人固爽然而喜、亦不免岬岬之悲思也。



康熙十三年甲寅七十九歲。

讀楞嚴看蒙鈔。

康熙十四年乙卯八十歲。

奉觴拜堂上者日且不給。自念一事無成、五衰相見、思欲爲善而爲善無地、思欲改過而改過無從、惟是履錯多咎、而跼高踏卑。恆見自家有不是處、意孽口孽、積習日滋、而生平無欲上人之心、雖則花月未忘、而從來不犯二色。亦或取非其有、而私心實不甚愛錢。此固人之所不見、而冀可這罪於毫芒者也。正月二十日五更、夢進二場、出二老歸周論題、夢中謂今正其年、當以東海爲主。完卷大得意、寤後猶髣髴歌呼、亦足資一笑也。因二子年譜續書其後、用以告罪祖宗、遺戒孫子、不足爲外人觀。

夏閏五晦前一日、桐菴重錄。

年譜上

吾師鄭夫子生於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十日酉時、自丙申起至乙酉止、先生年五十歲、爲上卷。門人徐雲祥、實父、盧涇、材渭、生編次。

年譜下

桐菴自紀、於丙戌年始、乙卯閏五月止、年八十歲、爲下卷。門人沈明揚、玉當、欽蘭、序三重輯。

吾師鄭夫子自敘年譜之後、神情日覺不懌。至七月朔、詣廣生菴、入祠拜所南公、起而歎曰、邇來吾憊甚、恐來月未必能赴此會、復拜吾祖矣。言訖泣然。未幾疾作、遂不能起。易簀時、將生平所著經書文集、逐一檢示後人、重以復祠修墓爲屬。嗟乎、吾師竟以是年九月初二日卒、年正八十。門人哀思痛悼、私諡曰貞獻先生。明年丙辰、師母陸孺人歿於五月二十八日、年亦八十。是冬、合葬吳縣紫石山。

門人沈明揚、玉當氏百拜書。

同議私諡門人



備藏

繆慧隆 繆慧遠 張邕 沈明揚 徐枋 宋德宸

宋德宜 朱可選 陳王前 蔣德峻 陳匡國 嚴化行

宋世隆 金廷焯 顧芳菁 周夏賢 張瑜光 沈元樞

沈元枋 管捷 何棟 沈皋 章夏 濮顧肅

汪寶璐 金廷旦 王賓 章來成 樊呈祥 繆彤

陳濟思 朱芾 侯曰欽 沈滉 郁裴 王震吉

沈孝先 沈洽 朱旭 金式祖 余穀詒 倪會稔

李穎 顧屯 盧前 陳元摺 張塾 許麟昭

徐長春

歲在乙卯九月二日丁亥。

鄭夫子桐菴先生卒門人慧隆等戀慕悲哀相嚮慟哭竊念

夫子一代名儒潔已循道門內之訓訢訢雍雍平生無疑言疑行實人倫之宗師



士族之儀則也。古者易名之典，用以誅有位者之行跡。若潛德偉人，風規卓絕，足以經世易俗，而國法不應錫諡者，其受學弟子得以私諡尊其師，顯昭素履，無爽名實，百世不替其稱者，備載前志。唐制又有養德丘園，聲望明著者，雖無官爵，以嘉號冠於先生之上，如晉張巨和名忠諡安道先生、郭承休名荷諡元德先生之例。職在太常，不特以其私追崇而已。謹案易名之典，準裁六經之文，以章美懲，遠且引逸，周書諡法解表見義例，學士申其論議，裨補憲章，代有損益，要其指歸，不敢踰溢六經也。恭惟我

夫子學問淵邃，以治易預庚午鄉舉，徵辟賢良，臺臣交薦，累辭禮命，備甘旨，終養太夫人。金陵黨獄方張，首嬰羅織，未嘗通謁私門，覲倖解免，嗣是憂患相尋，榮瘁異趨，而確然強立，不震撼於死生禍福之際，不有非常之操，其時能之。易傳曰：貞正而固也。孔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貞之謂也。允惟稽古，宜諡曰貞。惟我

夫子溫文在中、嗜善不倦、孝弟恭讓、四方爲綱、夙夜勤勤、以永終譽、蓋所謂殷周之逸民、鄒魯之遺哲、問禮則軌範所繇立、問道則禮義所繇明、允惟稽古、宜諡曰獻、惟貞、惟獻、參之周書、證法解、並有合焉、爰是諏咨羣志、僉謂畢協、顧隆等學行卑隘、安足以測

夫子盛德之高深、義不敢專、謹具議如右、俟

先達有道之采擇。

康熙十有四年十月朔日乙卯、受業門人欽蘭頓首百拜譔。

蘇州府志人物傳

長洲縣

鄭敷教字士敬、光宙子、湛深經術。天啓中、吳中倡爲文社、敷教與焉。崇禎庚午、與同社楊廷樞、張溥、陳子龍、夏雲彝同舉應天鄉試。是時東南文士統會於吳、號爲復社、敷教生徒之盛、亞於廷樞、兩人俱爲鄉里所宗、時人語曰、前有朱張、後有鄒楊。丁丑、舉賢良方正、以母老辭。晚歲隱居教授、著述甚富。尤深於易、詩宗杜陵、書法在蘇、米、

閒年七十卒。門人私謚貞獻先生。

光緒中葉、先君子刊鄭桐菴文稿一卷於滬上。癸丑夏、遭匪亂、版燬。戊午、余又重刊於蘇州、並增文若干篇。去年夏、同邑馬君梅軒得桐菴年譜及詩文於崑山書肆、年譜分上下卷、上卷爲門人所編、下卷則先生自紀、至乙卯八十歲止。先生卽於是年九月壽終。蘇州府志以爲先生壽七十、誤也。此譜及詩文稿於道、咸閒爲吾崑潘晚香先生所得、晚香書簽門人徐枋手錄、卽徐侯齋先生也。名人手筆、彌覺珍重、而殘蝕破碎、不堪觸手。余亟購之、卽乞梅軒補綴裝訂、逾月始成。今年余與王君慧言集貲印甲戌叢編、亟付印行、爲叢編之一。所憾者、首葉已闕數行、先生生日又爲蠹蛀蝕、皆無從補錄矣。夫書之顯晦、固有其時、桐菴遺著其夥、此倖存之什一。苟不遇梅軒、又不知流落何所。而余平生所篤好者、傳前哲不傳之書、往往自恨力有未逮。今旣得此、安忍祕爲己有、不爲之流傳哉。甲戌正月、崑山趙詒琛識。



校記

①劾：疑誤。

②七十：據前年譜當作「八十」，譜後趙詒琛跋亦云其誤。

朱舜水先生年譜

梁啓超 編撰

吳洪澤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據《飲冰室專集》卷九七重排

《朱舜水先生年譜》，梁啓超編撰。原載《飲冰室專集》卷九七。

朱之瑜（一六〇〇—一六八二），字楚嶼，寓居國外後，復字魯嶼，號舜水，明餘姚（今屬浙江）人。諸生，累次徵召，均不赴，故稱徵君。先後八次授官不就，爲臺官論劾，逃往舟山。其後參與抗清，長期在浙江、福建沿海及日本、安南、暹羅流亡。至清順治十六年，參與鄭成功軍攻打金陵失敗後，定居日本長崎，移住江戶，教授學生，講授《論語》，談經論史，諸生如安東守約、德川光國，均爲日本儒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康熙二十一年卒於江戶，年八十三。舜水爲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師從朱永佑、張肯堂、吳鍾巒，提倡「實學」、「致用」，主張「實理實學」、「平平常常做」，其思想一直影響到日本「明治維新」，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影響。所著有《舜水遺書》二十九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有校點本《朱舜水集》。

編者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爲我國近代著名政治家和學者。他與朱舜水同樣有流亡日本的經歷，又對清代學術有深入研究，因而對譜主的認知，較之旁人更爲深刻。梁氏極重視年譜編撰，對年譜編撰法亦有專門研究，因之此譜便具有研究朱舜水生平、學術思想及探求年譜編撰方法的雙重價值。

是譜攷述譜主生平事蹟及相關人物，並以其著述及行狀等第一手材料爲主要綫索，參攷史傳及同時人著述，且加案語予以詳考辨證，對材料取捨之緣由及其重要價值，亦加案語說明，可謂嚴謹有法。

朱舜水先生年譜

庚子明萬歷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申時先生生。

先生諱之瑜、一作延枚姚江詩存字魯瑱、一作楚瑱海東逸史、一作安積登合撰舜水先生別傳云「字楚瑱、一作魯瑱至海外、

注云、一作魯作楚、非也。印章誤刻「楚學者稱舜水先生、先生之號稱之。先生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乃曰舜水者、

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鄉山水為號者。舜水之稱始此。（卷九葉六、與安東守約書）姓朱氏、答源光國韓問、（卷十三葉二）云、「僕系出於楚

天潢、為果物色歷微、堅臥不起、遂更姓為一諸人。故生則為諸、及謝主入廟、題姓為朱、漢生之年始復今姓。

啓超案、湯潛舜水遺書序引黃太沖記兩異人、諱朱作諸、啓超未得見太沖之記、但作一諸、一者、恐是名從

主人、太沖與先生同里、浙江餘姚人、寄籍南直之松江、曾祖詔、號守愚、祖孔孟、號惠翁、父正、號定寰、母金氏、

生三子、伯兄啓明、一名之琦、天啓乙丑武進士、官南京神武營總兵、以忤閹削職、崇禎間、特旨昭雪、授漕運總

督、未之任、清順治間、強起之、不可、後以老壽卒、與諸孫男書云、「汝伯祖官至開府、罷職不及一兩月、家無餘

如之壁、（卷四葉四）與吉弘元常書云、「家兄通籍四十載、徒立相仲兄之瑾、諸生、弱冠卒。」
松軒書錄頁一二〇、「朱舜水文集二十八卷、此從元祿本、逐錄日本鈔本、末有門人今井洪濟撰行實云、

文恭先生諱之瑜、字魯瑱、下注云、魯作楚、非也。印章誤刻楚瑱、不復改刻。故人或稱楚瑱、按、餘姚志作楚瑱、



是年姚泰生。泰字步瀛、同縣人、先生子婦之父。先生出亡後、撫其諸孫。與諸孫男書云、汝外祖姚親翁盛德君子、與我同年生。

辛丑二十九年先生二歲。

壬寅三十年先生三歲。

癸卯三十一年先生四歲。

甲辰三十二年先生五歲。

乙巳三十三年先生六歲。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三云、鄉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概、不佞已不能憶矣。

丙午三十四年先生七歲。

丁未三十五年先生八歲。

是年先生喪父。行實云、九歲喪父、哀毀逾禮。啓超案、祭先府君文云、未九齡而背父。卷二答安東守約書云、方龀而先大夫即世。卷九葉十九是喪父當在八歲。答安東守約雜問卷九云、不佞每見典籍、竊自傷心。不幸幼齡喪父、不知爲學之道、遂昧昧至此。

戊申三十六年先生九歲。

己酉三十七年先生十歲。

庚戌三十八年先生十一歲。

是年黃宗羲生。

辛亥三十九年先生十二歲。

壬子四十年先生十三歲。

癸丑四十一年先生十四歲。

是年顧炎武生。

甲寅四十二年先生十五歲。

乙卯四十三年先生十六歲。

丙辰四十四年先生十七歲。

丁巳四十五年先生十八歲。

戊午四十六年先生十九歲。

是年長子大成生。

與諸孫男書云：「我今年七十八歲。」又云：「此書本與汝父元楷、舊年有一遺姓者來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輩耳。』」據此知大成生於是年。

先生娶葉氏，生子二：長大成，字元楷；次大成，字元模。繼娶陳氏，生女高。兩夫人來歸及卒年，大成生年皆無考。附識於此。

按先生僅有二男，大成字集之，大成字咸一。（據行實）元楷、元模當係改名，似非其字。據先生丁巳與諸孫男書有汝父元楷，字是士則否，今忘之已之注腳，可見元楷非字。是年清兵陷撫順。

己未四十七年先生二十歲。

與諸孫男書云：「我自幼食貧，齋鹽疏布。年二十歲，遭逢七載饑荒，養贍一家數十口，無有不得其所者。」



儒藏

朱舜水先生年譜

行實云、「少抱經濟之志、動輒適禮。宗族及鄉先生、多以公輔相期。弱冠、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慨然絕進仕之懷。每對妻子云、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逮係。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容忍含弘、故絕志於上進耳。」

答小宅生順書卷八云、「僕幼學之時、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時時事大非、卽有退耕之心。荆妻頗能一德、饒有孟光、桓少君之風、而父兄宗族戚友不聽、不得不勉強應世、實無心於富貴矣。」

是年、清兵陷開原。

是年、王夫之生。

庚申泰昌元年先生二十一歲。

行實云、「長受業於吏部左侍郎朱永佑。」不知在何年、附於此。與諸孫男書云、「吏部侍郎朱永佑、

舟山、全謝山結埼亭集有朱公事狀。

辛酉天啓元年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清兵陷瀋陽、遼陽。

壬戌二年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清兵破西平堡、陷廣寧。

是年、日本安東守約生。

癸亥三年先生二十四歲。

甲子四年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張斐生。

乙丑五年先生二十六歲。

丙寅六年先生二十七歲。

丁卯七年先生二十八歲。

戊辰崇禎元年先生二十九歲。

是年、陝西饑、流賊大起。

是年、日本源光國生。

己巳二年先生三十歲。

庚午三年先生三十一歲。

辛未四年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八月、清兵圍大凌城。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反。

壬申五年先生三十三歲。

癸酉六年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七月、清兵陷旅順。

甲戌七年先生三十五歲。



備藏

朱舜水先生年譜

女高生於是年或明年。高字柔端、陳夫人出、先生所最愛。國變後、憤垓家降虜、鬱鬱致疾、未嫁卒。忠行實云、一高
明絕世。六歲喪母、如成人、遇事先意承志、先生藉以忘憂。變革以來、年十二、三、嚴備利刃、晝夜不去身、其矜其
焉問之曰、此作何事、曰、今夷虜犬羊、豈知禮義、見若有不幸、即以此自刎、寧肯辱身。其矜與同臥起、欲竊其
刀、四年、不能得、幼字同邑何氏、因其舅爲滿官、憤其失節、又日夜思父、選疾、未嫁而亡。是時先生在外、不知其
亡、年大約在壬辰、癸巳間也。一上監國魯王疏、其卷三、葉三、云、一臣幼疾、未嫁而死、忠孝最爲難、一與
陳蓮之書、卷四、葉二、云、一吾女明德、淑順、動令矩度、鄉邦稱之。一又云、一吾女舉世無其匹、又弟所鍾愛。
一與諸孫男書云、一來時、欲往汝姑娘墳前、辭行、直言所往。汝姑娘性至孝、且魂氣無不之、或自反來也。一
欲率超案、蓮之書、陳夫人昆弟、即柔端母舅也。柔端所許字者、爲何東平子。一見別傳。一東平蓋黨於馬阮而
之篤。柔端生年、據行實所記、略推定係於此。

是年七月、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十一月、流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

乙亥八年先生三十六歲。

是年正月、流賊陷鳳陽。十一月、陷陝州、攻洛陽。

是年、顏元生。

丙子九年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七月、清兵入塞。八月、東歸。

答安東守約雜問云、一問、老師姓朱氏、文公之裔否。答、寒族多爲此言。丙子、丁丑年間、得家譜、言文公子爲敝
邑令、家於餘姚、惟一世不清楚、像贊、誥、勅、國璽、班班可考也。閩族俱欲附會、獨不佞云、只此一世、便不足憑。且
近不能倬陸九族、何用妄認遠祖。狄武襄青、武人、尙不認狄梁公、何用如此。文公新安人、不佞餘姚人。若能自
樹立、何必不自我作祖。若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賢聖之裔乎。一啓超案、此事雖小節、足見先生務實不
好虛榮、偏強不肯攀援、自少年已然矣。

丁丑十年先生三十八歲。

戊寅十一年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先生以恩貢生貢於禮部。答源光國問歷緣由云：「崇禎口年口月，蒙提督蘇松等處學政元口騰文，顧亭林年譜：『元偉，濰縣人，以崇禎十一年督學蘇松。』然則先生之貢，當在此年。惟據與諸孫男書又云：『據黃宗義海外勸哭記及全祖望結埼亭集，則鍾櫛登崇禎甲戌進士，遷長興知縣，降紹興府照磨，弘光時始召爲禮部主事。在崇禎間，決無曾任提學事。』登鍾櫛請官後，曾參元偉墓耶？」

按：據行實：『崇禎某年……舉文武全才第一名，薦於禮部。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幕府辟爲監紀同知，不受。尋擢恩貢生，考官吳鍾櫛貢劄稱爲開國來第一。』似以舉文武全才及擢恩貢爲兩事，或果薦於禮部而未得貢，及癸未始被擢也。考此文語氣，『尋』字又似爲不就監紀同知，後方應試者。

明史卷二百七十六張肯堂列傳吳鍾櫛傳附云：『吳鍾櫛，字櫛稚，武進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長興知縣，以早潦徵練餉不中額，謫紹興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福王立，遷禮部主事……魯王起兵，以鍾櫛爲禮部尙書。』則崇禎間鍾櫛決無任提學之理。再自遭貶謫，并未掛冠歸里，則參元偉幕事，亦不能謂爲必然。是年九月，清兵入塞。

己卯十二年先生四十歲。

行實云：『年至四十，欲棄舉子業，諸父兄不許。每逢大比，遊戲了事。』是年正月，清兵入濟南，德王由樞被執。

庚辰十三年先生四十一歲。



備藏

朱舜水先生年譜

是年九月、張獻忠陷劍州。

辛巳十四年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鎮。

壬午十五年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二月、清兵克松山、下錦州。五月、張獻忠陷廬州。九月、李自成陷開封。十一月、清兵入薊州、連陷畿南、山東州縣。

癸未十六年先生四十四歲。

十月、鎮守貴字疑州等處總兵官方某辟監紀同知、不就。見答源光國問履歷。方某即方國安。

是年先生喪母(?)、續聘胡氏爲繼室、因喪亂、卒未娶。行實云、一後聘胡氏。先是妻父胡公、必欲以配之、而先

數寄書使別里胡公堅執不允。後亦英知其存亡。啓超案、己丑年上魯王疏云、一聘七年而不娶、疑有去帷之生妻。然則續聘當在本年。

按、先生舉孝廉在庚寅三月、『立刻疏辭』、則上魯王辭孝廉疏自亦在庚寅無疑。所云『聘七年而不娶、續聘自應在甲申年』⁽²⁾、以母喪而未娶、則當是甫定聘而母死、故不及於是年娶也。故姑斷定聘妻、喪母同

在甲申年⁽³⁾。

甲申崇禎十七年先生四十五歲。

三月十九日、流寇陷京師、帝殉國。

四月、清師入關。五月初三日、建元順治。

五月初一日、福王由崧即位於南京、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南都初建、江南總兵方國安薦先生、奉詔特徵、不就。

乙酉弘光元年、隆武元年、清順治二年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再奉詔特徵、不就。四月、就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鎮東伯方國安軍、不拜。據答

國問及安南供役紀事、紀事稱監判國公方國安軍。啓超案、於是閣部勦鎮科道、交章論劾、謂偃蹇不奉朝

命、無人臣禮。先生星夜遁逃海濱。據供役紀事。行實云、此時左良玉之子夢庚背叛、報急、羽檄張皇、故得

山也。其議黃斌卿或即在此時。

答安東守約雜問卷二十四云、『問、老師徵辟不就、其義如何。答、不佞事與吳徵君案、康齋先生與弼也。極相類。薦吳徵君

者石亨、橫將也。薦不佞者方國安、方擁重兵、有寵於上也。吳至授六品官而辭之。不佞兩次不開讀、而即授四

品官、不拜、其間稍異耳。吳徵君時、當國者李相公賢、賢相也。英宗復辟之後、賢主也、尙有可就之理。徵不佞時、

當國者爲馬士英、姦相也。彼時馬士英遣其私人周某、同不佞之親家何平原注云、進士、名東、到寓再三勸

勉、深致殷懃。若不佞一受其官、必膺異數。既膺異數、自當感恩圖報。若與相首尾、是姦臣同黨也。若直行無私、

是背義忘恩也。是舉君自伐也。均不免於君子之議。天下萬世之罪、故不顧身家性命而力辭之。不然、不佞亦

功名之士、釋褐即爲四品道官、兼京職、監軍四十八萬、與國公大將軍迭爲賓主、豈不煊赫、而乃力辭之乎。要

知不佞見得天下事不可爲而後辭之、非洗耳飲牛、羊裘釣魚者比也。亦非漢季諸儒閉門養高以邀朝譽也。

『答源光國問履歷卷十三云、』之瑜少壯家修、本志功名鍾鼎、痛憤儉壬構禍、立見社稷傾頽。幸邀兩次特



備藏

徵、雖百年鉅典、遠勝於科目貢舉、然顛覆非一木所支、大川豈一人攸濟。且救焚當豫籌於曲突之先、枝柱必無補於棟撓之後。不得不忍情辭遜、原非欲沽名養高。』又答小宅生順書卷八云、『僕素民物爲懷、綏安念

切、非敢以石隱爲高、自矜名譽。但一木之微、支人既傾之廈、近則爲他人任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故忍死不爲耳。』啓超案、此數段、關於先生出處大節、故錄之。國安之知有先生、或即由何東平。東平爲先生親家、然實庸庸勢利之人、後此降清、致先生女柔端憤鬱以死者也。

五月初九日、清師渡江。初十日、福王出走。十五日、清師入南都。先生亡命至日本。啓超案、安南供役、紀事云、

有逆虜之變。之璫不別家人、隻身前來日本、已十三年。』紀事作於丁酉年、云十三年、則先生初至日本、當在乙酉也。又案、與男大成書云、『我以兄弟資善、又以流寓上疏、彈劾、縉羅密布、立刻擒拿、一時倉皇逃竄、不能入城、與汝伯父作別、至今悔恨無已。』細按情節、似是微時其兄頗以出山相督促、故云責。先生亡命、伏海濱數月、旋聞南京之變、遂奔日本。蓋自是年四月以後、即不復與家人見面矣。

六月、鄭鴻逵、蘇觀生、黃道周、張肯堂等奉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旋即位、改元隆武。

閏六月、張國維、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等奉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馬士英竄入方國安營中。

丙戌魯監國元年、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先生四十七歲。

六月、清師下浙江。方國安、馬士英迎降、旋伏誅。張名振奉魯王以舟師出海、投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遂入閩、次中左所。即廈門。

十月、陳子壯、丁魁楚、瞿式耜等奉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旋即位、以明年爲永歷元年。

十一月、清師下建寧、延平。唐王走汀州、被執遇害。

是年、先生至安南。安南供役、紀事云、『因中國折柱、決維、天傾日喪、不甘羣衆從虜、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蓋先生初亡命日本、彼中海禁方嚴、不容外人、故轉徙至安南也。

丁亥魯監國二年、永歷元年、清順治四年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魯王次福建之長垣。

先生返國至舟山。(？)口月、舟山守將黃斌卿承制授先生昌國縣知縣、不受。十月、題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不受。又聘請軍前贊畫、不就。據答源光國問履歷。啓超案、原文云、「隆武三年、永歷二年口月、欽差候黃某承制上。」(魯王)、改明年爲隆武三年。鄭彩奉上、次長垣、改明年爲魯監國二年。海上達有二期。黃成功不欲奉王、(魯王)、改明年爲隆武三年。鄭彩奉上、次長垣、改明年爲魯監國二年。海上達有二期。黃斌卿其時亦不奉魯王、故稱隆武三年。耶。又桂王去年即位、以今年爲永歷元年。此云二年者、殆在寧不知確息、誤以爲即位即改元也。又案、舟山在元時爲昌國州、治當時已改爲縣、故斌卿承制授先生知縣。又案、黃宗義舟山興廢記、丁亥四月事云、「斌卿進爵肅侯。」其承制授官、當是四月以後事。又案、張名振時在舟山、先生與名振之關係、蓋自此始。又據舟山興廢張煌言、馮京第其時皆在舟山、後此、馮公乞師日本、或亦山先生。先生雖不就職、然於斌卿之强悍不法、數有所救正。據別傳、「啓超案、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發其端。」先生雖不就職、然於斌卿之强悍不法、數有所救正。據別傳、「啓超案、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未盡。」據此、則斌卿蓋尙能敬禮先生矣。而

十月魯王以吳鍾離爲通政司使旋晉禮部尙書。

是年王翊聚義兵於四明山寨。

子盤國三年、永歷二年、清順治五年。先生四十九歲。是年、魯王次閩安鎮。

先生偕（？）御史馮京第往日本乞師。日師不出，致洪武錢數十萬助軍實。別傳云：一時內地單弱，欲藉海外之瑜留而師不果出。
京第往、之瑜從之。撒斯瑪（即薩摩）王許發罪人三千及洪武錢數十萬。京第先歸生最篤於友誼而集中無一字及京第。然則先生是否曾與京第偕行？尙屬疑問。然先生奔走日本、安南、必將有所爲。其所著陽九述略云：「一申包胥眞人傑也……瑜觀顏淵息能無姚之哉。」又行實云：「先生與舟山策請先生必定與聞其策所以屢至日本者欲以王翊爲主將而借援兵也。然在日本未嘗漏情洩機。」則乞師之策將先生必與聞其策所以屢至日本者欲以王翊爲主將而借援兵也。然在日本未嘗漏情洩機。則乞師之策



妓爲日人所輕。見乞師記。本年及明年先生踪跡似不在日本也。

己丑監國四年永歷三年先生五十歲。

是年正月魯王次沙埕。

七月閩地盡陷張名振迎王入浙次健跳。

九月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劉獻廷廣陽雜記云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馬士英奪其印以與國安斌卿散其衆而歸。以前事諸書記較多闕其人固有肝膽者且前敬禮先生未可厚非也。

十月王次舟山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佑爲吏部侍郎王翊爲河南道御史。

是年先生蓋在廈門。（？）（答安東守約雜問云）

庚寅監國五年永歷四年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魯王次舟山。

是年先生來往於廈門舟山間。（？）正月安洋將軍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不受吏部左侍郎朱永佑薦授兵

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不受禮部尙書吳鍾巒薦授翰林院官不受三月巡按直浙監察御史王翊薦舉

孝廉立刻疏辭。據答源光國問原文又云一通計徵召薦除擬除元院疏薦外凡一十二次始終不受此

許宣歸止稱生員後因監國王駐蹕舟山間與朝會理合開具朝單恐涉欺君罪不可贖是故酌量其中及

稱貢生然猶隱避初意所以連次授官或京或外候高候卑殊無倫次丁酉年二月上魯王謝恩疏云一及

請辭後舟山銓臣按臣一見臣不肯任事又見臣誓不降虜萬具奏一生舉臣孝廉臣止之而不及即當按臣前草表

有爲耳。一啓超案銓臣即朱永佑按臣即王翊然其臨死一節可取不料其能決烈至此。據此可知肯堂

倚舵先生之原因。行實言肯
堂爲先生少年業師。誤也。

答安東守約雜問云：『魯王未知我三詔特徵之事。不佞又弢藏謹密、止稱恩貢生。……然使彼時知其詳、我必與舟山同死、不得來此有今日之事矣。可見萬事皆有倚伏也。』

是年三月、先生與王翊始定交。祭王侍郎文二（卷二十葉三）云：「璠與先生初遇於蕭洲（即舟山）、相見最晚、相知最深、言論舉止、未嘗有毛髮之間然。」別傳云：「王翊之朝王也、與之璠相見恨晚。」啓超案、據黃梨洲四明山志、已逆料舟山之將敗、相與太息。祭王侍郎文二云：「先王翊以庚寅三月朝行在、先生與翊定交、當在此時。」

捷之時、傳記蕭洲類垣廢址之問、屏人靜對、與璠吞嗟歎息。」

先生復有浮海之役、在舟中爲清兵所迫脅、白刃合圍、欲使就降髡髮。先生誓以必死、談笑自若。同舟劉文高等七人感其義烈、駕舟送還舟山。據行實、啓超案、集中有陷離告天文、中云：「乃者身陷大澤、進退皆觸網爲善輩禍。」據此、則劉文高等當是先生同志同患之人、非臨時方感其義烈、且能以力脫先生於險也。其何以能脫險、卒無可考。

按文集卷九第十頁答安東守約書：『如今月十六、已入日本境界、羣龍鼓浪、須鬣鱗爪皆現、舟已將傾、人

人喪膽。……及後事定無恙、舟中人但見不佞先於波浪掀翻之際、作書投之水。』此書是否集中所載庚寅陷離告天文。細玩此文語氣、如『今日再蕩洪波、前後都無畔岸、吐喬鯨穴、玩弄虎牙。』似在海中遇風、

寅陷離告天文。細玩此文語氣、如『今日再蕩洪波、前後都無畔岸、吐喬鯨穴、玩弄虎牙。』似在海中遇風、非指清兵迫脅之事。然文集卷九謂遇風浪在十六日、此則陷離禱天在三月七日、究不知此文何所指。

是年。先生似曾居四明山寨中。啓超案、先生曾否入四明山、在本集中無可考。張廷枚姚江詩存載先生詩十首、結聯云：「漫作山中約、歸耕向四明。」廷枚或即因此語推定其一列耕。惟先生與王完勳（即鍾麟）交則既爲彼時、先生行朝無事、可謂向四明。先生遺文持海外、作其僅存於國內、惟此十四歲友黃綺、自見長桑、慷慨念國恥、吁嗟一駭、誤飛迹千里、徒浮沈閭黨間、潛跡尤竊說。故人采紫芝、匿影空



備藏

山裏故使圯下禽。脫屣示深旨。嚴霜下五更。對語興亡理。際會及風雲。婉孌出餘技。俛仰思舊游。浩然不可止。不師黃石公。去從赤松子。一

遺文 上監國魯王辭孝廉疏卷三 庚寅年陷難告天文卷二十六

辛卯年、清順治八年、永歷五 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魯王次舟山。

二月、張名振殺黃斌卿舊部將王朝先。王朝先之被殺、實舟山致敗之一因。詳見結埼先生豫集料西侯張公墓超案、

六月、先生將去舟山、張煌言挽留之。先生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答四安葉六、云、問、老

郎張玄、年、在何處、中國喪亂、無所住乎。答、兩年在廈門、舟山、人人擬留、留意非不堅也。但不候心不安、兵部左

郎張玄、年、在何處、中國喪亂、無所住乎。答、兩年在廈門、舟山、人人擬留、留意非不堅也。但不候心不安、兵部左

若坐等。一、然不候、彼之來者、皆百姓之肉、與血、甚者打糧。一、我們在此、年、為一人、留、不、住、日、本、人、不、開、之、亦、當、笑、

仁人、日、膳、人、之、肉、膏、人、之、血、駭、人、之、子、之、骨、而、可、為、者、打、糧。一、我們在此、年、為一人、留、不、住、日、本、人、不、開、之、亦、當、笑、

末、辛、卯、年、九、月、危、故、梨、洲、已、以、去、年、乞、假、歸、而、先、生、授、命、於、七、月、廿、六、日、是、禍、將、至、而、取、巧、規、避、也。先、生、死、矣、祭、王、據、此、可、知、

先生之去舟山、在本年六月杪或七月初。

八月、清兵陷四明山寨、兵部侍郎王翊被執、不屈死。

答田犀書卷八、云、一、中秋為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

令節。一、答野節、亦不、至於、談笑。一、答、超、案、侍、郎、實、以、八、月、十、三、日、就、義、先、生、在、遠、未、審、耳。

及本集案、王侍郎為先生平生唯一之知友。今據黃梨洲四明山集記、海外餘姚、監國二年、謝山結埼亭集、王公墓碑

於三月、破、上、黃、斌、卿、內、應、賊、斷、東、大、震、時、馮、京、第、張、煌、言、等、皆、聚、兵、於、寨、而、起、軍、最、強、蔓、延、四、明、八、百、里、之、內、股、為



五次健跳就拜。江則專主帥。勳分富室。人皆樂輸。謂計天下不能無事。欲待諸數年。以為中原應。己丑六月。王次健跳就拜。江則專主帥。勳分富室。人皆樂輸。謂計天下不能無事。欲待諸數年。以為中原應。己丑六月。清將攻舟山。恐其後乃先以全力攻秦。國之數月。棄兵降。七月廿四日。清人被執於北。清帥某欲觀絕命詩。授筆於其後。其詩結句。一平生忠憤血。飛騰於雲雨。一書畢。引筆題詩。面而出。清帥將會定海。某欲待。每日從容東顧。掠髮修容。謂清人曰。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為文自祭。並祭其侶。八月十三日。清帥集總督陳錦。訊之。謂其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清帥攢矢射之。劉某矢中肩。田某矢中頰。金某矢中脅。謝不稍動。絕其吭。始仆。謝從者二人。掠之。則跪而向謝。北人見之。皆為泣下曰。非獨王公之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是月。定西侯張名振奉魯王去舟山。次崇明。清兵猛攻舟山。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背城力戰。九月

初二日。城陷。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麟。吏部侍郎朱永佑。……及世勳。名揚皆死之。鍾麟字壽山。號龍

開玄。崑山人。皆先生之師。且嘗薦舉先生者。肯堂字載寧。號鯢淵。松江人。其與先生關係見前。三人事蹟皆見海外。慟哭記及鮑培亭集。世勳。南直人。曾薦先生。文集卷四。致定西侯張公書云。『去秋之瑜。幼子至。知舟

山被陷。落臺奉主上阻於外。宮眷及閹府俱自焚。可勝驚悼。』附定西侯來書云。『別後。被虜窺關。三路並至。不意蕩胡以輕敵陣亡。虜騎遂得飛渡。不候直堵吳淞。幸獲全捷。而孤城援絕。死守十日。竟為所破。不候閤門

自焚。而全城被燬矣。』此即先生與張名振往復追述舟山慘史之書。『蕩胡』者。阮進名。振部將。時封蕩胡伯也。

先生去舟山。赴安南。上魯王謝恩疏云。『辛卯年七月。旋適日本。有避地人居意。而日人鎖國正嚴。不許逗留。預避虜難。從舟山復至安南。』

乃以一揭帖上長崎鎮官。略云。『辛卯歲十月日。朱之瑜謹揭。敝邑運當季世。奸貪無道。以致小民怨叛。天下

喪於逆虜。使瑜蒙而喪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為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辨髮髻首以

臣仇虜。然而不死者。瑜雖歷舉明經孝廉。三蒙徵辟。因見天下大亂。君子道消。故力辭不就。不受君祿。而家有

父母未衰之事。義不得許君以死。側聞貴國敦詩書而尚禮義。是以不謀家人。遁逃至此。不意來此七年。憂辱

百端。……今瑜歸路絕矣。瑜之師友三人。吳鍾麟。朱永佑。或閩室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故敢昧死上

書。惟閣下裁擇而轉達之執政。或使瑜暫留長崎。編管何所。以取進止。或附船往東京。交趾。以聽後命。……』

啓超案、此揭似不見省、故明年仍往安南。揭中云：來此七年者、以初次來時計耳、非謂居七年也。

是秋、次子大成來省觀。據致定西侯張公書及祭王侍郎文、知大成以是年九月來觀。據上長崎鎮揭云：「辛卯歲十月」。

遺文 上長崎鎮揭

壬辰年、清順治九年 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張名振沈宸荃張煌言屠魯王次中左所。即厦尋移金門。

是年春夏間、先生在安南、患病甚劇。致定西侯書云：「直至今年四月、於文社路聞。」秋間、復過日本、旋即

行。過林道榮之東武序云：「壬辰秋、復過日本、而舟行甚迫。」

有書致張名振、一敘舟山之痛、且言其家難。其末段云：「瑜飄零異國、止存一愁病之身、無可爲藩臺獻者。

培植數年、相去萬里、今始有一言奉獻藩臺、得郡得縣、惟以得士爲先。所稱得士者、明古今、知興廢、直躬議論、

爲藩臺所敬而事之人、非僅讀書識字事藩臺之人也。得士則過失日聞、嘉言嘉猷日進、以此收桑榆之效不

遠也。若止占望顏色、伺察喜怒、稱大美而道盛德者、則非藩臺今日之所急矣。」所引追述舟山慘史、外、尙云、

「敗軍之餘、尙思捲土、但慮勢力單弱、遂揚帆南下。正月、已抵厦門、國姓公（鄭成功）尙在整頓軍營。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

鄭成功有書至、先生答之。定西侯兩書、病困不能攔管。或言林子能作小楷者、延之即至。授之草、即答

鄭成功。據此序、知先生尙有書與成功往復、惜皆佚矣。

遺文 致定西侯張公書

癸巳年、清順治十年 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魯王次金門。

先生上半年在安南、七月至日本。甲午年祭王侍郎文云、「去年是日、七月廿六、」十二月、復首途赴安

南。據行

甲午監國九年、永歷八年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魯王次金門。

正月、先生由日本至安南。據祭王侍郎文。

三月、魯王以璽書召先生、書越兩年始達。書云、「監國魯王敕諭、賁生朱之瑜、昔宋相陳宜中託諭占城、去而

衡命之志、若忽然遠去、天下事伊誰任乎。予國家運丁陽九、綏服猶存、重光可待。況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興

局而遠過於晉宋、且今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西粵久尊正朔、即閩粵江浙、亦正在紛紜舉動間、非若景炎之代、與

勢處其窮、故宜中不復、亦不待、茲特命往召爾、爾可即言旋、爾來不折、遠避忘家、陽武之推、尙堪再試。毋安幸免、濫滯

忘情、予夢寐求賢、延佇以待、茲特命往召爾、爾可即言旋、爾來不折、遠避忘家、陽武之推、尙堪再試。毋安幸免、濫滯

他邦、欽哉特赦。監國魯王九年三月得此敕。一行實云、先生慎密、自晦其身、蒙徵辟、雖門人未嘗與之言及、歿後、

發遣、篋有匣局、鑰甚固、乃於其中得此敕。一啓超案、梨洲行朝錄、魯王紀年、訖於監國八年癸巳、謂王以是年

去監國號、此敕明有一監國九年三月或自去其號、然魯舊臣如張蒼水輩、尙稱監國年也。成

功而鄭氏素不奉魯朔、故表面上或自去其號、然魯舊臣如張蒼水輩、尙稱監國年也。成

是年 月、張煌言、張名振、鄭鴻逵、鄭成功會師入長江、江寧震動。以上游李定國軍失期不至、僅耀兵而退。超

案、據南疆釋史、是年張忠烈煌言、吳淞、會張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瓜州、儀徵、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

烽火連江、江寧震動。而上游有夙約。失期不至、乃左次崇明、俄復入江、掠瓜州、儀徵、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

師徒單弱、遂乘流東下、仍駐滄洲。據水陸師、應李定國桂王紀及李定國傳、上年定國建議、由東粵與鄭鴻逵、鄭成功

會師、據五藩實錄、是年鄭成功發水陸師、應李定國桂王紀及李定國傳、上年定國建議、由東粵與鄭鴻逵、鄭成功

從中起、實光復第一大機會也。魯王召先生、殆二張之意、蓋書中言「一陝蜀對楚、悉入版圖、」已出奔、而敵兵六年

李定國劉文秀等、次第克復湖南四川也。定國所以失期不至者、上年定國見僞楚孫可望已出奔、而敵兵六年

在遠、未之知也。



八月、先生設位於安南旅次、祭王翊、私諡曰忠烈、自稱知友、以吳鍾巒朱永佑配。

是年、先生始得嘔血病。

（祭王侍郎文一云、「瘵病骨支離、十載不御女、而終年嘔血。」序超案、先生家圖多憂、宜有嘔血疾、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在廿一年保壽之功。」本年距先生卒年、則廿八年也。

遺文 祭王侍郎文一卷二十二

乙未 永歷九年

清順治十二年

先生五十六歲

此後數年間、政在鄭氏、奉永歷正朔、故不復記監國年號及魯王所在。

是年、先生似在安南。

是年、太師定西侯張名振卒於南田、遺令以軍屬張煌言。

名振字侯服、南直隸江寧縣人。崇禎末、以台州石浦游擊起家。魯王監國、加富平將軍、開闢奉王於浙閩。

間十年、至是卒。

丙申 永歷十年

清順治十三年

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先生將返國、以意外之梗、折回安南。丁酉謝恩疏云、「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陳衷曲。臣數年海外經營、謂可得當以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姦人爲梗、其船出至海口、半月而不果行、復次安南、憤結欲絕。」（啓超案、讀此、知先生此數年在海外、日日有所「經營」。疏又云、「臣父、以佐勞臣。」此中秘密如何、今無考也。）之幡然去國、跡似深身、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以酬君

丁酉 永歷十一年

清順治十四年

先生五十八歲

先生在安南。正月十四日、日本船至、奉監國特召之璽書。時已促裝欲於廿一日往暹羅、奉召後、乃暫留、擬候夏間附船往日本、再歸廈門。



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難、被羈迫者五十餘日、與死爲鄰、先生逐日有日記。取「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義、名所記曰安南供役紀事。自序云、一號我中夏、外夷國位、天既賦之、玆以定觀之略、玆何忍復生其任、還之乃忽有安南國王、徵召區區、相見之際、遂爲千古臣節所關、不死不足以申禮、而徒死亦不足以明心、不得不親至其廷、往返辯折、沉瑣大體、未復、又何肯輕喪於溝渠、故不尤不撓、以禮譬曉、國王之議習局於楊淺、而才氣頗近於高明、雖十日磨厲、極力不取、輕試、而三百口、無或措一辭、獨力支撐、四面環射、遇勒有甚乎衛律、嗟歎無聞於李陵、雖十一日磨厲、極力不取、輕試、而三百口、無或措一士之氣、未得大伸、謹將逐日問答、行略書札、錄爲一卷、按其諸臣、則無所奉也、無所奉則不必記、然關於國也、關於子、則以奉使困飢、雪害、洪皓以迎請流還冷山、節今烈尙矣、玆則無所奉也、無所奉則不必記、然關於國也、關於子、則以奉使困飢、雪害、洪皓以迎請流還冷山、節今刪節原文而排比之、述其始末崖略如下。

當時安南國王爲黎維禔、安南當嘉隆萬歷間、（？）爲其臣莫氏所篡、至是已歷四世、莫元清尙僭據高平、維禔起自支庶、（？）僅保有沿海數郡、（？）徐圖匡復、當時殆將傳檄討賊、思得一二中原文士供書記之役、上皆非原文所有、啓超鈎稽年月情實、以舉其緣起耳、山時先生寓安南之會安、海防、今正月廿九日、其地方官中又無書參考、僅憑記憶所及、不審有錯誤否、容檢校。名「該府」者、奉王檄、檄取職字之人、駐節彼地之中國官、以先生名應、上魯王疏云、一中原不顧國體、遂將臣名開送、一據此、知當時有華官在安南、此亦一史料也。二月初三日、「該府」忽來傳人、狀同掩捕、所捕共若干人、捕至、差官面試、作詩寫字、先生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潰毫憂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實。」「該府」令人看守、勢同監禁、先生度不能自脫、毫無賄囑求免之意、此時即欲自裁、方不受其餘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而死、故須至彼、死於國王之前、方得明白、親友來送者、皆與作死別。

如是者數日、至初八日、押送至國王所駐之地、曰外營砂者、國王將傳見、彼中管理外人之官名「該府」是

外務部。長先生用「欽奉敕書特召恩貢生某」名帖拜之、且投以書、聲明不能拜跪。書略云、一之瑜託身貴官之類。先生用「義也。但未暗相見大王之禮何如。承役而退、以不見爲美。所謂「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亦義也。之瑜出身自有本末、使僕僕參拜、倘大王明於斯義、必且笑之。瑜爲非人。……若突然長揖不拜、致奇禍。……伏乞先爲申明、然後敢見。之瑜此情必無一人敢爲傳達、不得已託之筆札、幸恕幸恕。」一該艦一入啓國王、即日命見文武大臣盡集、持刀環立者數千人、傳呼迫促、先生及門不趨、徐徐步入。侍班大喝、先生不爲動、立致一名帖、與前帖同。同時被傳諸人皆拜畢、差官命先生拜、先生作不解狀。差官舉侍班之仗於沙中劃一「拜」字、先生即借其仗於「拜」上加一「不」字。差官牽袖按抑令拜、先生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先生毫無顧盼、揮手即行。以爲此去便殺、不知其押赴「該艦」所也。舉朝震怒、謂先生挾中國之勢、欺陵小國、共啓國王、誓必殺之。其夕、「該艦」遣醫官黎姓者委曲勸諭。先生謂「隻身至此、豈敢抗大王。顧誠不可拜、又不敢畏威越禮。」黎謂「不拜則必殺、此間殺人極慘、何不自愛至此。」往復再三至夜分、先生厲聲曰、「來時已與親友作死別、非至此方拌一死。」先生次日黎明起、自取牖下水洗沐更衣、搬土向北拜辭訖、囑同行陸五、斥賣寓中物、償夙負。語黎醫官曰、「我大明徵士也。……以虜變遁逃來此、誼不可拜王、是以不拜。……死後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朱某之墓」。時交趾通國大怒、磨厲以須、即中國人亦無不交口唾罵。惟日本諸人嘖嘖稱奇耳。」該艦一復呼先生面問「徵士」云何、且云言語不明白、授紙筆令寫。先生自述履歷大概、或書或語、談笑而道、了無驚怖。「該艦」回顧其妻曰、「好漢子。」

自此後十日間、國王一面派人往會安秘密訪察事實、凡五一面逐日殺人於先生寓西、莫不先梟其首、次將



骨肉爲醬、筋骸腸胃拋散滿場、烏鳶犬豕、競來噉食。惟務張威以屈先生、「該船」復屢次利誘威逼、先生惟巽詞拒之。然自十五以後、各官來見者皆深致敬禮、有稱先生爲「太師」者。惟會安之「該府」憤甚、百計必期殺先生。

國王黎維禔雖不知大義、然頗好名。既無名色、不便擅殺。十九日、忽致先生一書、令仕於其國。中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與等語。先生復書謝之。略云、「瑜徒以天禍明室、遁逃貴邦、苟全性命、別無他圖。如曰中華喪亂、遂欲委質於貴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大王不以無禮誅之、而復以此傷義士之心、是猶與於殺之矣。……」國王書遣其元臣齋來、先生即席答之。元臣年八十餘、爲彼國重望、見先生極謙謹、如見其王。

二十日、代安南國王作答某將軍書、又作一討莫氏檄。（？）是即所謂供役者也。蓋其事名正言順、故先生亦樂爲屬草云。答略云、「……撫茲社稷、丘墟人民、雖炭、爲新之墓、竊四世、春陵之舉、事幾人。……此得祕函、豈非人藏。凡我同盟、皆宜共奮。……討賊文節略云、一某入者、地實寒微、心懷梟獍。斯養牧園、尙不類於汙之秦、非怙寵矜功、遂自比於逐戎之襄仲。……晉陽興甲、本不爲臣子之美名。而臺城誓師、正不忍於君父之幽通。……啓超案、自此後九年、安南莫氏滅、黎氏復國、其功或即垂於茲役。自序所謂一行間機事、爲彼懷密一也。」

安南君臣雖禮敬先生、然欲羅致之心益切。此後一月中、終不肯放行、勢同軟禁、而供張優渥、訪問不絕。中間「該船」奉王諭爲造府第、令接取家眷。先生答云、「去家十三年、絕無婢妾、何有家眷。瑜役畢告歸、必不留此、中第何爲。」

四月廿一日、先生以書辭別國王。勗以戡亂事定之後、宜興學校、習禮義等語。遂行、返會安。當安南人洶洶欲殺之時、先生自分必死、乃於二月十七日草一上魯王謝恩疏、以當遺奏。謝恩疏叙茲事經過、略云、一二月月初

三日、安南國王王於該管衙門內、檢取一二知文、與平日往還諸人、已作死別。初八日、至國王屯兵之所、曰外營、將臣名開、立王於該管衙門內、檢取一二知文、與平日往還諸人、已作死別。初八日、至國王屯兵之所、曰外營、砂先見該管衙門、吏目名、手致一書、隨見國王、臣具一狀、奉教書、特召恩貢生、頓首拜、不知是名帖、臣欲殺臣、在國家、為教士、與尋常官員不同、何敢屈膝、與廷、以辱國典、故長揖不拜、者禮也。國王不知、是名帖、臣欲殺臣、仍前、該管衙門、一好漢子、十四日、復遣人來、往復勸諭、臣惶恐、得臣一拜、即止。臣對如初、但言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一而已、至今十日、其怒未衰。臣拜疏後、靜聽一死、別無他說。一時、自刃、加頸、不及拜疏、陳情、遂將始末緣由、上座、臣亦不憂、伏願主上、為國愛身、為國愛人。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為鴟鴞、犬豕之所咀嚙。臣亦不憂、伏願主上、為國愛身、為國愛人。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為鴟鴞、犬豕之所咀嚙。

先生雖返會安、然行止仍不自由、欲應召歸而不得、兼以旅舍被盜、資斧蕩然、幾於餓死。先生復有上監國第

二疏言其事。略云、一四月廿一日、臣聞客寓被盜、謁歸會安。……至今、該國王、尚未親見、又不明旨、遣行、

歲。若至明年、此日、誠恐骨支離、久填溝壑、況乎光輔主上、大業中興、倘主上必不忍棄、棄於外、乞教藩臣、

案指鄭成功、明旨索取、彼必不敢再復抗拒、臣坐則意馳、行則忽忽、不知其所往、率率草疏、再陳。……是國、

丁酉年五月二拜疏後、連日嘔血不止。據供役紀、

啓超案、此事在先生全生涯中、如颶風一度來襲、瞥然而逝。然先生方正強毅、鎮靜溫厚、諸美德皆一一表現、

實全人格之一象徵也。故備載其始末如右。

是年下半年、先生仍在安南。八月、在安南旅次祭王侍郎。

遺文 安南供役紀事 投安南翁該贈書附見紀 復安南國王書同上 代安南國王答書同上 又節略同上

堅確賦同上 榜示安南文武大小臣工同上 辭別安南國王書同上 二月十七日上監國魯王謝恩疏卷三

五月二十七日上監國魯王疏卷三 祭王侍郎文二卷二十

戊戌永隆十二年 先生五十九歲。

守書舟中一去諸可附贈。因

是冬、先生在廈門。有答安東守約書。表示欲昌明儒學於域外之意。其略曰、『……來書有不可草草率復者、



一者執禮過謙。二者足下立志砥行、慨然以聖學自勉……漫作游辭讚揚……甚拂足下遠來下問之意、而深絕貴國眞實上達之機。得罪於足下者一人、而得罪於日本通國者萬世。瑜則何敢……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然而亘千古而未見者……正以不學之故耳。不學……爲弊有三端。岸然自高、枵然自大、而恥於下人、一也。在日本者不自安其分、在中國者常欲求其疵、鬬捷於口頰、二也。愚蔽於他端、而希必不然之獲、老死而不悟、三也……雖然、中國之人、亦有罪焉。向者中國有禁、無敢瞞出。其來者非負隱姦販、則漁釣篙工。偶有人士來游、而學行不兼、況有全全背戾者……聖實踐履之學、中國已在世季、宜乎貴國之未聞之也。今足下感憤奮發、率德厲行……以此躬行、以此淑世……此誠貴國之開闢而首出者……元定眞吾老友、而乃謙以自牧、退就弟子之列、然而不敢辭者、亦有故焉。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不肖性行質直、一無所長、惟此與人爲善之誠、迫於飢渴、十四年惓惓望切、而一旦意外遇之。其敢阻進修之志哉……『啓超案、此書爲先生講學長、此不及四之一也。』發軔、特錄其崖略。原文甚

遺文 祭王侍郎文三卷二十

與完翁雜札卷九

答完翁書卷六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

己亥、永歷十三年 先生六十歲。

清順治十六年

五月、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鄭成功、兵部侍郎張煌言會師北伐。六月、克復瓜州、鎮江。傳檄郡邑、江南北相率來附、得府四、州縣二十四。金陵且議降。七月、師以驕懈爲敵所乘、敗績歸。

先生初至廈門、卽大失望、始終未謁成功。從軍北伐、主建威伯馬信營。據別軍中有書與安東守約述其經過。



信藏

朱舜水先生年譜

其略曰：「冬春之交，兩次附書，定應久應記室。案：冬間書檢集中未得。此時遠近傳聞，藩臺案：指鄭成功。不以推賢進士爲務，則是興復之志不堅，而立業之基不廣。志切興復，而棄賢才，是涉大川去舟楫也。其何以濟哉？故遂慨然欲從思明復來貴國。案：永歷十年閏五月，改廈門爲思明州，見黃梨洲國姓始末。……後藩前有三四故交，遣舟來迎……遂住其舟檣。去駐數月間，雖日與藩臺艤舳相銜，誼不以一刺通名字。或有美言勸行，瑜必婉辭謝卻，自安愚分而已。案：答明石源助書云：「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見其將吏及寄居薦紳，皆佻達自喜，不候知其事，必無成，故萬里過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無所濟。」六月七八，入南京，兵圍瓜州，十七早即破城。滿夷斷頸折股，虜馬截傷驚馳，浮屍積野蔽江，束手就縛，遠近稱快。驩聞若雷，逆虜扼江而守，列炮如星。馬玉老擐甲直衝，一鼓登陴。案：玉老即馬信，賜姓始末云：「丙申（永歷十年）正月，台州北，虜騎所稱驍悍驍雄者，殲夷殆盡。大會管効忠督按，清提最爲桀黠，喙息鼠竄，惟恐不前。廿三日，鎮江開門納降，市肆不易。然而紀律時有未嚴，上情不能下究，有識蚤已憂之。從陸無救焚之策，候風有師老之虞。藩臺似謂虜在目，徒使英雄頓足耳。七月初八九，至南京，其下驕而不戢，渙而不萃，中有一二要人，案：當指余新鵬。剛愎貪忌，狃於小勝，不用上命，舍其瑕，攻其堅，不離之使分，反慢而使合，徒效姚萇之覆羌羯，不念苻堅之潰合淝，遂爾一敗至此，雖死何足以贖罪。上游則豫章、江黃迤北，則淮揚、廬鳳，蒿目以待王師，拔於水火，輸糧運米，會同有繹，送印納款，懼於後期。民心思漢之誠，於茲大驗。一旦辜負之若此，直可大慟。今退守舟山、浙閩，意在重來。若能自怨自艾，深思前過，則轉敗爲功，直唾手間耳。……瑜欲附船仍還貴國，往見主者馬玉老，一見奮辭，責成大義。瑜十五年間關困苦，原有本情，遂乏一時權宜之說，暫留旬月，約以明夏復過長崎。……」

五月，成功會公於天合……公以所部爲前軍，向瓜州……（清）操江都御史朱衣祚被禽，明日成功至城中（清軍）出戰不利，提督管効忠走，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公請先取鎮江，成功恐江

寧之來援也。公曰：「吾但以偏師水道，觀其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之爲？成功即請公行，未至儀虞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公以偏師水道，觀其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之爲？成功即請公行，未至儀虞五十里，士下時，公所遣將佐，以懷其不意，成功以水道來。七月朔，公哨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少恃勇，爲憂，欲次日，公所遣將佐，以懷其不意，成功以水道來。七月朔，公哨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少恃勇，爲憂，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得，乃至蕪湖，相度形勢，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國太平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圖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通蕪湖，休歛諸城，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江高淳溧水溧陽建陽二縣，初寧國之至，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涇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廬江無爲三州，當塗蕪湖繁昌宜城縣，初寧國之至，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涇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公所至，臣故老赴見者，角巾抗禮，酒饌慰勞，於守令則青衣待罪，考其政績而去，留之十五年，來所未見。至城邑，遺有將分取，而丹陽諸城邑，如白下，出援，則首尾夾擊之，如其自守，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他變，宜還諸將，而分取，而丹陽諸城邑，如白下，出援，則首尾夾擊之，如其自守，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日，至白下，在掌中矣。成功以果捷，又開江北，如破竹，謂城旦夕可下。駐防軍亦來援，長驅入城，莫之安設者。梯地衝並造木棚，而（清）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馬步兵相繼至，浙之駐防軍亦來援，長驅入城，莫之安設者。梯地軍遂大潰。公之謂信也，以爲難收，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江，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不使諸將知，而更貽成功書，以爲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意成功並撤鎮江之師而入海。……最能說明，足與先生致安東書相對，故節錄之。功罪

陽九述略云：「己亥年，同國藩入長江，南京未下，兵律尙未嚴，而江右、江北、蕪、黃、漢、沔已雲合響應，翹首而望時雨。卽家室、妻孥、軀命，事事可捐，而惟望大明之光復，民心之迫切，亦甚可憐矣。……瑜身在行間，親知而灼見，日與各處士大夫相接，已自與耳食而塗說者不同。況瑜又拳拳懇懇，夢寐飲食於此者哉？有人焉，果能以仁義之師，過之枕席之上，而又雷厲風行，臂則鼓洪爐以燎毛，決衝波而漂炭，咄嗟而辦耳。然而萬有一慮者，卽以己亥之秋故也。攻城不能拔，而去之如敝屣，使天下戴香盆供餽餉之父老人，受毒痛。海上之師，恐不復取信於天下矣。然國藩入江之初，有識者已先策其必敗矣。……前日南都之敗，乃閩師之自潰，非虜能勝之，何得藉爲口實也。……」

『啓超案，右兩文爲窺江之役重要史料，且可見先生志事，故具錄之。』



其年春、次子大威來省觀、於廈門、相從軍中、六月卒。與陳之書（卷四）云、一己亥春、成兒至、繼聞動定。一弟禁其飲食、次日虞氏之母昌言曰、一老相公、以主張如此熱、天久不進食、必致不起。後生風旺、必不能堪。一此時賓客如雲、弟出見客、而竊以稀粥餽之。是夕、即復熱喘急、一夜而亡。弟老年失壯子、更覺伶仃孤苦。一他山、未知存毀。一啓超案、大威已亥春來觀、其時、先生決當在思明。五月十、七、計當隨馬信晉在瓜州、鎮江間、時方乘勝、軍書旁午。故云「賓客如雲」也。

是年冬、先生復至日本。安東守約等挽留永寓、並爲奔走當道乞破禁例許久留。行實云、一先生於是熟、知壤內地、則不得不從清朝之俗、毀髮裂裳、覓頭束手、乃決蹈海全節之志、以明年己亥、又至日本。先是、筑後柳川有安東守約者、欽其學植德望、師事之。深體先生忠義之心、知其歸路絕、宿望沮、固請先生留日本、先生從焉。乃與同志者連署白長崎鎮巡、鎮巡許之。

先生未定居時、有答安東守約兩書。其一云、「異國遠來、誠望與足下商榷今古、爲古今盛事。抵岸遂聞貴國主尙在江戶、便已搔腕。啓超案、一貴國主反發來緘、復知足下以國典攸關、不能出境。啓超案、日本德川時代不能出境、直至維新前猶然。此是國家憲章、豈容踰越。但揆諸鄙人、大拂初意矣。雖然、使不佞與足下相與有成、寧惟問學一端而已。將大明與貴國世世和好之歟、而貴國文明開闢之機、均於此基焉。所係豈不重且大、誠非人力所能爲也。若本船在此過夏、須九月始發、尙有相會之期。儻四月終即行、雖奉貴國主明示、亦何可及。且不佞既回沙塔之後、或東或西、必求一所立定脚跟、以待天下安。安能泛泛作水中之鳧、頻頻漂泊耶……去夏附船、困守舟中、十月後亦何能有此便船、容不佞孑然一身、兀坐守候也。後會之不可期、亦甚明矣……足下天挺之豪、惟在能自得師、又何必獨在不佞哉。足下師生之稱、向時猶不敢遽受、欲待晤時定之。或師德、或師學、必有所指而後敢承。今既不可得見、不敢復辭。疑自外於足下也……」其二云、「來教殷勤、自非虛飾、國典載在、誰敢或踰。其遇與不遇、皆天也。天或有意爲明爲日本、後會亦未可知。不必以此爲憂念……不佞欲與

賢契講究針砭者、身心性命之大、動關中國、日國千年之好、豈區區人力所能爲。秋獻之際、仍爲慰藉……嘉隆萬歷年間、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爲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聞、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煩。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峨冠廣袖、優孟抵掌、世以爲笑。是以中國問學、異種子幾乎絕息、況乎貴國素未知此種道理、而又在稊莠桀桀之時、獨有嘉禾油然秀出於其畔、亦甚可危矣。賢契慨然有志於此、真千古一人。豈以華夷、古近爲限。惟極力精進、以卒斯業、萬勿爲時俗異端所撓也……丹心相照、不佞亦具有隻眼、獨恨不得面佈。近日船頭方圖此緣之所至、亦未可期、即行亦當在來月初旬……」

啓超案、此二書有關於先生講學旨趣及其行蹤、故節錄之。據軍中與安東書言「去夏附船、困守舟中、語、若其書作於庚子、則「去夏」應指本年。時先生方在瓜州、鎮江間、安得有附船困守事耶。故當從行實、以重來屬諸本年。始聞師敗後、先生隨馬信等返鳳門、確見諸人不復足與謀、故遇船便行耳。其抵日本當以歲杪、故所附之船、在彼過夏與否、尙屬疑問。右所錄二書、其第一書、必爲本年所發。第二書、則當在來年春末、蓋此數月間、安東等奔走當頗費力、始得許留矣。又案、與孫男毓仁書云、「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至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均不准。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庵苦懇留、展轉央人、故留駐於此、是特爲我一一人開此禁也。」此文敘初寓日本之經過、最明。然則先生從前屢至日本、時作何安頓耶。讀集中初期信札、屢有「戲冬、戲春」之語、謂不解所謂、細釋情節、似當時海舶從前屢至長崎者、在冬春間、碇泊時、其船員及搭客、可以登岸暫住、隨船出港、殆在此等狀態之下、往來漂泊於日本耶。此當求諸彼城掌故、未敢臆斷也。

遺文 與安東守約書 卷九葉一〇、冬 答安東守約書 卷九葉十〇、異

庚子 永歷十四年 先生六十一歲

是年春、先生仍瀾跡商販、在長崎「戲春」、夏間將循例被遣。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二）云「……數與諸商賈賀賀往來、其人可笑事……」蓋終不能得一晤、則此來似信。卒以長崎鎮巡黑川正直之建議、經薩徒然、悵惘無極。」啓超案、此當是留事未定以前、答安東之末一信。



摩侯鍋島直能同意得朝旨許留。波守之意、與小宅安之書（卷十一、葉十三）云、
 川也。卷六、葉五、有答長崎鎮巡黑川正直書、其語氣、蓋甲辰年所發（見下）。而據書中語、則黑川任此職
 已十三年、故知丹波守即正直時、方任長崎鎮巡、而先生於辛卯年上長崎鎮巡、揭所上書、亦即其人也。殆黑
 川彼時已心敬先生、至是因安東等之請、而奮然盡力歟。又案、與鍋島直能書（卷六、葉二）云、
 蒙破格留止、恩藉加隆。是留事又得鍋島主持也。鍋島為薩摩侯、長崎為薩摩領土、其必經此程序也。固宜。
 實當時一破格之舉也。與陳蓮之書（卷四、葉二）云、
 斷崖元初書（卷四、葉八）云、
 枝棲息貴邦。一啓超案、據一十七年一語、知其書發於次年辛丑、據一去冬一語、知本年冬乃定居。一自此
 遂流寓日本以終。

當留事未定時、完翁索先生為文頌美長崎鎮巡、先生拒之。以書陳其義於安東守約、其略曰、
 語、索不佞履歷、并索敕書。此是鎮公詳慎處。即將履歷草上一冊。……完翁又命作文頌美、不知作文自有時
 候、自有體局。……君子一言不智、喪其終身。……不佞居身本自淡泊、鄉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概、不佞已不能
 憶矣。自弱冠以來、則未之或改、豈今墓木將拱、一旦喪其所守、人品即不甚高、然頗立之於萬死一生之際、刀
 鋸臨之而不怵、重祿餌之而不回。……何乃多為蛇足以亂人意。數日來刺刺不休、使不佞進退維谷、茹吐皆
 難、統容而時詳細斟酌以定行止。若欲不佞作妾婦眉目、隨人俛仰悲歡、則不須於此間生活也。若曰免我於
 刀俎、鼻孔便當隨人牽掣、失之更遠矣。……奔走其人、殆好善而無識者、欲先生稍自貶、以促成所事、不知觸先
 生仇直之氣、幾決裂以去矣。觀一辭酌定行止一語、知其時留居事尚未定也。又案、鎮公即黑川正直、其人
 蓋真能敬先生者、先生亦深許之。然此時聞完翁之勸、即應若觸逆鱗、此最足以表現先生壁立千仞之人
 格也。

先生既留、長崎鎮巡黑川正直備致敬禮。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
 前月初四日、謁黑川公、方得久
 談、言辭款曲、送迎致恭、自坐當戶、執謙極矣。謂一惜乎不知文理、不

得時延談、暇時將論語一說爲妙、來時須攜一通事來。謂「節且衆人交禮之日、不便不當往、不當與長崎人同也。惟暇時時常一顧。」……「啓超案、然此略可見黑川爲人、其欲請先生講論語、可見日本當時士大夫之好學虛心。」

是年秋冬間、安東守約自柳川來長崎脩謁。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拙公之意、似甚欲得賢契、前至云、一賢契意欲至崎、苦於手中不足、欲不來、則又恐不候見怪。……是賢契之於不候、猶有未能盡知、才處也。不候之心、光明如皎日、月中自信、無纖毫雲霧、而與賢契相信、如金石、乃猶遲疑、勉強復作此慮耶。……今難萬俟其便而爲之、不可勉強也。」（卷九葉三）又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三）云、「完翁云、賢契欲過重九方來、極爲有見。……然則安東之來、當在秋冬間矣。與孫男毓仁書（卷四葉六）云、「省庵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費一百兩、首肯先生之傳、盡於此矣。」當時出境（山筑後國之柳川到薩摩國之長崎）既不易、而川資所費、又如之、其鉅、無怪安東之不易一行也。」

遺文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一）云。又（卷九葉十三）云。又（卷九葉十二）云。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前）

月初四。又（卷九葉三）云。昨與安東守約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三）云。答安東親清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二）云。守約來謁時、有書帶呈、先生答之。

辛丑 永歷十五年 先生六十二歲。是年七月、緬酋執永歷帝獻吳三桂軍。明年四月、帝遇弒於雲南、明亡。啓超案、明末帝雖遇弒、然臺灣鄭氏仍故本年以後、仍紀永歷、從先生志也。

是年、先生在長崎。新春有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小橋送別、近在目前、徂冬及春、捷於隙駃、歲序維新、景物明麗、卿士大夫以及庶人、無不以爲喜、惟學者則以爲懼。通計舊年之功、未見大有所進、而瞬息已增一年。設使歲歲如茲、百年

止是鄉人、何時可以及舜。……」一啓超案、此書年月雖難確考、但決當是安東初謁歸後之第一書。先生與也。安東論學書甚多、不能具錄。錄此以見當時師弟間相與切磋期許之一斑。

先生既絕望於光復、有浮海終焉之志、有書答安東守約卷五云、「此後謝絕人事、可作自己工夫。」又云、卷五「但欲覓數畝之地、住此灌園、頗足自給、不交王侯、不涉世趣、賢契來則相與尚論古人、考究疑義、酌酒談心、更無餘事。」

先生旅況窘甚、借貸於商舶及僑民中之親故以自活、思斥賣故鄉恆產而未能。安東守約綱繆供給、請割祿入之半以奉、先生苦辭、安東固請、卒勉許之。行實云「先生流離屯蹙、四海空蕩、孤身飄然、不能自支。守約乃急者、古人稱師與君父、所在致死、況其餘哉。然則義當悉獻年俸、自取其三之一。然辱愛之深、恐不許之、故今取中以分其半。若非其義、非其道、則奉者受者猶之匪人。老師高風峻節、必不受一不義之祿。豈以守約之所奉、爲不義之祿乎。守約百事不如人、惟於取與、欲盡心以合理。若拒之、則以爲匪人也。豈相愛之道哉。」先生重辭以心不安。答曰「守約爲生、豈於老師於心安乎。縱使傾家奉之、志則在矣、難以致久、故酌其宜以中分之。有餘則不在此限、不足則亦不必如此。願不過慮也。」先生知其志不可移、乃許其通移。此賢契用情過約、書「卷九葉十六」云、「今月接兩書、惓惓以不佞費用乏絕爲憂、轉令親友爲之通移。此賢契用情過厚、故且遲遲。若王民則船及鄭儼、老且暮間、到時、則不煩清思、已那借完局、可移、祇恐其八月當行、又多一番折、故且遲遲。若王民則船及鄭儼、老且暮間、到時、則不煩清思、已那借完局、可移、祇恐其八月當行、又多一番憂。不佞故通以示人、使知賢契之盛美耳。」卷九葉十七云、「九月廿三同日到三書、亦料必不切於不佞之貧困爲若料其或至於凍餒、而復須賢契之補益通借、則不佞從前之所爲、亦不得不如此矣。……今年雖借銀七十八金、民則所有、僑民二兄皆至、通移一二百金、亦自無難。若不服勞、亦如年光景、止於如此、俟新鎮公行後、則杜門不交一人。豈足辱賢契、又「卷九葉十三」云、「一賢契之於不佞、此古人盛德之事、絕非今世薄俗所有。……但中分失人矣。……」其後足、附納不佞、又「卷九葉十三」云、「一賢契之於不佞、此古人盛德之事、絕非今世薄俗所有。……但中分失



世及吾與爾子若孫均足以爲美談故相辭酌如此耳。非故作辭讓之套亦非權賢契之所受者義乎不義乎然後受之也。一與孫男毓仁書（卷四葉六）云。一既留之後（省庵）分半俸給我。省庵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首肯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庵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而已。此等中原亦少有汝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一啓超案以上諸書可以見安東之風義及先生所以斟酌於辭受取與間之經權與夫當時生計狀況之大概故稍詳錄之。

有釋獨立者勸作僧裝先生復書嚴詞以言其不可其略曰『弟惟靖難時忠臣極多惟程詞林濟最爲艱難最有始終今日革除之際忠臣極多惟弟最爲艱難最爲堅忍而尙兢兢於末路嘗曰蓋棺事始定也羞苦困辱分所宜然總不必論彼時程亦剪髮爲頭陀誠權宜之計於理無妨蓋建文主爲和尚也今日普天下俱剃頭此事大不可草草蓋類有相似也弟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罪不可擢髮數但欲留此數莖之髮下見先大夫於九原耳前承面諭及之弟半晌不復而和尚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辭萬一念頭一錯其所可慮者翰教之所及尙未能什一也尊札懇懇言之或有他人以游詞和誑者弟念慮夢想都不及此』啓超案當時

此數莖之髮者恐惟先生與王船山耳。又案據篇中「十七年」語知書作於是年。又案獨立蓋亦明之遺獻先生後此尙常與通書其姓名待考。

是時日本佛教極盛而儒術無聞有釋斷崖元初者致書先生叩其態度先生答書（卷四）自述居東本意謂並非爲倡明儒教而來有一儒教不明佛不可攻佛教既明佛不必攻等語。書云「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通播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衣冠茹菴身操婢僕之役所冀天下稍寧還歸故邑本非爲倡明儒教而來也。生於聖道樸燕之日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若以僕之荒鄙而欲倡明絕學猶以菅蒯之朽索繫萬鈞之石垂之千仞不測之懸崖其不絕而墜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所以閉門掃跡意自可知。至若儒釋紛紜之議舌敝耳聾不得肯綮何足復道。彼以削髮披緇者爲僧峨冠廣襦者爲儒互相攻擊專在此輩僕謂究其大罪什七乃在儒者咕嚕剿襲嘲風詠月儼然自命爲儒是豈謂之儒哉。若非叛儒入佛便思以儒攻佛遂使佛者據爲口實亦不自量之甚矣。嘲風詠月儼然自命爲儒是豈謂之儒哉。若非叛儒入佛便思以儒攻佛遂使佛者據爲口實準固不朽之作也。弟謂當函藏石室誠未可懸諸國門。雖有利口無所復置其喙不偏不倚當爲儒釋立一標



八〇

之教弟、獵探詞華、埋頭呻吟、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豈復以黜竊爲工、掇取青紫爲志、誰復知讀書之義哉、既不知讀書、則亦不問其文、年之連無告、鄉紳受賂、操有名之司獄、訟以之權、爲殘忍、爲奸、爲廣、暮夜、其天賦租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聞文、年之連無告、鄉紳受賂、操有名之司獄、訟以之權、爲殘忍、爲奸、爲廣、暮夜、其時任其豐歉、租庸絲布、令兵按冊徵收、影占虛懸、巨猾食、容先曲木、屠伯、卓異、之旌、未聞士之極、有勾罷之、憐易子、羨餘、加派、登顧、醫疴、金入、長安、蠶賊、騰、良之、響、民之、病、也、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食、謀是而、惟見、值科、註陽、城之、考、盜、賊、途、更、可、知、也、矣、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食、謀是而、按盡、可知、也、矣、而、伍、而、首、領、更、可、知、也、矣、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食、謀是而、多收、投、募、娶、宗、姻、姪、甥、出、行、兒、弟、豪、奴、專、攻、羅、致、女、子、稔、色、則、多、方、委、命、田、園、聲、冤、公、事、至、僣、者、何、科、何、院、時、有、事、會、因、爾、無、窮、搜、奪、圖、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子、高、標、者、某、府、某、衙、門、屈、聲、冤、公、事、至、僣、者、何、科、何、院、曲、直、撓、亂、白、黑、蒼、黃、此、遠、親、爲、官、戶、欠、戶、重、役、於、貧、民、事、大、循、習、故、常、已、資、而、役、仍、在、年、年、拖、累、人、已、斃、而、名、未、除、官、司、比、較、未、完、滿、堂、歡、喜、親、役、牌、戶、勾、欠、戶、重、役、於、貧、民、事、大、循、習、故、常、已、資、而、役、仍、在、年、年、拖、累、人、已、斃、而、名、未、除、小、民、侵、害、民、之、病、也、凡、吞、聲、一、榜、科、甲、名、官、心、識、矣、誰、何、餘、財、則、自、延、譽、寒、素、則、賈、董、沉、淪、親、臨、轄、屬、是、曰、通、家、此、鄉、官、害、民、之、病、也、凡、吞、聲、一、榜、科、甲、名、官、心、識、矣、誰、何、餘、財、則、自、延、譽、寒、素、則、賈、董、沉、淪、親、臨、轄、屬、是、曰、通、家、故、吏、又、有、文、社、觀、一、杯、之、親、水、東、林、西、北、之、薪、火、而、且、檢、壬、機、巧、競、賞、圓、通、持、重、端、仁、賢、廉、潔、之、士、總、之、一、盡、附、古、不、能、味、一、河、之、水、一、杯、之、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而、且、檢、壬、機、巧、競、賞、圓、通、持、重、端、仁、賢、廉、潔、之、士、總、之、一、盡、附、古、執、者、驛、馬、必、使、一、氣、呵、成、牢、不、可、破、則、小、民、安、得、不、被、其、害、且、幽、糞、充、豫、五、省、苦、於、侯、馬、驛、馬、必、使、一、氣、呵、成、牢、不、可、破、則、小、民、安、得、不、被、其、害、且、幽、糞、充、豫、五、省、苦、於、侯、馬、集、百、姓、者、黃、口、孺、子、也、絕、其、乳、哺、立、可、餓、死、今、乃、不、思、長、養、之、方、獨、工、拮、据、之、術、安、得、不、窮、既、被、其、害、無、從、表、白、中、訴、而、又、愁、苦、無、聊、安、得、不、憤、憤、切、齒、爲、盜、爲、亂、思、欲、得、當、以、爲、出、爾、反、爾、之、計、繇、前、所、言、謂、之、巧、官、無、從、首、告、以、趨、炎、附、勢、門、戶、資、則、獨、工、結、舌、不、以、興、利、除、害、禦、災、捍、患、則、獨、工、拮、据、之、術、安、得、不、窮、既、被、其、害、無、從、之、証、而、以、北、京、後、布、政、使、流、言、倡、爲、均、田、之、說、而、百、姓、既、以、貪、利、之、心、兼、欲、乘、機、而、仲、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合、力、而、一、心、翹、首、後、彼、百、姓、者、倡、爲、均、田、之、說、而、百、姓、既、以、貪、利、之、心、兼、欲、乘、機、而、仲、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因、之、溥、天、淪、喪、非、道、處、無、備、之、城、怖、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其、心、既、變、川、決、山、崩、而、以、百、姓、內、潰、無、聊、之、志、於、是、江、陰、一、小、縣、不、過、靴、尖、錫、倒、爾、已、雖、內、有、儲、蓄、而、外、無、救、援、乃、猶、慨、然、拒、處、閉、城、堅、守、男、子、出、戰、婦、人、饋、饘、攻、之、百、道、半、年、始、拔、闔、城、自、屠、婦、女、嬰、兒、俱、盡、而、虜、之、驕、將、死、於、城、下、者、亦、且、數、萬、其、時、南、徐、毗、陵、吳、興、金、陵、處、設、能、各、出、奇、兵、角、此、虜、其、有、隻、輪、北、濟、乎、奈、何、孤、城、淫、污、慘、殺、近、茶、赤、又、倍、蓰、於、指、紳、之、禍、哉、今、雖、悔、之、不、能、遠、慮、豈、知、逃、得、國、之、後、均、田、其、有、隻、輪、北、濟、乎、奈、何、孤、城、淫、污、慘、殺、近、茶、赤、又、倍、蓰、於、指、紳、之、禍、哉、今、雖、悔、之、不、能、遠、慮、寧、可、爲、奴、隸、兒、子、畜、之、玩、之、掌、股、使、其、長、養、不、可、道、知、我、虛、實、情、形、又、加、以、龍、虎、將、軍、名、號、使、得、控、崇、別、部、先、年、李



啓疆。失於防禦。遂滅北關。白羊骨。諸種。益致披猖。又賊臣楊鎮。袁崇煥。前後賣國。繼喪遼陽。廣寧。滋蔓難圖。猶廿年。蹂躪三韓。燕雲屹然。無恙。即會。入朔。易。山東。未敢公然盤踞。祇因流寇。攻陷京城。慘殺文武。吳三桂。復以南北。中分。之說。愚我報家仇。勾引。入寇。逆虜。遂令三桂。倉皇不暇。乘機。掩襲。北京。我人。既以爲德。不復先事。防閑。弘光。初立。又非令主。倚毗。者既。樞輔。馬士英。勳。鎮。方國安。士英。借。台。衡。密。勿。之。重。開。西。邸。以。賣。官。國。安。總。四。十八。萬。之。師。擁。中。軍。而。作。奸。大。將。既。係。庸。材。參。贊。非。佳。士。僅。逞。無。忌。之。氣。誰。知。堵。禦。之。方。邸。遂。致。虜。渡。江。隻。矢。不。折。兩。浙。八。閩。捲。篋。而。過。其。時。瑜。大。已。潛。來。日。本。未。嘗。目。擊。淪。亡。興。言。及。茲。目。皆。盡。裂。奴。虜。之。下。恩。恣。行。全。無。忌。憚。責。報。者。尙。未。盈。其。欲。而。且。行。者。有。簡。制。之。嫌。繇。是。外。心。內。之。心。漸。生。乖。異。八。旗。各。有。頭。領。政。每。出。於。多。門。一。朝。自。相。齟。齬。者。尙。難。補。於。百。孔。而。且。老。者。有。子。女。之。嫌。繇。是。外。心。內。之。心。漸。生。乖。異。八。旗。各。有。頭。領。政。每。出。於。多。門。一。朝。自。相。齟。齬。則。方。既。千。累。防。守。自。多。盡。發。入。伍。近。者。滿。虜。有。財。盡。搜。漢。人。則。漢。人。可。疑。進。而。退。維。艱。固。難。自。決。初。時。內。地。殷。富。一。抄。搶。則。地。心。膽。墮。名。城。無。自。守。之。守。省。會。少。及。千。之。營。盡。是。蠻。子。漢。官。一。半。年。虛。聲。恐。喝。一。忽。所。有。紀。律。之。師。乘。間。而。已。內。地。義。師。未。敢。突。起。已。自。結。釋。勞。午。十。室。九。空。如。此。其。沿。海。諸。營。甚。至。一。年。無。餉。漢。一。忽。所。有。紀。律。之。師。乘。間。而。已。內。地。已。敗。又。且。各。處。久。已。疑。家。裝。束。輜。重。人。人。顧。戀。妻。孥。惟。有。長。驅。渡。江。而。已。雖。有。郎。二。省。公。忠。愛。民。然。一。木。難。支。圯。隤。又。且。各。處。久。已。疑。家。裝。束。輜。重。人。人。顧。戀。妻。孥。惟。有。長。驅。渡。江。而。已。雖。有。郎。二。省。公。忠。愛。民。然。一。木。難。支。湘。福。邵。延。建。一。時。騷。動。詔。粵。東。粵。西。截。馬。爲。懸。壘。蓋。廣。信。既。下。常。山。固。守。則。虜。兵。不。敢。下。南。雄。越。梅。嶺。袁。州。復。定。湖。湘。驛。驛。則。延。建。一。時。騷。動。詔。粵。東。粵。西。截。馬。爲。懸。壘。蓋。廣。信。既。下。常。山。固。守。則。虜。兵。不。敢。下。南。雄。越。梅。嶺。袁。州。復。定。湖。也。如。此。則。天。下。財。賦。不。敷。區。區。一。且。皆。非。虜。有。雲。南。既。絕。無。他。故。僅。足。協。濟。貴。州。不。行。宣。文。稅。所。行。徵。發。所。及。者。六。省。山。西。陝。西。四。川。之。糧。向。不。敷。區。區。一。且。皆。非。虜。有。雲。南。既。絕。無。他。故。僅。足。協。濟。貴。州。不。行。宣。文。稅。所。行。徵。發。所。及。者。六。省。山。疑。當。作。宜。大。一。其。餘。河。南。山。東。北。直。甲。器。械。一。概。取。清。南。旺。夏。鎮。盡。成。廢。閑。況。宮。中。燕。賜。郊。廟。祭。饗。百。官。俸。料。軍。衛。月。糧。邊。關。疑。賞。軍。前。火。藥。弓。矢。衣。甲。租。庸。有。幾。臨。清。給。於。此。而。又。加。之。廢。閑。況。宮。中。燕。賜。郊。廟。祭。饗。百。官。俸。料。軍。指。石。脫。巾。之。呼。勢。所。必。至。逆。虜。其。能。支。乎。而。且。南。蕞。荆。湖。江。浙。北。勁。兵。逼。臨。國。藩。從。中。而。起。則。八。閩。兩。粵。奄。焉。少。我。有。則。足。以。戰。多。則。力。有。不。能。與。前。代。漢。趙。秦。晉。之。事。時。異。勢。殊。一。日。虜。糧。及。西。北。遼。人。不。利。犒。賞。搶。掠。而。有。鋒。鏑。死。亡。之。憂。誰。肯。復。應。其。募。掉。臂。而。去。轉。生。內。難。瑜。謂。虜。國。時。日。困。勢。一。日。虜。糧。及。西。北。遼。人。不。利。犒。賞。搶。掠。而。有。鋒。鏑。死。亡。之。民。日。苦。一。日。虜。心。日。離。一。日。萬。萬。不。可。復。振。蓋。謂。此。也。逆。虜。不。北。遁。不。久。必。有。圖。之。者。此。幽。燕。遼。東。陝。西。之。勢。勢。已。盡。在。目。中。矣。去。年。八。月。十。四。日。萬。不。可。復。振。蓋。謂。此。也。逆。虜。不。北。遁。不。久。必。有。圖。之。者。此。幽。燕。遼。東。陝。西。之。勢。勢。已。出。者。盡。滅。飛。血。灑。空。岐。頭。一。鎮。數。百。人。家。盡。見。老。幼。俱。其。餘。民。諸。各。處。如。出。一。口。以。天。時。人。事。合。之。虜。之。敗。亡。必。矣。虜。既。出。口。之。岐。頭。一。鎮。數。百。人。家。盡。見。老。幼。俱。其。餘。民。諸。各。處。如。出。一。口。以。天。時。人。事。合。之。虜。之。不。忍。背。逆。虜。事。不。及。可。翹。足。抑。而。待。一。地。應。進。取。機。宜。奇。正。道。路。今。徒。託。之。毛。空。言。不。必。預。爲。宣。洩。一。真。憐。啓。超。案。先。

生此文、鼓舞清季革命之士氣不少。今者、一場公案雖了、然其爲史料之價值、然千古不磨、故錄其前半、餘當看遺書原文。

遺文 陽九述略 答釋獨立書卷八 答釋斷崖元初書卷八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 送別云云。小 又卷九

手書云云。又卷九 盛情云云。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 來翰云云。 讀 又卷九 契之於不佞云云。 又卷九 自寓

中裝治門。又卷九 接兩書云云。今 又卷九 月廿三日云云。 與鍋島直能書卷六 破格留止、慰藉加隆。又云、昨、年

然使命、曲致殷勤。鍋島爲薩摩侯、挽留先生、實彼主之。是年蓋遣使致敬投贈、而先生報以書也。

壬寅 永歷十六年 先生六十三歲。

是年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灣。明季諸野史多言魯王不知所終、此據先生居長崎首尾七年、有數事當記載、而年月難確考者、彙錄於下。

安東守約會議請先生移居筑後、不果。與安東守約書卷九 葉四云、

此不佞所深冀之者。但貴國君新蒞任、賢契雖極慎重、尙須事事斟酌。似當先煩清田翁於黑川公前、探知口氣如何、然後懇貴國君致書爲妥。萬一賢契力懇、又諸當路愛贊助、貴國新君慨然發書、而黑川公不允、則新政之初、必不大樂。是於賢契有損、而不佞在此、無益於賢契、而有損之、不佞何以爲情。啓超案、遷居之事、竟寢、想先生所慮不錯也。

安東守約欲介伊藤誠修來見、先生數書止之。其卷九 云、

「伊藤誠修、學識文品、爲貴國之白眉、然所學與不佞有異。不佞之學、木豆瓦釜、布帛菽粟而已。伊藤之學、則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也。未必相合。又云、

「不佞居輕而聲價則甚重、京華人士不敢輕與相接、即有書來、亦當察明黑川公、甚爲煩瑣。又此其二卷九 云、

「伊藤間人情多好自高、稍有學識、殆且岸然。如此淹貫、豈更求益、且不佞亦不能有以益之。」

誠修誠貴國之翹楚、頗有見解。……昔有良工能於棘端刻沐猴、耳目鼻口宛然、毛髮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匠也。若使不佞目炫玄黃、忽然得此、則必抵之爲砂礫矣。即使不佞明見其耳目鼻口宛然、毛髮咸具、不佞亦

匠也。若使不佞目炫玄黃、忽然得此、則必抵之爲砂礫矣。即使不佞明見其耳目鼻口宛然、毛髮咸具、不佞亦

匠也。若使不佞目炫玄黃、忽然得此、則必抵之爲砂礫矣。即使不佞明見其耳目鼻口宛然、毛髮咸具、不佞亦



必抵之爲砂礫。何也。工雖巧、無益於世用也。彼之所爲道、自非不佞之道也。不佞之道、不用則卷而自藏耳。萬一世能大用之、自能使子孝臣忠、時和年登、政治還醇、風物歸厚、絕不區區爭鬪於口角之間。宋儒辨析毫釐、終不曾做得一事、況又於其屋下架屋哉。如果聞其欲來、賢契幸急作書止之。若一成聚訟、便紛然多事矣。此是貴國絕大關頭、萬勿視爲泛泛也。其人年幾何矣……若果來、不佞當以中朝之處徐鉉者處之、必不與之較長契短也。『又有一與安東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三）云：『伊藤誠修止之爲妙。昔者劉悛與王濛遊而取一已。』『啓超案、誠修爲人本末未詳。』（不審即伊藤仁齋否。想未必是待考。）先生痛恨晚明講學家門戶主奴之習、其與黃梨洲同縣、同在舟山軍中、而始終不相聞問、似亦有平實與作緣之意。右與安東兩札、最足表先生自守之狷介、及其學風之平實真切、故具錄之。

安東守約惻先生客中勞獨不便、嘗婉勸置妾。先生有書與商榷、然竟不納。『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三）云：『自懇至意、賢契之愛、我誠深也。但此事不可苟且、不佞之守身、至今如執玉奉盈、猶來姦人譏賊、萬一眞足、以遠去矣。』』『甚爲可惜。昨日偶來一婢、止年十二、甚小、不解事、常試而後定。若有一婢能解事、則不爲下人所累矣。』』『因思不能自作飲食、致目前種種煩言、雖小人用心惡、亦不佞之過也。』』『生不許。』』『當即指此事、或後此倘有人以此勸也。』』『啓超又案、前書中有：『姦人譏賊』』』『一種種煩言』』』『等語、蓋當時一事實。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七）云：『丈夫但不嫌、遂爲妻妾。』』』『如豚犬輩、言至不佞、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七）云：『我念頭不差、非彼所能污。』』』『如豚犬輩、言至不佞、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七）云：『是當一其辭、小惡而嚴。』』』『其人與先生臭味不合、而比之者、相與諱諛也。此本小事、錄之以見先生之所以處橫逆云。』』

遺文
大抵下皆難確考年、月、

與安東守約書
大風爲災云云、前月

又卷九葉四、來
貴國佳居云云、

又卷九葉四、一月
不得手書云云、

又卷九葉五、伊

又卷九葉六、昨暮得

答安東守約書性理大全云云

又卷九葉十六、云

又卷九

七、聞貴國

又卷九葉十八、

又卷九葉十九、

贈安東親清序卷十七

答陳元贊雜帖卷八

癸卯

永歷十七年先生六十四歲

是年 月延平郡王鄭成功卒於臺灣、子經嗣、仍奉永歷正朔。

是年 先生在長崎。

春、長崎大火、先生僑屋亦蕩盡。因寓於皓臺寺廡下、風雨不蔽、盜賊充斥、不保旦夕。安東守約聞之曰、『我養

老師、四方所俱知也。使老師饑死、我何面目復立於世哉。』即時赴之、拮据綢繆而還。據行實、歸後先生有時

書規之云、一賢契於兄弟病危之際、舍之而遠憂不佞、且欲回來餓死、……以後萬萬不可如此。』（卷十二）

火災酷烈、舉金幣而焦土。此時寄居廡下、家人異趣、擾雜清規、和

向不以爲嫌、反於萬衆之中、獨爲尊禮。……」（卷四葉九）

先生嘗爲日本某人作一序。其家輕薄子弟、貽書相詆、斥爲浮夸虛僞。先生答書卷六葉十略云、『前序大意、

謂聖賢之道、止是中庸。……不但索之跡象之粗者、總是糟粕、即過於推敲刻覈者、亦不足以引掖後生。跡象

摹擬、既足使人厭棄、而理窮渺忽、亦易令人沮喪。既已厭棄、又復沮喪、最易入於異端邪說。……故不若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平平常常做去、自有一段油然而發生、手舞足蹈之妙。……凡此皆實理實學、與浮夸

虛僞豈不風馬牛不相及乎。……不佞今日舍置故園妻子、漂泊異鄉、古人所謂舉目言笑、無與爲歡者。又且

食蔬衣敝、伶仃憔悴、廿年於外、百折不撓。自苦者何心。所爲者何事。更未嘗高自標榜、口舌動人。即使終留貴

國、止求數畝之地、抱甕灌園、纔自給足即止、初無意於人間世。足下乃以王淮、鄭丙目之耶。』又云、『不佞徒

以避難苟全、本非爲倡明道學而來、亦不以良知赤白自立門戶。足下幸勿再生葛藤、以滋煩擾。……一啓超
書年月、不能確指、但必爲在長崎時所發、以中有一廿年於外一語、姑
列諸本年。此書於先生學術大機及其居東本意、皆有關、故節錄之。

遺文 祭顯考某府君文 卷二十一 二葉五 與安東守約各書 卷九 中 答某書 卷十六

甲辰 永曆十八年、清康熙三年 先生六十五歲。

是年九月、兵部尙書張煌言被執於杭州、不屈死。先生所嘗與同仇共患之仁人君子、至是盡矣。煌言、字元瑞、鄞縣人。崇禎壬午舉人。乙酉、清軍下江南、煌言首從錢肅樂倡義浙東、奉魯王監國。王至會稽、賜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其後、同關奉王於舟山、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兩次督師入江、圖中原、事蹟略具前條。己亥、之役、鄭成功一挫而退、煌言所復之城、相繼復陷、聞關走英霍、山中展轉以達天台、復集舊部、與清師抗。拜表漢中、遙授兵部尙書。成功入至、屢諫阻之、不聽。太息而已。其後、發在閩之沙關、與清相持者數年。及全漢既陷、魯王之復、本年六月、煌言乃散軍而匿居南田之懸巖。清廷忌之甚、卒購隊掩捕焉。九月初七日、就義於杭州。年四十五。

日本水戶侯源光國、實大將軍德川家綱之叔父、彼都史家所謳歌之水戶黃門或水戶義公、則其人也。日本自德川家康代豐臣氏而興、削平羣雄、裂土封建、開幕府於江戶、宰制朝權、至是已五十餘年。光國時以尊屬懿親輔政執國命、年未四十、好學勤政、罔然思修文德以致太平。聞先生之風、遣其臣小宅生順詣長崎請業、且謀禮聘焉。

小宅造謁數次、乃以其私請先生東游江戶（即東京）講學。先生初謙讓未許、小宅請益力。先生曰：「若欲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言也。」

啓超案、江戶禮聘、實先生全生涯之一轉捩。聞小宅生順有西游手錄一書、具述其始末、惜未得見。今鈎稽集中與小宅往復函札及問答語、比而觀之、以見大儒出處進退之節焉。



儒藏

朱舜水先生年譜

如此之人乎。何台兄疑弟之深也。啓超案、此兩札蓋小宅敦請時、情急而語、有所不擇、先生以君子進退大節及己之所以自處者曉之。

遺文 右所列諸書問。

乙巳 永歷十九年 先生六十六歲。
清康熙四年

是年上半年先生在長崎。

初、先生欲在長崎買地躬耕、久未得當。至是將就緒、而東京禮聘之命至。答野節書（卷五葉四）云、「僕以故欲求十畝之園、抱甕自灌、絕無他求也。一二年來、多方覓之、不可得。今歲纔得數畝、議價未成、而上公之命至、彼時即不能遂其初矣。」

小宅生順既東返、重以黑川正直之薦、於是源光國請於朝、以禮迎先生、命長崎鎮巡島田守政專員護送。先生與門人數輩議其去就、僉曰、「上公好賢嗜學、宜勿辜其意。」佛者云、不肖本爲避難、初非爲倡明道學而來。日下聖道榛蕪、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縱雖東行、自可想見、何如與賢契啜茗、或若促膝、抱甕之暇、尙論古人、揮去俗務、自砥身心、不更夷猶滿志乎。」啓超案、此書年月無考、玩辭意、或是本年所發。乃決行。六月下旬、先生發長崎。

答長崎鎮巡黑川正直書（卷六葉四）云、「……望月書致島田公、并割論諸通事。如聞水戶上公以姬且之尊、欲興庠序之教、此誠貴國萬年之聖政、至顯於後昆、增光於史冊、是何如重典也。蓋下乃緣垂愛之深、竟以之瑜、應命。蓋下獨不念之瑜才短學荒、體迂性拙、格稅上公之材、何堪爲人作極礎之用。傍徨四日、博議多人、終不得一可辭之語。十八日暮、遂巡悵悵、奉復島田公。因思上公之於僕、爲兩國之望、而聖教又王道之首務、貴國六十六州、羣后百辟、鴻儒鉅公、卿士大夫、以及成德小子、民問俊髦、引領拭目而望此舉。若使小有違錯、此誠聖學興廢之關。僕虛聲謏劣、何足以塞重望、然亦無可如何矣。至於饋金帛之資、僕生平志不在此、使諸人不寒餒足矣。又何必以多寡爲慮……」據原書前半、繼續任爲島田守政、聘書當由島田齋來、故云「奉覆島田公」也。

七月、先生至江戶。源光國待以賓師之禮、竭誠盡敬、先生安焉。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不佞於七月上



儒藏

朱舜水先生年譜

公、禮貌甚優。……上公大約有建學校之舉。入境以來、德譽日隆、未聞疵政。久與之後、另當一奉聞。與長崎鎮巡島田守政書（卷六葉五）云、……本月十一日至江戶、偶因踐疇、連日伏枕。十八日午、方得謁見。宰相上公、禮貌優隆、言辭和悅。使臣諭旨、再三絡繹。上公賢明謙厚、古今罕有其比。……答黑川正直書（卷八葉十一）云、……晉謁之時、從容長揖、上公毫不致疑、而情至言真、懇懇無已。……答野傳書（卷八葉十一）云、……上公禮意綢繆、日更加益、憫老憫幼、無他事相。後此嘗有書與摯友陳遵之、述其事曰、葉三煩。……上公不能安僕之身、多方委曲、此真以古道相處也。……

「去年六月、應宰相源上公之招、來至江戶、極蒙優禮。在日本國、共詫目為未嘗經見之事。上公乃為當今之

至親尊屬、啓超案、一當今一指大將軍、封建大國、列為三家、盛德仁武、聰明博雅、從諫弗拂、古今罕有。弟處賓

旅之位、不能有所裨益、而尸素廩餼、深用為媿。……若如此人君而生於中國、而佐之以名賢碩輔、何難立致

雍熙之理。……弟於如許大功名、大權勢、棄之如敝屣、逃之如沒溺。啓超案、指崇禎、豈今墓木將拱、乃思立功

異域、但遭遇如此、雖分在遠人、亦樂觀其德化之成也。

光國以先生年高德重、不敢稱其字、欲得一菴齋之號稱之、先生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乃以故鄉一水名應焉、

舜水之稱始此。據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

八月、光國奉命就國。歸水戶、九月、迎先生至水戶。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一十九日、上公奉命就國、

日、不俟復當至水戶居住。……十二月、先生歸江戶。答淵宮勘右衛門書（卷五葉一）云、

源光國疑先生為明室顯宦、先生告以若嘗仕宦、便當死國、無緣復偷生來此。乃書履歷緣繇答之。雜問（卷

十三葉二）云、一初三日、世子介弟就見、謂僕為翰林學士。答曰、一僕非翰林學士、乃明室一書生耳。一介弟

謂「上公疑僕有隱情」、僕則何敢。不得見、以詔徵一節對之。此二千一僕非翰林學士、乃明室一書生耳。一介弟

僕為狀元、此言不知何來。夫以明朝之制、狀元初授為修撰、積資遷學士、前後須二十年。若使僕二十年身受

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展轉貴國、以朝之制、狀元初授為修撰、積資遷學士、前後須二十年。若使僕二十年身受

日乎、亦不得至此矣。僕以上公為能尊德樂道、故不自揣、而遠涉至此。見先生所以其狀元、學士也、則視僕為非

人矣。言此不勝嗚咽。……啓超案、此當是初至江戶時事、錄之以見先生所以自處之道。其履歷緣繇為一

寫、已散見各年條下、不復贅述。

遺文 與鍋島直能書卷六葉一、書由長崎發、而首見招事、故知在本年。 答長崎鎮處黑川正直書卷六葉四 與長崎鎮巡島田

守政書卷六葉五 與長崎鎮巡稻生正倫書卷六葉五 答小宅生順書卷八葉九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五 與安東

守約書卷九葉六 答野節書卷五葉四 拜故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戶源威公墓文卷二十二葉六

丙午永歷二十年先生六十七歲。
清康熙五年

是年先生在江戶。此年以後、先生皆在江戶、時多問來往水戶及附近郡邑、不能具考、故闕之。

元旦賀源光國啓卷七葉一云、「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夫大道之行也、天

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其不幸不全於

天者、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夫以禹湯、文、武、周公之治

爲小康、而以此爲大同。……瑜居恆讀此書、慨然歎曰、吾安得身親見之哉。……私計近世中國不能行之、

而日本爲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爲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措之耳。以今正當有爲之時、萬

一玩日愒月、謙讓不遑、以至於耄耋期頤、庸有及乎。……」啓超案、此書年月無考、惟集中編之於與源光國

書札類、此者頗多、不具錄。

是年二月初九日、先生下體患一腫毒、甫愈即眩暈。眩暈未痊、復病耳鳴。耳鳴未已、舊毒復發。至口月二十一

日方平復。據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源光國親臨視疾、事事周摯。使命餽遺、絡繹於道。諸卿大夫、無不親

來視問。半月之間、上卿有視問八次者。答王師吉書原文。先生有書謝光國云、卷七葉一之瑜不自謹疾、致干天地之和。



儒藏

……乃蒙上公閣下、疊使使者存問。……今月二十一日、旌旗儼然、親臨視疾。又念瑜臥病牀席、動止爲艱、駐蹕於門、詳悉審問。自古人君好善忘勢、煌煌史冊者、未有若茲之盛也。童叟擁觀、誰不驚歎。……顧之瑜德涼才薄、不足以稱斯盛典。譬猶表龍章於裸壤、奏簫韶於驛俗、他日何以著之簡編、用是爲懼耳。近日日漸平復、惟患口少有未合、不敢更煩臺注。……美、然未有以三公方伯之尊、爲塞士而下、因而徒行過門、逾數十武而後乘者、有之自今日始。……大足爲之瑜榮寵、然而榮寵之意、不勝祇懼也。未知如何得少補萬分之一、不負今日謙謙之美、方足以無慚一邦之臣庶及千載之下之耳目耳。……啓超案、此兩書足見光國盛德、與先生之所自處、故備錄之。又案、先生患腫毒、知在本年者、據答清水三折書詳述此事、而下文又言東遷事。又答原善長書言毀淫祠事、而中有一去秋入東武已幾一年、語知兩事同在一年、而其年則先生東遷後之次年也。又答王師吉書言「患腫毒」書中亦述去年在長時隔別事、益知必在本年矣。與源光國書有一患口少有未合、語知亦必爲本年間疾之謝啓。

是年、水戶毀境內新寺及諸淫祠、國人疑出先生意、謠詠頗起、先生處以鎮靜而已。與原善長書（卷八葉四）云、「去秋入東武已幾

一年、……鄙人不合時宜、爲世人所吐棄、上公別有賞識、能收之格外、禮儀隆備、日漸增加。……然亦幸而有此耳。……與佐藤彌四郎書（卷十一葉四）云、「豈能止人之謗、且今日之致此、亦有故矣。通國皆學佛之人、近產衆人、尙欲殺之、而孔明則誘諸沸騰。我今日豈能止人之謗、且今日之致此、亦有故矣。通國皆學佛之人、近時適有清理淫祠之政、彼謂蠻蠻、我窺伺隙、造此紛紛、亦理所應有也。……且此事關係甚大、儒教得行、其君則安富尊榮、子弟則孝悌忠信。……此何等大事、而足下謂可以人力爲之耶。足下但修身讀書、以聽之、慎毋輕率躁妄、爲此紛紛之論也。」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云、「此時上公力毀淫祠、僕遭謫語、然只何敢輕易發一言爲他人作話柄也。」啓超案、讀以上諸札、知先生當時頗處危疑之地。先生雖崇儒、然只求其在、我對於佛教絕不取攻擊態度、其宗旨已詳前所引答釋獨立、安東守約諸書。水戶毀寺、自是光國自動、特先生適逢其會、故蒙謫語耳。

源光國以先生老病遠客、屢勸喚取兒孫一二人前來侍養、先生因作一書寄長男大成、實國變後第一通家書也。又一書與故鄉摯友陳遵之、詢問骨肉交舊消息。又一書致長崎僑商王師吉託預備照料。其與陳遵之書（卷四篇末）云、「此書與兄作永訣、故縷縷至此。閑暇之時每飯、心未嘗不在兄所。然今生豈能有再見之期、書三篇末云、」



儒藏

朱舜水先生年譜

徒虛想耳。倘弟諸孫中有可者、兄但預先點簡一人、八歲以上至十餘歲皆可。英俊有恥者爲上、性行淳潔者次之、循循雅飭者又次之。若粗野頑劣者、則不如不來爲愈。俟明年有便、當爲之計也。……」
（答安東守約書）
云、「敝友陳遠之者、有無相共、患難相恤、風息相子、未嘗有形骸爾我之隔。不佞往往時面謂之云、「若足下可稱相厚矣、不可言相知也。」」
啓超案、遠之似是先生妻之昆弟、此書所敘瑣事、關於先生家庭史料者甚多、已散列各年條下、茲不復錄。知此書在本年者、以中有「去年六月應源上公之招、來江戶」等語。
其與王師吉書卷四葉十末段云、「上公諭令接取小孫來此、若得一可意者、晚景少爲愉悅、稍解離憂耳。一到長崎、便須蓄髮、如大明童子舊式、須做明朝衣服、不須華美。其頭帽衣裝、一件不許攜入江戶。弟不喜見此也。……」

其與男大成書卷四葉三四略云、「我以事無所益、已與汝輩作永訣、他日泉路父子相會也。總不必以家事亂我心緒、我家必無喜事、卽有凶危、豈能相卹。故絕之耳。我豈非人情哉。……我父墳近城邑、有事必遭踐踏、我欲汝遷葬遠處、同我母一山。……汝母與汝繼母、亦同葬此山。我總無歸葬之理、不必懸母以待也。……汝館穀餬口、而食指甚繁、其貧可知、然不能爲汝助也。齧粥咬菜根、亦是好事、猶勝諸縉紳之家耳。……」
此此外尚有及諸親友、不具錄。

遺文 元旦賀源光國啓卷七葉一 與原善長書卷八葉四 與佐藤彌四郎書卷十一葉四 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 答

四宮勘右衛門書卷五葉一 與源光國書十五十六卷七葉七 與陳遵之書卷四葉二 與男大成書卷四葉三 答王師吉

書卷四葉十 與木下貞幹書卷五葉八

丁未永歷二十一年 先生六十八歲。
清康熙六年

是年上半年、先生在江戶。八月、至水戶、在彼度冬。據行實。

與安東守約雜札卷十二葉三十四云、「不佞承宰相上公厚愛、無與爲比。水戶學者大興、雖老者白髮白髮、亦扶杖

聽講、且贊儒道大美、頗有朝聞道夕死而可之意。此或是一好機括、且云已前皆做昏夢、今日始知耳。」案、此

札年月難確考、釋全文、似是先生第二次至水戶時所寄、則當在本年也。觀此、則先生蓋嘗爲公開的講學矣。

源光國爲先生起第於江戶之駒籠、先生力辭數四。且曰、吾託孤蹤於外邦、得養志守節而保明室之衣冠。感恩浴德、莫之大焉。至於衣之食之居之或豐或儉、則未嘗置之懷抱也。且吾祖宗墳墓、喬木秀美、想必爲虜發掘剪除。每念及此、五內慘裂。恥逆虜之未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也。光國慰諭懇至、乃勉從之。據行實。

遺文 水戶城鐘銘卷二十葉四 高枕亭記卷十八葉四

戊申永曆二十二年 清康熙七年 先生六十九歲。

是年二月、先生歸江戶、入居駒籠別莊。

先生常念安東守約傾心之篤、每通書信、或寄黃金衣服以據情素。守約領其輕還其重、先生乃代金以絹帛。書諭之曰、「昔及相見、分微祿、以其半贍不佞。賢契敝衣糲飯、樂在其中。蓋以我爲能賢、以爲道在是也。豈有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者乎。賢契而忘之則可也、不佞而忘之、尙得謂之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量己、又當量人。賢契自居高潔、則不佞處於不肖矣。不幾與初心相紕繆乎。況非所謂高潔乎。」自是不敢拒而受之。啓

案、此書本集失載、今據行實係於本年。

遺文
源光國四十壽序

己酉 永歷二十三年
清康熙二十八年 先生七十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生援七十致仕之義、啓源光國告老。光國肫篤慰留、乃已。禮春
薄植者循典例而恬退之瑜感懷知遇欲圖報以無窮奈夫景逼桑榆垂十二葉五六云伏以內則著引年之
仆以隱譚即今杞柳湖零竊笑梧樅而自託坐糜大官之廩餼究無小補之功量而知止況乎龍鍾搖蕩恆虞顛
增差過者化存者神履地戴天而媿知孝弟忠信豈吾道之非與安富尊榮俟河清而奚日茲者犬馬之齒登
已七十漏欲盡而鐘欲鳴筋骨之力日就衰頽心愈長而髮愈短而且寒暑雨風時時慰諭耄勤疾疢事勢紛
憐極知優容之過身尚逸於歸休自揣閑散之尤任何官而致事但禮義之關無容踰越廉恥攸係不敢因循
爲此披瀝懇宣伏望鑒茹兪允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葉二十一云去年今年不佞禮得請老
四日方轉託當路奉覽終於不允源公使諭意及菽臣揣度皆言必不能成故不得達至今正月廿
書不可極力相阻不容不從前年欲告辭歸而宰相源公覆眷不已今春更欲再辭而諸人識與不識皆以
與奧村庸禮書卷十葉八云屢屢遣人致意謂一不佞客也與他仕者禮異而上公無暇延至今年正月廿四
日此書上方得上達而上公不允屢屢遣人致意謂一不佞客也與他仕者禮異而上公無暇延至今年正月廿四
備言上公禮意之厚且云一任憑先生如何說上公如肯放先生去一不佞思歸亦無家與中原人居中許
者不同且上公意思勤勤懇懇而必欲辭歸近於微名於禮未爲至當故不敢復言明年會當辭祿惟留少許
耳以資生

是年四五月間、先生大病幾不起。答木下貞幹書（卷五葉八）云、『自初夏以來、纏綿病懣、蒲節之後、一病幾於不起。』啓超案、此書言及告老事、故知在木年。

十一月十二日、先生誕辰。源光國行養老之禮、饗先生於後樂園、親授几杖、竭誠盡敬。十六日親臨其第、酒殽



幣帛、禮接稠疊。特製屏風、畫漢倭先哲年高德邵者六人——太公望、桓榮、文彥博、武內宿禰、藤原在衡、藤原

俊成、以介遐壽。先生本以國戚不慶壽、光國事前不使聞知、故不獲辭。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葉二十

事、不佞不慶壽。十日之前、已與諸門人言之。惟是源公意思匪篤、禮儀卒備、而先不預聞、不得以微情上達耳。

賤辰、本不足稱慶、荷上公厚愛、無所不至、雖至微細事、莫不精虔懇惻。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使人感激涕零、

不獨几杖之錫而已。聞之於遠、未能詳盡、且人能見其外、未能知其誠。不佞際此殊選、深愧無以爲報。是年、長子大成卒於家。據行先生迄未知之。與某書（卷六）葉十一云：「豚兒七歲、能讀書、日誦百行、一字

以來、亦能不爲庸所污、隱居教授、家人藉以糊其口、不至如他繙紳家。貧困狼籍、差強人意耳。大明年亂之時、

合天下之繙紳、惟僕家獨貧。國變之後、合天下繙紳、惟僕家獨安。」蒙祖父世德、下亦賴豚兒舌耕、餬口也。是年、爲源光國作諸侯五廟圖說、典據行實。啓超案、今遺書中無此文、惟卷十六葉一至五、有水戶上公太廟

何年所作。又案、續續卷十葉十一、答奧村德輝書云：「五廟之禮、精、力日衰、記性日拙、事多遺忘。」據行、隨

手疏列、已得六十二事。稽之載籍、遺漏尙多。又言：「一年垂八十、精力日衰、記性日拙、事多遺忘。」據行、隨

則作五廟圖說、當是七十八、九歲時事。行實所紀、疑誤。遺文 與源光國告老（卷五）十二 謝源光國賀七十算（卷六）十二 游後樂園賦（卷二）二 答釋澄（卷四）葉

源光國書二十四（卷七）九 答田犀書（卷八）葉十三 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廿一 與林道榮書（卷十六）一 與奧村庸禮

書（卷十八）八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三 答木下貞幹書（卷八）五

庚戌（永歷二十四年）先生七十一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久有興學校之志、先生在長崎時、已有所聞、而亟冀其成。聞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七云：「

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國家第一義、如何可以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

聖教之墮廢、聖教墮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



所以與矣。一啓超案、小宅生順之來聘、意殆欲得先生主講席。答小宅生順問（卷十五葉十三）云：「問、此在長崎所發書也。」然蹉跎數年、未底於成。其原因一、蓋由茲事體大、當局有謙讓未

遑之想。答加藤明友書（卷六葉三）云：「若以貴國爲編小、爲東夷、謙讓不遑、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爲

噴稱之。今貴國幅員廣大、千倍於滕、而百倍於豐、鎬、而物產又甚饒富、失今不圖、後必有任其符者矣。至若以

風物稱之、今貴國幅員廣大、千倍於滕、而百倍於豐、鎬、而物產又甚饒富、失今不圖、後必有任其符者矣。至若以

銳志舉行之、僕生於越而貫於吳、周之東夷也、憤而不與中國之會盟者也。然自漢以來、文其二、似時論

物軌章何如者。今日之吳與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中國之會盟者也。然自漢以來、文其二、似時論

多持異同。雖光國以懿親執政、亦不能無所顧慮。答奧村晴禮書（卷十葉二）云：「上公負特達之資、而恭

自無難。細觀其意、似乎有功令森嚴、善書擊肘之慮。東土雖云荒瘠、雅不及於舊邦、若果能真心爲之、世無不

可教化之地。太公之營丘、熊繹之荆楚、豈其先遂繁富、振此哉。況乎以聖人之道表東瀛耶。不佞粗中坦率、全

無彼此、冀望誠深、未知得如類否。至是、光國毅然舉行、請先生作學宮圖說、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大居

也。景迫桑榆、河清難俟、奈何。」

其三十分之一、棟梁桁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治、梓人所不能通曉者、先生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

機巧、教喻縝密、經歲而畢。文廟、啓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樓、牆垣等、皆極精巧。光國又

欲造祭器之合古典者、先生乃作古升古尺、揣其稱勝、作簠簋、豆、登、饒之屬。如周廟欹器、唐宋以來、圖雖存

而制莫傳。先生依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工師諮受頻煩、未能洞達、乃爲之揣輕重、

定尺寸、關機運動、教之彌年、卒得成之。據行初議建學於遠郊、而先生謂宜在國都、後卒采先生言。見卷八葉十答小宅

生順野傳論建聖廟書。

是年、先生以檜木作棺、漆而藏之。謂門人曰、我既老在異邦、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也。而或一旦老疾不起、則

骸骨無所歸、必當葬於茲土。然汝曹素不知制棺之法、臨期苟作、則工手不精、制度不密、數年之後、必致朽敗。

後來儻有逆虜敗亡之日、我子若孫有志氣者、或欲請之歸葬、而墓木未拱、棺槨已弊、則非徒二三子之羞、亦日域之玷也。吾之所以作此者、非爲手足也、爲後日慮耳。況禮有「七十月制」之文乎。據行

遺文 與保田若狹守卷十葉十四 有去年五月一病幾於不起語。

辛亥永歷二十五年 清康熙十年先生七十二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請先生召兒孫或故舊一二人、來奉養陪侍。有王儀字民則者、夙以航海貿易爲業、有一海舶來往東南洋、先生奔走國難時、所常與通財者也。看安東守約書。引至是、（？）招之至江戶。時海禁未開、特爲先生破格而已。與小宅安之書（卷十一葉十三）云、去年及今年三月、屢蒙承宰相源公厚意、念僕不置、令

生破格而已。兵左衛門招僕親友願留者、留於日本。五月間入朝、面諭趙文伯呼小兒、小孫、偶然談及王儀、顧
基、二人一係相與多年、并及其厚待處、一係僕同鄉。王儀不相見者四年矣。二人若來、僕有疾病、及平常
談笑、似於僕有益。即蒙源公慨允、故作書與王儀。其二人均非市井刻薄之人。二人若來、僕有疾病、及平常
不爲衰減。每年漸加敬謹、可見讀書氣味、大異賈人。其人雖非親族、而意氣綢繆、過於所親。十載已來、情義
生離長崎後四年事。而王儀見招後、又有波折。越兩年、有一不相見四年。語則初職招彼、當屬先
籠別莊比鄰一屋與儀、先生力止之。卷七葉十二、十三與源光國啓事二、即專言此事、極陳強奪民居之不可。
先事而豫言之。且凡事忌盈、天之道、人之道也。未云、令之未下也、則無怨無德。令已發而追救之、則歸美於之瑜矣。故
：：：瑜誠不願自處滿盈、犯天人之所惡也。

壬子永歷二十六年 清康熙十一年先生七十三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是年、水戶學宮成。源光國請先生制定釋奠儀注。率儒學生行之。據行

遺文 改定釋奠儀注遺書第二種

癸丑永歷二十七年先生七十四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遺文 答奧村庸禮卷十葉五、有七十四隻語。

甲寅永歷二十八年先生七十五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請先生製明室衣冠至是成。據行實。

乙卯永歷二十九年先生七十六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丙辰永歷三十年先生七十七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生兩子既前卒、有兩孫、長曰鏡仁、次曰鏡德、皆次子大成出、孤貧、育於外祖姚秦家。先生自次子大成卒後、蓋與家族不復相聞問。到江戶之次年、始有與子大成及陳遵之各一書、書達姚家、家人相與驚嘆悲喜。然未審海外險夷禁諱、欲出訪而未敢輕動。乃託外親姚江未審爲姚何人。赴日本察邦憲、且問先生起居。泰以先生離鄉久、不識江、乃授以先生生所常御之金扇及命紙等爲信證、而附以家書。是年、江至長崎、雖未得見先生、然備諗源光國禮待之優、及欲召一孫之意。明年（？）江歸。途間爲清吏所拘。略據行實。始知大成之死、法然限



儒藏

『然惟據明年與諸孫男書，尚未知大成存亡，則行實所言，不確也。又言『姚江以犯禁充軍，然後此張非文之東游姚江實爲介，然則江是否充軍亦未定，或充於近地旋獲省釋耶。』

丁巳永歷三十一年先生七十八歲。
清康熙十六年

是年先生在江戶。

有與諸孫男書卷四略云、『我離家三十三年，汝輩之生也尙不得知，況能育養成長。汝父教授餬口，前箸里

堰楊姓者來云，我孫甚多，食指繁則家道益致艱難矣。然汝曾祖清風兩袖，所遺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貧，鹽疎布……豈我今日獨薄於汝輩，勿怨可也。我今年七十八歲，衰憊不可勝言，思欲得一子孫朝夕侍奉。汝

父雖無恙，年將六十，不可遠行，且又一家資以爲生者。汝兄弟中，擇一性行和順，舉止端謹者來。有才者不可來，留以力養父母，主持家門。年十五六歲以上即可。汝輩既貧窘，能閉戶讀書爲上。農圃漁樵，孝養二親亦上

也。百工技藝，自食其力者次之。萬不得已，傭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虜官不可爲耳。古人版築、魚鹽，不虧志節，況彼在安平無事之時耶。髮黃齒豁，手足胼胝，來亦無妨。漢王章爲京兆尹，見其子面貌蠹惡，毛髮焦枯，對僚屬

便黯然銷聲，我則不然也。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亦不足羞。惟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爲。既爲虜官者，必不可來。既爲虜官，雖眉宇英發，氣度嫺雅，我亦不以爲孫……四月二十一日書。此書本與汝父元楷，舊年有一盧

姓者來，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輩耳。』啓超案，此書當是姚江來後乃發，但不言得家書，亦不及姚江一字，殆江

戊午永歷三十二年先生七十九歲。
清康熙十七年

是年先生在江戶。

懼禍，未攜家書，此書亦非託江帶也。故大成之死，先生卒未知之。又案，此書頗長，其有關於家庭史料者，散載各年下，不復錄。



儒藏

朱舜水先生年譜

安東守約喪父、將兩年矣、始以書報先生。先生致書慰唁、且誨以報訃之禮。書末云、『不佞今年七十有九、稍復苟延、來年則八十矣。百病咸集、突如其來、不知何病。或一兩月、或三四月、不能脫體。欲得賢契一來見我、瞑目地下。翹首西望、若歲大旱、跋望霖雨。何時得從容把臂也。』蓋九葉七蓋先生自去長崎後、已十二年不晤安東、且終身不得復晤。憂患餘生、老病煎迫、撫今懷舊、不覺其言之沈痛也。

先生蹤跡、既聞於家、於是長孫毓仁直來日本省視。是年十二月、至長崎。礙於法禁、不許至江戶。源光國使先生門人今井弘濟往長崎視毓仁、所以慰勞賜賚之者良厚。據行實

遺文 與安東守約書 卷九 葉七

己未 永歷三十三年 清康熙十八年 先生八十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四月、弘濟抵長崎、與毓仁相見、備述先生之意、且諭毓仁侍養。對曰、『毓仁幼失父、家有母及弟、而無負郭之田。我之來也、欲問家祖安否、面陳情實、歸告母及外祖、以慰其渴望、然後辭母再來、以終侍養。前者姚江之來、不及至家、中途遭事、而毓仁家貧不能贖之、居常鬱陶。忽焉浮海、而長留不歸、雖有事祖之誠、而實缺倚門之望。今且歸而報母、必圖後舉、則於祖於母、孝心兩得矣。』七月、弘濟歸、備述毓仁意及故鄉消息。先生慨然感愴。據行實毓仁歸、越六年乃克再來、而先生遂不及見。啓超案、先生有與孫男毓仁書、僅寥寥一短札、述安東省庵之高誼、令其致謝、而無他訓語、殆先生以爲毓仁可來耶。

十一月十二日、先生八十生日。源光國又行養老禮。前一日親造第慶祝、奉以羔裘、鳩杖、龜鶴屏等二十品。明

日、先生設香燭拜告天地、略言逆虜未亡、故土爲墟、而身在異邦、遲暮衰疾、虛受禮遇、無以爲報。欷歔流涕、見者感喟。其日、光國命奏古樂以樂之。據行

遺文 與孫男毓仁書卷四 葉五 謝源光國賀八秩卷七 葉十一

庚申清康熙三十四年先生八十一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老病漸劇、體生疥瘡、不勝起坐、溲溲在牀。據行

辛酉清康熙三十五年先生八十二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衰憊日甚、源光國問疾饋藥、絡繹於途。先是、醫官奧山玄建、侍先生久、每病皆服其藥。至是、先生辭曰、玄建名醫也。今吾之疾、疥癢浸淫、手足汚爛、使之診脈、恐傳染醫手、累人轉多、利己損人、君子弗爲。且犬馬之齒、已逾耄耄、而欲以藥石延旦夕之命、未爲知命者也。玄建苦請診脈、終不許。乃望聞而制藥、先生服之、聊以答光國輩敬愛之意而已。據行

壬戌清康熙三十六年先生八十三歲。

是年正月、先生在江戶。

先生自遭國變、幽憂痛憤、重以冒犯風濤、四方奔走、心力俱瘁。病咯血二十餘年、幸所養甚深、善自膏攝、是以老而不衰。答野節問（卷十五 葉七）云、一問、慰然望然者、人之所難也。先生二十年來、塞慾、感仰、感仰、程夫自振爲難。僕能事不如人、獨於此中、鮮能惑之者。近者自解、云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釋子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僕能行而未嘗言之。至於嘔血者、蓋以陰陽不接、又多家國之憂、宜乎有此疾耳。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又在廿一。至是、疾乃大漸。三月某日、設宴招親友及門人等、力疾起坐、諄諄教誨、蓋永訣也。四月十七



日、無有他疾、語言聲色不異平日、未時奄然而逝、年八十三。先生既制棺、又逆備葬具、門人歛畢、源光國率其世子綱條及諸朝士臨其葬。以四月二十六日葬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麓。依中國式作墳、題曰「明徵君朱先生之墓」。據行實及碑陰。

是年正月初九日、顯炎武卒、年七十。

明年先生周忌、安東守約爲位而哭、祭以文曰、「維天和三年歲次癸亥夏四月十有七日、門生安東守約、謹以薄奠敬祭於大恩師大明故徵君魯瑣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秉仁仗義、特徵不就、高尚其事、及胡入寇、屏跡四邊、矯矯雲鴻、不染腥羶。其在安南、國王將殺、守禮不屈、凜凜樹節。吁我小生、無德無才、以先生來、爲程爲朱、負笈趨拜、齒弟子列。誘掖諄懇、教愛親切、稍解桀黠、許以知己、經史奧義、命面提耳。雨雪之晨、風月之夕、醉酒飽德、情意共適。嗚呼先生、質性剛毅、以誠爲本、一生不僞。德貫天人、學極古今。洙泗伊洛、繼統惟深。其接人也、容貌粹溫、於和樂中、有恭敬存。其作文也、辭義典雅、頃刻成篇、足服班馬。猗嗟若人、邦家寶也。在崎多年、世無知者。水戶上公、問世明君、道德文章、出類拔羣。先生赴召、過我衡門。豈圖此別、永爲終天。既至武陽、禮待日隆。釋奠云行、周道興東。信道崇聖、百祿是宜。人道之美、何事如之。嗚呼哀哉。天和二年四月乙未、天不慙遺、渣乘雲氣、聞訃慟哭、絕而復蘇。哲人云萎、吾道復孤。不侍湯藥、不與寢窆。泣血號天、徒爲毀瘠。奉別以往、忽十八祀。流化跳丸、復易年矢。追思昔遊、不可再得。新樹鬱葱、聽鵲愴惻。我有書笥、盈先生簡。每一展開、哀慕無限。嗚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學殖云墮。有疑誰問、有過誰督。有事誰計、有懷誰告。先生之靈、上爲列星、侑以燕詞、鑒照我誠。嗚呼哀哉。尙饗。」

文集附錄
葉十四

其年七月十二日、源光國與羣臣議諡曰文恭先生、親詣墓門、薦以少牢。文曰、「嗚呼先生、道德坤厚、才望高崧、生於明季之衰、遭於陽九之厄、危行砥節、屯蹇隱居、鶴書連徵、確乎不拔、身陷賊窟、守正不移、流離轉蓬、經幾年所、衣冠慕古、未曾變夷、歐血嘗膽、至誠無息、殫光肥遯、謝恩遠辭、鼓翼南溟、奮鱗東海、風餐雪虐、義氣益堅。寬文乙巳夏六月、惠然寓我、我茲師資、終日諄諄、論文講禮、嗚呼先生、博學強記、靡事不知、起廢開蒙、孜孜善誘、教我未半、天不假年、去歲夏初、奄奄忽逝、嗚呼先生、生有懿行、死不可無美諡、古言曰、道德博聞曰文、執事堅固曰恭、蓋先生之謂乎、故諡曰文恭。肅摭哀誠、敢告塋墓。嗚呼哀哉、伏尙先生之靈、來聽來饗。」

又明年、源光國於先生所居之駒籠別莊構祠堂。十二月十二日、遷主祭用少牢。自爲文曰、「維日本貞享元年、歲次甲子、十二月壬辰朔、越十三日甲辰、參議從三位兼行右近衛權中將源朝臣光國、謹以潔牲柔毛、祭盛醴齊、致祭於明故徵君文恭朱先生曰、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槎、來止秋津、寤寐憂國、老淚霑巾、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迹、德必有鄰、天下所仰、衆星拱辰、既見既遯、真希世人、溫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備、家寶國珍、函丈師事、恭禮賁賓、嗚呼哀哉、齒起八旬、遽爾捐館、今及三春、情所不忍、結不能伸、相攸構廟、輪奐維新、簞簋簠豆、云設云陳、牲醴粢盛、克祀克禋、敢告徵誠、焚香參神、神若有知、來綏來臻、尙饗。」

*

*

*

*

*

先生卒後之二年、甲子、永歷三十八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兵入臺灣、鄭克塽出降、明正朔絕。是年、五十川剛伯編錄朱徵君集十卷、上之加賀侯。

先生卒後之三年、乙丑、清康熙二十四年先生孫毓仁重來日本、拜墓而返。

先生卒後之四年、丙寅、清康熙二十五年先生同里後學張斐來日本、有所謀、不就、爲文祭先生。斐、字非文、號人。

國變後、清奉明懷宗第三子定王慈炯（？）致志光復、拜水戶臣、今井將興、以斐薦、至是、斐至長崎、光國遣儒臣大

即毓仁、及姚江（即最初來省拜水戶之人）致志光復、拜水戶臣、今井將興、以斐薦、至是、斐至長崎、光國遣儒臣大

串、元善、往迎之、元善有續西游手錄、一放廢之人、非求用於貴國、心中之事、願得一善竊比之、以名其書、其後往

略、初時、元善語其志、事、傳此善、然曰、一放廢之人、非求用於貴國、心中之事、願得一善竊比之、以名其書、其後往

復、數四、斐密語其志、事、傳此善、然曰、一放廢之人、非求用於貴國、心中之事、願得一善竊比之、以名其書、其後往

先生之不肯固宜矣、如傳此善、然曰、一放廢之人、非求用於貴國、心中之事、願得一善竊比之、以名其書、其後往

不得、要領、遂拂衣歸、元善續西游手錄、自序云、一、字佐美、充書張、非文、真蹟、後云、一、公每談及、非文之事、慨然不樂

鄉人、張斐、非文者、其學問、議論、雖不可與先生同日而語、又問有可愛者、一、後、公數年、善復使、崎港、偶逢先生

事、已就緒、有故、而止、上公遺德、特誌、一、以上、資料、據、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編、第八、號、一、明、末、乞、師、孤、忠、不、樂

待、臣、亦、不、忍、言、此、以、致、公、之、世、云、一、以上、資料、據、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編、第八、號、一、明、末、乞、師、孤、忠、不、樂

非、文、一、篇、一、非、文、遺、著、有、華、香、園、文、稿、清、末、章、炳、麟、曾、序、而、刊、之、公、而、既、死、兮、痛、詎、有、艾、嗟、予、小、子、一、云、一、登、彼

西、上、令、昭、此、東、海、夷、齊、千、古、令、而、有、公、在、公、之、不、死、兮、將、有、所、待、之、公、而、既、死、兮、痛、詎、有、艾、嗟、予、小、子、一、云、一、登、彼

速、獨、行、寡、和、令、環、刺、爲、怪、天、乎、知、我、公、心、則、已、無、即、于、殆、一、其、二、云、一、鳴、呼、中、原、陸、沈、天、傾、者、以、戒、憂、從、中、來、九

難、與、爲、解、異、方、之、人、公、鬼、神、是、賴、公、其、佑、我、公、無、即、于、殆、一、其、二、云、一、鳴、呼、中、原、陸、沈、天、傾、者、以、戒、憂、從、中、來、九

州、盡、決、既、膏、溺、而、其、救、何、大、海、之、不、可、涉、奮、一、往、而、經、身、去、故、鄉、以、永、別、妻、孤、踪、而、至、止、懷、撫、常、於、無、缺、況、忠

信、之、所、孚、又、此、邦、之、多、傑、咸、儆、師、而、敬、友、復、尊、德、而、樂、業、管、寧、渡、遠、而、永、別、妻、孤、踪、而、至、止、懷、撫、常、於、無、缺、況、忠

必、有、益、於、人、國、唯、我、公、之、高、才、亦、獨、遵、夫、前、轍、苟、吾、道、之、可、行、又、何、憾、乎、異、域、嗚、呼、吾、獨、悲、夫、夏、嗣、之、猶、存、纂

苟、活、竟、風、志、之、無、成、僅、一、身、之、歸、獨、目、豈、暇、而、淚、漬、心、不、灰、而、血、結、起、後、生、之、頑、懦、慙、壯、夫、之、名、節、愴、予、生、之、獨

萬、里、渺、驚、波、之、難、越、嗚、呼、已、焉、散、唯、浩、氣、之、常、存、塞、中、天、而、不、滅、起、後、生、之、頑、懦、慙、壯、夫、之、名、節、愴、予、生、之、獨

晚、暮、前、修、之、餘、烈、聞、父、老、之、遺、言、心、每、傷、而、嗚、咽、臨、陳、辭、以、奠、哀、靈、願、繼、其、夾、接、一

先生卒後之十五年、丁丑、日本元祿十年源光國著大日本史記成。

先生卒後之十八年、庚辰、日本元祿十三年源光國卒。

先生卒後之十九年、辛巳、日本元祿十四年安東守約卒。



儒藏

朱舜水先生年譜

先生卒後之三十三年、乙未、日本正德五年先是源光國手輯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至是其子綱條刻成之。

先生卒後之一百八十五年、戊辰、日本明治元年日本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彼都史家稱爲「王政復古」。

先生卒後之二百二十九年、辛亥、清宣統三年清室遜位。

附錄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姚名達編）第五章年譜……我自己做朱舜水年譜、把舜水交往的人都記得很詳細。那些人名、日本人固然聽得爛熟、中國人看來都很面生。朱舜水與日本近代文化極有關係、當時即已造就人才不少。我們要了解他影響之偉大、須看他的朋友和弟子跟著他活動的情形。雖然這些人史料很缺乏、但我仍想努力搜求、預備爲他們做些小傳。像朱舜水一類的人、專以造就人才爲目的、雖所造就的是外國人、但與我們仍有相當的關係。在他的年譜附載當時的人、當然愈詳愈好。」案、國粹叢編社出版蒼水全集附錄有人物考略一卷、傳略補一卷。

同上……我做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後還記了若干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逐滿清、後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說過、滿人不出關、他的靈柩不願回中國。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壞的靈柩、預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滿清還長、至今尙在日本。假使我們要去搬回來、也算



備藏

朱舜水先生年譜

償了他的志願哩。我因爲這一點，所以在年譜後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及辛亥革命、清室遜位、直到了滿清覆亡、朱舜水的志願纔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類年譜沒有譜後、是不能成佳作的。」

校記

①己丑：據下文所述，當作「庚寅」。

②③甲申：據譜主庚寅年所作《上魯王辭孝廉疏》云「聘七年而不娶」，則續聘事當在癸未、甲申之間，然年譜敘喪母、續聘既同繫於癸未年，則此「甲申」當作「癸未」。

④「興廢」下當脫「記」字，見上文。

⑤其間間：疑衍一「間」字。

⑥毛口蓋毛麟女麟音近真憐相：當作「毛麟，蓋毛憐，女真麟，憐音相近」。

⑦媿知：當作「知媿」，見《朱舜水集》卷六。

⑧登已：當作「已登」，見右引書。

⑨爲程爲朱：右引書附錄作「爲程朱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二十五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页数=828

SS号=12365592

DX号=000007507333

出版日期=2007. 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